

四川人民出版社

慈心非心

心肠

〔西〕加尔多斯著 刘煜译

书号：10118·8

定价：1.00

中华女子

I551.4
22

慈 悲 心 肠

〔西〕加尔多斯 著
刘 煜 译

095914



女子学院 0100027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知 知 知
PDG

本书根据版本

MISERICORDIA

POR

B. PEREZ GALDOS

LIBRERIA Y CASA EDITORIAL HERNANDO (S.A.),

MADRID 1956

责任编辑：刘永健

封面设计：曹辉禄

慈悲心肠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375 插页4 字数201千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100册

书号：10118·816

定价：1.00元

译者的话

当代西班牙文学评论家萨尔瓦多·马达里亚加在他的《西班牙近代文学的天才》一书中写道：

“如果说，狄更斯的成名，有赖于他的幽默，加尔多斯的幽默，比他的更为生动 ~~在狄更斯和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用法语写了一套人间喜剧，加尔多斯 ~~用西班牙语~~ 用西班牙语写下了另一套人间喜剧……”①

可见，加尔多斯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地位，同狄更斯在英国和巴尔扎克在法国差不多，难怪有人把他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了。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一八四三——一九二〇)，生于西班牙在大西洋中的属地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早年来马德里求学，专攻法律，得过律师执照，但从未开业。他长期住在首都，先作新闻记者，为几家大报社采访宫廷的政治新闻，专搞国会消息的采访工作，对一八六八年伊莎贝尔二世时发生的民主革命和随后的宪政危机，他都亲历目睹，熟悉内幕，这对他以后写历史小说很有关系。他是自由党人（这个党在当时是个受迫害的进步党派），也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共和，一八八五年并当选为国会议员。他一生喜欢游历，见

多识广，早年曾漫游英法，很受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左拉的影响。在创作现代小说期间，他遍游西班牙全境，深入观察和研究当时的社会，不管是资产阶级、外省地主或一般平民的生活都很注意，连社会最下层的乞丐和流落在马德里的非洲摩尔人也没有放过。他寻找的不是一般新闻记者最喜欢的希奇古怪和耸动耳目的传闻轶事，而是深入体察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使他的小说素材完全来自现实，能充分反映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一八九七年，也就是他的小说《慈悲心肠》和《祖父》出版的那年，他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②，这是一个荣誉很高的职位，也是他创作生活的顶峰，再过几年，健康情况开始恶化，作品逐渐减少。一九一〇年，他再度当选为国会议员，由于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遭困难，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一个剧本《卡斯提亚的圣塔胡安娜》（Santa Juana de Castilla），就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了。当年他双目几乎完全失明，贫病交加，终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困死在马德里，年七十七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学家晚境凄凉，真是少有例外。

加尔多斯虽然也是个有才华的戏剧家，在他逝世前约二十年间写过剧本十几部，他师法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反对本国新浪漫派戏剧家埃切加雷^③，但由于他缺乏情节场面的处理经验，他的剧本显得平淡，戏剧性不强，只适于阅读，不适于上演，每次演出都不很成功。他的成就完全在小说方面，所作历史小说和现代小说在国内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但在国外流传的仍然是他的现代小说。例如，古巴国家出版局局长阿莱霍·卡彭铁尔宣布的一九六三年古巴出版计划中，加尔多斯的作品列入计划的，也全是他的现代小

说^④。总的说来，他的小说著作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历史小说《民族演义》（Episodios nacionales）

他写历史小说是从《金泉》（一八六八）开始的，效法法国历史小说家夏特里安，但他写得更为深刻。作者怀着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情，描写西班牙民族的光荣与苦难，痛恨拿破仑的侵略与封建王朝的腐败，歌颂反侵略、反专制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在当时愚昧无知的人民群众中散布爱国家、爱自由的种子。这类小说共分五集，每集十部，最后一集只写完了六部，一共是四十六部。第一集完成于一八七三——七五年间，重要的有《特拉伐尔加》和《卡洛斯四世王朝》等，写的是反拿破仑侵略的独立战争，中心人物是加夫里尔·阿拉塞里。第二集作于一八七五——七九年间，写的是自由党人与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重要的有《一八二四年的恐怖》等，中心人物是自由党人萨尔瓦多·孟萨卢德，一直写到费尔南多七世死亡时止。此后的二十年间，他集中精力创作现代题材的小说，直到他的杰作《慈悲心肠》等于一八九七年出版并当选为皇家学院院士以后，才继续写中断多年的历史小说。第三集作于一八九八——一九〇〇年间，重要的有《浪漫的女邮差》等，写的是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第四集作于一九〇二——〇七年间，重要的有《普里姆》等，写的是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八年间的民主革命。第五集作于一九〇七——一二年间，重要的有《没有国王的西班牙》等，写到王政复辟为止。作为历史小说来说，在这五集《民族演义》中，以第一、二两集写得最好，充满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其余三集虽然体裁严谨，但不够生动，小说的气氛浓，历史的真实性，相对说来，就有所削弱了。

二、第一期现代小说 (Novelas contemporáneas de la primera época)

加尔多斯在写《民族演义》头两集的那几年中，已经同时开始创作现代题材的小说。这一期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以宗教问题为中心，从社会观点出发，心理刻画很少。他痛恨旧传统的偏见，在作品中树立对立面，以悲剧为结局来谴责天主教阻挡社会前进。对立面的两边，是宗教的传统势力与新兴的民主阶层，前者保守、迷信而顽固，后者进步、爱科学、爱自由。这一期的重要作品是：《悲翡达夫人》（一八七六）^⑥，描写一个迷信天主教的地主妇女的顽固保守，逼死了一位信仰自由的青年工程师，同时也逼疯了她自己疼爱的独生女儿；《格萝丽亚》（一八七七），描写信天主教的格萝丽亚与信犹太教的丹尼尔·莫尔东的恋爱，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离散；《莱昂罗切的家庭》（一八七八），描写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女人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丈夫决裂的悲剧。

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加尔多斯的现实主义创作技巧还不很成熟。他往往主观地预先建立了一个概念，再来创造人物，把他们分为好的与坏的，好的天真幼稚，坏的顽固至死。这样尽量追求渲染效果，其结果与现实就有了一定的距离。不过，也应该承认，人物的刻画非常成功，两种道德观之间的冲突，一般也写得具有戏剧的感染力。

三、第二期现代小说 (Novelas contemporáneas de la segunda época)

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年间，加尔多斯的小说风格有变化，其特点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客观的态度占了

上风。左拉显名于欧洲文坛是一八八〇年《娜娜》问世以后的事，他的成就，对欧洲其他作家影响很大。加尔多斯这时放弃了对某一个观点的主观宣传，努力从各方面描写十九世纪后半期马德里的社会面貌，并把计划好的《民族演义》第三集的写作停下来，集中力量研究西班牙社会。小说中的人物已经不是为了支持某一论点而塑造的典型，而是充满了现实感与生活气息的人物了。从题材上看，这一期加尔多斯的小说多半写的恋爱问题，其中重要的有：《朋友曼索》（一八八二），书中的主角在知道他的情人正被自己的一个学生爱着的时候，便无私地同她断绝了关系；《米奥》（一八八八）和《雷亚利达》（一八八九）是两部连续性小说，书中的主角因与友人之妻关系密切受到社会的谴责而自杀；《安赫尔·格拉》（一八九〇——九一），叙述一个革命者的故事。由于爱上了自己女儿的保姆，受了她的宗教影响，这个人陷入了神秘的幻想中。这一期小说写得最好的，要算《福图拉塔与哈辛塔》（一八八六——八七）^⑥和《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一八八一），前者是一个带戏剧性的恋爱故事，通过福图拉塔爱上了哈辛塔的丈夫胡安尼托·圣塔·克鲁斯的经过，写出了马德里中等阶层人物的生活面貌；后者描写一个女人被剥夺了遗产后的生活斗争，歌颂了她在黑暗社会中奋斗不息的坚强性格。

四、最后一期现代小说 (Novelas contemporáneas de la última época)

一八九〇年后的十年，是加尔多斯创作现代小说的顶峰。在这段时期内，作者的思想认识，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常用社会学和生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人物的心理矛盾。

这一期小说的特点，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描写的细致入微，对人物精神面貌的深入刻画。《慈悲心肠》（一八九七）是这一期小说的代表作，作者以生动的笔触，为马德里的贫民窟和乞丐们的生活描出了一幅可怕的画面，同时对资本家的怪吝和地主后代的昏庸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其次还有以托格马达为主角的四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一八八九——九五），深刻地揭露了一个高利贷者贪婪无耻、怪吝冷酷的丑恶面貌。随后发表的是《纳扎林》（一八九五）及其续篇《阿尔玛》（一八九五）、《祖父》（一八九七）等，这些作品比较具有现实意义，流传于世界各地，并对拉丁美洲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到了本世纪初，加尔多斯集中精力写《民族演义》三、四、五集，一九一二年《没有国王的西班牙》发表以后，他已年满七十，精力衰退，创作减少，计划中的《民族演义》第五集也没有写完。直到一九二〇年去世，留下各类著作共约百部，是西班牙文学的宝贵遗产之一。

正如《悲翡达夫人》和《福图拉塔与哈辛塔》是第一、第二两期现代小说的代表作一样，《慈悲心肠》是加尔多斯第三期现代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情节生动，富于戏剧感染力。主角白妮娜是个穷苦的农家妇女，二十几岁来马德里谋生，在地主婆巴卡太太家里帮佣三十多年。长期共同生活的精神锁链，把她牢牢地束缚在这个由盛而衰的地主家庭中，把女主人看成自己的姊妹，把两个小主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当女主人家业破败的时候，她怀着善良的慈悲心肠，几次拿出她的毕生积蓄，拯救这一家人的厄运。到后来，一切办法都用尽了，她被迫用黑头巾盖住脸面，瞒着主人，偷偷跑到

圣塞巴斯蒂安教堂讨乞，来维持女主人一家的生活。有一天，由于在教堂里没有讨到什么东西，她转到大街继续乞讨，落入了便衣警探的圈套，被抓进了乞丐拘留所。就在这个时候，巴卡太太继承了一份娘家亲戚的遗产，象做梦一样地阔绰起来了。没过多久，白妮娜被保释出来，褴褛满身，又饿又累，赤着脚走回完全变了样的老家时，少奶奶胡丽安娜走上前来拦住去路，恶狠狠地说道：

“喝！妮娜！你到这儿来了？又出头露面了？……别过来……婆子，你那双蹄子会把地上的磁砖弄脏的……”

那个从小被她辛苦抚育大的小女主人从另一边走上来，象鸟儿一样地喊道：“妮娜，欢迎得很，但你在进门以前，应该用安息香熏一熏，在漂白缸里漂一漂……不，不要挨近我……”

巴卡太太正在门内，这时泣不成声地喊着“进来，进来”，但当白妮娜走到门边的时候，她却说：

“改天我要很高兴地接待你……可是家里容纳不了……”

千说万说都没有用，白妮娜匆匆走出门来，无比的悲愤压在心头，用拳头敲着头顶，放声大哭，骂道：“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并坚决拒绝了巴卡太太提出的回家条件，扶着与她同甘共苦并自愿随她同进监牢的非洲瞎子走了。

小说是写得非常生动的，但开始的那几节写乞丐的对话部分却显得有些沉闷，这使人联想到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这部小说开始时写律师事务所几个办事员谈打官司告状的情况，也沉闷得令人读不下去。但是，一写到巴卡太太时，加尔多斯那一支笔就变成了犀利的投枪：地主婆只会吃

饭，蠢得象猪；小少爷偷东西的本领，同变戏法一样高明；百万富翁堂卡洛斯之怪吝，真是可笑得出乎意料：在他老婆逝世周年纪念日那天，他大发善心送给靠人讨饭养活的嫡亲舅母的，却是一本新的帐簿再加上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并说只要天天记帐就可以发家致富，重振家业。这种幽默讽刺的笔调，是他的创作特点之一，也是当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共同手法。马达里亚加把他比作狄更斯是有根据的。

在西班牙教育部审定的《西班牙文学史》中，作者加西亚·洛佩斯教授对加尔多斯小说的人物刻画很是推崇，并列举了《慈悲心肠》中对一个女乞丐的描写作为例证：

“佛罗娜这个人出身不详，观点不明，是个身材瘦小的老婆子。她生性活泼、易怒、多嘴饶舌，常常把这个可怜的穷人窝搅扰得乱七八糟，挑拨某些人和另一些人的关系。在人家分发善钱的时候她爱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而且说刻薄话还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她那一双敏锐的、眼泪汪汪的、象猫儿眼一样的小眼睛，流露着对人不信任的、带着恶意的神色。她的鼻子小得好象一个小红球，在她动嘴动舌废话连篇时一上一下地来回滚动。残留在牙床上的两颗牙齿，好象在嘴里左右奔跑似的，一会儿在这边露出，一会儿又在那边出现。每当地她废话讲完，常做一个极端轻蔑或非常滑稽的鬼脸，接着突然把嘴闭住，上唇咬住下唇。这时舌头已经不作声了，但那红红的下巴仍然在轻蔑地颤抖着，在继续表达她的观点。”⑦

《慈悲心肠》在拉丁美洲读者很多，对后代作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墨西哥小说家安赫尔·坎波（Angel de Campo，一八六八——一九〇八，笔名Micrós）的《伦巴区》（La Rumba）^⑧，可以在《慈悲心肠》的贫民窟“桑树区”里找到先例；智利小说家赫纳罗·普列托（Jenaro prieto，一八八九——一九四六）的著名小说《合伙人》（El Socio）中，那个假的合伙人瓦尔特·戴维斯扮演的角色，和白妮娜瞒着主人出来讨饭时虚构的假神甫堂罗马尔多也很相似。^⑨

本书是六十年代就译完定稿的，今年抽时间又校改了两遍，限于水平，错误难免，特别是书中乞丐用的行话和摩尔人讲的西班牙语，作者都使用的斜体字，这就需要反复斟酌，不妥之处，敬望读者指正。

译 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

于西安外语学院

附注：

①见萨尔瓦多·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一八八六——）所著《西班牙近代文学的天才》第五九页。

②西班牙皇家学院创办于一七一三年，有院士三十人，均为国内最著名的学者。

③埃切加雷（Don José Echegaray，一八三二——一九一六），西班牙戏剧家，一九〇四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④见《法兰西文学报》一九六二年九五五期《阿莱霍·卡彭铁尔的讲话》。

⑤我国已有译本。

⑥我国已有译本。

⑦贝洛佩斯 (J. Garcia López) 《西班牙文学史》一九六二年第七版五二〇页。

⑧见智利文学史家阿莱格里亚 (Fernando Alegria) 《拉丁美洲小说史》一九五九年版第六九页。

⑨见阿根廷文学史家因贝尔特 (Enrique Anderson Imbert) 《拉丁美洲文学史》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卷一〇一页。

人 名 表

——以先后为序

普利多——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老乞丐。

卡洛斯·莫雷洛·特鲁希略——资本家，主角巴卡太太丈夫的妹夫。

克雷荪希娅——女乞丐。

佛罗娜——女乞丐，浑名俏皮鬼。

卡希安娜——圣塞巴斯蒂安的乞丐头子，浑名“班长”。

阿尔谟德纳——壮年乞丐，摩洛哥瞎子，摩尔族人，本书主角之一。

塞伦先生——教堂里的圣器保管员。

艾利塞奥——独臂跛子，乞丐的副头目。

白妮娜——本书主角，巴卡太太的老女仆。

德梅特丽娅——女乞丐。

里卡达——小客店主。

柏德娜——年轻的女乞丐。

巴莱里亚诺——当铺老板。

莱蒙达——当铺老板娘。

堂罗马尔多——白妮娜虚构的神甫。

巴卡太太——本书主角之一，白妮娜的女主人。

奥勃杜丽娅——巴卡太太的女儿。

安东尼奥·马利亚·萨巴塔——巴卡太太的丈夫。

安东尼托——巴卡太太的儿子。

卢基塔斯——巴卡太太的女婿。

胡丽安娜——巴卡太太的儿媳。

巴特萝丝——白妮娜虚构的堂罗马尔多的侄女。

何塞芳——白妮娜虚构的堂罗马尔多的妹妹。

佛拉斯基托·彭特·德尔加多——巴卡太太的同乡和亲戚，
破落地主。

白尔娜达——小客店女老板。

蒲娜——堂卡洛斯的亡妻，巴卡太太的小姑。

狄叶佳——老乞丐，浑名“两斤半”。

胡安娜·罗萨——奥勃杜丽娅婆家的侍女。

安德丽娅——奥勃杜丽娅婆家的侍女。

普列托——白尔娜达客店的记帐员。

“鼬鼠”——一家小客店老板的浑名。

皮图莎——“鼬鼠”的女人。

塞勒东妮娅——巴卡太太住地绳索工人的女儿。

希尔费罗——桑树区贫民窟的穷老汉。

巴希丽莎——桑树区的女乞丐。

马约拉尔——圣安德烈斯教堂的神甫。

拉伐埃尔·加西亚——巴卡太太的堂兄。

罗马尔多·塞德隆——圣安德烈斯教堂的神甫。

波利杜拉——拉生意的掮客。

伊拉丽娅——巴卡太太的新女厨。

达妮叶娜——巴卡太太的新女仆。

慈悲心肠

—

圣塞巴斯蒂安教区，恰当点说，其实就是指的那个教堂本身。这座教堂，同某些人一样，也具有两个面孔……无疑是两张漂亮而滑稽的面孔：一个面向顺着芦苇街排列成行的下半城区，另一个朝着天使广场的商业区。可以看出，两个面孔都带着难看的笑容，真是地地道道的马德里风韵，建筑特点和精神面貌都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南面那个并不体面的门上，塑着一尊巴罗克派的殉教圣者铜像^①，弯弯的腰身，那副派头，与其说是带宗教的色彩，毋宁说更带跳舞的姿态。北面的门光秃秃没有装饰，寒酸而又粗俗。一座钟楼双手撑腰似地矗立在那儿，从门洞向天使广场送出来阵阵清风。这两个面孔或两个正门的任何一边，都有一片宽宽的开阔地，也就是说有一片锈铁栅栏围着的庭院，里面有婀娜

^①指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án）的铜像。这位圣者曾被缚在柱上射以乱箭，许多美术家都曾以此作为题材，这个铜像就是塑的被缚在柱上的形象。这里所说的巴罗克派（barroco）是十七世纪末期的一种艺术风格，以形式奇特，给人以强烈印象著称。——译者。

多姿的盆景和一片悦人眼目的花草。在这儿发生的庸俗事儿或一些人世间的琐碎事，似乎都会发生点微弱的香味，具有在其它任何地方都领略不到的美妙之处和安达卢西亚^①地方所说的“天使味”。这座有两个正门的建筑物真象打油歪诗和盲人闲唱所描绘的那样丑陋庸俗，加上那座神态粗俗的钟楼，诺菲纳^②大殿的圆穹，不规则的屋顶，涂着廉价红粉的破墙，种着各种花草的庭院，以及介于街道和大钟楼之间的锈铁栅，使整个气氛显得既优美而又俏皮，一言以蔽之，活象花花公子的那种派头。这是咱们马德里市应该细心保存的一个小角落，象古董收集家那样把它保存下来，因为，这种有纪念意义的滑稽画面也是一种艺术。在这个继承旧传统的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可笑的粗俗画面，可以把它当作美妙的滑稽事物那样地保留下来。

南面的门虽然是名正言顺的正门，但在平常的日子里，教徒们不论早晚总不愿打那儿经过。差不多所有的先生们，都是从这个看来很象后门或便门的北门走进来的。教徒们来参加祭典到底是从哪一道门进来的，咱们也不需要作什么统计，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正确无误的“计帐员”：乞丐。守候在北门等待慈悲施舍的乞丐队伍，比南门的那一群数目更多和更加可怕，他们好比一群把关征税的关警，在圣地的边疆征讨人间的买路钱，又好象是在向去那儿革面洗心的齷齪人物征收应付的捐献。

①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西班牙南部靠近地中海的一个省份，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带，讲的话在发音与用词方面和马德里稍有不同。——译者。

②诺菲纳（Novela），一种在九天之内做完的天主教祭典，有祈祷、讲经、连祷及其他祭上帝的仪式。这儿是指做这种祭典的大殿。——译者。

那些守候在北门的乞丐们，在院子里和通向果园街及圣塞巴斯蒂安街的两个入口处，占据了显著的岗位，其战略位置之险要，任何教徒除了从天而降外，绝难逃出他们的视野。在冬天寒风凛冽的日子里，大雨和严寒逼得这批无畏的贫苦大军无法站在露天（那怕是那些体格异常壮健能在坏天气中屹立不动的人也不例外），他们便很有秩序地撤退到进庙通路的地道或巷道里，分别排成左右两行。当然啰，他们既占据了可怕的地理位置，又采用了非常巧妙的战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能逃避的了。而且，要强行通过地道，其困难与费劲的程度，并不亚于通过安放圣水缸的那条著名的通路。在左翼与右翼之间，至少还有十七八个经验丰富的突击战士，其中有勇敢的老汉，执拗的老婆，讨厌的瞎子，还要加上一些攻击力难以抵抗的孩子们（我用这些字眼当然是指他们讨钱的技术而言）。他们从天刚破晓到吃中午饭的时刻都在那儿，随后，这支队伍便有计划地享用了口粮，以便充实体力，重新参加下午的战斗。到晚上太阳落山以后，如果教堂里没有带讲经的诺菲纳祭典、带思考与说教的念珠祈祷或晚祷，这支队伍便撤退出来，每个战士拖着迟缓的步子各回各的住地。他们回到条件恶劣的藏身之所后的情况是很有趣的，这留到以后再加叙述。现在要注意的，是他们恶劣生计的艰苦斗争和那片令人可怕的战斗场所，其中看不到成滩的鲜血，也没见军人的尸体，有的只不过是些跳蚤和其它饿得发狂的兽类而已。

三月里的一个早晨，朔风凛冽，天寒地冻，说出来的话立刻被冻结在嘴巴里，飞扬的尘土，由于冰冻的关系，好象磨碎了的雪花，扑打在行人的脸上。这支队伍井然有序地撤

退到巷道的里面，留在圣塞巴斯蒂安街铁门边的仅仅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瞎子。他名叫普利多，一定是因为他体如青铜和血如酒精或水银，才能抵抗这极端恶劣的天气。他经常是那么健壮，从不生病，红红的面容，连附近的鲜花对之都要钦羡忌妒。卖花冠的女人也撤退到小亭里去了，随身带着盆花和成捆的常春藤，开始为死了的孩子编结花冠。按照嵌在门顶上磁砖的字来看，这个院子本来是“圣塞巴斯蒂安墓地”，这时候已很难看到活动着的生物，偶尔有极少数的几位老太太，用拿着祈祷书的那只手掩住嘴巴，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进出教堂。另外还有一两个教士经过这儿走向圣器保管室，他身穿的披风刮了起来，象一只羽毛蓬乱、展开两翅的黑鸟；他还用冻僵了的手按住帽子，因为它也象一只鸟儿，似乎想一飞冲上塔顶，兜上一圈儿。

进进出出的人没有一个留心那位可怜的普利多，因为他们已看惯了他勇敢地守候在这儿，伸着手，不论大雪天或闷热天都无动于衷，裹着难以蔽体的暗褐色粗布破衣，口里喃喃不绝，他那冻僵的嘴唇不断冒出一些惨凄凄的话句。这天，寒风刮乱了他雪白的胡子，把它们刮进了他的鼻孔，粘在他润湿的脸上。两只无神的眼睛冷得眼泪汪汪，连脸庞也湿润润的了。已经到九点钟了，这人还没有开张讨到一文铜钱。象这么坏的日子一年中很难碰到，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家神节那天（一月二十日），他也仅仅讨到十二个小铜子，大约相当于去年的一半。圣烛节（二月二日）和圣布拉斯节祭典在往年收获甚丰，今年也只分别讨到七个和五个小铜子；好少呀！这位衣服破烂的好人普利多把眼泪咽在肚里，把吹到口里的胡子吐出来说道：“我觉得和善的圣何塞也要

为难我们了……谁还记得阿马德奥^①登基第一年的圣何塞节呢！……可是，连天上的圣者们都逾乎常规了。一切都完了，老天爷，甚至节日的利市也完了，真象有人说的那样是一次真正的考验。所有那些给穷人们的捐款，正如政治上的漂亮话一样，全都是一场骗局。我如果是上帝，一定要派遣天神，把所有那些充当经常制造穷人和折磨咱们穷人的角色，处以粉骨碎尸之刑。善举是有的，好心肠也是有的；可是，这边是自由党——国会的当权派，那边是宗教团体，又开会，又讨论，还出了那么多刊物，结果仍然与大多数基督徒的要求不合……我要说的是：他们如要不制造穷人，那就会达到这种要求的。可是，直到现在，我真不知道谁是通过炼狱洗心革面后的干净人物……真的，那些太太们的灵魂已经腐烂了，基督教会可不担心她们的灵魂，因为……他们并不对我说：那些肚子装得又胀又满、肉皮子上包得又厚又暖的发财人在祷告……不中用……，老天爷，不中用！”

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走了过来，拖着一件无袖斗篷，又矮又胖，年约六十来岁，眼神温和，花白胡子只剪短了一点，衣饰颇不修整。他从一个无疑是专为今天施舍而带来的纸盒内，取出了一个铜子放在他的手内，并对他说道：“今天别再希望得到钱了，真的，这样的天气！……”

“我正在等候这个大铜子，我的堂卡洛斯先生，”瞎子把铜钱吻了一下回答说，“因为今天是太太的周年忌辰，您是

^①阿马德奥（Amadeo），1870年到1873年的西班牙国王，这里指的是1870年。——译者

不会不来的，即使今天寒暑表冻到零度您也要来的。”

“的确，我不会不来。谢谢上帝，我也要当心免得受寒。这样寒冷的天气和刺骨的北风，连大较场的马也可能染上肺炎，我还能顶得住，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奇迹。你呢？普利多，也该当心点。为什么不进里面去？”

“我是青铜铸成的，堂卡洛斯先生，而且象我这样的人，死神也是不愿光顾的。在这儿面对风雪，比在里面同那些老饶舌鬼瞎扯还要好些，她们没有受过教育……我的意思是说：教育最为重要，没有受教育，人们还会做善事吗？……堂卡洛斯先生，愿上帝大发善心，赐福于您……”

他还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堂卡洛斯便飞走了。我之所以说他飞走了，是因为一阵旋风把他那件不合身的披风刮了起来，整个披风在他的头上，翻腾，飞旋，使他好象一卷布料或一块毛毯似的被风刮起，撞在门上。于是，他嘀嘀咕咕地赶紧走进门内，把裹在头上的披风拉了下来。“啥天气……真是鬼天气呀！”这位好好先生喊着。一大群乞丐把他包围起来了，尖声地抱怨着向他打招呼。老婆子们用枯瘦的手帮他把披风理平穿在身上。他继续施舍，铜钱一个一个地从纸盒里掏了出来，在交付以前还要摸弄一番，生怕两个钱粘在一起。最后他才向乞丐们告辞，鼻子哼了哼，向他们说教，劝诫他们要有耐心和要听天安命，然后才拿着纸盒，走进教堂，纸盒内还装有要在阿托恰门发给穷人的铜子。

二

喝了圣水以后，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向布兰妹

圣母殿走去。他是一个很古板的人，整个一生都被固定在一个不可伸缩的框框内，动弹不得，听从安排，不管是精神的或身体的行动都是如此——作重大的决断时是如此，作微不足道的消遣，甚至身体动一动和鼻内呼一呼也是如此。只消举上一例，就足以说明刻板的习惯对这位好家伙的约束力量了：他晚年住在阿托恰街的时候，到教堂来，总是经由圣塞巴斯蒂安街的铁栅门，从北门走进，他在天使广场那间出名的商店度过的三十七年之中，一直由北门进教堂的。出教堂也绝无例外地经过阿托恰街，即使出来后要去看望一下他住在十字街路口上的女儿，也不改变这个习惯。

他在受苦神坛前朝拜之后，才去圣勒斯默斯的神像前朝拜，在那儿默默地出神一会儿，才慢慢浏览殿堂和神坛上的绘画，仍保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变更的次序。接着便参加两次弥撒，永远是两次，一次也不多，一次也不少。在浏览其它神坛的时候，毫无例外是以朝拜基督大殿而收场。另外还在圣器保管室停留一会儿，也只允许自己在那儿同副保管员或正保管员闲聊一下，谈谈天气好坏，谈一切都不如意，或为什么洛索亚河的水老是混浊的等等；再经过通往阿托恰街的南门走出，并在那儿分发纸盒内最后的几个铜子。他的预算是那么精确，带来的钱恰恰刚够，很少有不够两廊分发的时候，因为他预先就打听好了下一天乞丐的确实数目，少一文钱都是闻所未闻的事。如果钱多出来了，这位好好先生便走向橄榄街的小教堂，找一只不幸的手，把钱放在里面。

这一次，前面已经提过，堂卡洛斯先生从我们称为“圣塞巴斯蒂安墓地”的那个大门走进教堂去了，那些刚刚从他

手里接过善钱的老汉老婆和男女瞎子便开始闲谈起来。当然啰，这时既然已没有走出走进的人值得加以进攻，这些不幸的人们无所事事，只得消磨无聊、可悲的时间，除了享用这种一文不费、要有便有、既俏皮而又粗鲁的点心外，还另外有什么东西呢？就聊天这一点来说，他们可以享有同有钱人一样平等的地位，可能还要稍胜一筹：因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不必受谈话时陈习陋规的约束，这种陈习陋规，会在思想和话句之间加上一层礼节和语法的大隔膜，使谈笑风生中那种难以形容的情趣为之减色。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堂卡洛斯今天不会不来吗？你们已看见了，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假如我弄错了的话，便不成其为无所不知的人了。”

“我也说过这话……记住……，本月二十四日这天正是周年忌辰，也就是说，是纪念他女人逝世的日子，这一天，那怕下磨盘大的雪花，诚心的堂卡洛斯也不会失误的，因为在当今的马德里市内，毫不夸张，没有比他更笃信宗教的人了。”

“我担心他不会来，是因为天气严寒，可是，今天他发的是大铜子，这位好好先生会取消做斋事的。”

“今天不做明天也要做，克雷荪希娅，你知道，堂卡洛斯会尽他的义务并付出他应付出的东西的。”

“会把今天应给我们的大铜子留到明天才给，这是不会错的；可是明天应给的那个小铜子，却留下不给了。你以为咱们这儿的人不会打算盘吗？一点不吹牛，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而且还晓得堂卡洛斯这个人，当他对我们多多施舍的时候，又要在另一些日子里扣回去，对死人的事，他也一

定会这样狠心的。”

“闭嘴，烂舌根！”

“你才是烂舌根。而且……你想我把那件事告诉你吗？……，马屁客！”

“烂舌根！”

在这里胡乱瞎扯的一共是三个女人，都坐在进门的右边，单独形成了一个与其他乞丐分开了的小集团。其中有一个是瞎子，至少是一个视力模糊的女人；另两个视力还好，可都穿得破破烂烂，并用几块似黑似灰的粗麻布裹着身子。卡希安娜大姐身材修长而瘦骨嶙嶙，说起话来，真有点妄自尊大的神气，同那种有权势或自以为有权势的人差不多。真的，说她有权有势并不言过其实，因为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只要有上五六个活人聚在一起，便总有一个要对其他的人发号施令，而她正是这种人。那个瞎子或视力不清的女人名叫克雷荪希娅，经常蹲着，缩成一团，只留出一张瘦小的脸，从缩成一团的身体内，向外伸出一只有长长指甲的且瘦，但关节粗大的手。在前面对话中，说话傲慢无礼的女人名叫佛罗娜，浑名叫做“俏皮鬼”。她家世不清，让人捉摸不透，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婆子；生性活泼、易怒、多嘴饶舌；并常常把这个可怜的穷人窝搅扰得乱七八糟，挑拨某些人和另一些人的关系，在人家分发善钱的时候常常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而且刻薄话还不问对象，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她那一对敏锐的、泪汪汪的、象猫儿眼一样的小眼睛，闪着对人不信任的、带着恶意的光彩。她的鼻子小得成了一个小红球，在她动嘴动舌废话连篇时一上一下地来回滚动。残留在牙床上的两颗牙齿，似乎在嘴里左右奔

跑，一会儿在这边露出，一会儿又在那边出现。每当她废话讲完，常做一个极端轻蔑或非常滑稽的鬼脸，接着突然把嘴闭住，上唇咬住下唇。这时舌头已经不动了，但那红红的下巴，仍然轻蔑地颤抖着，在继续表达她的看法。

和“俏皮鬼”恰恰相反的人物是卡希安娜，高个子，骨瘦嶙嶙，弱不禁风；不过，照那些对她怀着敌意的人的说法，由于她在破衣里面穿了不少好衣服，她身材的清瘦仍然不大容易被看出来。一张面孔非常长，成天到晚好象被什么滑轮之类的机器拉得紧绷绷的，其讨厌与丑陋的程度真是难以想象。两只眼睛象要裂开，看起来很吓人，既无光彩，又无表情，是一双不是瞎子的瞎子眼。钩钩的鼻子，呆板板的；离开鼻子很远的地方才是嘴巴，嘴唇非常之薄；再下去，才是那个瘦得露骨的尖下巴。假如可以把人的面孔和兽类的面孔加以比较，又假如为了认识“俏皮鬼”，我们把她比成一只因打架而头部脱毛、又遭雨水淋头后的猫子，那末，卡希安娜便好比一头老马——完全象斗牛场中受伤的老马，一只眼睛被斜斜的绷带盖着，还用另一只方便的眼睛窥探和监视着它的同类。正如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存在着阶级一样，那怕是最微小的教区也免不了这种基本的分化，在那儿讨乞的穷人，当然不是人人平等的了。老婆子们原则上是不容许更动划分地位的基本原则的。“老资格”——即是在那个教堂乞讨达二十年以上的穷人——享有大家尊重的优越地位，“新手”们除了同意以外没有其它的办法。一些“老资格”占据着最好的讨乞岗位，也只有她们才享有在教堂里面或圣水缸边讨乞的权利。如果圣器保管员或副保管员要更动这个常规，破格照顾某一“新手”，那她们还是只好照

办。喧哗吵闹的事常常发生，有时还不得不出去找巡察队或岗警来维持秩序。在集体布施和分发钱票的时候，“老资格”们也享有优先权；如果某一教友布施了一定数量的东西，要在全体乞丐中再行分配，那末，资格老的人便要求经手分发的权力，碰到布施的东西不容易分成相等的小份，那她们便把大的份子分给自己。除此以外，她们还具有精神上的优势、在长期统治中得到默认为权威的、以及看不出来的处处占先的力量。资格老的人经常是要强的，正如新手经常是软弱的一样；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例外，仍然决定于各人的性格。卡希安娜生性刚硬，统率一切，简直是个自私的人，算是老资格中资格最老的；“俏皮鬼”生性急躁、调皮、多言与幸灾乐祸，是新手之中最新来的；这样一来，不论是什么琐碎小事或只言片语，都会成为在她们两人之间引起不和争吵的火种。

前面提到的那一场小争论，被教徒们的走进走出打断了。可是“俏皮鬼”仍然不能抑制心中的恼恨，并且，在第一次布施中，她看到卡希安娜和瞎子阿尔谟德纳（关于他的情况以后再叙）今天比其他的人收获都多，便再度和那位“老资格”齟齬起来，对她说道：“马屁客，老牌马屁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有钱吗？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十字街的家中喂了许多小鸡、许多鸽子和许多兔子吗？我全都知道。”

“闭住你那张嘴！你是不是想我向塞伦先生报告，好把你训诫一番？”

“瞧吧……！”

“别吵了！钟声已响，主祭已升坛了。”

“可是，女士们，别吵了，”一个站的地方最靠近礼拜

堂的残废者说，“歇一会儿，最神圣的盛典就要进行了。”

“饶舌鬼！尖嘴巴！”

“瞧哪……！管家婆的样子……那末，你既然是‘班长’，就不要把绳子拉得太紧，好让‘新手’们也得到点施舍。咱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女儿……瞧哪！”

“肃静，我的命令！”

“呵！婆子……，你还算不上卡诺瓦斯^①呢！”

三

在更里面的地方，巷道中部的左边有另外一群乞丐，包括一个坐着的瞎子，一个带了两个小女孩坐着的女人，在她的旁边还站着一个态度庄重而默默无言的老婆子，衣服和外套都是黑的。从那儿再过去几步，离礼拜堂很近的地方还有一个独臂跛子艾利塞奥·马丁内斯，他正靠墙站着，用两根拐杖支着身体。他享有在这个地方出售天主周祷文的特权，是地位仅次于卡希安娜的人物，也是她的职务代理人，是她手下的大将，在这群人中最有权势并爱管闲事。

总括起来，以上七个重要的乞丐，我觉得应在这儿好好地提出来，指出他们在面容上、语言上和性格上因人而异的特点。下面再继续加以叙述。

那个身穿黑衣的女人因早衰而显得过分苍老，她除了也是新手外，还是个临时乞丐，因为她来讨乞是时来时停的，

^①卡诺瓦斯（Antonio Canovas, 1757—1821年），意大利的雕塑家，教皇克里门特十三和克里门特十四的墓地装饰是他设计的，这里是指教堂的显贵人物。——译者。

时间长短也没有一定，讨了一下又马上不来，无疑是找到了什么好的差事，不然就是碰上了某些慈悲心肠的人在对她加以救助。人家叫她“白妮娜大姐”（应该指出她的本名是白妮格娜），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群人看成一个团体，那末，她在这个团体内算是最少说话与最谦恭顺从的女人。她颇有修养，举止端庄，一切行动都听天由命。她从来不纠缠进进出出的教徒，在分配布施的时候，那怕分得完全不公平，也一点不提出异议，不管在远处或近处，总不见她受“俏皮鬼”那一面煽动黑旗的指挥。讲话总是用一样和蔼的语调，对任何女人和任何男人都是如此。她对卡希安娜小心谨慎，对独臂跛子恭恭敬敬，但能够同她推心置腹的，只有那个名叫阿尔谟德纳的瞎子，只是这话没有郑重之地说出来罢了。关于瞎子的事待以后再讲，现在只能指出他是阿拉伯人，生在苏斯，离马拉喀什①有三天的路程，希读者注意。

白妮娜声调柔和，态度文雅，修养很好，黑黑的面孔上风韵犹存，但这种风韵因受年纪的影响，已经模糊难辨了。她的牙齿还有多半没有脱落。两只眼睛又黑又大，虽然上了年纪又受早上冷风的吹打，差不多仍然看不出红眼圈来。虽流着鼻涕，但比她的同行伙伴们要少些。她指头粗糙，关节胀大，指尖上可没有象鹰爪样的指甲。两只手掌象洗衣女工一样洁白，仍然保存着爱整洁的习惯。她用一条黑带子整齐地缠在前额上，并围着黑色的头巾，外套和衣裳也是黑色的，比其他老婆子穿的要稍微整洁点。她有了这样的仪表，加之面部轮廓端正，说话语气温柔热诚，使她真象

①马拉喀什（Marrakesh），北非摩洛哥南方各州的首府，苏斯（Sus）是附近一个小城。——译者。

被贬谪人间赎罪受苦的女圣者丽塔·德·卡希娅。所不同的，仅仅缺少一个十字架和额上长的烂疮；可是，完全可以设想，代替这个烂疮的，是她额上离印堂半英寸的那个黑圆如豆大的小瘤子。

十点钟时，卡希安娜走出院里到圣器保管室去（“老资格”在那儿有重要的公干），想同塞伦先生商量某项同伴们还不知道但已一再提到的公事。正当“班长”走开了的时候，“俏皮鬼”也向另一群人走去，就象一个包袱在巷道里滚过去，在德梅特丽娅（带两个女孩讨乞的女人）与摩洛哥瞎子之间坐了下来，翻嘴弄舌，其刻薄尖酸的程度，和她那又黑、又尖、而且象小蜥蜴的手背上的十个指甲差不多。

“为什么不相信我对你们说的话呢？‘班长’发财，真的发财，同你们听到的一样，她把所有在这儿收集的东西，全部从我们这些真正的穷人手里拿走了，只有我们才是真正一无所有和无依无靠的穷人。”

“她住在上半城，”克雷荪希娅说，“住在那边保尔水塘的岸边。”

“不对，不对，大姐！那是以前的事了。我一切都知道，”俏皮鬼继续说着，并用指头在空中比划。“我本来不在乎这些，但已打听得清清楚楚。她住在十字街，猪圈里喂了一头，对不起，一头公猪，一点也不夸张，那是一头十字街数一数二的好猪。”

“您看见她带来的那个驼背女人吗？”

“怎么会看不见？我们是傻子不成！那个驼背女人是她的女儿，而且样子还更象个裁缝哩。知道吗？她借口是背驼，也来讨饭吃。但她是个女裁缝，为她家赚钱……总而言之

之，她们一家都有钱，我的老天爷；无耻的有钱人，她们欺骗我们，欺骗神圣的天主教会。她吃饭一点钱也不花，因为天天都有两户人家为她带整锅的饭菜来，真是上好的美味……好家伙！”

“昨天，”德梅特丽娅把奶头从小孩口里取出来，说，“我亲眼看见有人为她带来……”

“什么？”

“那是蠔肉炒米饭……足够七个人吃。”

“好家伙！……你能肯定是用蠔肉炒的吗？味道香不香？”

“当然香呵！……在这儿圣器保管室还有几只锅呢。他们到那边把锅装得满满的，才全部带到十字街去。”

“她的丈夫……”俏皮鬼也加上一句，两眼闪着光彩，“是个卖火把和零星饰物的人……从前当过军人，还保存着七个普通的十字奖章和一个能值五个里尔的……。她家的情况你知道了。但我今天在这儿能吃到的东西，却只有一点面包皮。如果今晚里卡达不在她昌贝里街的木板屋内给我一个铺位，我还只好在露天过夜呢。你的意见怎样，阿尔谟德纳？”

瞎子咕噜着。经第二次催问后，他才用生硬晦涩的话说道：

“说的是彼奇吗，你们？认得他，我。不是卡希安娜的结婚丈夫，对天发誓，不是的。是姘头，对天发誓，姘头。”

“你认识他吗？”

“认识他，我；向我买过两串念珠，他。是两串土产念

珠，还买了一个天然磁石^①。他的钱，大大有……他是那边圣心会的乞丐头子……在萨拉门卡区那边，木棍拿在手里，完完全全发号施令……头子……坏，相当坏，不让人吃……他是政府的狗腿子，西班牙坏政府的狗腿子，是银行的狗腿子。所有的钱都放在银行地下室的大箱子里……存钱，他，饿死我们，他……”

“这需要说出来，”俏皮鬼用非常愤怒的夸张口气说着。“这些无耻的家伙还在银行的柜子里存得有钱哩。”

“有那么多的钱呀！……您该知道，”德梅特丽娅说着，由于孩子又开始叫嚷，她又把奶头放在孩子口内。“别叫！贪吃鬼！”

“好家伙！……这么贪嘴，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活下去，女儿……白妮娜大姐，您相信吗？”

“我？……什么事？”

“就是她有没有钱存在银行里。”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人家吃人家的饭。”

“吃的我们的饭，哈！哈！……还吃整只的火腿哩！”

“该肃静了！”卖周祷文的独臂跛子喊起来。“咱们这儿还是别管闲事，小心慎微才是。”

“咱们不说，汉子，咱们不说了。好家伙！……你又不是连教皇都要管的维多·曼努埃尔皇帝^②！”

“叫你肃静，再说，他们笃信宗教。”

①天然磁石，原文是Piedra imán，是非洲摩尔人占卜算命的迷信物。——译者

②维多·曼努埃尔（Vitor Manuel，1820—1878年），是统一意大利的皇帝，他把教皇的领地一再削减，最后限制在梵蒂冈城内。——译者。

“我也信宗教，我同教堂的关系自然和你不一样，因为我的生活是与饥饿分不开的，而且我的工作就是望着他们狼吞虎咽，瞧着他们席卷人家从屋里带来的贵重东西。但是我们并不妒忌，你知道吗，艾利塞奥？我们高兴当穷人，也情愿郁郁而死，以便成批地走上天堂，可是你……”

“我怎样？”

“得啦！……因为你发财，艾利塞奥；不要否认你发财……卖周祷文，塞伦先生和神甫先生又给你……我们早就知道：分了又分……我说这话不是抱怨：天理良心，上帝知道。让我们受苦受难……愿上帝赐你高升发财。我说这话是因为我感激你，艾利塞奥。当车子在明月街把我撞伤的那一天……也正是他们把索里利亚先生送来的那一天……以后，我记得，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半月，出了医院，你见我孤零一人，无依无靠，便对我说：‘佛罗娜大姐，你为什么不抛弃了流浪生活，到教堂里来讨乞，依靠宗教的保佑呢？同我一道去，你就会知道如何挣上一天的开销，不必流浪街头，而去和那些正直的穷人打交道吧。’这是你对我说的话，艾利塞奥，我开始哭了，并同你一道来到这儿。这是我来这儿的经过，我很感谢你高明而慷慨的引导。你要知道，我每天都为你祈祷上苍，愿上帝使你比现在更多发财，愿你卖的周祷文数不胜数，愿咖啡馆和富贵人家给你带美好的食物，让你夫妇酒足饭饱。即使我和克雷荪希娅以及这位可怜的阿尔谟德纳饿着肚子，到了中午十二点，才用象铺街石块那样粗硬的面包补吃早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祈祷上帝，愿你永远不缺白兰地酒。你没有酒就过不了日子，而我只要尝一口就醉得要命……。愿你两个儿子都飞黄腾达！其中一个，

你送他学车工，每个礼拜带回家来六个里尔^①；另一个在马尔东纳达酒店当差，拿了不少，对不起，外快酒钱……愿上帝把这些东西赐给你，而且还要一年比一年增加；愿我能看见你身穿丝绒衣服，腿上配一只新的好木脚，并看到你老婆戴上鸟羽大帽。我心中感激，使我忘了吃饭，忘了所受的饥饿；但是我并没有不好的要求，敬爱的艾利塞奥，我缺吃缺喝，愿你样样都有，而且烂醉如泥。愿你住上有阳台的房子，家里有吃夜宵的小桌，你那床上铺的印花毯子，整洁得象帝王家用的；愿你的儿子戴着崭新的圆帽，穿的是皮底凉鞋，女儿随便取用玫瑰色的头巾和礼拜天专用的漆皮便鞋；愿你有精致的小手提炉，床前有华贵的丝绒小凳，厨房墙壁糊着新的花纸，一套金属的餐具，让众多的菜肴更能增色几分；愿你的房内挂着漂亮的基督和圣塔巴尔巴拉的图像，衣橱内装满了洁白的衣服，还有刻花的屏风，甚至有一架不常用的缝纫机，上面只摆了一叠周祷文；愿你还有许多好朋友和好邻居，那边大公馆的大人先生们，一见你手足残废，便把糖栈中的脚糖和咖啡馆的余剩菜脍饭给你；愿你和市议会的议员太太们常常往来，让她们给你代付房租或还帐款，拿熨平了的好衣服给你女人……愿你有更多更多的东西，艾利塞奥……”

卡希安娜在礼拜堂门口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俏皮鬼令人头晕的闲话，使巷道里出现了一片可怕的沉寂。

“他们做完大弥撒出来了；”她说，对那个说闲话的女人死死盯了一眼之后，才用十足的统治者口吻和专横的词

^①里尔 (real)，是西班牙的小银币，值四分之一比塞塔。西班牙的本位币是比塞塔 (Peseta)，值一百分 (centimo)。——译者。

句对她说道：“俏皮鬼，马上回到你的位置上去，闭住你那张尖嘴，要知道我们是在神圣的场所里。”

人们开始走出来了，同时散发了些善钱，为数不多。每次巡行普施善钱的时候，给每个人同样数目的时候是很少的，这一天，不多的五分和两分的铜币多半都落到艾利塞奥或“班长”两只敏捷的手里去了，德梅特丽娅和白妮娜大姐也得到了几个。其他的人得到很少甚至一点也未得到，女瞎子克雷荪希娅正在埋怨一点也未开张。当卡希安娜低声和德梅特丽娅谈话的时候，俏皮鬼也在院里近门的一角和克雷荪希娅闲聊。

“她在同德梅特丽娅谈什么呀！”

“谁知道……谈她们的事。”

“我仿佛听到说是明天葬仪发钱票的事。她们要多给些与德梅特丽娅，因为明天主持大弥撒的堂罗德里基托推荐了她，这位穿着褐色袜子的先生据说是教皇的秘书。”

“她们要把肉全给她，把骨头留给我们。”

“好家伙！……总是这个样子，哪里有背着两三个孩子还能发财的道理。她们并不看重正派的人，因为她们本身就是些懒鬼，同德梅特丽娅一样，也是最卑鄙的女人，她们就要干她们罪恶的交易了。你是知道的，她每年都要养一个杂种，而且一个才养下，第二年要养的贱骨头又留在肚子里了。”

“她结了婚吗？”

“同你一样，也同我一样。关于我的事，人们一点也没有说的，在圣安德烈斯教堂讨乞的时候，我同我的罗克结了婚，他已经上了天堂，死因是从建筑的脚手架上跌下来

了。她说她的丈夫在塞利普利纳斯，似乎靠写信就把孩子怀上了……唉！什么世界！告诉你，没有孩子便什么也讨不到的；先生们不看一个女人是否正派，只看她那肚子是不是能生产。孩子们使人产生怜悯之情，人家却不仔细想我们这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才是最正派的，也不仔细想我们都已到了老年，体单力薄，无能为力了。可是你瞧，现在真要使世界翻个身，才能得到先生们的同情的。关于这事，有人说一切都要弄个天翻地覆，要完全翻个面，连老天也不例外。普利多真有点道理，他说，‘革命很很好，很很好’，应该来，好使那些无耻的有钱人俯首就范，使穷人受到尊敬。”

这个多嘴老婆令人心烦的说教刚刚完毕，一件古怪的、令人震惊和闻所未闻的事发生了；如果要加以比喻的说，那真好比一颗炸弹的爆炸，或一次突来的闪电，降落在这一群讨饭的人中，使整个一群可怜的乌合之众，吓得人事不省与惊惶万状。资格最老的人一点也记不起有同样的事发生过，新来的人又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伙儿哑口无言，昏头昏脑，惊恐异常。那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就是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在一生之中，打从“开天辟地”的那一天起，丝毫不变地经过阿托恰街那个大门出去的……这一天本来也没有改变这个由来已久的老规矩，可是走不几步又回到门内，经过果园街走出去了——真是大不寻常的荒谬事，简直等于太阳从轨道上倒退回来了。

可是，经过这个门出去，还不是引起惊怪和混乱的主要原因，更使人奇怪的，是堂卡洛斯走到穷人群中（这群人把他包围起来，以为还要按人再发一个铜子），把他们瞧着，象在检阅似的说道：“喂，老婆子们，您们当中谁是那个名

叫白妮娜大姐的人？”

“我，先生，是我，”那位被人这样称呼的女人说着，走上前去，还担心她的某一个同伴会把她这个名字和身份争去了似的。

“是她，”卡希安娜恭敬而简捷地说，似乎为了确认或证实她下属的身份，还需要动用一下她那个“班长”的官衔才行。

“好吧，白妮娜大姐，”堂卡洛斯一面说着，一面把斗篷的顶盖揭起来盖住眼睛，以便挡住街上的严寒。“明天八点半钟请您到我的家里来，我们需要谈一下。您知道我住在哪儿吗？”

“我陪她来，”艾利塞奥说着，自告奋勇，乐于服务，想讨好这位先生，也想讨好那位叫化婆。

“好的，我等您，白妮娜大姐。”

“请放心，先生。”

“八点半准时来。记好。”堂卡洛斯大声地说了一句，因为他斗篷顶盖湿润润的绒布已把嘴遮住了。“您如来早了就得等待，来晚了又见不到我……唉！老天爷！明天是二十五日，我要到蒙塞拉特去，出来以后，还要去上坟。那末……”

四

老圣母！好天爷！好多的议论，好狂热的好奇，他们多渴望查清和抓住那位好好先生堂卡洛斯的用意所在呵！在最初的一刹那间，他们吃惊得竟使所有的人连话都说不出来

了。每个人脑海的深处，涌出了一系列的情绪……怀疑、恐惧、妒忌、强烈的好奇。白妮娜大姐无疑想躲开这一片讨厌的骚动，同平常一样向他们亲切地告别，走出门去了。只差了几分钟光景，瞎子阿尔谟德纳也跟着她走了。留下来的人们，开始讲出象火星一样的噜唆话，来表示他们心头的惊诧和困惑：“明天咱们就会知道……一定要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她要得到四十多张钱票的。”

“这儿的人个个生下来都有脚，”俏皮鬼对克雷荪希娅说，“咱们也并不少一条腿，但我们好象生下来便是些没有腿的长口袋，总没有人来叫我们走到他的家里去。”

接着，卡希安娜绷长了她那一张象马一样的长脸，绷得万分难看，她郁郁不乐地用一种同情的口气说道：“可怜的堂卡洛斯！他一定悲痛得象一只疯了的山羊。”

第二天早上，白妮娜大姐和瞎子阿尔谟德纳都没有到教堂来，大伙儿便利用这个幸运的机会，详细地谈论起这件奇怪的事情来。德梅特丽娅吞吞吐吐地提出了她的意见，认为堂卡洛斯想叫白妮娜去侍候他，因为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女厨师。对这意见，艾利塞奥认为她确实以前是位烹调好手，但因年纪已老，没地方雇用她。

“那是因为她是个揩油鬼的关系，”卡希安娜说，气冲冲地把这句话说得很响。“你们该知道她以前是一个可怕的揩油鬼，正因为有这个恶习，她现在才落到这个样子，不得不为一点点面包前来讨乞。过去，不管她到哪户人家，都因为指爪太长被赶出来了；以后，如果她仍然有这种行为，那就不管到了什么善良人家，她也不会安份守己的……”

“可是我，”俏皮鬼用非常疑虑的口气说，“我可要告

诉您，她之所以来讨乞，正是因为她为人正直；那些揩油最厉害的女人，是为了养老而聚敛金钱的，而且真的发财了……这种女人有的是，真正有的是。连她们家里养的大公猪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不要在这儿讲别人的坏话。”

“这不是讲坏话。好家伙！……谁讲人的坏话都是牛马，部长主席女士！”

“你说我？”

“是的……正是您夫人阁下才说白妮娜揩油，这不真实，因为她要是揩过油，她就不会来讨饭。别乱说罢。”

“应该责备你自己胡说八道。”

“一个人乱说倒不必责备，发了财才应被责备，因为发财的主要手段，是靠夺取那些非常贫穷的人讨来的东西，夺取那些饿着肚子和睡在露天的穷人们的東西。”

“喂！女士们！咱们在神圣的教堂里呀！”艾利塞奥用他那只木脚敲着地说。“大伙儿应彼此尊重和谦让，照圣经上说的话互相对待吧。”

这句话产生了收拾残局和安定人心的效果，象平常一样，使某些人的激动情绪降了温。此后几个钟头的凄凉时光，他们都在喃喃的讨乞声中和打着呵欠的祈祷声中度过去了。

现在应该谈谈白妮娜大姐的事了。她同瞎子阿尔谟德纳今天没有来，并不是偶然的事；发生的事件应该加以说明，它在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很有关系。前面已经提过，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出来，先后只差了几分钟，但由于老婆子在铁栅门边停了一会儿，和普利多讲话，那位摩洛哥瞎子便赶上她了。两个人一块儿经过圣塞巴斯蒂安街和阿托恰街走了。

“我之所以停下来和普利多说话，就是为了等候你，我的朋友阿尔谟德纳。我需得同你谈一下。”

接着，她热情地用手挽着他，领他从这边的人行道走上对面的人行道。不久，他们走到乌罗萨斯街，为了避开来往车辆和行人们的注意，两个人在街角上停了下来，她再对他说道：“我需得同你谈一下，因为只有你才能帮助我解决一个重大的困难；只有你，因为教堂里其他的熟人一点也不会帮助我，你注意到吗？他们都是些自私的人，铁石心肠……有钱的人就是有钱人，没有钱的人就是无钱人。总而言之，他们宁愿看着人饮恨而死，甚至还会看见一个可怜的乞丐婆倒在地上而感到高兴呢！”

阿尔谟德纳掉转头来向着她。如果说看就是把眼睛对着要看的東西，那末，他那副神气简直可以说是在看她了。他要把她装在眼睛内，不是装她的形象，而是装她的意图——用一种既执着可又没有功效的心计来了解她的意图。他拉着她的手说：“安丽，你要知道阿尔谟德纳，他要为你服务，阿尔谟德纳，我，象你的狗，安丽，把你的事告诉我……事，你的。”

“我们再往下走吧，在路上谈谈好了。你要回家吗？”

“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我觉得你疲倦了。咱们走快点吧。你愿不愿同我在前进广场坐一会儿，让我们安静地谈一谈？”

瞎子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过了五分钟后，两个人便在门迪萨瓦尔^①铜像的铁栏柱边并排坐下。阿尔谟德纳的脸非

^①门迪萨瓦尔 (Juan Alvarez y Mendizabal, 1790——1853年) 西班牙的政治家，主张民主，曾全力和君主专制斗争。——译者。

常丑陋，又黄又黑，疏落的胡子，黑得象乌鸦的翅膀。他面容的主要特点，是那一张大得不相称的嘴巴，因笑而形成的一道弯弯的弧线，其顶端和脸上松弛的皱纹连在一起，一直延伸到耳边。两只眼睛好象干了疤的伤痕，毫无生气，围着一道血红的眼圈。他身材适中，两腿弯曲，整个身躯由于习惯摸着走路和长期在地上象摩尔人那样屈膝而坐的关系，已早失去优美的风度了。他的衣着还相当整洁，那件袍子虽然很旧而且满是污垢，但既无裂口，又没有曾用恰好的补钉或适当的碎布补起来的破洞。穿的是黑色鞋子，虽然磨损很多，但全都经过一番巧妙的缝补。那顶宽边的帽子，显然可以看出是在为几个脑袋作过漫长的服务之后，才转到他那个脑袋上来的，而且他这个脑袋可能还不是它服务的最后一个；不过帽子毡呢的质地还好，还不失为遮蔽脑子的物质保护。一根拐杖质料结实而闪闪发光，抓着它的那只手壮健有力，除了颜色黝黑外，也带着象朱砂的颜色。苍白的手掌结实而柔软，手指好象结在一块儿的几条生鳕鱼。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衬衣的领有点污脏；对这个出生在非洲苏斯、流浪半生而境况凄凉的穷孩子来说，真是出人意外并很不容易的事了。

“现在我们谈谈要谈的事吧，阿尔谟德纳。”白妮娜大姐说，一面把头巾取下又披上，真象一个焦虑不安的人想让脑袋冷凉一下。“我有一个重大的困难，而你，除你以外没有他人，可以救我于难。”

“把那事告诉我，你……”

“你今晚打算作什么事呢？”

“我在屋里要作的事多多的：洗我的衣服，缝缝补补的。”

“你真是世界上最灵巧的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赶上你。双目失明，贫困交加，自己还能缝补衣服；用舌头穿针线，比我用手指穿还要快捷；缝补起来，完完善善，你又是裁缝，又是鞋匠，又是浆洗工人……上午在教堂讨钱以后，下午又上街头，还能挤出点时间到咖啡馆里坐上一坐……真是世界上少有的人。如果天地间还有正义，如果天地间的的事情还有公道，真是应该给你一笔头奖……好吧，孩子，今晚我不让你工作了，你应该帮我的忙。到了患难的关头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朋友。”

“什么事，你有？”

“一件可怕的事。我简直活不下去了。我万分愁苦，如果你不能帮我的忙，我只有从高架桥跳下去……你听好。”

“安丽，别跳。”

“因为我遭到的困难是那么大，那么大，大得来好象简直没有办法解脱似的。我再告诉你一次，你该负责救我：我需要一个杜罗^①。”

“一个杜罗！”阿尔漠德纳叫喊起来，这个庞大的数字，吓得他面容突转严肃，说话的语气表示出了他内心的惊恐。

“是的，孩子，是的……一个杜罗，如果没有弄到手，我是不能回去的。我必须弄到一个杜罗。你得找一找，不管在地下石头堆里也好，在其它任何地方都行。”

“这多多……多多……”瞎子低头望地，喃喃地说。

“这不算多，”她说，想用乐观的看法来排遣他的苦

^①杜罗 (duro)，西班牙古银币，值五个比塞塔，即二十个里尔。——译者。

恼。“谁没有一个杜罗呢？一个杜罗嘛，朋友阿尔谟德纳，不管什么人都有……你到底能给我弄上一个吗？能？不能？”

瞎子用他那奇怪的方言说了几句话，白妮娜翻译起来就是“不可能”，于是发出了一口深深的叹息。阿尔谟德纳对这一声叹息的回答，是另一声同样深沉与婉惜的叹息。她痛苦地出神了一会儿，瞧瞧地，望望天，又看看那尊黑绿色的门迪萨瓦尔铜像，她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安放在这里。在这极端痛苦的时刻里，她用空泛的、漫不经心的、好象痛苦得灵魂出了窍的眼光，望着花园两边那些无事而忙乱的人群。有些人身上是有一个杜罗的，有些人正在张罗一个都罗。肩挂口袋的银行收款员走过去了；带篷的货车上装着成瓶的啤酒和汽水；殡仪车上载着送上坟地的死人，这个人同杜罗已经不发生关系了。买东西的走进店里，带着包裹走了出来，褴褛的乞丐把这些先生们缠住不放，白妮娜用迅急的眼光望了一下那个商店的木箱，望了一下所有这些商店风格各异的房子，望了一下所有这些衣冠楚楚的行人的口袋，心中肯定地认为这些在生活中忙忙碌碌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杜罗。接着她又想了一下，如果她跑到草地附近的商店去讨一个或借一个杜罗，那会是很滑稽的举动。可以肯定，那些人会对这个非常荒唐的要求加以嘲笑，并会把她爽爽快快地赶上街来的。不过，她又认为，有些地方把一个杜罗看成无足轻重的数字，他们给她一个杜罗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这种人来说，这个数目也不过是……也不过象一个原子核那么大小的东西而已。而且，她想得到的那块银元，从有很多银元的人手里转到她的

手里，也不会财富的分配上显出任何显著的变化来，一切仍然如旧：有钱的人终归有钱，她仍然贫穷，同她情况一样的人们仍然贫穷。那末，事情既然是这样，为什么那个杜罗不掉到她手里来呢？为什么在过往的人群中，不会有二十个人各捐出一个里尔，使这二十个里尔天然地转移到她的手中呢？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什么事都是糟透了的啊！可怜在白妮娜只要一滴水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正站在离宫花园^①的池塘边，却一滴水也弄不到，咱们从上到下好好计算一下：从离宫花园的池塘里汲去了一滴水，对池塘难道有什么损失吗？

五

当她这样想着的时候，阿尔谟德纳也从冥想中回苏过来了。他脸色不好，说明他内心非常愁苦，他问道：

“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典当吗？”

“没有，孩子：一切都当光了，甚至当票也卖了。”

“没有人能借钱给你吗？”

“没有一个人再信任我了。不管到哪儿去借，都会碰上拉长了的面孔？”

“卡洛斯先生可叫你明天去。”

“明天太晚了，我现在立刻就要一个杜罗，阿尔谟德纳，立刻要。每过一分钟，都好象有一只手把我咽喉上套的绞索越拉越紧似的。”

^①离宫 (El Retiro)，马德里名胜之一，腓力普四世所建。——译者。

“别哭，安丽。你待我不错，我要报答你……现在你瞧瞧吧。”

“怎么办？快告诉我。”

“我去当衣服。”

“是你在旧货摊上买的那件吗？你相信人家会许你当多少钱？”

“两个半比塞塔。”

“我可凑成三个，那末其余的呢？”

“咱们到我家去，”阿尔谟德纳坚决地站起身来。

“立刻走，孩子，没有时间浪费了，已经很晚了。从这儿到圣卡希尔达客店，还要费不少时间呀！”

他们匆匆地穿过麦松街走去，很少交谈。白妮娜呼吸迫切，其原因主要是心情忧虑，其次才是步行过急。她面色发红，每听到一次钟响，便绝望地做一次鬼脸。寒冷的北风，把他们推着向街下走去，把他们的衣服象小船的风帆一样地刮了起来。两个人的手都冻僵了，冻红了的鼻子流着鼻涕。他们声音沙哑，说出的话都带着一股凄凉味。

离麦松街和托莱多路交叉口不远的地方，便是圣卡希尔达客店，这家客店简直是一个大蜂窝，两厢密麻麻地排列着廉价的小房间。一进门是个天井，也可以说是一个又长又窄的废物堆，满堆着粪便、废物、垃圾、以及人们抛弃不用的零星东西。阿尔谟德纳住的是底层的最后一间，泥土地，只有经过一个独木梯才能走进屋里。屋子当中从顶上挂下了一片席子，把全屋隔成两间，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厅房，也是卧室和起坐间。地上泥土压得很坚实，墙壁白白的，不象这个大贫民窟中其它房间那样污浊。一张有靠背的椅子就是唯一

的家具了，因为睡的床只不过是靠在屋角的一张褥子和一条污黑的被单。小厨房里，少不了还有点罐、锅和瓶子之类的东西，也还有点食物。在卧房的正中，白妮娜看见了一个大黑堆，看来象一捆衣服，又象一只丢在那儿的口袋。“在门关后透进来的暗弱光线中，可以看出这一个堆堆还有点生气。乍一看不知是何物，只要一摸，便可知道这个堆堆原来是一个人。

“女醉鬼柏德娜还在这儿。”

“呵！好家伙！帮助你分担房租的竟是她……醉鬼，脸又厚……可是，孩子，不要浪费时间，把衣服给我，我好拿去……机会好，上帝帮忙，总能典当两个比塞塔零八十分。还该想法为我凑满需要的数目。老圣母会报答你的，我要向她祷告，请她加倍降福与你。至于我，她一定不肯赐给任何东西的。”

为了减轻他女伴急躁不安的痛苦，瞎子从钉子上把他那件生意场中习惯称为“新的衣服”取了下来，交给他的女伴。只见她三脚两步跨进院里，跑上大街，向那个称为“无篷马车停车场”的当铺跑去。瞎子等她一走便气愤愤地咕噜起来，这些话因为是用阿拉伯话说的，很难加以转述。他走到醉女人的身边，在她身上摸索。她躺在屋子中央象死了似的，对瞎子气愤愤的话，只答以粗厉的哼哼之声，翻过身来，摊开两膀，又睡得更酣，动也不动了。

阿尔谟德纳把手伸进她的黑衣服里，她内衣的皱折和外衣纠缠在一起，分解不开，使他愤怒地骂口不绝，可仍在她醉后无力的身上搜寻，真好象在搓揉一只装破布的口袋。这个男人非常警觉，能把可能隐藏起来的東西找出，也能把要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加以掩盖。从她身上摸出了念珠、神符、一卷用报纸包起来的当票、在街上拾的废铁器、几颗人或牲畜的牙齿、以及其它一些不值钱的零碎东西。刚刚搜完，白妮娜走进来了，她刚办完那件事，回来得那么地快，真好象天使飞着送她回来的。可怜的女人因为在街上跑得太快，一进来便气喘吁吁，连气都换不过来了，淌着汗珠的脸上直冒热气，两眼闪着愉快的光彩。

“他们给了我三个比塞塔，”她指着手内的钱说，“有一个比塞塔是零钱凑成的。巴莱里亚诺正在那儿，真是我的运气；因为女店主莱蒙达只答应给两个多一点，费了许多口舌都不行。”

阿尔漠德纳的回答也使老婆子称心满意，他脸上流露着高兴与胜利的光彩，叫她看看他手指中夹着的那个比塞塔。

“这钱是我在这个地方找出来的，在她身上……拿去，你。”

“呵！多好的运气呀！再找不出了吗？好好找一下，孩子。”

“再没有多余的。我把这东西上下翻遍了。”

白妮娜把醉女人的衣服抖来抖去，希望还能掉下一个铜子来。但掉下来的，只有两片簪子和几块木炭。

“再没多余的。”

瞎子继续唠叨不休，对她解释那个粗野女人的性格与习惯，根据这个解释，可以料到，那怕她在神志正常的情况下，只须向她要一下，她也可以拿出这个比塞塔的。阿尔漠德纳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了他同居的伙伴：“她为人也有好处，也有坏处……什么她都要，什么她都给。”

他又把被褥翻了起来，在地里掏掘了一下，取出了一小心藏在破布和硬纸中的又旧又脏的烟盒，再把手指伸到盒里，象人家取烟卷那样掏出了一个纸包，打开纸包，便现出了一个崭新发亮的值两个里尔的银币。白妮娜接过来以后，阿尔漠德纳又从他那装满了铁器、剪刀、针筒、小刀等的衣袋内，掏出一个包了两个大铜子的小包。他把今天堂卡洛斯施舍给他的那个大铜子凑在一起，一并交给可怜的老婆，对她说道：

“安丽，拿去安排吧。”

“好，好……把我今天讨得的加在一起，不够的数目也很有限了，我也不想再难为你。谢天谢地！真是料想不到！唉，孩子，你多好呀！彩票的头奖真该落在你的头上，如果不，那便是天地之间真正没有公理……再见，孩子，我一刻儿也不能再停留……上帝对你好心好报……我激动极了。我真要象长了翅膀一样地飞回家去……你留在家里吧……，关于这位可怜的女人，她一醒来，不要打她，孩子，她是穷苦的女人呵！一个人为了排遣痛苦，往往是要尽情一醉的：她用的是烧酒，别人用的是其它东西。我也一样，有所嗜好的，只是嗜好不同罢了：我嗜好的是更细致的东西……等以后再与你谈，以后再对你谈。”

她象子弹一样地飞出去了，把钱全都塞在腰间，害怕有人会在路上把钱抢走，害怕她在东想西想的时候这些钱会不翼而飞。只有阿尔漠德纳一个人了，他走向厨房，里面除了些破烂器具外，只有一个锡制的脸盆和一个大水缸。他洗了手和眼睛，拿起一个里面还有炭灰和未燃木炭的炭盆，向邻居的房里走去。不多久，他端着烧燃了的火盆回来，把床边纸

包内的某样东西撒了一把在火盆上面，火上升起了一阵带刺鼻气味的浓烟。那是象安息香之类的烟末，在他离乡背井的流浪生活之中，只有这一点点具体的东西，能引起他对故土的追怀。那种摩尔人家庭里所特有的奇怪香味，就是他感到安慰的东西，是他最大的快乐；这也是他老家的宗教习惯，因为他在这种香烟的缭绕中，开始了任何基督徒都懂不了的祈祷。

地上躺着的醉女人在烟熏雾罩中咕噜得更厉害了，口内沙沙作响，频频咳嗽，好象要醒转来了。瞎子把她看作狗一样，不理睬她，只专心于他的祷告，他念的到底是阿拉伯文还是希伯来文我们一点也弄不清楚。他两只手各蒙住一只眼睛，停一会儿又把手放在嘴上亲一亲。就在这种冥思苦想中，时光流去了，最后他才发觉那个女人已坐在他面前，用一双被浓烟熏得模糊流泪的眼睛望着他。阿尔谟德纳严肃地伸开两只手掌，口里对她喊道：

“大坏蛋，上帝只有一个……女醉鬼，上帝只有一个……，一个上帝，只一个上帝，仅仅一个。”

女人发出了一阵响亮的笑声，把手伸到胸前，想把全身最关紧要的这一部分整理一下，因为上身的这一部分，已被她同居的伙伴用不安份的手弄得乱七八糟了。她醉后初醒，神志昏昏，真没法把每样东西都整理复原，甚至连一个人的自尊心想要并经常想要遮住的部分，也没有法子加以遮盖。

“嗨，你搜过我。”

“不错……只有一个上帝，仅仅一个。”

“那对我有啥关系！我觉得，两个上帝和四十个都无所

谓；所有那些上帝都无非想要……可是告诉我，自私鬼，你是不是把我那个比塞塔拿去了？这也没关系。算你的就是了。”

“只有一个上帝！”

一见他拿起棍子来，那个女人马上躲开，对他说道：“喂，别打，嗨。烟已把我熏够了，弄晚饭吧。你有多少钱？你想我给你带点什么？”

“醉鬼！我没钱……你睡的时候，地下的魔鬼拿去了。”

“我给你带点什么？”黑女人喃喃地说，身体摇晃了一下，又把眼睛闭上了。“稍等一会儿。我还要睡，嗨。”

她重新沉沉入睡了。阿尔漠德纳本来想用这根棍子来百试不爽地医治她的酒醉病，这下子也没有办法，深深地叹了口气，口内嘀嘀咕咕，好象说的是：“改天再揍你。”

六

白妮娜离开了圣卡希尔达客店之后，由于有了那个勉强拼凑起来的杜罗，她的万般愁怀才安定下来；如果说她象箭一样地飞过了城边马路、大街、小巷，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她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除了有无穷无尽的顽强精力外，还保存着以前矫健而活泼的姿态。她一生的黄金时代都消磨在辛苦的劳累中了，这样的奔波劳累，不仅要具有丰富的活力与机智，而且在身心两方都要有惊人的精力才行。她在这样的锻炼之中，增强了体力，也磨炼了意志，形成了她那种异乎寻常的妇女性格，读者们通过下面叙述的有关她的生

活细节就可以完全了解。这时刻，她以万分敏捷的姿态走进了托莱多路一家商店，买好了今天一大早就买的药物，接着又到肉铺和洋货店里溜了一趟，买了些东西分别用纸包起来，最后才走进皇家街靠近度量衡检验所的一家屋内。她沿着正门窄狭的巷道走去，门里被绳索店挂起来的東西塞得满满的，几乎走不过去。她以快速的步子走上楼梯，到了第一层楼，再以不快不慢的步子走上二楼，走到最后的象顶楼一样的第三层楼时，她已气喘吁吁了。经过一道嵌了玻璃的走廊，便到了大厅，厅内地面高低不平，因为老作坊在这儿把地面已弄得坑坑洼洼。最后，她走到一扇油漆剥落、上有顶窗的门前，敲了门……那便是她的家，是她女主人的家。女主人在门铃声中——说恰当点是一只哑巴门铃——扶着墙壁，亲自过来把门打开，在开门以前，还小心地向门上那个栏着十字铁条的了望孔问了一声。

“谢天谢地，婆子……”她在门里说着。“过了好几个钟头了呀！我还以为车子把你撞着了，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故呢！”

白妮娜默默地随着她女主人走进了邻近的一间小屋内，两个人一齐坐下。这位女仆迟迟不说明她晚归的原因，因为她害怕加以解释，但也准备好了自卫的办法，只不过在等待着，看巴卡太太从哪儿开始，看她那专会发怒的奇才要采取什么方式来发作。女主人最先同她交谈的那几句话的口气，使她心中安静了，但她仍然等待着要受到强烈的斥责和听到恶狠狠的话句。可是，女主人看来情绪很好，一定是因为受够了深深的折磨，她严厉的天性已变得驯良了。白妮娜同平常一样，打算看她女主人对她说话的口气，再决定采取什么

对策。两个人坐不多久，初步闲谈了几句，她心中便安定了。“唉！太太，多难过的日子呀！我真被弄得没有法子；可是他们仍然不放我走，仍然不让我走出那个神圣之家①。”

“别对我解释了，”女主人说，仍然带着安达卢西亚的地方口音，只是在马德里住了四十年的缘故，这种口音才减轻了许多。“我什么都明白。听到时钟打了十二点，一点，两点，我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老天爷，妮娜为什么这样晚还不回来？’结果我记起了……”

“正是。”

“我记起了……，因为我的脑袋里装得有一册日历……，今天是堂罗马尔多的生日，也是法萨利亚那个主教兼经师的生日②……”

“谁都知道。”

“神甫先生在这种日子里，是需要你在他家临时帮忙的。”

“如果我想到您竟能把这事猜出来，我一定还要更放心些。”女仆这样说着，她对捏造和编制谎言是有异乎寻常的才能的，她女主人递过来的最可靠的话头，哪还有不加利用的道理。“那个活儿，干起来真不轻松呀！”

①白妮娜在外讨乞是瞒着她女主人的，每次出来总借口在一个名叫堂罗马尔多的神甫家里干临时工。这里的“神圣之家”，就是指那个捏造的神甫之家。——译者。

②西班牙风俗，人们一般不庆祝自己的出生日，庆祝的是自己受洗礼取教名的那个圣者的节日，即所有以罗马尔多作教名的人都以圣罗马尔多的节日（二月七日）作自己的生日来庆祝。——译者。

“你一定筹办了一次盛大的午宴。我想得到，你的堂罗马尔多的朋友伙伴们——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教士们，口福可真不浅哩！”

“真是谈也谈不完。”

“告诉我：你给他们弄了些什么？”女主人焦急地问着，她专爱打听别人家里吃了些什么东西。“我全都明白，一定有蛋黄酱冻肉。”

“最先是一道烩饭，我做得恰到好处。呵！老天爷，他们多称赞呵！我真算得是全欧洲的上等厨师……，如果不吃得津津有味，那真是我的耻辱……”

“以后呢？”

“一道烩鸡杂，他们喜欢得象吃到了天上的珍品。随后是一道烧得有色味俱全的墨鱼……，再后……”

“我应该告诉你，千万不要把人家吃剩的菜为我带来，让我吮舐人家桌上剩下的骨头，天叫我穷，也要穷得有骨气……；可是我了解你，一定又为我带些吃的东西来了。你的篮子在哪里？”

白妮娜一具谎言要被戳穿，也犹豫了一会儿；可是，她不是那种在危险面前被吓倒的女人，她说谎的机智，很快就使她摆脱了困境：“太太，我把装食物的篮子放在奥勃杜丽娅小姐家里了，她需要食物比我们还要迫切。”

“你作得对。我真要称赞你这种做法，妮娜，再告诉我一些。你难道没有炖一锅好吃的里脊肉吗？”

“有的！有的！有两公斤半，太太。屠户索德马·黎科给了我最好的肉。”

“饭后的点心当然是有的，有酒吗？”

“陈年香槟样样俱全。那些教士们心可真狠，任何吃的都不放松……好了，咱们进屋去吧，天已很晚，而且太太也要累了。”

“真累了，不过……我还不知道：好象你给我说的那些东西我都吃过了似的……话说回来，给我弄午饭吃吧。”

“您吃过什么了？昨晚留下来的那一点点肉烩菜呢？”

“婆子，那是留不住的。你给我留在这儿的还有半两硬巧克力。”

“好了，算了。糟糕的是还要生火。但是赶快……呵，我还给您带药来了。这是最重要的。”

“我叫你做的事全都做了吗？”女主人问她，两个人同时向厨房走去。“我的两条裙子都当了吗？”

“怎么会不当？用当来的两个比塞塔，再加上堂罗马尔多做生日给我的两个，我才把一切事应付过去了。”

“昨天的油钱付了吗？”

“那怎么没有？”

“菩提叶和药钱呢？”

“统统，统统付了……买了东西以后，还剩了点钱明天用。”

“上帝明天会让我们过一天好日子吗？”女主人在厨房里坐下的时候，以很忧愁的口气说，这时候，她的女仆非常快捷地把木柴和木炭拿拢来了。

“喂！一定的，太太：毫无疑问会有一天好日子。”

“你凭什么可以对我担保呢，妮娜？”

“因为我知道。我的心里明白。明天我们会有一天好日子，我还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等着瞧，看你能不能说准……你心血来潮时想的东西我不相信。你老是那一套明天如何，明天如何……”

“上帝是好心的。”

“对我似乎不是这样。他老是不停地打击我；他鞭打我，还不让我有喘息的机会。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我等待时来运转已等了好多年，但是没有哪次的幻想不变成痛苦的教训。我的苦已受够了，我期望得厌倦了。期望是靠不住的，由于这东西老是欺骗我，我也就不再期望什么好东西了，而且还料得到坏事会降临……继续地降临。”

“但是我觉得，”白妮娜望着火炉说，太太应该对上帝有信心，就便会心满意足了……瞧瞧我便是这样……，难道您没有瞧见吗？我一直相信，当我们不戒意之时，好运就会突然来临的。那末我们就要大发其财，这些困穷的日子也便成了过去的回忆。于是乎，咱们就要过了不起的生活，也就把受过的穷困补偿起来了。”

“我对美好的生活已不再抱什么希望，妮娜，”女主人差不多象哭一样地说，“我只希望长久安息。”

“谁还会想到死？这个，不：在这闹嚷嚷的世界中，我倒觉得满有风趣呢，甚至对受过了的辛苦劳累，也觉得是理所当然。死吗？不。”

“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

“我愿意，因为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并不是我这只手能支配的。在死以前，让要来的事都来吧，只要有一点点面包，我们就忍受得了。而且，一个人吃饭，还有两种上等调料，饥饿和希望。”

“可是，除了困苦以外，你还要忍受羞耻和屈辱，到处

次帐，付不出钱，生活在万般烦恼、罗网圈套和阴谋谎言之中，找不到谁能放心地借给我们两个里尔的钱，眼睁睁看着自己在老板和小贩们的追索之中，你愿意吗？”

我就是要忍受！……处在这种生活之中，每个人都要尽力想法保全自己，家家商店货品山积，而让我们死于饥饿。难道说这是公道的事吗？这个，不行：上帝是不愿任何人因没饭吃而死去的。而且，他虽没有把钱赐给我们，我觉得，也赐给我们以小聪明的脑筋，还是能想些办法，不必偷盗而把我们缺少的东西找到……偷盗，不行。因为我答应还帐，我就要在有钱的时候加以付还。人家都知道我们贫穷……，知道我们家里办事认真，而且也想不出其它的法子。难道说，老板们因为收不到这点点零帐，就要让我们为难吗？这也不是好事，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也明白，他们是有钱的人呵！……”

“那末你就没有羞耻心了，妮娜。我的意思是指正派，是指自尊心。”

“我倒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但是我天生有嘴巴和肠胃。我也知道，上帝把我生到世上是为了生活，而不是让我死于饥饿。譬如说，麻雀也有羞耻心吗？好家伙！……它们有的是嘴巴……看待任何事情，都要根据自然之理，我的意思是说，上帝不仅仅创造了大地，创造了海洋，而且也创造了那些洋货店、西班牙银行、我们住的房子、也许还有这些草地花园……什么都是上帝造的。”

“那些钱，万恶的钱，又是谁造的呢？”女主人带着惋惜的口吻问道。“告诉我。”

“当然也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造了金子银子……至于

“钞票，我可不知道……也许是他，就是他。”

“妮娜，你的意思是说，任何东西都属于占有它们的人……但人人都有，我们却缺……唉！快点吧！我觉得疲倦了。你把药放在哪儿了？……对，在柜子上。我要在吃饭以前吃一包健胃药……唉！我这腿真拖不动了呀！不是它们支着我，而是我拖着它们（她费了很大的劲才站起来了）。最好能拄着拐杖走路。你知道上帝对我是什么样子吗？真象在开玩笑。我的眼睛病了，腿也病了，头也病了，肾脏也病了，最不生病的却是这一只胃。财产光了，吃起东西来，却象饿老鹰那样一下子就消化了。”

“上帝对我也是这个样子。不过，太太，我可没有生病。老天爷大发善心，他给了我们身体一个最大的好处：最神圣的饥饿！”

七

倒霉的巴卡太太年纪已过六十，她的本名头衔甚多，叫做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德·萨巴塔^①，在她家道不幸中落的年代里，人们干脆叫她巴卡太太，一方面是为了简单明了，一方面也是为了平易亲切。这里，我要谈一下这位太太

^①西班牙的人名，常常是这么一大串，照平常的情况而论，堂娜是对女人的尊称，置于教名之前，佛朗西斯妹是她自己的本名，华莱士是她娘家父族的姓氏，德是有贵族头衔的标志，萨巴塔是她丈夫家的姓氏。如果再加上尊称、爱称、指大、指小等，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因对方亲疏不同而有许多叫法。译者尽量简化，以清楚明白为原则，也请读者注意。

——译者。

一生中那些豪华高尚的派头如何完蛋，以及她怎样滚入了深重苦难的下坡势中：从她一八五九年和一八六〇年间用香肠喂狗炫耀阔绰的那个时候起，直到她不自觉地靠人讨饭养活，在困难、痛苦和万般耻辱中过生活为止。在大都市里，这种家道破落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特别在漫无组织的马德里市中，这种例子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而且，佛朗西斯妹·华莱士的情况，在被命运摆布得非常凄惨这一点上，更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家。把这些事情和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的成败兴衰仔细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如果只怪命运天数，而未看出他们自己的本性和气质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那将是非常愚蠢的事。巴卡太太的情况便是一个好的实例，因为她的本性，从她生下来的那一天起，便使她把一切具体事情处理得乱七八糟。她生在龙达^①，从小便常常看见当地令人头晕的深谷，每次恶梦来临，总是梦见她掉进了那个被称为“大壑”的无底深渊之中。一般出生在龙达的人，对望望吓人的深谷这种事儿，一定是头脑安然并不晕眩的。可是巴卡太太临高望远并不能头脑安然：她已下意识地觉得跌下去了；她的头脑不适宜这种情况，也不能好好地安排生活，而这种安排生活的头脑，却正是在精神上能有条不紊的保证。

巴卡·华莱士自从嫁给堂安东尼奥·玛利亚·萨巴塔之后，她那种短期神经昏乱的毛病是经常发作的。她出嫁时还很年轻，丈夫年纪比她大了一倍，在军队里的后勤部当兵，

^①龙达（Ronda），在安达卢西亚省，龙达山脉从此经过，高山大壑甚多。——译者。

为人干练，家资富有，新娘子也一样有数目可观的不动产。萨巴塔在非洲兵团里任职，先在埃恰桂师，后在瓦德纳师，再后调任地方部队后勤部的领导。这个女人嫁到马德里后不久，¹¹⁶便把他的家庭生活弄得乱七八糟而又富贵豪华，如果说她最初还想把浮华的开支限制在田产收益和丈夫薪饷的范围以内，可是过了不久便很快超出了谨慎的限度。接踵而来的，便是帐付不清、胡乱支用和成批欠债。萨巴塔本是一个最精计算的人，但在她老婆如此摆布之下，也就失掉了他干练的才能。于是乎，这个在军队里最善理财的人物，眼巴巴望着自己的资财逐渐耗尽，而没有巧计加以保存。巴卡太太挥霍无度，衣饰豪华，菜肴奢侈，不断胡乱举办舞会和宴会，并异想天开地大肆挥霍。直到这种家务失调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被吓昏了的萨巴塔眼见大难就要临头，才不得不过来医治一下和他同床的人所害的昏睡病。他开始计算数字，想在家业的管理上建立章法与合理的制度。可是，真是他家的不幸之事！当他专心致力于数字计算以求摆脱困境的时候，他感染了肺炎，这个“圣人”便在一天晚上奉召归天，丢下了年纪很小的两个孩子：安东尼托^①和奥勃杜丽娅。

巴卡太太在作了一份动产和不动产的管理者兼所有者后，很快显出了她对这笔糊涂家私没有管理的能力，于是，在她的身边出现了许多闲人，象寄生在腐烂了的尸体上的蛆虫一样，内内外外吃了又吃，毫不留情地要把它吞个干干净

^①安东尼托是个指小的名词，等于小安东尼奥，他长大生了儿子，就同他父亲一样叫做安东尼奥，他的小儿子又叫安东尼托了。见后文，请注意。——译者。

净。就在这个苦难深重的时刻，白妮娜来到她家作了女仆，如果说，从她来的第一天起便证实了她是一位高明的女厨师，那末，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也显出了她是马德里市胆子最大的揩油手。巴卡太太对她自己家产的监督本来就是一个高度的近视眼；假如她能看清这位女仆贪小便宜的行动，又下定决心加以纠正，那末，这个年轻姑娘在这片天地里的情况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一点不错，应该承认，白妮格娜（熟人叫她白妮娜，只有她女主人叫她妮娜）有很好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抵偿了她性格上某种不平衡的部分——她爱揩油坏习惯。她很爱清洁，有惊人的活力，每天做的事之多，简直可以说她创造了一天等于几天的奇迹。除此而外，巴卡太太还很重视她对家中孩子热切的爱护。这种爱是真诚的，也可说是积极的，这表现在她经常把他们照顾着，不管孩子们有病无病，她总把他们照顾得小心周到。但是，这种种优点，仍然不足以阻止她的缺点在主仆之间引起不愉快的事故，因此，在某一次这样的事故中，白妮娜被辞退了。孩子们对她万分想念，哭吵着要他们慈爱的但开了小差的妮娜。

过了三月，她来到家中探望。她不能忘记女主人和孩子们。她爱他们，爱这个家，家中一切具体的东西，处处使她念念不忘并引诱着她。巴卡太太也特别喜欢同她聊天，因为有一种东西——一种人家不知道的东西，存在于她们两人之间，暗中把她们维系着，那是她们截然不同的性格中的共同部分。拜访的事越来越多了。呵！白妮娜对当时她为之效劳的那户人家真是太感兴趣了！最后，她再一次为巴卡太太管理家务；她高兴万分，女主人也满意非常，孩子们更是快乐得要发疯。这时候，家庭经济的困难与紧促都在不断地增

加：欠债象贪食鬼的牙齿一样地啃咬着家中的祖业：在罪恶的高利贷的花招中，贵重的东西不见了，并不知不觉中转到了债主们的手内。这真好比一艘满载珍品的轮船，触礁毁损，沉向海中；屋里最好的家具、名画、最珍贵的地毯等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了……可是，尽管船的装载越来越轻！但倾家荡产的危险仍继续着，继续下沉，要覆灭在社会黑暗的深渊之中。

在倒霉的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这段时期中，最不幸的是两个孩子都染上了严重的病症：男孩子害的是斑疹伤寒，女孩子患了精神反常症和羊癫疯。白妮娜对他们的护理真算得无微不至，简直可以说是她把他們从死神的魔爪中抢出来的。他们也报答了她；真的，他们以热切的敬爱来报答她护理的辛劳。孩子们敬爱白妮娜远胜于爱他们的妈妈。他们乖乖地吃药，不哭，不闹，忍受不舒服的发汗，并且不到时刻不吃东西。这一切，可不能阻止主仆之间发生问题和争吵，终于引起了她的第二次被解雇。她一气之下，加之自尊心又在作怪，白妮娜匆匆地离开了，赌咒发誓说绝不让她的脚再踏进这户人家，而且还在出门的时候把鞋子抖了又抖，不让席子上的一粒灰尘粘在上面……当然，以前铺地毯的那个地方，这时已经没有地毯了。

实际的情况是白妮娜不到一年又到这户人家来了。她走进门来，泪珠满面，说：“我不知道太太成什么样子了，不知道屋子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孩子们、墙壁、所有这儿的東西：我什么也不知道，只觉得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是人在心不在。我正在一户有钱人家干活，男女主人都不计较一两个里尔；六个杜罗的工资……可是，太太，我没有哪一天或哪

一夜不思念这个家，不惦念您们好或不好。人家见我长吁短叹，还以为我家有孩子。世界上我没有任何亲人，有的只是太太，您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因为我是那样地爱他们……”白妮娜又一次在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的家里帮佣，成了唯一的无所不管的女仆。由于这一年家庭情况万分恶化，破产的征兆已经尽人皆知，这位女仆一见这种情况，难免感到深深的痛苦。换房子的事是不能避免的了，要搬进另一家比较简单和租金较廉的房子去住。堂娜佛朗西斯妹爱慕排场，对什么事都不能决断，对搬家的事也迟疑不决。女仆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剥夺了她的管理大权，决定搬家，从科略大道搬到了榆树街。当然啰，为了避免一次不光彩的赶房客的事，在安排当中所遭遇的困难是不少的：一切都靠白妮娜慷慨的资助，把她积攒下来达三千多里尔的财产，拿出来交给了女主人。这样一来，她们今后在逆境或顺境中就建立起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可是，这位穷苦的女仆虽然作了这么漂亮的善举，但她揩油的旧习惯仍然没改变，她继续尅扣点零钱，细心地保存在衣箱内，作为她重新积累的基础。因为在她的眼中，这是她性格上的需要，是她心灵上的安乐。

就上面的情况来说，她有尅扣小钱的坏习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习惯也是一种储蓄的美德。美德与坏习惯之间的界限，是相互纠缠并混淆不清的，很难加以确切的判断。她惯于把主人给她买东西的钱多少省下一部分，喜欢把它保存起来，瞧着她的铜子慢慢地增加，在她的心灵上，这种节约的习惯和存钱的爱好胜过了一切。尅扣与存钱已经变成她的本能了，带着这样性质的行动，和喜鹊猎食贮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她第三次来家帮佣的这段时期里，从一八八

○年到一八八五年间，她揩油尅扣，一如往昔，竟至把堂娜佛朗西斯妹那点少得可怜的资财捞过来了足足一半。这些日子，大不幸与大苦难接踵而来。作为后勤部长的遗孀来说，巴卡太太的遗产收益，已有三分之二被债主拿去，为了解救手边的拮据、押了这样又当那样，很快便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之中。她的生活简直成了煎熬：苦难是一日复一日，一周复一周，难得有几天会比较安闲。为了排遣这些悲哀的钟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力气也使出去了，晚上如果没有讨厌的债主苦追索债，她们便在这一刻儿用一些假造的幻境来自求安慰。又需另搬新居了，要找更便宜的房子，从榆树街搬到接骨木街，又由接骨木街搬到桃树街。她们在这些以树为名的街上搬来搬去，那副倒霉的样子，真好比几只鸟儿，在猎人的枪弹和孩子们的石块追赶之下，在树枝之间飞来飞去。

在这段时期一次最大的困难中，白妮娜不得不再一次掏她的箱底，箱内藏着她的“猫子”——积蓄，那是她尅扣与揩油的果实。这一堆零钱合起来竟值十七个杜罗了。她不能对女主人说真话，只好捏造了一个故事，说她有一个名叫罗绍娜的表姐在作山区蜂蜜买卖，交了十几个都罗叫她代为保存。“给我，把所有的统统给我，白妮娜，愿上帝赐你永久的幸福，等我在龙达的几位堂兄把那些累赘的田产卖掉以后，我就加倍还你……你已知道……那只是几天内的事……你把信都看过了的。”

她又回去掏箱底，在千百件废品和破布堆中，掏出了她的揩油果实，两个半杜罗，交给她的女主人并对她说道：“我所有的就是这一点了。分文不剩；请相信：如是假的，

就死好了。”

她依然积习不改。仍然克扣她自己发出去的善钱，揩自己施舍物的油水。

八

说来真难令人相信，这么多的不幸，对那位华莱士和萨巴塔两家不幸的后代就要遭到的大得吓人的苦难来说，仅仅不过是一个开端，仅仅不过才到她一生中要掉进去的那个深渊的口子。打从她们搬到榆树街的那天起，堂娜佛朗西斯妹便被那些帮助她把财产抛到天上去的人们遗弃了，搬到接骨木街和桃树街以后，剩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也绝了踪迹。自此以后，她的邻居、对她不再存奢望的商人、以及对她深感遗憾的人们开始叫她“巴卡太太”，也实在没有其它适当的名字来称呼她了。有些鲁莽的、不讲礼貌的粗人，还习惯地在这个平凡的名字上再加点不体面的字眼：“骗子巴卡太太”，“吹牛侯爵夫人”。

上帝真好象要考验一下这位龙达贵妇人了，因为他她在她经济拮据之上，又加上了儿女的麻烦事：两个小家伙不仅不能安慰她，不学好又不听话，反而使她的精神大受折磨，在她的心上刺进了最锋利的芒刺。安东尼托辜负了他妈妈的种种期望，枉费了她们的为了使他好好读书而作出的牺牲，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坏蛋。他妈妈和白妮娜——说恰当点就是他的两个妈妈——渴望把那些坏主意从他脑子里拿掉，但全都枉费了心机，不管是软的硬的都没有效果。好几次都是她们以为已经用好话和爱抚把他征服的时候，而他却是用假装的

顺从来欺骗她们，骗取她们的好感，接着把一切都囊括而去。他干起坏事来真是机敏得很，天生了各种罕见的骗人本领，来使她们谅解他的丑行。他会用讨人喜欢的假象来掩盖狡诈的恶意，到了十六岁的年纪，就能把他母亲当作小姑娘一样地加以欺哄：把伪造的考试成绩单拿回家来；靠看同学的笔记本进行学习，因为她们为他买的书早已被他卖了钱了。到了十九岁的那年，一些坏同学使他的恶习更严重了，一连两三天离家不归，酗酒烂醉，瘦得来只剩下一包骨头。两个母亲最操心的，是把她们还存有的那一点点钱，想方设法埋在地深处，因为她们没有一文钱可以说是安全保险的。他用巧妙的技术，把钱从巴卡太太的怀中或从白妮娜龌龊的口袋里掏了出来，而且还不管数目大小，总是一卷而光。两个女人真恨不能发现一个隐蔽之处，也不知在厨房和杂物间的哪个最深处来隐藏她们少得可怜的那一点钱财。

尽管如此，他妈妈仍把他爱得要命，白妮娜也对他宠爱非常，因为他假装悔过的那一套手法，真可算一种最艺术与最精湛的表演技巧，找不到任何人能与之媲美。他在胡作非为之后，照例有几天在家里闭门不出，大量抛洒眼泪、叹息和坚决改正的言词，还附带在他两个被愚弄的妈妈脸上不断地亲吻……那两颗软弱的心，在这些殷勤动作的欺骗之下，又听任自己受其麻痹，随随便便、轻而易举地对他信任起来。可是，事出意外，正当他那或真或假的甜言蜜语讲得没完没了的时候，他却突然跳出来大偷一回，简直象隐藏在糖果箱中的小魔鬼一样。于是……这孩子再次可耻地逃亡，两个可怜的女人又只好再一次感到绝望。

家里已经没有银质餐具，也没有任何贵重金属做的东

西，这是她们的不幸，但也可以说是幸运的事（反过来读者也可以说是幸事或不幸的事）。这个小坏蛋碰见什么就偷什么，哪怕是价值很小的东西，他也毫不嫌弃；卷走了雨衣和帽子之后，又向内衣内裤发动攻势；有一天，吃完饭刚刚站起身来，趁他两位母亲和姐姐没有提防的那一刹那，他象耍魔术一样偷走了桌布和餐巾。对他自己的衣服当然不用说了，隆冬时节，他既无外衣又无斗篷在街上荡来荡去，却毫不担心伤风感冒，替他保护体温的，一定是他甘心为恶的那一团心火。这时候，巴卡太太和白妮娜真不知该把东西藏在哪儿才好，甚至连穿在身上的衬衣都担心会被突然拿走。说简单点，有天晚上，上供祭神的两个酒瓶和奥勃杜丽娅的针线盒不见了；另一晚上，两个熨斗和几把钳子又失了踪迹；随后被偷走的，还有穿过的羊毛内衣、做衣服的余料、以及许多虽然价值很小但还有点用处的东西。家里一本书也没有了，但巴卡太太一点也不敢向人家借，因为害怕借了便没有法子归还。甚至连祈祷书也不翼而飞，先后失踪的还有看戏用的望远镜、还能够戴的手套和一个没有养鸟的鸟笼。

那位姑娘给人的麻烦也不小，不过和她弟弟的方式不同，手段也完全两样。从十二岁的时候起，她患的精神反常症便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使她的两位母亲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娇惯了的闺女。用强硬的手段，不好；用软的爱抚，更坏。长大成人以后，不间断的羊癫疯病的折磨，使她衰弱得死气沉沉了。由于身体和精神的过份激动所引起的兴奋亢进，和她非常抑郁时给两位可怜母亲带来的麻烦，两者并没有什么差异。她食品的供应已经成了家中的主要问题，她一

会儿不思饮食，一会儿又饿得要命，这就耗尽了两个母亲的时间，也使上帝给她们的忍耐力达到了最大限度。某一天，她们费了极大的苦心，为她备办了丰富而有营养的食物，而她却把这些东西一古脑儿扔到窗外；到了另一天，她又把残汤冷饭大吃大喝，引起了猛烈的胃胀痛。她有时几天几夜不停地哭，谁也找不出她痛苦的原因；另有些时候她又为点细小的事生气发怒，弄得两个母亲苦不堪言。一个医生怀着怜悯的心情来看过她们，另外几个医生也免费来瞧过；根据他们的意见，这个姑娘心理和神经上反常的原因完全是贫血问题；最好的医疗办法是吃含铁质的东西，吃很好的肉排并多行冷水浴。

奥勃杜丽娅长得漂亮，面目清秀，皮肤白皙，头发淡黄，秋波柔媚，身段清瘦而苗条，在脾气没有发作的时候，说起话来娇滴滴，且彬彬有礼。对这样一个脾气不好而又有病的姑娘来说，从小到大饱经忧患，真想象不到还有更不适合的遭遇了。她断断续续地流露出傲慢放肆的表情，想博得人家的钟爱，也倾心过这人或偏爱过那人。这是生活转变的预兆或情窦初开的烦恼。巴卡太太心中高兴，因为她对她的姑娘已自有一番打算。如果奥勃杜丽娅处处稳重，好好读完她那已够荒疏的学业，写字歪七倒八，也能象她同班同学一样掌握了基础知识，那末，那位好心的太太一定会渴望把她心中的计划加以实施的。巴卡太太的幻想，是在她堂兄马迪亚斯的孩子中选一个来做她的女婿。这位堂兄是龙达的地主，有几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体面儿子，都在塞维利亚①

①塞维利亚 (Sevilla)，安达卢西亚省的省会。——译者。

上学，有时也到马德里来过圣依西德罗^①节。其中有一位名库里托·萨巴塔的看中了奥勃杜丽娅，几乎和她建立了恋爱的关系，只因这位姑娘的性格和言行乖张的缘故，这种关系才没有建立起来。可是，当妈妈的可没有放弃这个打算，至少仍隐藏在心中，而且还用这种打算来作她受苦受难时的安慰。

当这家人住在榆树街的时候，不知是怎么搞的，奥勃杜丽娅晚上和早上同对门住的一个男孩子发生了电话联系，他的父亲是一位作殡仪生意的经理。这位放浪子还不缺乏可以勾引人的地方，是个大学生，知道奥勃杜丽娅不晓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她来说都好象是新鲜事物。有关文学、诗歌、词曲和千百种无价值的人间知识，都由他通过短信、谈话和有礼貌的幽会中传给她了。

巴卡太太一心一意想把她嫁给龙达地主，对这种事当然不用好心眼来看待；可是，这位姑娘已在那些接触中受到了不少浪漫主义的基本教育；由于她精神上的爱好遭到阻碍，便开始发起疯来了。猛烈的羊癫疯早上晚上都在发作，每次发作，她便打自己的脸和抓自己的手。到了最后，白妮娜有一天突然碰见她在准备一份火柴头加烧酒的食物，要把它吞到肚皮与背脊当中的那个地方去。家中发生的吵闹当然不用提了。巴卡太太哭得满脸泪水；大姑娘跳着踢跫舞，以手捶头；于是，白妮娜便想去告诉那个殡仪馆的经理，叫他用一顿美美的棍棒或其它的治法，把传染到她苦命小姐身上的“死人、棺材、坟墓等东西”的不祥感情，从他的儿子身上

^①圣依西德罗 (San Isidro, 560—636年)，塞维利亚的主教，他的节日是四月四日。——译者。

革除掉。

过了些时候，仍然没有办法隔断迷途的奥勃杜丽娅和那个“死人小伙子”间的恋爱勾当，只有在羊癫疯发作的时候才间断了往来。为了避免出大的毛病，上帝想把这场纠纷用突然而轻易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种解决办法确实也避免了一次和几次打破脑袋的事故，因为那个“埋人家庭”正要采用鞭抽棒打的手段，来阻止他家孩子舍身跳岩。发生的事是在一个天色微明的清早，那位姑娘竟混过了两个母亲的监视，从家里逃了出去，那个无赖小子也作了同样的一套。两个人在街上会合了，抱着坚定的决心，想到一个富于诗意的地方去，把他们可怜的生命加以结束，想在紧紧拥抱之中，同时断气，谁也不比谁多活一会儿。这是他们最初那一刻儿决定的。两个人走着走着，同时又在想什么才是最舒服的自杀办法，又快又便当，一点点痛苦都没有，在一刹那间便登上了灵魂自由的圣洁世界。在离桃树街很远的地方，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完全一致地想到了与死绝对不同的事了。很幸运，小伙子身上有钱，因为前一天下午收了几笔票款，一笔是“涂锌棺材费”，一笔是“六马拖拉的整套丧仪费”，等等……既然有了现钱，变自杀为活下去的稀奇怪事当然也实现了。两个人改变了方向，走到咖啡馆吃了午饭，便在附近一家旅馆过了一夜，到了下午，又从这个旅馆转到另外一家，在那儿各自为他们的家庭写了封信，向家中宣告“业已成婚”。

严格说来，他们还不能算是夫妇，还缺少必要的法律手续。小伙子的父亲亲自来到巴卡太太的家里。女的嚎啕大哭，男的跺脚捶胸，双方一致认为除了承认和尊重这一既成

事实外，没有其它好的补救办法了。既然巴卡太太既无银钱又无家私可以陪嫁女儿，甚至连帮忙买一张行军床那点微不足道的数目也拚凑不起，老头子只好把棺材库房顶上那间屋子给了卢基塔斯（他儿子的名字），并在店里的广告部替他安排一个小差事。就靠这点小小的工资，加上在办丧事的家中干杂活拿点酬报，推销奢侈品或揽做尸体防腐拿点手续费，这一对新婚的夫妇还能正直而简朴地活下去。

九

倒霉的巴卡太太因女儿的愚蠢行为感到十分痛心，每个钟点都是在自叹苦命中渡过去的，正当这种苦楚还没有得以缓和的时候，应募当兵的安东尼托走进门来了。可怜的太太真不知道该着急还是该欢喜。一见他军士打扮，肩挂步枪，真觉得是件令人悲哀的事：他到底是位小少爷呀，应该叫他脱离军营生活。可是，又转念一想，也许军队的纪律，是很适宜于他改邪归正的。不管怎样，这个年轻小伙子弄到一笔数目很大的钱，并在家中住下来了。过不多久，在出走了四天以后，回家来告诉他的母亲，他正在筹备结婚。如果不同意，他将自行迎娶。

“我的儿呀！可以！可以！”当妈妈的说着，放声大哭。“得了吧，愿你平安，让我同白妮娜独自生活，享受一点安宁罢。既然你已找到照顾你的人，那便有人侍候你和养活你了，到那儿去罢。我是无能为力了。”

问到新娘子的姓氏、出身和家境的时候，他的回答声音沙哑，支吾其词，只肯定她家里很有钱，温顺和善，一问便

知。事过不久便打听出来，她是一位裁缝的女儿，缝衣服的手艺高明，得到的嫁奁仅仅只有一颗顶针。

“得了，孩子，得了，”一天晚上巴卡太太对她的儿子说道。“我亲眼看见，心中明白了。奥勃杜丽娅到底还能在棺材堆里过生活，死了也还有躺的地方……而你，凭什么来生活？靠顶针和穿针引线那种怪事吗？你的确是那么一个勤劳和节俭的人物，有了你，便会把你媳妇的工钱增多起来的。我的上帝呀！您降在我头上和我孩子们头上的是什么样的惩罚呵！让我赶快死去，免得看见这些注定要受的苦刑罢！”

的确，首先应该指出，安东尼托自从和裁缝的女儿开始了婚姻生活以后，他偷东西的坏习惯便逐渐在改正了，到后来竟完完全全纠正过来。他的性格起了根本的变化：对母亲和白妮娜流露出了深切的情感，她们给他的钱虽然极少，他也心满意足，甚至在他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他现在交往的人物比往常交往的人更诚实与正派多了。在巴卡太太这方面，虽然还不认得新儿媳，也没有表示想认识她的意图，但终于同意了她儿子的婚事。白妮娜同她女主人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她认为，也许在经过了这种胡闹婚姻的曲折道路之后，家里便要踏上好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好运不会在人家等候的那个地方自然而然，而是经过弯弯曲曲与困难得难以想象的道路降临的。巴卡太太可不信服这种说法，她正被一种毁坏健康的忧郁病折磨着，她看不到生活中还有任何远景，只觉得前途坎坷，风暴无边。孩子们安顿好了，两个女人在休息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好些，便又不甘寂寞，对小家庭思念起来。这种事的确也是自然之理，因为父母总是心疼儿女的，不管下一代如何折磨他们、虐待他们、或者为

他们丢脸。

两场婚礼举行之后不久，巴卡太太从桃树街搬到了皇家街，因为她仍然要找更便宜的地方住。但是话说回来，没有财源，只找便宜，那生活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她的进款已经等于零了，因为她遗产收益剩下来还可动用的那一点点，几乎还不够填塞零星债主的嘴巴。每个月差不多天天都是在焦心设法拼凑零钱中渡过去的，就是拼凑这点零钱也是极端困难的事，因为家中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在商店里或广场的木棚小店里赊欠东西的信用已经完蛋了。要从孩子们那里拿点东西是想也不要想的，那几个可怜虫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已费去了全部的力量。这样一来，情况真算山穷水尽，船已打破，无可救药，两个身遭灭顶之灾的女人，漂浮在惊涛骇浪之中，连可以抓的木板木料都找不到。在这些日子里，白妮娜施展了惊人的弥补手段，用少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几个铜子，克服困难并养活了她的女主人。由于她在富裕时期是位漂亮主顾，在立场里有的是熟人，现在不费什么力气可以买到廉价的食物、不要钱的熬汤骨头、卷心菜残叶，坏了的洋白菜以及其它零碎东西。在芸香街那些专买穷人的小贩中，她差不多同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与联系，她用最少的钱，有时甚至分文不花单凭赊欠，便可买到破了的、小的或不大新鲜的鸡蛋，还可买到一把埃及豆或扁豆、仓库的下脚黑糖、以及她女主人还认为是中等货色的一文不值的零碎什物。

命运真好象在开玩笑似的，巴卡太太虽然被多种疾病折磨着，偏偏还保有好的胃口并喜欢吃考究的东西；这种爱好和胃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病症——一种最捣蛋的病

症，因为在那称为食品店的药房里，没有钱是不卖出医治这种病症的药物的。白妮娜作出了超人的努力，用不懈的劳动、高度的细心和机敏的智慧，尽可能地为她备办了好吃的食物，有时还精致可口。一种深深的慈悲心肠推动着她，除此而外，晚境凄凉的女主人对她表示的热爱，也等于她在不幸与苦楚中所得到的报偿。她自己宁愿啃点骨头，尝点剩菜，只要巴卡太太能常感满意就行了。可是，尽管她慈悲为怀，尽管她热爱太太，但她本能上那些坏习气仍然没有革除，仍然经常瞒着太太把辛辛苦苦拼凑拢来的钱藏下一部分，保存起来，作为新的本钱和新的资金。

草率结婚后的孩子们，生活还算正常而安静，过了一年，也开始受到命运的打击，好象降在他们可怜的母亲头上的恶运，也由他们继承过来了。只能在死人棺材中间过生活的奥勃杜丽娅得了精神忧郁症，神经反常，便小产了；贫困之外，加上丈夫不管，对她毫不关心，使她体质上的毛病更加恶化。她的公婆给了她数目很小的一点接济，让她住在卡贝萨街一户人家的顶楼上，衣着很坏，食品更糟。对她丈夫也漠不关心，整天无所事事，沉溺在希奇古怪的幻想中。

相反地，安东尼托在结婚后已变成正常的人了，得到这种结果的原因，也许应归功于他那位精明、勤劳与品德良好的妻子，她真好象能点石成金似的。虽然她在使安东尼托·萨巴塔革面洗心上创造了奇迹，可是，所有这一切好处，仍不能使他们免于困穷。夫妇俩住在圣卡洛斯街一间小屋里，屋子真象一个大木箱，但只要走进门去，就会看出辛勤持家的本领来。很幸运，小伙子以前本来属于被称为“帮闲”之流的人物，还有干杂活找零钱的爱好和习惯，一见没有更好

的事情可干，便做起跑腿拉生意的掮客来了。每天从早到晚十分忙碌，拉了这样生意又拉另外一样，推销了这种报纸再推销另外一种，虽然拿的那一点点手续费大大增加了鞋子的损耗，但总能经常对家用的菜钱有所补益，减轻了他老婆胡丽安娜在胜家牌缝纫机上辛苦的操劳。年轻的媳妇已经不是小姑娘了，她的生育能力也不亚于她对家事的管理才干，第一胎便生下了两个孩子。除了雇保姆以外别无他法了，这样一来，家中增加了一个大人吃饭，逼得胜家牌加倍地活动，也逼得安东尼托在马德里的街上跑得更加辛劳。在这一胎双生子养下以前，这位“过去的二流子”还能对他母亲表示慷慨，出乎她意料地表现一点孝心，这成了她在多年不幸的生活中所能尝到的唯一快乐：为她带来一个比塞塔、两个比塞塔，有时甚至是半个杜罗。巴卡太太千谢万谢，比收到她在龙达的亲戚送来的一份田产还要感谢得殷切。可是，自从家中有了这对双生子之后，小家伙要生活，要喝牛奶，还要求为之备办营养丰富的食物，这位好福气的、疲于奔命的爸爸，便再也不能用他多余的收入来赠与奶奶，因为他所剩也是寥寥无几的了。他想来拿几文走的意图，比他想送几文来的意图更要迫切得多。

和这一对夫妇相反，那“埋人家庭”里的一对夫妇——卢基塔斯与奥勃杜丽娅——情况不好，因为作丈夫的并不尽对家庭的责任，也不管他自己的工作；经常爱坐咖啡馆，也许还到不正经的场所去，因为这个原故，他去丧葬人家收取帐款的差事也被革掉了。奥勃杜丽娅又没有持家的才能，很快背上了一身债，每礼拜一或礼拜二总叫看门的女人为她妈送个条子来，要讨一点零钱，而巴卡太太却没有法子支付。

这一切，又成了白妮娜新的劳累和操心，因为她非常疼爱家中这位小姐，不能眼看她挨饿受穷，而不即刻尽自己的力量加以救助。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家，还要照顾奥勃杜丽娅的家，好使她不缺乏最必需的东西。在令人羞耻的苦难的郁郁阴影中，为了维持信用，为了保持荣誉，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受的是多可怕的劳累、与命运作的是多艰苦的斗争呵！有一天，情况变得是那么地极端困难，英勇的老婆子望望天，望望地，而得不到任何突然降临的救援：去店里赊欠的信用完蛋了，条条路子断绝了，没有任何办法继续挣扎；只好丢尽脸面，走出门去开始讨乞。那天早晨讨了一次，自信做了这次便不干二回，但很快便天天如此，惨重的负担，强迫她过凄惨的讨乞生活，已经完完全全没有其它任何法子来照料她这一批人了。这种地步是不可避免要来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她要在那儿厮混下去，一直到死，如同有人所说，这是社会的法则，是经济的规律。可是，为了不让她太太知道这么不幸的灾祸，她编造了一套乱七八糟的谎言，说她在位神甫先生的家里找到了一个临时女仆的好“差事”，他是阿尔卡里亚^①人，心肠好，又有钱。凭她灵活的想象力，为了更好地哄骗她的太太，她为这个捏造出来的人物取了教名，叫他做堂罗马尔多。这些话，巴卡太太全都相信，并且还常常祷告上苍，希望上帝增加这位神甫的善心与收益，好让白妮娜能有点东西带回家来。她希望能了解他的情况，每天晚上，当两个人以聊天和讲故事来排解悲怀的时候，她要白妮娜谈他的新闻，谈他的姪女和姐妹们的情况，以及他家

^①阿尔卡里亚（Alcarria），新卡斯提亚省一个山区县份，在马德里南部，以盛产蜂蜜著名。——译者。

如何布置，怎样开销；对这些事，白妮娜细致而详尽地加以解答——彻头彻尾的虚假幻影。

十

现在，读者先生，咱们把这一段叙述停住，继续谈正文吧。那一天，巴卡太太吃得津津有味，当她吃着用阿尔谟德纳那个都罗买来的食品时，她的女仆兼女伴把一些好心编造的谎言装进了她的身体之内，她也很容易地消化了。她对白妮娜的安排有深深的信心，几乎对明天的困难再也不感忧虑，相信白妮娜勤奋努力，熟人众多，加上堂罗马尔多很有力量的保护，一切困难都是能够迎刃而解的。主仆两人一块儿吃完了饭，在饭后休息的时候，巴卡太太对她说道：“在侍候那些先生时，不要吝惜时间；即使你的任务是侍候他们到正午十二点，不管哪一天他们希望你留到下午，你便留下去，婆子，我在家里是会充分加以体谅的。”

“这倒不必，”白妮娜说，“时间该用来作各种事，我不能不回家来。他们是些好人，会自己干的……”

“那自然不用说。他们对你这样好，我要祷告上帝酬报他们，我今天最大的快乐，要算知道堂罗马尔多升任主教了。”

“已经听到风声有人建议他作主教了；是的，太太，当我不知道的地方的主教，在菲律宾群岛那边。”

“那么远吗？不会的；这事，不会。应该让他留在这儿，以便多做好事。”

“巴特萝丝也是这样想，知道吗？她就是最大的那个姪

女。”

“就是你对我谈过的头发灰白、眼睛稍微有点斜视的那一个吗？”

“不是；那是另外一个。”

“对了，对了……巴特萝丝是说话口吃并害哆嗦病的那一个。”

“是她。她说她们要到那么远的海边去……不能，不能；在这儿作一般的神甫，比在那边作大主教还好些。据说，那边正午十二点就是这边晚上十二点。”

“那在地球的反面了。”

“但是他的妹妹堂娜何塞芳却说，不管上帝叫到哪里去作主教都可以，跑到天涯海角她也不害怕，只要能看到她最敬爱的人能被安置在合他身份的地位就行了。”

“她说得有理。如果那位保护了你也保护了我的人被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除了听从上帝的旨意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知道上帝会安排的，我们认为是恶运的，一下会变成好运，这种事也是可能的。好心的堂罗马尔多在动身的时候，会把我们好好地向这儿的主教推荐，或向教皇特使本人……”

“我相信会这样。总之，等着瞧。”

谈到这里，有关这位想象中的神甫的对话没有再往下进行了。巴卡太太认识了这位神甫，好象看见过他，同他有往来，根据白妮娜这一天或另一天向她叙述描写的要点，她的心上已经有了一位实实在在的人物。其它想说的废话都没有再说，因为还要谈些更重要的事。

“告诉我，婆子，奥勃杜丽娅怎么样？”

“那没有什么。反正穷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坏蛋卢基塔斯已经有两天不在家里。咱们姑娘肯定说他弄到了钱，收到一笔尸体防腐费，又到小帽街在那些娼妇身上胡花去了。”

“我的天！那么他父亲，怎么办？”

“只要抓住了便骂他打他。这种办法已不能使他改正过来。她吃的东西是别人从她公婆家里送来的，只那么一点点，一点也吃不饱。如果我没有把带的东西给她送去，她真要饿死了。可怜的天使！您得注意，这几天我发现她样子很高兴。姑娘这个脾气您是知道的。当她碰见本来应该高兴的事，她却放声大哭；到了应该悲哀的时候，她反而手舞足蹈。她真好比一支奇怪的魔笛，只有上帝才认识和知道如何吹奏，咱们对她真没有法子。既然我已看出她样子高兴了，不错，太太，那是因为她心中忧急，在想念好吃的东西。一定是这样。她就是那种对自己头脑里捏造出来的东西也完全相信的女人。因此，当她可能遭到不幸的时候，反而感到处处快活。”

“既是这样，如果她有了相反的表现，你得帮我打探出来……难道姑娘只是她一人，完全独个儿呆在家中吗？”

“不，太太：这几天上午都有一位文雅的绅士在那儿陪伴她；他是德尔加多族中的人，是您的同乡。”

“对……佛拉斯基托·彭特。你该想到，我是认得他的。他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也许是阿尔赫西拉斯^①人，其实两

^①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一港口，属安达卢西亚省加底斯州。——译者。

地相连，等于一个地方。从前他是个衣饰时髦的人，现在仍然坚持这种习惯……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的皮肤比棕榈树还要苍老……他为人很好，是第一流的绅士，专会同妇女们周旋，这一套已不时兴了，因为而今的人个个都是态度粗鲁，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后来彭特成了我丈夫姐姐的小叔子，因为他的姐姐嫁给……，话说回来，这些亲戚关系我已记不清了。我很高兴他同我女儿往来，因为这说明和她往来的都是些高尚、正派而且很有地位的人物。”

“可是，我觉得这位堂佛拉斯基托的地位，好象一粒镶嵌在空气中的钻石，早就无影无踪了。”

“在我那个时候，他是个生活富裕的单身汉，有高尚的职业，在大饭店里吃饭，晚上睡在俱乐部里。”

“可是他现在一定穷得象老鼠，因为他晚上睡在……”

“哪里？”

“在大午街白尔娜达大姐那个迷人的宫殿里……，就是那家鸡毛店，知道吗？”

“你对我说的什么？”

“这位彭特在有三个里尔的床铺费时便睡在那里，在那个第一流的公寓里。”

“你弄错了，白妮娜。”

“我看见他的。太太。白尔娜达是我的女友。借八个都罗给我们的就是她，知道吗？那一回，太太要收一笔加上利息的票款，钱要在这儿付了所得税后才能送到龙达去。”

“对了……，就是那个每天都来讨帐的女人，弄得我们象在下油锅似的。”

“就是她。尽管这样，她仍然是一个好心的女人。她还

没有把我们送交法院，只是口里说说，吓唬我们罢了。其他的人比她更坏。您知道她有钱，凭她手里那六家客店，她至少能挣得四万杜罗，一点不错，太太，她把这些钱全都存在银行里，靠收利息生活。”

“多惊人的事！真是个好世道……再回头来谈彭特骑士吧，在安达卢西亚，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如果他真的象你说的那样困穷，看见他也会使人难过的……这样看来，姑娘的声誉要受到些影响了，但到底也算值得：他虽然家道破落，总是个穿着大礼服的穷汉；虽然年纪已老，也还在尽量向妇女献献殷勤。”

“我认为，”白妮娜笑着说，因为只要她在生活的煎熬中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她愉快的天性就要立刻表现出来的。“他到那儿去……是去做身体涂香防腐的手术的……应该好好为他做一下。还要快点，要在他身体腐烂以前。”

一听这句俏皮话，巴卡太太也笑了一会儿，接着便打听另一个小家庭的情况。

“昨天同今天我都没有看见我们的男孩子，”白妮娜回答道。“可是胡丽安娜对我说，他现在正象一阵风似的在外面奔跑，大踏步走着散发药品广告。他想多挣点钱，正在散发一种和商店有关的报纸，我猜想上面登载的是那些商店卖的什么货物。两个双生子胖得象油丸子似的，但丰富的食品和可口的炖肉太费钱，那个保姆只知道吃，一吃就不停手。胡丽安娜还告诉我，我们就要尝到她舅舅做生日为她送来的肉菜了，另外还要拿两双鞋面布来，那是她为一家鞋铺做活时剩下未用的零料。”

“儿媳心肠还好，”巴卡太太脸色阴沉，说道：“她本

是小家平民出身，作事当然不能同我相比。她那点礼物真侮辱了我，但也该谢谢她的一番好意……算了，到我们睡觉的时刻了，我觉得吃下去的东西已经消化了一半。在半点钟内把我的药准备好。今晚我觉得双腿更重，眼睛也更加看不清楚。好上帝！成了瞎子怎么办！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还好，该谢谢上帝，我只觉得眼睛一天比一天更看不清，但幸好还不觉得疼痛。我还没有通宵失眠，这该感谢你为我找药来吃，只是在醒来时看东西模模糊糊，两只腿软得来好象棉花。我不知道，风湿病和眼睛视力有啥关系？人家叫我出去散步。可是，象我这个样子，连一件体面的衣裳也没有，有什么地方好去呢？难道不害怕一出去就碰上知道我过去派头的人，或遇见我们那些又粗俗又讨厌的债主吗？”

听到这里，白妮娜想起了今晚上要对她太太谈的那件最重要的事了。她不想留到最后才谈，害怕引起她通夜失眠，于是，在她们离开厨房以前，当两个人正在收拾那仅有的几件磁器餐具，并且刷洗的时候（巴卡太太也不嫌弃干这种打杂的下手活了），她用平常惯用的那种最自然的音调对她说道：

“呵！我竟记不起了……，真是什么样的记性呀！今天我碰见了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先生了。”

巴卡太太大吃一惊，手中刷洗的盘子几乎掉下来了。

“堂卡洛斯……你是不是说堂卡洛斯？说的什么……，他对你说的什么？他向你打听我吗？”

“当然，还关心……”

“真的吗？你知道，我是他女人娘家的亲嫂子，因为蒲娜是安东尼奥的妹妹……在我景况好的时候，这个怪吝鬼是

记得我的，但一见我家道破落，陷入困境，可从来没有助我一手……”

“去年，也许就是今天，当他老婆死了的时候，他曾给太太一次小小的帮助。”

“六个杜罗！真羞死人！”巴卡太太叫喊起来，在她多少年来受尽了耻辱和困苦的心灵中，再度涌起了愤懑、反感和厌恶的心情。“提起这事，真令人羞得脸红。六个杜罗！还有蒲娜的几样破烂，污脏的手套、破烂的裙子、一件她出嫁时穿的老式礼服……这些破烂对我有什么用处？……话说回来，谈下去：你几点钟碰见他？在什么地方？”

“大概是十二点半。他正从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出来……”

“我知道他整个上午都在那些教堂里转来转去，啃神座的脚。你说的是十二点半吗？可是那个时刻你正在为堂罗马尔多准备中饭呵！”

白妮娜不是那种被人抓到破绽就吓倒了的女人，她本来就善于说谎，而且她那非常清楚的记忆力，很便于把以前说过的谎话加以安排，作为新谎言的依据；这就使她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了。

“可是，我不是也对您说过，当大家把餐桌摆好以后，还缺少一个盛凉菜的碟子，必须赶快去买，并跑到天使广场明纳街的转角处去了吗？”

“即使你对我说过，我也记不起了。可是，在你没有把中饭做好以前，怎么能够离开厨房好几分钟呢？”

“因为我们雇的那个使女不认得街道，而且还不会买东西。她那脑筋真正落后了一个世纪，叫她买凉菜碟，她一定会把洗脸盆买回来的……我飞快地跑出去了，巴特萝丝留在

厨房里……，她会处理，您知道她同我一样会料理厨房的事，可能还要好些……到后来，我便碰上了堂卡洛斯那个老家伙。”

“可是，你从雷格达街到天使广场，也不需要经过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呀，婆子！”

“我说的是他从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出来。我看见他从那边走过来，望着岗塞珂钟楼的大钟。我那时正在商店里。商店老板出来招呼他。堂卡洛斯看见了我，咱们谈……”

“他对你说了什么？告诉我，他对你说了什么？”

“呵！……他对我说……对我说……向我探问太太和孩子们……”

“我这个作母亲的和我的孩子们同他那个铁石心肠的人有什么关系呵！据说这个人在马德里开了三十四家铺子，比耶稣基督的字数还要多上一个；他靠做走私生意赚钱，买通海关的关员，招摇撞骗了半个世界，现在竟有恻隐之心了！时过境迁，有何用处……你告诉他，我瞧不起他，如果我的困穷处境是把我同他隔开的一道屏障，我还要因为困穷而感到骄傲呢……因为他那种人除了算盘与心计外，是绝不知道接近穷人的。他以为，施舍几分善钱，花很低的代价换得穷人们的祷告，便可欺骗上天，骗得永生的光荣，象走私货一样地升上天堂，把自己冒充的真货蒙混过去。这种情况，正好比他偷运的是苏格兰麻布，却照每尺值一个半里尔的棉布来报关纳税，验关的印是假的，发票是假的，原始单据也是假的……你对他说过这事吗？讲，你说过吗？”

十一

“没对他说过，太太，也没有这个必要。”白妮娜一见她兴奋过度，血往上涌，满脸通红，便这样回答她。

“可是你却记不起他和他老婆对我是什么样子了。他老婆也是个吝啬鬼。当我们开始倒霉的时候，他们却利用我们的困难来大做其生意，不仅不帮我的忙，反而把绳子拉得更紧，好使我快些窒息断气。他们眼见我被高利贷者吞噬着，而不以宽厚的条件借给我一笔贷款。他们本来可以救我于难，但却听任我痛苦死亡。当我被逼得没有法子而出卖家具的时候，他们用一片面包那点点钱买了我客厅里的一套镶金椅子和几幅丝织窗帘……他们暗暗觊觎着买便宜货的时机，一见我完蛋了，有抄家破产的危险，显然……他们却象救命恩人那样到我屋里来……你知道那一幅意大利圣尼古拉斯^①名画，他给了我多少钱吗？那是一幅塞维利亚派的作品，是我丈夫的祖传珍宝，他看得比性命还要珍贵。给了我多少？二十四个杜罗！我心爱的白妮娜！二十四个杜罗呀！他们抓住我气得发疯的当口，而我，正焦虑得要死，被吓得要命，也不明白我干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后一位博物馆的先生告诉我，那幅画至少要值一万里尔……你瞧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非仅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仁爱，甚至什么叫文雅，他们也一点不晓得。我们每次收到从龙达运来的苹果、

①圣尼古拉斯 (San Nicolas)，一位曾使三个孩子复活的圣者，成了保护一切孩子们的天神，庆祝他的节日是十二月六日，画家们以这个节日为题材创作的名画很多，这一幅还不是绝世的珍品。——译者。

松仁饼和甜饼，总是给蒲娜送去很大一份。到了圣安东尼奥^①的节日，他们馈赠的只有一小盘糖果，而且我生日送的还是一点点市上的假货。堂卡洛斯还是一个大食客，差不多每天在我们喝咖啡那个钟点滚到我家里来了……，口水流得多长！你得知道，他在他家里只不过喝点洗锅水。碰上我们一块儿到戏院去，他们两夫妇被请到我们的包厢座里来，还经常想方设法让安东尼奥买门票……他们经常使用我们的马车，那种厚脸皮的事当然不用说了。你还记得，就是我们同意卖那一套椅子的那天，他两夫妇整个下午都坐在我们的车子上蹒跚，在离宫林荫道上招摇过市呢。”

白妮娜不打算插几句话，也不打算反驳来打断她的思路，因为她心中明白，只要她在这个题目上胡言乱语，最好的办法是让她在里面兜尽圈子。直到她女主人说得气喘吁吁几乎接不上气的时候，她才鼓起勇气对她说道：“堂卡洛斯叫我明天到他家里去。”

“为了什么？”

“为了同我谈谈……”

“我知道。无非要给我一点施舍……当然的，今天是蒲娜逝世的周年忌辰……会拿出点破铜烂铁的。”

“谁知道，太太！也许会拿出……”

“怎么样？我好象正看见他把一双比塞塔或两个杜罗放在你的手中，装模做样，以为天使会飞下来，拉着提琴，弹着吉他，来赞扬他的善举。我同你该拒绝这种施舍。咱们有堂罗马尔多，我们就可以稍稍表现点骨气，妮娜。”

^①圣安东尼奥的节日就是她丈夫安东尼奥的节日，因为西班牙人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庆祝同名圣者的节日。——译者。

“那对我们没有好处。也许他会着恼，说您心高气傲，说我怎样我还不知道。”

“由他说罢。那末，他去对谁说呢？”

“去对堂罗马尔多本人说，他们两人是朋友。他每天都在做弥撒听他讲经，随后还在圣器室友好地交谈。”

“那就随便你怎样办吧。我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告诉堂罗马尔多，堂卡洛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叫他知道这个人临终时的祷告是靠不住的。话说回来，我知道你不会让我难过，尽管得到的好处不会多，明天你一定得把这次拜访的收获告诉我。”

两个人又谈了几句话。白妮娜避而不答，即使回答，也是模棱两可的，最后，谈话就冷淡下来并停住了。可是女主人迟迟不能入睡，作女仆的也是一样，前半夜的时光，她们都在心中盘算着明天的战略计划。这件事无疑是很棘手的，假如运气不好，堂卡洛斯没有把一大堆杜罗放在她的手内……，这也可能的。

到了堂卡洛斯指定的那个钟点，一分钟也不多，一分钟也不少，白妮娜在阿托恰街他家的正门上拉响了门铃。一位女仆引她进了办公室，室内布置华丽，一切家具的色彩与型式都是一个样子。办公桌安在屋子的中央，上面摆了许多书和几包文件。那些书不是供阅读用的，只是一些帐本子，全都弄得非常干净并整理得井井有条。墙壁的中央，赫赫然挂着堂娜蒲娜的遗像，围着黑纱，像框子好象是纯金做的。另外还有几张人像照片，摆在屋内不同的地方，一定是堂卡洛斯的女儿、女婿和小外孙。在大像框的旁边，悬挂着许多用碎绒布扎成的花圈，有的象玫瑰花，有的象紫罗兰或水仙

花，配在像框的周围，就象神坛上的供品饰物似的，花圈上还有长长的带金字的黑缎带。这些花圈本来该由他女人带到坟墓里去的，堂卡洛斯觉得墓地天气不好，会把这些东西弄坏，因此带回家来加以保存。在从来没有升火的壁炉上，有一架没有走动的雕花铜钟，离钟不远放着一份美制日历，上面露着昨天的日期。

等了半分钟，堂卡洛斯走进来了；两只脚在地上拖着，一顶丝绒圆帽低低压到了耳边。穿的那件无袖斗篷是在屋内用的，比起他穿上街的那一件来，显得陈旧得多了。他这一套服装还要继续穿下去的，直到五月份气温升到四十度。他平常说升火炉和火盆是许多人致死的原因，因而对之怨恨不用。从这件事便可看出他说这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由于他没有用斗篷的帽遮盖住脸面，白妮娜可以看出他的衣领和袖口都是干净的，衣服旁边还露出了粗大的表链，这无疑是因为做周年祭典而换上的盛装了。他用一条很大的正方手巾揩着眼睛和鼻子，又响亮地擤了两三回鼻涕，一见白妮娜仍旧站着，便挥手示意叫她坐下。他在办公桌边的靠背椅上坐下，面容严肃，椅子靠背很高，雕着花纹，好象教堂唱诗台上的正座似的。白妮娜在一张椅子的边上坐下，椅子配着软软的丝绒坐垫，同其它的椅子一个样子。

“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

一停。堂卡洛斯的脑袋好象感染了周期性神经痉挛病似的，时常向侧面摆动，那副样儿，同咱们在表示拒绝时的动作差不多。这样的抽搐，随着他本人兴奋的程度不同，有时很厉害，有时差不多看不出来。

“为了告诉你……”

再一停，因为鼻涕眼泪突然流出来了。堂卡洛斯揩干了周围红润的眼睛，又擦了一下剪短了的胡子，这一定是因为懒于修饰打扮的关系了。自从他女人死了以后，这位只为她才刮胡子修面的好好先生，除表示出万分悲痛外，还在他的脸上披上一层丧服——一层象黑纱一样的白毛、黑毛和黄毛。

“好了，为了告诉你点事情，好向佛朗西斯妹转达：她现在处境之所以如此困苦，是因为她以前不愿记帐的缘故。没有好好的安排，不管家资如何富有，都会流为乞丐的。有算计，穷人变富；没算计，富人……”

“变穷，不错，先生，”白妮娜恭顺地说，这一套她虽然全都 know，仍然愿意接受这句格言，好象是堂卡洛斯的新发现一样。

“佛朗西斯妹一直是个昏脑袋。我和我女人常常对她说：‘佛朗西斯妹，你要完蛋的，你就要受穷受苦了’。可是她……坦然无事。要叫她记支出和收入的帐目，我们真没有办法把她说服。叫她记一笔帐么？那除非先把她打死。于是乎，不记帐目的人完蛋了。告诉你，她从来不知道她欠了多少账，也从来不知道账款几时到期！”

“真的，先生，千真万确，”白妮娜叹口气说，看堂卡洛斯在作了这段说教后还要对她说些什么。

“由于你会衡量……如果我到了晚年还能同我的孩子们过上不错的生活，如果我现在还能为我爱妻的灵魂做弥撒超度，那是因为我一直对家中的事务有系统的清晰的安排。到今天我已从生意场中退休回来，仍然对我的明细开支及时加以记录，只要我没有把所有账目记在流水账内，并随即利用空闲的那一刻儿过入总帐，那我便不能安睡。你瞧，要让你

瞧瞧才完全信服（他加了一句，强自忍耐着脸上的神经痉挛）。我的意思是说佛朗西斯妹还能汲取这个教训，时间还不算晚……你看。”

他拿起一个帐本，随后又拿起另外一本，指给白妮娜看，她也靠近身去，瞧瞧那些数目字的奇迹。

“请注意。我在这儿记家中的开支，无一遗漏，哪怕是五分钱一盒的火柴也是如此；这是给邮差的零钱，都有，都有……在这儿记的是其它的零星开支，我施舍的善钱，我做化祷祭典的费用。每天施舍的善钱是这些。每月施的善钱是这些。然后全部过在总帐上，在这儿就可以查出一天一天的各种开支，最后才结出总额……你会衡量的：假如佛朗西斯妹也象这样结结总帐，她就不会落到现在的地步。”

“不错，先生，完全不错。我要告诉太太结算总帐，并叫她把一切进款和开支都记好。可是她，已经不是小姑娘了，是不能勉强接受这种好习惯的。不过，她是一个天使样的好人，先生，不要考虑她记帐或不记帐才帮助她。”

“俗话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明确地告诉你，假如我看出在佛朗西斯妹心中有任何把帐目记得井井有条的意图和愿望，我就要给她……给她，不行；那会便利她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她是个头脑粗心的人；你一定同意我说她是个头脑粗心的人。”

“是的，先生，我同意这种说法。”

“我想起了……为了这事我才叫你来……我想起了，我能送给这个可怜女人的最好礼物就是这样东西。”

说着，堂卡洛斯拿起一本又长又窄的崭新簿子，放在他面前叫白妮娜拿去。那是一本记流水帐的帐簿。

“你瞧，”这位好好先生一面说话，一面把帐簿翻动着。“这是每个礼拜的日期。注意看：这边是借方栏，那边是贷方栏。看，在开支内标明品名：木炭、油、木柴、等等……那末，把开支的记在这儿，把收入的记在另一栏内，这难道还要费多大的工夫吗？”

“可是我太太一点收入也没有。”

“废话！”堂卡洛斯拍着帐簿叫喊起来。“你们开销少，但总能有点收入；为了这点开支，也总能得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数目的。而且你讨乞得的善钱，为什么不需要记起来呢？瞧哪！为什么不需要记起来呢？”

白妮娜望着他，心中悔恨交加，但愤怒的心情要比后悔的心情重得多。有一会儿，不超过一秒钟，她真想马上拿起那本帐簿，向堂卡洛斯先生的头上砸去。她忍住了愤怒，为了不让这位可笑的算盘疯子看出来，便带着勉强的笑容对他说道：“就象先生您把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施舍给穷人的铜子记在账内一样。”

“天天都要记，”老头子骄傲地说，头越摇晃得厉害了。“假如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三个月、六个月或一整年施舍的数目。”

“不必了，不劳费心，先生，”白妮娜说着，再一次想给他一记耳光。“如果您愿意，我就把这本账簿拿走。太太非常感谢您，我也是一样。可是我们竟连记账用的钢笔或铅笔也没有。”

“真是天意。不管是在什么人家，不管穷到什么程度，难道会连便条也不写一张吗？需要签个名，记笔账，把人家的姓名地址记下来免得忘记……你把这支铅笔拿着，笔头都

削尖了的，把它也带回去，如果笔尖用光了，可以用厨房的小刀把它修一修。”

除了这些以外，堂卡洛斯一点也不提起给她什么实实在在的援助，他善心的具体表现就是送账簿一本，这就是堂娜弗朗西斯妹·华莱士家业残破后建立管理秩序的基础。当他嘴唇一动要继续说话的时候，白妮娜看见他用手把放在左边箱子内的钥匙拿了出来，心中不禁万分高兴。

“没有管理制度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兴旺的家运，”堂卡洛斯一面说着，一面打开了抽屉并向里面观望。“我希望弗朗西斯妹会管理起来，而且在管理的时候……”

“在管理的时候，怎么样？”白妮娜心中想道：“您要给我们什么东西？老疯子！比最大的疯人院的疯子还要疯的老疯子！让你存的钱全部腐烂，在你肚子内化成脓水，把肚子烂破，死怪吝鬼！”

“请把账簿和铅笔拿着，小心地带回去……不要在路上丢失了。得了，记好了吗？告诉我，你们是不是把一切收支都记下来？”

“是的，先生……一个字都不漏掉。”

“好了。那末，现在，为了让弗朗西斯妹追念我可怜的蒲娜并为她祷告……你答应你们两人为她和我祷告吗？”

“是的，先生……我们将大声祷告，直到我们舌头都要掉下来时为止。”

“那末，我这儿有十二个杜罗，打算用来周济那些耻于行乞而又需钱的穷人……可怜的穷人呵！这些才是最值怜恤的人！”

一听到“十二个杜罗”，白妮娜每一只眼睛都睁开得象

屋里的门一样大。老天爷！十二个杜罗要办些什么事呵！那要休息好多天了，能满足那么多的需要，供几个人吃，活下去；并缓一口气，不害怕令人可耻的追讨欠款，不受那么劳累地去找钱吃饭的苦刑了。可怜的女人看见天堂已经开了，从那个空洞里可以看到那十二个杜罗——真是这几天她要享受的幸福的最好标志了。

“十二个杜罗，”堂卡洛斯重复一句，把钱从这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内；“可是我不一齐全给，因为那样会助长挥霍浪费；我对这笔钱的安排是……”

白妮娜心脏的左心室和右心室都闭住了。

“如果把钱一齐给了，明天这个时刻便会一分钱也不剩。我每月拨付两个杜罗，每月二十四号你便来拿，直到满了六个月为止，九月份过了之后，我再看是不是需要增加拨款。这事取决于，你记好，取决于我的观察，看她是否能加以管理，看她是否有条理或仍旧是……仍旧是一塌糊涂。好好当心，不要一塌糊涂。”

“对，先生，”白妮娜恭顺地回答，心中明白，最好同意他的说法并把给她的东西拿走，不要同这个古怪而怪吝的老疯子发生纠纷。“我向您保证所有的账目记载得有条有理，连一针一线都不遗漏……那末，我每月过了二十四号就来吗？为了帮助家用，这对我们也很有用的。愿上帝对您多赐幸福，愿死了的夫人得到永生……永生，阿门！”

堂卡洛斯把交出的数目记进帐簿以后，端详了很久，才挥手叫白妮娜出去。他换了外衣，戴上新帽（这套装束是不到隆重的节日不取出箱子的），准备出门，怀着切切诚心，踏着稳重的步子，去参加今天要举行的祭典：先到蒙塞拉特

公墓，最后做圣胡斯托祭典。

十二

“真是他妈的老妖精！”白妮娜大姐在乌罗萨斯街匆匆走着时自言自语地说，“不论作什么事，都只受他本性的支配。好家伙！如果说我们在天上的主在植物界和动物界创造了一些最希奇古怪的东西，那末，更希奇古怪的，还要算他在人当中创造出来的这种类型的家伙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真人真事，一个人真是看不完……话说回来，还有些人比堂卡洛斯还要坏，他虽然许下了一笔记帐的钱，口惠而实不至，到底总给了一点……更坏的人还有，那么多更坏的人……口既不惠，实更不至……目前的问题是这两个杜罗不够今天的开销，因为我想把欠阿尔谟德纳的钱还他，对他应该守信用。以后碰上困难的日子，他才会帮我的忙……剩下来还有二十个里尔，拿一部分给小姐，她饿得要死了，其余的作今天的伙食用，而且……我应该告诉太太，她的亲戚一个钱未给，只送了这本帐簿，用这本帐簿加上一支铅笔，我们便可以弄出一锅上好的食物……有数目字的肉汤，有帐页的补品……真是笑话！……关于向巴卡太太说点谎话的事，上帝会启发我的，同平常一样，可以继续胡扯下去。看能不能在路上碰见阿尔谟德纳，已经是他上教堂的时刻了。如果我们没有在街上碰头，他一定在十字街的咖啡馆里。”

她向那边走去，一到爵街街，两人碰头了。

“孩子，我正来找你，”白妮娜拉着他的手膀说，“把你那个杜罗拿去。你瞧，我是守信用的。”

“安丽，别性急。”

“我一点也不欠你了……阿尔谟德纳，以后碰上我需要钱的日子，你还得帮助我，反过来我也要帮助你……你从咖啡馆来吗？”

“是的，如你愿意，我再去。我请客，请你。”

白妮娜同意了他的邀请。不多一会儿，他们到了经济咖啡馆坐下，各要了一杯十分钱的咖啡。这是一家修缮过的小酒店，有着雅俗共赏的那种滑稽的文雅味。金色的靠椅，墙上画着大海与高山的风景画。室内臭气逼人，杂乱的顾客是些穷人和十字街多言而懒散商贩，有的手拿报纸，有的听人说书；在劣质烟味、廉价酒味和口沫四溅声中，大伙儿都很喜欢这一会儿闹闹嚷嚷的空闲。白妮娜同摩洛哥瞎子单独坐在一桌，谈着他们的情况：瞎子谈他同居女伴捣蛋的情况，她谈和堂卡洛斯会晤的经过，以及送帐簿和月施两个杜罗的滑稽事儿。他们也谈到堂卡洛斯聚敛的金钱，据社会上的传说，有三十四家店铺，大批的政府债券和好几百万存在银行的现款。他们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举例来说，他们当时考虑到，用堂卡洛斯引以自豪的全部财产，可以使无数穷人生活幸福。当然，这笔财产可以扣除一部分给他儿女，他们享受一份也是理所当然，其它的部分，就可以由那么多那么多在教区各条街啼饥号寒的人来占用。可是这些穷人都没有兴趣来安排这种事情，想也不想，宁愿注意如何尽量弄到一点面包屑，直到死神来临，让上帝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最后，阿尔谟德纳用非常严肃的音调、抱着非常深切的信心对他的女友说，只要她愿意，堂卡洛斯所有的钱都会变成她的。

“我的？你说所有堂卡洛斯的钱都能变成我的？你发疯了，阿尔谟德纳小子！”

“全是你的……对天发誓。你如不信我，你可试试看。”

“我再说一句：所有堂卡洛斯的钱都能变成我的，什么时候呢？”

“听凭于你。”

“你如能把这个奇迹对我解释清楚，我就会相信了。”

“我知道如何……告诉你，这秘密。”

“假如你能使这个老疯子所有的钱，姑且假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你为什么要自甘贫苦，为什么你自己不拿过来呢？”

对这一点，阿尔谟德纳的回答是，一个掌握了秘诀而又要实现这个奇迹的人，必定要眼能看见的。而且，奇迹的实现是可靠的，对天发誓；如果她疑惑，只消试一试，准确地把她告诉她的一切手续做到就行了。

白妮娜从来就有点迷信，并常常相信别人讲的那些神奇故事；另外，苦难的折磨，也在她的心上引起了对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了景仰之情，虽然没看见过奇迹出现，总希望霉到顶的那一天能够看见。她有点迷信，性格又非常好奇，急于希望从未见过的惊人怪事出现。这一切鼓舞着她请求摩洛哥瞎子具体地解释他的魔法邪术，因为这事可能是靠得住的。瞎子对她说，这一切决定于知道向一个名叫“桑代”的人祈祷的技术和方法。

“这位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地府的大王。”

“怎么？是地下的帝王？那就是魔王了。”

“魔王不是，是大王好好的。”

“那是你们宗教的玩意儿吗？你奉的是什么教？”

“是彼布里奥^①教。”

“好天爷！”白妮娜说着，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你求的是这位大王，他来吗？”

“他会给你一切祈求的东西。”

“会把一切我向他祈求的东西给我？”

“一定。”

阿尔谟德纳表示的坚定信念，在这位不幸的女人心上产生了效果。她，停了一会儿，端详了一下她朋友死气沉沉的眼睛，看看他黑发遮住的，黄得发亮的前额，对他说道：

“祈求要做些什么事呢？”

“我要给你说的。”

“干这事不会出毛病吗？”

“不会。”

“不会受天罚、遭意外和被魔鬼抓去吗？”

“不会。”

“那就告诉我，但别说谎，别说谎，告诉你。”

“我不骗你……”

“现在咱们可以干吗？”

“不行：晚上十二点干。”

“一定要在这个钟头吗？”

“一定，一定。”

“在家里我怎么能知道是半夜呀？……好家伙！别对我

^①彼布里奥（原文是印成斜体的 *bibrio*），可能是 *biblia* 读音的错误，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圣经了。也许是瞎子胡乱捏造的。——译者。

说没有根据的话。也许，我真可以说，堂罗马尔多会不喜欢的，我应该提防着……得了，该怎么办呢？”

“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你去买。首先买一个瓦罐。但你买的时候要一句话都不说。”

“变哑巴了。”

“你，哑巴……买东西……如说话……不灵验。”

“我的老天爷……买瓦罐一句话也不咕噜，那么又……”

阿尔谟德纳接着叮嘱她设法弄一个有七个洞孔的瓦罐，只能七个，不多不少，全都不能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不灵了。可是，在什么地方才有七孔瓦罐呢？瞎子回答，他本乡就有，在这儿，可用烤栗子的沙罐代替，要找有七个洞孔的，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买瓦罐的时候也不能说话吗？”

“什么也不能说。”

随后要想法弄一根“卡拉斯”树的木棒，那是一种非洲树木，此地名叫月桂树。在美州人住的第一排棚户里有一个卖棍棒的便有这种东西。买木棒时也不能说话。行了：把这些东西弄在一处，把木棒放在火里烤好……这要在礼拜五正五点的时候做。否则便不灵。把木棒一直烤到礼拜六，到了礼拜六正五点时，把木棒放在水中浸泡七次，一次也不能多，一次也不能少。

“全都不能出声？”

“句话不说，不说。”

接着把木棒用女人的衣服穿好，穿好之后放在墙边靠着，要摆直，立着。把瓦罐放在它的面前，用油点着，上面用铁

锅罩住，只能从七个洞孔看出火光。在不远的地方，放一只烧着的火盆，放上安息香，动手默念经文，因为一出声就不灵了。就这样念着，既不分心，又不疏忽，望着香烟缭绕上升，瞧着七个洞孔的火光，直到十二点……

“要到十二点！”白妮娜重复一句，心中吃惊。“于是到了十二点的时刻，来了……出来了，出现在我面前了！……”

“地府的大王：你向他祈求你要的东西，他便给你。”

“阿尔谟德纳，你相信这事吗？只消用你告诉我的礼节，这位先生便可能把现在属于堂卡洛斯·特鲁希略的东西给我吗？”

“只要你想，就能见到。”

“可是，有这么多的必需条件，，如果疏忽一会儿，如果心里念的经文弄错一个字……”

“你应留心才是。”

“那么经文呢？”

“我教你；你念：我崇拜的以色列艾罗以罗·阿东莱·以沙特……”

“住嘴，住嘴：这玩意儿我一辈子也不能正确地念出来，因为这不是纯粹的西班牙话，我猜不着……我肯定地告诉你，由这种魔法带来的运气我有点害怕……；算了，算了……不过，唉！如果这事靠得住，把那个装疯卖傻的堂卡洛斯所有的钱弄到手也是多快活的呀！……好罢，就弄一半来分给那些饿得要死的穷人也好呀！……也可以试上一试，买瓦罐和木棒，并一句话不说，接着，……可是不，不……某一天那个地府大王到这儿来了……我还要告诉你，很神奇的

事有时也会发生的，也有人家称为精灵的东西在天上飞着，或者说是灵魂，在看我们干的事和听我们说的话。另外，咱们梦中见到的东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另一个世界真实的事，在这个世界里也可能发生……一切都可能，一切都可能……可是我，你想我对你说点什么？我很怀疑他们会不加思索地给一个女人那么多钱。姑且假定为了救助穷人，从有钱人那里拿去半个百万或百万的一半，倒也罢了；可是那么多，那么顶多顶多的钱财都成了咱们的……不会，不会溜进来的。”

“所有的，所有银行里的，成千上万的钞票，彩票，所有都是你的，只要把我告诉你的事干一干。”

“既然这事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别人不干？难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么？你一个人知道这秘密！那么，你去对教皇特使说，我们也就不必在这儿啃山芋了……我并不是说这不可能……如果我能试一试，我就试，试千百遍……再把法子对我说一下，一句话不说买一个……”

阿尔谟德纳把求神的方法和规矩重说了一遍，另外还把“桑代大王”生动而美妙地描绘了一下，说他面孔漂亮极了，举止高贵，衣饰华丽，随从人员由一大群王公贵人组成，都骑在白得象牛奶的骆驼上，使可怜的白妮娜听得入了迷了；尽管信心还不坚定，至少对这个象诗一样的美丽故事感到兴趣和受到迷惑；即使不是真事，也应该是真的了。相信这些美丽的故事，对受穷受苦的人是多大的安慰呵！如果说，马果大王^①送礼物与孩子们是真有其事，那末，为什么不会另外有冥

^①马果大王（Mago），即耶稣降生时来庆贺的三个大王。——译者。

冥中的帝王，来救援老汉老婆，救援只有一件换洗衬衫的正直人，救援那些赊了货或借了钱而不敢上街的正派人呢？阿尔漠德纳说的事真是闻所未闻，但是，别人不知道的事却另有一人知道，这有什么不可能呢？……不正有许多被认为谎言的事以后成了事实吗？在发明电报以前，谁会相信会同新大陆上的美洲人讲话，正如我们隔着阳台和对门的邻居说话一个样子呢？在发明照相术以前，谁会想到只要一站好就能留下一个肖像呢？前后两件事都是一个道理。别人不知道的玄妙和秘密有的是，等到有一个人来说这样那样，说他发现这样东西……那时候就什么也没有了，老天爷！……打从上帝开天辟地的那一天起，南北美洲便已在那边，可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出了一个哥伦布，也不过象碰巧把一只鸡蛋摆来竖起那样地发现了它，于是乎便对所有的国家说：“那边是美洲和美洲人，有甘蔗和上等烟草……，那边是美国、黑人、值十七个杜罗的翁沙金币。”好家伙！

十三

当那个摩洛哥人还没有把他的东方神话讲完，白妮娜看见一位身穿黑衣的女人走进了咖啡馆。“跳凡母戈舞的女人来了——你同房居住的女人来了。”

“是柏德娜？该死的！今早上我打了她。来了，是她，同狄叶佳……”

“是的，同一个小老婆子一道，又小又瘦，比酒鬼还要喝得醉。她两个走向柜台，要了两瓶黑酒。”

“狄叶佳大姐教她学坏。”

“你为什么同这位一点用也没有的懒散女人住在一起？”

瞎子对她说，柏德娜是个孤儿，父亲是一家猪屠场的工人，她母亲大致在芸香街作兑换钱的小生意。两个人因为吃了疯猫肉，在不到几天内先后死去。猫肉是好吃的菜，但如果猫子染了疯病，它分泌的毒汁就要传进吃猫肉的人的大脑内，过了三天，一定就要死于不可医治的疯病了。最后他们死了，把孩子放在街上一户人家的门前坐着。她模样乖巧，因此有人夸奖她；说话的声音好似动人的音乐。最先她开始做兑换银钱的生意，以后又卖油煎甜饼，因为她还有做生意的机智；可是，她作小买卖的善良愿望对她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能维持生活，狄叶佳只好把她领来照管，不多几天便教会了她醉酒和其它一些恶习。过了三月，柏德娜的样子已经没有人认得了。干坏事使她消瘦下来，只剩下一张净皮，呼吸带着腥臭味。说话粗俗不堪，咳嗽象狗，嗓子沙哑，使人一见了就要回头。她有时候在卡拉班基街讨乞，晚上不论在什么客店过夜。有时候也稍稍把脸洗一下，买点香水，洒在身上，向别人借一件衬衫、一条裙子、一张头巾，在小午街那个诨名叫“鼬鼠”的人开的客店门前打扮起来。可是她不论干什么事也不持久，这样装饰一下顶多过不了两天。在她身上能保持长久的只是喝酒的嗜好；当她一连几天都喝醉了的时候，便在大街中央大出洋相发酒疯，成了孩子们嘲笑戏弄的对象。她在街上或任何地方酣睡下来，被人打得满脸伤痕，伤疤之多，数不胜数，可以说超过了她头上的头发。身上也满是伤痕，使人完全不能辨认。她的举止态度和她不大的年龄也不相称，仅仅不过二十来岁，看来就象三十的人，

并多次领略过警察局拘留的滋味。阿尔谟德纳对待她是怀着善意的，从她父母双亡的时候起，一见她那么潦倒不堪，便多少给了她三样东西：劝告、接济和有时给的几下棍棒。有一天，他发现她的烂疮已快用仙人掌果汁医好，正在太阳光下梳理头发。他建议她同他住在一起，每人负担一半的房租，她也同意把酗酒的恶习连根斩断。两个人又争辩，又谈判，庄重地互相协议，还糊糊涂涂、敷衍地发誓忠于信守。这一晚，柏德娜便住在圣卡希尔达客店里的那间屋内了。最初几天，一切平安无事，她喝酒也有节制；可是，母山羊不会迟迟不跑上山的，于是乎……这个恶鬼缠身的女人，再一次成了孩子们戏弄的对象，再度被警察抓去拘留。

“我对她，没有办法。醉酒是经常的事。苦恼……，苦恼。我真觉遗憾……”

两个女人喝了两瓶红酒兴奋一下后，便象开玩笑一样地把瞎子和白妮娜望了一眼，白妮娜心中害怕，想走出门去。

“告诉你，别走，安丽。同我坐一下，”瞎子抓住她的手膀对她说。

“我害怕这两个品行不好的女人会惹事生非……她们已到这边来了。”

白妮娜等两人走近一点可以看清楚时，才端详了一下柏德娜的面容。还能看出一点不大顺眼的媚气。她皮肤黝黑；面孔生得象一般人所说的“端端正正”，黑大眼，卧蚕眉，嘴巴龅龅难看，似乎生来便不会笑似的，挺直而苗条的身段又瘦又不整洁。白妮娜对阿尔谟德纳女伴的印象，是觉得

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另外有个意见她没有说出口，只是心中在想：这样的人要是晚上在僻静地方碰着，一定要吓她一跳的。

狄叶佳到底年纪轻轻还是徐娘半老，谁也不能说个肯定。就身段来看，仿佛还是个小姑娘；一看那肮脏的脸和那满布皱纹而又粗糙的颈项，又象一个容颜衰败的老婆子；再望望她那一双眼睛，又觉得是一个机敏的动物了。她瘦得非常厉害，其程度使白妮娜完全无法在心中加以评定，只好用她女主人平常说的那句安达卢西亚方言来形容她：“这个人只能看出她的背脊骨和手腕骨。”

柏德娜坐了下来，口里道着“日安”。另一个女人仍旧站着，她站着时的身长，也不过和坐着的阿尔谟德纳差不多。柏德娜在瞎子的肩上狠狠地拍打了几下。

“别闹，”他对她说，并举起了棍子。

“当心他，又坏又狡猾……”另一个女人说。

“海……，你真坏，要发脾气打我吗？”

“我好着呢；你，坏醉鬼。”

“别这样吵；那会使这位老太太生气的。”

“不老的，她。”

“你又看不见，怎么知道呢？”

“她正派。”

“她真的正派，一点不假。可是老婆子们也都喜欢你。”

“喂，我要走了；大姐，愿您们一切顺利，”白妮娜坐立不安，站起身来说着。

“留下，留下……你心烦了！”

狄叶佳也坚决叫她不走，并且还说她们买了一小条彩票，准备分让一点给她。

“我不赌彩票，”白妮娜回答，“也没有零钱。”

“我有，”摩洛哥人说，“给您一个比塞塔。”

“可是大姐，您为什么不赌呢？”

“明天开彩了。我们要发财了，一定要成大富翁了，”狄叶佳说。“我，假如中了彩，老天爷，我就要搬回西尔伯街去住。你知道那个地方，阿尔谟德纳，记得吗？”

“我记不得，记不……”

“我知道你住在小午街，在后面那家客店里。”

“那家客店名叫穆勒亚瓦斯客店。”

“人家叫你‘两斤半’，因为你又瘦又小。”

“取诨名不是件好事，对吗，阿尔谟德纳？正派的人都互相以受洗时的教名称呼。这位大姐，请教大名是？”

“我叫白妮娜。”

“您是托莱多^①人，对吗？”

“不是，大姐，我家离瓜达拉哈拉^②有十公里。”

“我是个粗笨的人，家在塔拉维拉^③……告诉我，为什么小猪柏德娜把你叫‘海’？就你们的宗教和你们那个肮脏地方的习惯来说，请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①托莱多 (Toledo)，新卡斯提亚省首府，是一个古时繁华的古城，腓力普二世迁都马德里后衰落了。——译者。

②瓜达拉哈拉 (Quada'ajara)，新卡斯提亚省中央高原上一个小城。——译者。

③塔拉维拉 (Talaveyra)，新卡斯提亚省一个古城，在达赫河右岸。——译者。

“我叫他‘我的海’，是因为他是摩尔人^①，”那个带悲剧性的女人摹仿他那副腔调说。

“我叫莫德海，”瞎子说，“我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村庄里，名叫乌拉庄，属苏斯管辖……呵！天堂样的地方，好好的……多多的树，多多的油，蜂蜜、花、椰子、很很的好。”

故乡的回忆，勾起了他天真的热情，他巧妙而夸张地把家乡加以描写与叙述，那种有声有色的诗景，使三个女人听得非常称心愉快。在她们们的要求下，他又讲述了他一生中的某些情况，充满了惊奇的情节、危险的举动和空想的冒险。首先他说，他在十五岁的时候，从他父母家里逃了出来，开始四处流浪。自此以后，他便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故乡和家庭的音讯。他的父亲曾寄给他一张便条，叫他到一家熟悉的商号去，上面写着：“持条去找鲁文·托勒达诺，他会给你现在家中需用的两百杜罗。”这个人一定是做银行生意的，对他父亲一定很守信，因为取钱的时候没有碰上任何麻烦，莫德海便拿到了分装四大盒的两百个西班牙比索^②。可是，他并没有拿了这笔钱回家，而是到菲斯^③去了。他很想看看世界，自谋生计，凭每天的经营去赚许多钱，不是两百杜罗，而是成千上万。他买了两头驴子，开始在菲斯和墨基内

①摩尔人（Moro），非洲阿拉伯民族之一，七一一年侵入西班牙，一四九二年被逐出以后，仍有少数流落在西班牙。——译者。

②比索（Peso），西班牙古币名，现拉丁美洲沿用，当时与杜罗等值。——译者。

③菲斯（Fez），摩洛哥北部各省的首府。——译者。

斯①之间载运客货，收入不坏。可是，有一天天气很热，他正从一条小河走过，便跳下去想洗个澡。真是上帝的惩罚！水里漂来了两匹死马，情况不好。他洗澡上岸，双眼疼痛，到了第三天便成了瞎子。

由于当时还有钱，可以过活，不必请求人家周济，当然生活是够凄苦的了，因为两眼已经不能看见，也因为四处奔波的生活突然变成了一动不动的生活。一个矫健而强壮的孩子，一晚上便成了衰弱而有病的男人，他经商的雄心和旅行的热望，也变成了对那靠不住的地上宝藏的不断怀想，而且还相信我们的上帝会对罪孽深重的人给以公正无误的救援。可怜的瞎子不敢祈求上帝恢复他的视力，因为这是求不到的。这是天罚，而且上帝正要坚决加以惩罚的时候，也是不会收回成命的。他只祈求上帝给他许多金钱，让他能安静生活，另外还给他一个热爱他的女人；可是上帝并没有把这东西赐给可怜的莫德海，手边的钱越来越少，只见出，不见进，女人也没有。那些假装爱他的女人接近他，无非是想到小房来偷他点东西。有一天，这个汉子非常痛苦，因为有一只跳蚤狠狠地叮他，大胆而傲慢地同他开玩笑，他可没有办法把它抓到，这时……不是说来玩的……，他面前出现了两个天使。

十四

“那么是你看见点什么东西了，阿尔谟德纳？”“两斤

①墨基内斯（Mequinez），摩洛哥北部一大城，在菲斯西南六十公里处。

——译者。

半”问他。

“我心里看见他们的。”

他解释说，对咱们这个世界的东西，他只能在一片光亮中分辨出一些黑影，可是对神秘世界的东西，不管是在咱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或里里外外的东西，他的眼睛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看起来同“您们看我一样清楚”。好了：那时出现了两个天使，既然出现了当然就不能不说话，他们告诉他，他们被地府大王派来作他的使节。桑代大王要同他说话，为了做到这点，他应该在晚上到屠宰场去，在那儿点起圣香，在死猪和血泊中祷告，半夜十二点正，就是朝见的精确时刻。天使把他们的使命向莫德海传达以后，离开时又是一阵清风，这当然不用说了。莫德海便拿起焚香用具、烟斗和一包棉烟，向屠宰场的路上走去。要在那儿守候很久，带去烟具抽抽烟，心中便不烦闷了。

他到了那边，蹲坐在地，呼吸着安息香芬芳的香味，抽完了一烟斗又再来一烟斗，直到时辰到了，他便看到最先来的是两只狗，个子比这儿最大的狗还要大，两只眼睛象火球。他，莫德海，“怕得要命，连大气也不敢出。随后来了一队骑兵，带着乐队，服装异常华丽；接着，飞沙走石，密集如雨，那么多的沙石飞落下来，把他掩埋得只露出个脑袋……他不敢出气。越来越怕……在这堆沙石的上面，一队骑兵急驰而过，白色的长袍，迎风飘展，不断地乱放枪炮，象雨点一样放出来的东西都是毒蛇和蝎子，一落下来便又叫又爬。可怜的瞎子吓得要死了，只觉得浑身上下被一层密麻麻的可怕的脏东西包住……不过，接着来了一些步行的男人女人，排列成行，缓缓行进，都穿着白色衣服，手拿金篮子和

金盘子，踏着鲜花走来，因为那些毒蛇和蝎子已经幻化成了玫瑰与荷花，所有飞落的流沙和尖石，也变成了薄荷与月桂的树枝了。

不久，大王终于出现了，漂亮得很，亦人亦仙，长长的黑胡子，一直圈到耳边，金质的王冠上好象满饰着太阳、月亮和星星。衣裳是绿色的，其质料之精致，一定是最美丽的蛛丝在地球的深处用火焰炼成的。桑代大王的随从人员是那么地漂亮辉煌，简直使人看得眼花缭乱。柏德娜问王后殿下没有，讲故事的人停了一会儿，想了一下，最后才说他看见大王和王后的，可是她的脸被面纱遮住，好象云中明月似的，因此莫德海没有把她看清楚。王后穿的黄衣服，那种色调就同我们在快活与忧愁之间的思想一样，很不容易说清楚。瞎子描写这点颇为困难，为了弥补言语的不足，他用使人深感信任的神情，做着具有说服力的鬼脸和姿态。

说简单点：大王一声令下，那些白衣女人带来的金盘子与金篮子都放在他的面前了。是什么？是各色各样的宝石，多多的，多多的，一会儿便堆成了几大堆，不管多大的房子都装不了：大豆样的红宝石，鸽蛋大小的珍珠，全都，全都是大大的，上好金钢钻之多，可以装满好多口袋，满载于一辆搬家的大马车；还有象核桃样的翡翠，以及象“我拳头大的宝石”。

三个女人听得出神，哑口无言，半张着嘴，目不转睛地瞧着瞎子的脸。刚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她们都不打算相信，到后来终于因自己心灵的激动而开始相信了，因为她们一直生活在沉闷的困苦之中，多想得到不花钱而令人愉快的东西来作心灵上的补偿呵！阿尔漠德纳把他整个的精力贯注在他

的声音之内，不仅仅是他的舌头在说话，和舌头一道说话的，还有他脸上一切可以活动的皱纹和每一根黑胡须。一切都是标记，都是难以翻译的象形文字，是听众们似懂非懂的东方作品。这一辉煌场面的结局，是大王对莫德海说，他所期望的两样东西——金钱与女人——只能给他一样；可以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一是他眼前价值连城的珍宝，有了这笔财产，他就会比人世间一切帝王都有钱；另外是一个善良的女人，美丽勤劳，真算得是无价之宝，把地球搅个翻来覆去也难寻第二个。莫德海在选择的时候一刻儿也不犹豫，他对地府大王说，如果不把女人给他，这么多的珍宝一点用也没有……

“我爱她，爱女人，我的，如果没有女人我的，我不要珠宝，不要钱，什么也不要。”

于是，大王指着一个从头到脚连面孔都被披风罩住的女人对他说，这就是他的女人，跟着她去，抓住她或猎获她，因为她已走了，这个被判定下嫁与他的女人很轻快地走了。话一说完，大王陛下便不见了，同他一块儿走的还有他的随从、他的队伍和那些白衣女人，所有的，所有的，留下来的只有一阵扑鼻的异香，两只大狗在寒夜远方的几声冷叫，它们似乎已受惊逃上山去了。这次奇怪的事以后，莫德海病了三个月，只喝点水和无盐的面汤，他消瘦下去，只要用手一摸，就可把所有的骨头数清，一根也不会遗漏。最后，他用尽办法匍匐爬行，开始了遍游世界的壮举，去寻找桑代大王亲自许配给他的那个女人。

“你跑了那么多年仍没找到，她名叫尼古拉莎，”柏德娜说着，也想帮助一下这位自叙身世的说书人。

“你怎么知道？不是尼古拉莎。”

“那末就是这位大姐，”狄叶佳说，并相当鲁莽地指着可怜的白妮娜，白妮娜大声答道：

“我？……我的天！我无非是个劳累奔波的小丑婆罢了。”

阿尔谟德纳继续说，他从菲斯走到阿尔及利亚，先在特累姆森^①讨饭，后在君士坦丁^②和奥兰港^③；在那儿乘船到马赛，走遍了整个法国，到过里昂、第戎^④、巴黎。巴黎地方很大，有那么多多的橄榄园，高房大楼的街道，象手掌一样地延伸着。再往上走到一个名里尔^⑤的城镇，折回马赛和塞特^⑥，在那儿乘船到巴伦西亚^⑦。

“你在巴伦西亚遇见了尼古拉莎，你同她两个人到小酒馆里吃了两个里尔的咸肉，”柏德娜说，“后来从马德里到葡萄牙，在那儿高高兴兴地过了三年，好坏蛋，那个女光棍离开你同另一个人走了。”

“你不知道。”

“让我来谈尼古拉莎的下文，人家在马德里把那个男人抓走，带到圣白纳丁诺拘留所去了，她也进了平民医院。有天晚上，那个男人睡着了，出现了两个另一世界的女人，也

①特累姆森 (Tlemcen)，阿尔及利亚大城，离奥兰港 130 公里。——译者。

②君士坦丁 (Constatina)，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首府。——译者。

③奥兰 (Ocan)，阿尔及利亚地中海边一军港。——译者。

④第戎 (Dijon)，法国金峨省首府，在巴黎东南部。——译者。

⑤里尔 (Lille)，法国诺尔省首府，在巴黎北部。——译者。

⑥塞特 (Cette)，法国南部靠边地中海的中等城市。——译者。

⑦巴伦西亚 (Valencia)，西班牙巴伦西亚省首府。——译者。

许就是精灵，她们对他说，尼古拉莎正在医院对人家说，准许她出院了……”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闭嘴。”

“改天再对我们谈吧，”白妮娜说，她虽然想听这个有趣的故事，但想起了还有急事要办，不愿再待下去了。

“待一会儿，大姐，忙什么呢？”狄叶佳对她说，“您还要到哪儿去？”

“改天再说下文，”瞎子笑着说，“我见过许多世面。”

“你有点累了，海。请我们喝点东西润润舌头吧，舌头真比鞋后跟还要干。”

“我不请醉鬼，没钱。”

“这一点钱都没有！”狄叶佳慷慨地说。

“我不喝酒，”白妮娜赶紧申明，“而且我正忙着，请让我走开。”

“再稍待一会儿。刚敲了十一点。”

“如果您还需要去找钱的话，那就请走吧，因为我们已经有钱了，”柏德娜和善地说。

阿尔漠德纳问她们怎样找到钱的，她们说，狄叶佳已经收到黑杨街两个大姑娘欠她的钱了，由于她们两人对买进卖出的事都有很高明的才能和机智，便一齐做起生意来。尽管是做的筷子火把等零星买卖，柏德娜只要把脑筋用到生意上来，她便成了诚实而正常的女人了。狄叶佳对经营头巾和花边特别内行。她们用这笔飞来的横财，在一家商店里买进了些次货，第二天早上便在阿岗苏拉桥边打开了她们的杂货商店，很幸运地摆上了许多成排的纽扣、好多公尺花边和两件奶黄色的背心。另一天又买进了点磁器用具、图片人像、以

及在羊肉街那个工厂花一点点钱买的一些纸马。她们两人把生意谈了许久，互相吹捧，因为“两斤半”在整批进货上很有一套，但在零卖的精明和心计上可没人能胜过柏德娜。她们生下来便只适于做生意的另一个迹象，是她们从买卖上赚得的一点零钱，可以牢牢地放在口袋里，不知不觉地引起了节俭的愿望，相反地，如果钱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落到她们那瘦削的手中，在她们还没有来得及合拢拳头加以保存的时刻，便已从她们的手指缝中溜掉了。

白妮娜很专心地听着她们这一番话，在她的心上引起了某些对女醉鬼的同情，因为她自己也想当生意人，心里有时也怀着做点买卖的幻想。唉！假如她没有作帮佣的事，同某些黑人一样在街上开一家门面，情况又会是两样的了。可是她的年纪已大，和巴卡太太在精神上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使她没有法子再做生意了。

这位善良的女人坚持不答应参加她们邀请的茶会。在站起来告辞的时候，堂卡洛斯把她的铅笔掉下来了，她弯下腰想把铅笔拾起，那一本帐簿也掉了下来。

“您带的东西倒不少哩，”柏德娜说着把帐簿拾起迅速地翻动，表面上一本正经，象在阅读似的（说是在读，不如说是在一字一字地瞎猜）。“这是啥玩意儿？一个记帐的本子，我倒喜欢！三月，这儿印着，后面是比塞塔，再后是角分。这很适宜于记载一切进出的帐目。我写文字还可以，写数目字可为难，那个‘8’字更写得认不清楚，到结帐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个什么数目都记不清了。”

“这个本子，”白妮娜说，心中料到有笔生意可做，“是我太太的一位亲戚给我的，叫我们把开销记下来，可是我们

都不会记。这东西对我们无用……我心里正在想，女士们，由于您们正在做生意，还用得上这本子。喂，如果您们能出好价钱，我愿出卖。”

“多少？”

“您们如要，两个里尔。”

“太贵，”“两斤半”看了一下她女伴手里那本帐簿的帐页说。“白纸黑字弄得咱们没办法，这东西拿来干什么用呀？”

“要买，”柏德娜说，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一面用手指沾点口沫翻动帐页。“都划着线，这么多栏，这么多线，真是清楚得很……一个里尔行了。”

“您没留心这本子是新的吗？它的定价在这儿：两个比塞塔。”

互相讨价还价。阿尔谟德纳把双方的利益加以折衷，最后生意成交的价钱是四十分，连铅笔也在内。白妮娜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咖啡馆，心想时间还没有白费，因为莫德海指在她眼前的成堆珠宝尽管都是些幻想，但这四个大铜子却是具体的东西，而且成色又好，黄得象四个太阳，疯猴子堂卡洛斯那件没用的礼品，总算有点收获。

十五

在咖啡馆休息了一阵，她又能象一阵风似的从十字街跑到卡贝萨街了，她的小姐奥勃杜丽娅住在这儿，她想在回家以前先看看她并接济她，因为毫无疑问，堂卡洛斯的两个杜罗应该有一个左右拨给她用。她是十二点差一刻走进门去

的，门口潮湿阴暗，颇象监牢。楼下是一家驴奶坊，门口的招牌上画着几匹驴子。屋里既缺空气又无光线，里面喂的是几头静静不动的、瘦弱的、害了肺病和感冒的驴子。门房是瞎子普利多的栖息之所，他是白妮娜的熟人，同样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有固定的讨乞岗位。她在上楼以前，和瞎子及驴奶商闲聊了一会儿，他们告诉她两个很不好的消息：一是因为有天旱不雨的迹象，面包就要涨价，银行的钞票贬值不少；第二个消息是大革命即将来临，原因是技术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但老板们不答应。驴奶商象预言家一样郑重其事地宣称，金属硬币立刻就要绝迹，留在市场上的将全是纸币，本位币比塞塔也不例外。又说新的捐税就要开征，花样繁多，甚至和人打打招呼都要征税。白妮娜带着这些坏印象爬上楼梯，梯道幽静黑暗，楼梯凹凸不平，墙面石灰剥落，但门顶的木板上少不了还有几个作招牌的、用铅笔或黑炭乱画的字迹。门里面露出了一小片席子，梯边的墙上也有几盏污浊的油灯，白天看来，就象几只骨灰罐。奥勃杜丽娅住在二楼上，与猫儿作伴，屋顶低矮，抬起头来就可愉快地欣赏屋瓦和天窗。屋子宽大、杂乱而冷落，和修道院颇相类似，屋顶不高，差不多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席子和地毯在这种地方是少见的，这与大礼服和大礼帽在热带地方的情况差不多；只有在那间被称为内室的屋里有一块破旧的毡呢，红蓝印花，两米见方。不值钱的家具，面破腿残，七歪八倒，可以看出它们在搬场车里曾经过了无数次旅行的辛劳。

奥勃杜丽娅亲自为白妮娜打开了门，并对她说听见她上楼来了。这时候，一对乖巧的猫儿跑上前来望着她，咪咪地叫，竖着尾巴，用身体在她身上挨挨擦擦。“可怜的小家

伙，还没有吃过早饭呢！”姑娘说着，那一副怜惜它们的样儿，比怜惜她自己还要深切。

巴卡太太的这位女儿穿的是一件玫瑰色法兰绒的长袍，式样高雅，由于使用过久颇显残破，前面满布污黄的斑点和油渍，袖子上大约也有六七处斑点。衣服的裙边拖在地上，作为一件买来的旧货来说，完全可以看出，衣服现在的主人穿起来显得太宽大一些，即是说，衣服过去的主人个子一定要高大得多。总而言之，从这件衣服上可以看出卢基塔斯的妻子的可怜相来。

“你丈夫昨天晚上没有回来？”白妮娜问她，由于上楼很吃力，她已喘不过气了。

“没有回来，婆子，他一点也不管我。让他留在咖啡馆，留在那些下流的地方，和那些使他神魂颠倒的下流女人鬼混吧。”

“你公婆家里也没有送东西来吗？”

“今天没送来。你知道他们是今天送点明天又不送的。胡安娜·罗莎来了也只为我梳了一下头，连我的安德丽娅也同她一起走了。她们要一块儿在她姨母家里吃饭。”

“那么你就同变色蜥蜴一样，吓得没有法子应付了。别伤心，上帝虽折磨人，但还没有把人扼死，我已来到，就该注意，你饿肚吃斋，已经赢得上天的好意……我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声，……那位绅士已经来了吗？”

“是的：十点钟时就来了。他谈的那些有趣的事使我心中高兴，几乎使我忘记了现在家里只剩二两巧克力、六个枣子和几块硬面包……如果你带了点东西来，首先该喂这两只可怜而讨厌的猫儿，它们从天亮就缠得我没法过日子。它们

似乎在同我说话，说的是：‘咱们的好妮娜怎么了？难道没有把我们的羊杂碎带来吗？’”

“我马上要拿东西给它们吃，”老婆子说，“但首先我想问候一下那位在太太们面前文雅殷勤的老牌绅士。”

她走进那个被称为起坐间的屋子里，于是，佛拉斯基托·彭特先生便热情而很有礼貌地对她奉承起来。“我一直对您念念难忘，白妮娜……，欣逢您不在之时，我便非常之郁郁寡欢。”

“什么欣逢我不在之时！……彭特先生，您乱七八糟说些什么呀？咱们小家女人，对这种文诌诌的词句一点也不懂得……呵，您坐一会儿吧，我马上回来，我要给我的姑娘和猫、先生准备中饭。尽管堂佛拉斯基托先生心中不愿意，也请您屈驾俯允。我邀请您……，不，小姐邀请您吃饭。”

“呵！承情之至……！感激不尽。我想就此告辞。”

“请留步，我们知道经常有富贵之家请您吃饭的。如您能屈驾在穷人家的餐桌前坐下，那就承您赏脸了。”

“我们应感谢您赏光，”奥勃杜丽娅说。“我知道，答应接受菲薄的邀请，对彭特先生来说，真是一种牺牲……”

“呵！奥勃杜丽娅……！”

“您作出这种或那种重大牺牲，要有很大的善意才行的，彭特，对吗？”

“朋友，您说的这些反话，我不敢苟同。您把天地间最大的快乐说成是牺牲了。”

“有木炭吗？……”白妮娜突然问道，好象什么人把一块石头扔进了花坛似的，一场风雅的谈话被打断了。

“我相信还有一点，”奥勃杜丽娅回答，“如果没有，

你去弄一点来吧。”

妮娜走到里面，找到不多的一点点可以烧的东西，便动手升火准备饭菜。在无聊的作饭中，她把吹火筒当作传声筒，望着木屑和木炭说道：“我又有一次愉快的机会来喂养这个倒霉的饿鬼了，他还不承认肚子饿，死要面子……老天爷！世界上倒霉的事真多呀！俗话说得好，见多识广。当一个女人自己以为穷到顶的时候，往往还有更倒霉的人的，因为一个女人跑上街来讨饭，人家给，自己吃，用一点点面包裹腹充饥……可是，这些又想吃东西而又爱面子的人，顾虑重重，不能放开胆子去讨饭；这些人过去有钱，又受过教育，放不下架子……上帝呵！他们真倒霉呀！大清早空着肚子，出来东跑西跑，只喝点酒，美其名曰还说是为了杀死细菌呢……如果在给他们吃了中饭以后还有钱剩，我该想法使他同意拿一个比塞塔去当作这一晚必需的床铺费。可是，唉，不够……，也许需要两个比塞塔。应该想到昨晚他也没有付……由于那个该死的白尔娜达只能让他记一回帐……应该完全付给她……，如果记了两三晚的帐……不，即使我有这笔钱，我也不敢给他，而且，尽管我送给他，他也宁愿睡在露天，而不用他那可怜的手把这点钱捏住……老天爷！这是些什么事！每天在这个苦难无边的人世中看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事呵！”

这时候，疲惫的佛拉斯基托和憔悴的奥勃杜丽娅愉快地谈着那些和悲惨的现实离得老远的快活事。这位姑娘一见白妮娜象天神一样地走了进来，她满腹的忧虑与惊恐顿时云散烟消，那位绅士先生也同样地为了这个幸福的征兆而松了口气，于是乎，两只鸟儿心情愉快了，明白了这一天生活的严

重困难已经可以避免。这两个家伙一位是破落了的豪门贵妇，一位是过了时的风流才子，而今虽处在万般困苦之中，却都保有一种取用不尽的、最有功效的、差不多是从他们自己心灵之泉里掘出与炼出的“财富”；虽然他们把这种心灵之泉的果实大量耗用，但这种财富却越用得越多，越觉丰富。这种财富珍贵的功能在于能使自己脱离现实，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使自己登上充满了好运、快乐与幸福的想象世界。由于有了这种天赐的功能，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一些重大苦难不予介怀，因为当他们的物质财富被完全剥夺了的时候，他们可以从想象中得到阿马特亚羊角^①，只要把羊角挥动，就有理想的财宝滚滚流来。佛拉斯基托的年纪至少要比奥勃杜丽娅大上三倍，令人奇怪的是他的想象力几乎还在她之上，因为生命力的衰退，却使脑子的稚气得到了新生。

堂佛拉斯基托是那种一般人称为“鬼精灵”式的人物。他的年纪无人知道，没有地方可以查考，因为他出生受洗礼的阿尔赫西拉斯教堂的档案已经被烧掉了。他身体上某些罕见的特点保存得很完美，不管怎样失意和穷苦都不能改变，简直可以用埃及的木乃伊媲美。头发仍然漆黑丰茂，胡子不多，黑得有点象沥青，二者颇相调和。蓄的偏发，不是披在肩上的浪漫派式，而是一般人在一八五〇年时通用的发式，披在脸侧，黑而发亮，一绺绺地垂到耳边，梳理得整整齐齐。他用手梳理两绺偏发并把它掠到耳边的动作，是他后天养成的坏习惯之一，到后来可成了他天赋本性的一部分了。

^①阿马特亚羊角 (el cuerno de Amaltea)，阿马特亚是把丘必特神喂养长大的绵羊，它的一只羊角以后成了财富之角，只要一挥就能得宝。只希腊神话。——译者。

他象女人样的两绺偏发加上油污的黑色胡子，使他的脸很象一般人所说的“孩儿面”。在他那小小的鼻子和以前灵动而现在已变阴沉了的眼睛里，表现出一种天真而自负的神情，作者真不知该如何加以形容。看东西的时候，眼神柔和，从泪汪汪与满是眼屎的眼眶中，射出了忧郁死沉的光亮。睫毛稀疏，眼皮有皱，眼角密布皱纹。在他引以自豪的许多东西中，最突出的有两样：一是他的偏发，另一是他的小脚。那些不幸遭遇和天天吃素的残忍苦刑，他都可以逆来顺受，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穿的那一双老旧不堪的鞋子，既有损于他完美的仪表，更破坏了他那一双漂亮小脚的身价。受不了，受不了。

十六

他保存衣服的高超技术，我们还没谈及到。没有人能比得过他，能在偏僻的地方找到廉价的裁缝，花最少的钱翻修一件衣服；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会使穿用多年的衣服不怕年代久，保持线质完整；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会用汽油除掉污垢，用手熨平皱折，让缩过水的布复原，在膝部打上补钉。那一顶高筒大礼帽的年代当然不用说了，如果要证实它资格老，不需要勉强去追查整个帽子式样的年谱，因为他用的那顶大礼帽无疑是件老家当，但看起来几乎却是时新的，而且，被他象慈母爱儿那样摸弄得又平又滑，也正足以造成骗人的假象。他服装的其它部分虽可以同那顶帽子比资格，但在掩饰使用年限上却不能与之抗衡，因为经过了多次的翻来改去、拆了又缝、熨了又烫之后，而今只能说是一个残存的

阴影，老早就已面目全非了。一件堂佛拉斯基托不分四季穿的浅色夏季外衣，算是他资历较浅的一件衣服，纽扣一直扣到领口，长短只及裤子的一半，把所有穿在身上的东西全部遮住，里面被遮起来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只有上帝和他自己才知道。

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他更无进取心的人了，也不相信还有人比他更加没有用处。他什么事都没有干过，倒霉困穷，真是活该。到了悽凉的晚年，更是一点也不能掩饰他的无才。他继承了一笔平常的家资，供他完成了某一些年轻的时候该做的事情，既无牵挂，又无家累，因为在他变成化石的时候还是一个单身汉。单身的原因首先是自视清高，其次是顾虑太多和条件过严，他费了许多时光，找不到一个适当的配偶，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他所期望的举止高贵和佩戴耳环的女人。那个时候还没有“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这个字眼，堂佛拉斯基托投身于交际场中，装模做样地穿得高雅华贵，出入的场所也不能算是“沙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名词，而是一些名门权贵的漂亮客厅。真正的“沙龙”在当时是很少的，佛拉斯基托到了晚年炫耀他曾在很多沙龙里进出，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样子，这并不是贬低他的身价，他出席的是一些小型的茶会、舞会、俱乐部以及供男人们集会的中心，而且当时他也并不以才气出名，也没有真正高尚的、正派而洒脱的派头。说他一贯妄自尊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他考究手套和领带，注意他的小脚，也能引起女人的好感，而自己却对任何女人都无兴趣；有些男人能勉强容忍他，其中也还有几个人真正对他加以赏识。

只有在我们这种既不严肃又不高尚的不伦不类的社交界

中，人们才会把一个只有几亩土地或中等差事的人同出身高贵的侯爵伯爵混淆起来；只有在这些冒充高尚的集会中心，才会把他误认为是有钱的大亨；也只有在这种不伦不类的社交界中，才集中了不伦不类的人，有的是为了生意、为了虚荣豪华或情场猎奇而来发掘生活资源的，有的是来跳舞吃喝或同妇女们促膝谈心的，所抱的目的，只不过是来寻觅职位升迁的机会和谋求上司的恩典，或能在旷工的时候不受处罚。不过，佛拉斯基托·彭特还不属于这一类人，在他的社会地位达到顶点的时期中，仍然比卑鄙的风雅人士要高明一些。他家道的衰败直到一八五九年才开始显明地暴露出来，他勇敢地力求自保，一直拖到一八六八年，从这一年起，他的命运牌上才标出了黑色的阴纹，这位倒霉的风流人物便跌进了困苦的深渊之中，永远站不起来了。起初几年吃的是家产最后的剩余部分。他费了很大的辛苦，好不容易攀上了冈萨莱斯·布拉佛^①，找到一个差事，但是，革命^②的爆发又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差事剥夺了，他既无退職金，又没有积蓄。这位可怜虫只好日夜闲荡，一无所有，仅仅只有几个好友同情他，请他吃顿便饭。可是，好朋友有的死了，有的对他厌倦了，亲戚们对他一点也不怜恤。他饿着肚子，困穷万分，以前他最喜欢的爱好，而今也被全部剥夺。到了这么可怕的困苦关头，他天生的文雅风度与自大心理，好象捆在颈项上

①冈萨莱斯·布拉佛（González Bravo），1868年疯狂镇压革命的西班牙政府首相。——译者。

②指1868年西班牙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出身于法国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由塞拉诺（Francisco Serrano, 1810—1885年）就任临时政府领袖，次年通过新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制。——译者。

的石头，其作用只是使他快快下沉，早早淹死：因为他这个人不会纠缠朋友讨钱骗钱，只有很少的几次实在到了困难关头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为了与困苦挣扎，才大胆伸出手来请求接济。在伸手讨钱的时候，还要保持风度气派，还要在手上戴上手套，这手套虽已脱线破烂，到底还算是手套呀！佛拉斯基托在饿死以前，是不愿作有失体面的事的。他认为，最好是乔装起来到波托小饭馆去吃两个里尔的菜饭，没办法才到别人的大公馆里，因为在那儿别人尽管招待一顿小吃，可同时也说些残忍的讽刺话来辱没他的尊严，扫他的面子，把他当食客和寄生虫看待。

这位倒霉鬼费尽心机寻求谋生之道，那怕是收入最少的事也干了；可是他那短拙的才能，干任何事都很困难。费了好多周折，终于找到了点小小的差事，当然和他过去的身份完全不相称，但总能让他过些日子，而不再往下坠落。这样一来，他的苦难，也能以镀上点尊严的釉子点缀一下了。他在一所中学里当了一下教学辅助人员，收到了点为期不长的金钱补助。他还在塞戈维亚街几家鞋铺里作过书记员，为他们记帐和写信，拿的那点点零钱，无疑都是施舍性质，只是名义上好听一些，拿起来才不失体面。就这样困苦地混了好几年，孤零零地住在南城的平民区里，不敢到北城和市中心区去，害怕碰上什么熟人，看见他穿着一双够坏的鞋子和一身更坏的衣服。等到这些差事丢了，又找其它的事干，后来，在经过一番踌躇与考虑后，才同意做一家肥皂厂的掮客和流动推销员，逐店逐家送货上门，想方设法安顿成包的肥皂。可是，这个可怜虫很欠缺做小本生意的口才与机智，不久又丢了差事闲荡街头了。最后，也许是天老爷的安排，他碰上

了圣安德烈斯街几位老妇人，为她们记制烛厂残货推销帐，她们负责把蜡烛分成小包，送去顾主或教堂贱价发卖的。他的工作不多，但每天仍可得到两个比塞塔，他就用这点钱出奇地安排生活，应付伙食费和床铺费——当然谈不到住家的房租了，因为事实上他本来就没有家。

到了一八八〇年，这真是走霉运的佛拉斯基托的一个恐慌年，这时候他已弄得无地住宿，有几天他所遭受的可怕的困境，简直可以比之为一只蜗牛，连房子都是背在身上的。幸好这时同大午街客店的女老板白尔娜达——一个很灵活并卖面子的女人——达成了协议，她同意他花三个里尔住一个比塞塔的铺位，另外还对这位顾客特别敬重与客气，只要附加一个里尔，就让他把行李存在内室，还同意他每天早上停留一个钟点整理衣服，盥洗打扮，搽生发油和修整那一双手。他进来的时候好象一具死尸，走出门来大变其样，浑身干净，香气扑鼻，漂亮得光彩照人。

他把剩下来的一个比塞塔用来支应吃饭穿衣……多严重的问题！难以相信的数字计算哟！虽然处处捉襟见肘，这时候他的生活还算比较安闲，因为他没有遭受请求救济的屈辱，不管是好是坏，不管对与不对，他到底还有谋生之道，可以生活下去，可以喘息一下，甚至还能剩下点时间在想象的世界中翻几下筋斗。他同奥勃杜丽娅之所以发生了正当的往来，是由于他认识巴卡太太，另外，作蜡烛生意的几个老婆和殡仪店老板——姑娘的公公——也有生意上的往来关系。如果说这种往来为他带来了理想相同、兴趣相近、爱好一致的安慰，同时可也使他遭到了不顾嘴巴的需要而买一双新鞋的重大困难，因为他那一双仅有的鞋子已经变形到可怕

的程度了。而且，忍穷受困，到底要比拖着难看的脚到理想的地方去要轻松一些。

十七

一双新鞋和诸如生发油、名片等等完全不必要的东西，备办起来仍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这为他那可怜的预算带来了令人恐惧的收支失衡，于是乎，佛拉斯基托的肚子只好空着，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和用什么方法来把它填充起来。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为他在奥勃杜丽娅的家里安排了补救的办法，她邀请他在那儿过上几天不挨饿的日子，陪伴她吃吃中午饭；当然啰，为了说服他并克服他的娇气与羞怯，那是费不了多少口水的。白妮娜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已饿得有气无力，费的客套话比她的小姐还要少得多，不管他在接受邀请时如何文质彬彬，做不完的娇态，说不完的废话，她干脆卤莽地叫他等候吃饭。

这一天，本来是个非常忧郁的日子，但白妮娜一出现，可变成最幸福的一天了。奥勃杜丽娅和佛拉斯基托刚刚体会到补充身体营养的问题即将得到解决，便马上脱离现实十万八千里，让他们的灵魂，沉溺在幻想幸福的玫瑰色气氛中。佛拉斯基托的眼见本来是很有限的，他在社会上走运的二十年中所得到的见闻已经僵化了，他固步自封，也没有新的见识。他的霉运使他和旧时亲朋断了往来，同样地，他的身体已成木乃伊，思想也正在变成化石。他的思维方法还没有超出一八六八年和一八七〇年的界限以外。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他还一点也不懂；好象刚从地下钻出来或从天上掉下来。

的人物，以明显的无知来判断事情和人物。他引以为耻的困难处境和因此而来的孤僻性格，同他思想的落后和知识的贫乏并没有大的关系。

由于害怕人家看见他那副尊容，他经常数月不出他居住的那个区域；只要没有急事需要到中心区去，他绝不会走过大较场。离群索居的怪癖一直使他坐立不安，他也宁愿在那阴暗的、难得看到一顶大礼帽的偏僻小街里闲荡。他在这个区域里享受安闲，时间一长，他的想象力使过去的幸福日子复活了，也使现在的人和事，投合了他痴人说梦的爱好与观点。

在同奥勃杜丽娅的谈话中，佛拉斯基托不断地、详细而有趣地提到他过去高尚的社交活动：参加过某某先生或某某侯爵的茶会，在那儿结识了哪些著名人物，他们的性格、习惯和服装又如何如何。他详细列举了一些豪华公馆的名字，说他在哪儿曾度过几个幸福的钟头，结识了马德里市最高贵的男男女女，领略了社交中心神怡然的滋味。当话题一转到艺术上，他又瞎吹乱谈起音乐和皇家歌剧院来，口里还哼着诺尔玛^①和玛丽亚·罗汉^②两出歌剧的断片，使奥勃杜丽娅听得如醉如痴。另有几次他又扯到诗歌，并朗诵一些格里哥里奥·罗梅诺·拉纳亚加^③的韵文和那个胡闹时代其他诗人的打

①诺尔马（Norma），歌剧名，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歌剧家白里尼·文生索（Bellini Vincenzo, 1801—1835年）作于1831年。——译者。

②玛丽亚·罗汉（Maria di Rohan），歌剧名，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歌剧家东尼塞蒂·加塔诺（Donizetti Gaetano, 1797—1848年）作于1843年。——译者。

③格里哥里奥·罗梅诺·拉纳亚加（Gregorio Romero Larrañaga），西班牙诗人，1815年生于马德里。——译者。

油诗。这个绝对无知的年轻女人，正成了他卖弄文学知识的好对象，因为在她的心中，一切都是新的，她欢喜得发狂的那一股劲儿，真好比一个婴孩第一次看到了新玩具。

这位姑娘(她虽已出嫁,但因小产仍然只好这样称呼她)渴望知道社交生活的趣闻,对此她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当然她也认得些人;一些童年时期的模糊印象,她的母亲也对她谈过一些,但在佛拉斯基托的叙述与描写中,她总觉得具有很大的迷惑力与诗意。没有疑问,佛拉斯基托那个时代比她目前的处境是要美好得多,那时往来的男人要风雅些,女人也比较漂亮脱俗。在她的请求之下,这位高尚的化石绘声绘色地谈当时的宴会、舞会及其中豪华的情形;谈称之为“比费”或“安比桂”^①的供冷餐的地方摆满了各种食品和饮料;逐条详述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社交规矩,甚至还列出了生活开支的各种细帐,并把他那个时代煊赫一时而现在已经死去或因年老色衰而被人抛却的美女颂扬一番。他谈话中也没有放过他自己小小的奇遇或没有成功的艳史,并对丈夫不忠和弟兄相疑的丑事还免不了表示一下厌恶。到了后来,竟谈到他参加过的决斗了。好家伙!有证人,有条件,在选择武器上争了又争,终于决定斗剑,结果以请吃一顿友好的中饭而收场。过一天谈的是他社交生活的变迁,其中有幼稚的放荡,寒酸的风雅,还有诚实的蠢行。佛拉斯基托也是一位出色的戏剧爱好者,在各家客厅的表演中,扮演过《一日之花》和《发辫》两剧的主角。他甚至还记得两出戏的台

^① “比费”(buffet),“安比桂”(ambigu),是法文里食橱和冷餐的意思,他在这里讲两个法国字来表示风雅。当时西班牙自命风雅的人都有这种习惯。——译者,

词，非常熟练地朗诵出来，使奥勃杜丽娅听得心醉神迷，如果用当时的成语来说，那便是听得“热泪汪汪”。他说，一位年龄不详的侯爵夫人或伯爵夫人举办了一次古装的化装舞会，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谈得完。这次盛大的舞会，他是化装成一个卡拉布里亚^①土匪去参加的。一切情况他都记得，服装一点没有忘记，他描绘，形容，连用过的丝带和花边都不遗漏。为了准备他的服装，为了物色他别具一格的衣服，他四处奔跑，耗去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整整几个礼拜没有上班，这样一来，他第一次被革职了，并因此欠下了最初的几笔债款。

尽管佛拉斯基托谈论的范围小，但已能满足奥勃杜丽娅的另一个好奇心理——对旅行的好奇，说恰当点就是对旅行的空想。他没有周游世界，但是到过巴黎呀！对一个高尚的人来说，也许仅此一件已足够了。巴黎呀！巴黎是个啥样子？当他兴高采烈地夸张这个大城市的奇景、夸张第二帝国^②时期的繁荣景况时，奥勃杜丽娅瞪着两眼，象要把讲故事的人吞下去似的。呵！欧赫妮亚^③皇后，爱丽舍田园大街，林荫马路，巴黎圣母院，皇宫……为了把一切都说出来，他还谈

①卡拉布里亚 (Calabria)，意大利西南部一个省，境内山多林密，常有土匪出没。——译者。

②第二帝国 (el Segundo Imperio)，1852年拿破仑第三废除共和，恢复帝制，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在色当被俘，帝制被推翻，这段时期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时期。——译者。

③欧赫妮亚 (Eugenia-Maria de Montijo de Guzman, 1826—1920年)，拿破仑第三的女人，1826年生于西班牙格拉纳达，1853到1870年帝制期间的法国皇后。——译者。

到了马比尔^①舞厅和罗列塔^②女人！……佛拉斯基托在那儿仅仅住了一个半月，生活非常节省，日夜逛荡，以免把要看的地方遗漏了。在这四十五天的巴黎漫游中，他得到了难以形容的印象，带回马德里的回忆和印象，要一连讲上三年。他什么都看，大的、小的、好看的、稀希的；不管什么都要用他那只小小的鼻子去闻一下，稍稍放荡一下当然也不用说了。他渴望去见识一下俘虏了多少人的秘密销魂所和优美的迷人宫，向淫荡的路特西亚^③进点贡品。

就是在这一天，当白妮娜忙忙碌碌在厨房和饭厅间料理的时候，佛拉斯基托对奥勃杜丽娅谈了些有关巴黎的事情，在他生动的叙述中，一会儿谈到进入地下水道的情况，一会儿又谈他如何攀登格雷内尔人工井^④的高塔。

“巴黎的生活一定是很昂贵的，”他的女朋友说。“呵！彭特先生，这种生活，穷人是过不了的。”

“不是，别这样设想。只要会安排，就可以照自己的愿望过生活。我每天花上四五个拿破仑^⑤，便什么也不用担心

①马比尔 (Mabille)，巴黎孟大尼街一舞场，1840到1875年间颇著名。
——译者。

②罗列塔女人 (las loretas)，即法文里的lorette，第二帝国时期，在罗列特圣母院区，住了不少年轻放荡的妓女，称为罗列塔女人。——译者。

③路特西亚 (Lutecia)，即法文里的吕特斯 (Lutèce)，系巴黎的古名，罗马帝国统治期间名路特西亚，以后城市扩大，定都以后改称巴黎。
——译者。

④格雷内尔人工井 (Pozo artistiano de Grenelle)，巴黎附近的人工井，深547米，建于1834—1841年间。——译者。

⑤拿破仑 (Napoléon)，法国古金币，值二十法郎。——译者。

了。我很快熟悉了公共马车的交通路线，到最远的地方也只要几个苏^①。便宜的饭馆有的是，只花少量的钱便可享用可口的菜肴。小费在那儿叫做“布尔布瓦”^②，花费确实要多些，但是您得相信我，一个人受到那么殷勤的招待，给点小费也是心甘情愿的。您时刻听到的都是‘帕尔东’，‘帕尔东’。”^③

“彭特，在您看到的千百桩事情中，您还忘了谈其中最好的部分。您见过那些伟大的人物？”

“我告诉您吧。由于那时正是夏天，大人物们都到海滨浴场去了。维克多·雨果您是知道的，那时他正流亡国外。”

“那么拉马丁^④呢？您没有看见他吗？”

“当时，这位《格拉西野拉》^⑤的作者已经死了。有天晚上，陪我散步的朋友领我去看过伟大历史家梯也尔^⑥的故居，他还带我去看过一家咖啡馆，保尔·德·柯克^⑦在冬天时常去那儿喝啤酒。”

①苏(Sou)，法国铜币，值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

②布尔布瓦(Pourboire)，法语的小费。——译者。

③帕尔东(Pardon)，即法语的“对不起”。——译者。

④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6—1869年)，法国著名诗人。——译者。

⑤《格拉西野拉》(Graziella)，拉马丁的青年时代轶事自叙，作于1849年。——译者。

⑥梯也尔(Adolphe Thiers, 1797—1877年)，法国史学家，《法兰西共和史》的作者。——译者。

⑦保尔·德·柯克(Charles—Paul de Kock, 1794—1871年)，法国著名小说家。——译者。

“就是那个写滑稽小说的作家吗？风格优美；只是他写的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和琐碎的东西使我感到厌烦。”

“我还去过为奥克大维·弗耶^①做鞋子的鞋铺。我确实还在那儿买了一双，花了我六个拿破仑……，做工精细，多好的质量啊！我一直穿到普里姆^②死的时候……”

“这位奥克大维，是哪些作品的作者？”

“《希比拉》和其它一些最美妙的作品。”

“我不知道他……我相信我还弄不清楚欧仁·苏^③，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曾写了《弥天大罪》和《巴黎圣母院》。”

“您所说的那本书名叫《巴黎的秘密》。”

“这个……呵！我读这本书时真难过极了，给了我多么大的印象呵！”

“您同书中的主角恰恰一样，而且正是过的他们的生活。”

“正是。我的遭遇，也和临时工的女儿玛丽亚相同。”

这时候，白妮娜通知他们，粗茶淡饭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马上就座，享用醋溜蛋饼和牛排炸洋芋。需要表示文雅和高尚风度的时候，佛拉斯基托是很能控制他的真实意图的，这一回亏得他脑子灵动，把他的举止做作得非常巧妙，以免露出他馋得要命和早已饿昏的狼狈相。白妮娜非常亲切地对他说

①奥克大维·弗耶(Octavio Feuillet, 1821—1890年)，法国小说家。——译者。

②普里姆(Prim y Prats, 1814—1870年)，西班牙政治家与将军，1868年民主革命的组织者之一，1870年被暗杀，死因不明。——译者。

③欧仁·苏(Eugène Sou, 1804—1857年)，法国小说家，《巴黎的秘密》是他的代表作。——译者。

道：“请吃，请吃，彭特先生，虽然没有什么好菜，不能和人家请您的盛宴相比，现在说来也不算坏了……年景不好，万事都得将就一些……”

“妮娜女士，”这位华而不实的家伙回答，“我郑重地说，可以肯定您是一位天使；我深信，在您的身上，体现了一个善良而神妙的人——照古人和今人的说法，就是一个人格化了的天堂里的人物。”

“天晓得，您说的真是些加盐加醋的蠢话！”

十八

得到了午饭的补充后，不仅他们的体力看来已经恢复，他们的精神也已振作起来，仿佛翱翔在浩渺的苍穹。两个人再度回到小屋里，佛拉斯基托讲述他那个时候马德里夏天的美妙故事。在普拉多^①花园里，集中了一切最好的东西。有钱的人从他们的住地到格兰哈^②避暑去了。他曾不止一次游览过御花园，看过喷泉的流淌。

“我什么也没有看过，什么也没有看过！”奥勃杜丽娅郁郁地感叹着，两只美丽的眼睛里露出了天真无邪的忧伤。

“请相信，朋友，假如我没有天赋的想象力，使我能把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加以想象，那我真要变成十足的白痴了。您

①普拉多 (El Prado)，马德里著名花园，有供散步的林荫大道和博物馆，绘画与雕刻的收藏甚丰。——译者。

②格兰哈 (La Granja)，西班牙塞戈维亚省一个城市，是西班牙国王的夏宫所在地，那座古老的宫殿，系腓力普五世仿凡尔赛宫建成的。西班牙的贵族大亨在那儿也有避暑的别墅。——译者。

真想不到，我是多么地喜欢花：我喜欢得要死。妈妈年轻的时候，她准许我在阳台上培养盆花，不久便被拿走了，因为有一天我浇水太多，警察跑上楼来，处罚了我们一笔现款。我每次走过花园，一见花就心神沉醉。我多喜欢巴伦西亚的花，格兰哈的花，和安达卢西亚的花呵！……这儿很难看到花，我们看见的都是火车运来的，全都枯萎了。我想看长在地里的花。据说有各种不同的最美丽的玫瑰花：我希望能看看，彭特；我想闻一闻它们的香味。有大的小的，粉红的雪白的，品种多得很。我想看一大株茉莉花，大的一种，我可以在花荫下乘凉。见到千万朵小花落在我的肩上，洒在我的头上，我会多么高兴呵！……我梦想有一个最精致的花园和一间温室花房……呵！那种有热带花木和珍奇花草的花房，我真想鉴赏一下。我在脑子里加以想象，我正观赏着……，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花房，我真苦恼得要死。”

“我看过极盛时代的堂何塞花园，”佛拉斯基托说。

“您想想看，它比这幢房子和隔壁的一幢加在一起还要大。再想想看，里面有棕榈树，有高大的羊齿类植物，有结着果实的美洲菠萝。我似乎现在还正瞧着……”

“我也是一样。所有您对我描绘的东西，我都正瞧着。有时候，我梦想着，梦想着，似乎正瞧着那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正瞧着那些别处才有的东西。我对自己问道：‘难道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有一座豪华高雅的房子，有客厅、花房……，我的桌子上坐的是伟大人物……我同他们说话，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来增加我的知识吗’？”

“那有什么不可能呢？您正青春年少，奥勃杜丽娅，往后来日方长。一切您在梦中看到的東西，也许真能看到。那

时候，您可以每周举行一次有二十个宾客的宴会，每礼拜三，每礼拜……作为一个交际场中的老手来说，我劝您准备饭菜不要超过二十份，在这种日子里只邀请精心挑选的客人。”

“呵！……，好的……，请最好的，上等的……”

“其它的日子准备六份客饭，请知己的客人，一个也不要多；请出身望族的人，知道吗？请亲近您的、热爱您的、敬重您的人。由于您生得那么漂亮，一定有人崇拜您的……，那种事避免不了……但不要堕入情网之中，奥勃杜丽娅。我劝您对所有的人都要很亲切、很文雅、很有礼貌；如果某一个人行动超出了范围，您应摆出尊严的架子，比大理石还要冰凉，象位女王一样地不予理睬。”

“我以前也这样想着，现在时时刻刻都在想。您也将为我的娱乐而奔忙了，以免使我遭到任何不幸的事。我多喜欢天天看戏呀！既不放过歌剧，也不能错过音乐会、悲剧、喜剧，凡是初次上演的都要看，一次也不放过，先生，一次也不放过！一切都应观看和欣赏……但是有一件事您该相信，我坦白地告诉您。在所有这些杂乱的事情中，我特别喜欢的是散发许多救济品；我要去寻找那些最无依靠的穷人，好救济他们，并且……话说回来，我不希望有穷人存在……佛拉斯基托，不应该有穷人，对吗？”

“当然，太太。您是天使，只要使用一下慈善的魔杖，一切苦难将无踪无影。”

“我觉得您对我说的全是事实。我正是这样体会的。请瞧瞧刚才我经历过的事：前一会儿咱们谈的是花，我便觉得鲜花的浓烈香味已粘在我的鼻孔里了。似乎这时我正在我的

花房里面，瞧着那么多美丽的鲜花，嗅着芬芳的香味。咱们刚才又谈到周济穷人的事，现在，我应对您说：‘佛拉斯基托，把您认得的穷人给我提出个名单来，好让我开始分发施舍品。’”

“名单立刻提出，我的太太。”佛拉斯基托说，他对这种胡思乱想的梦话很感兴趣，心中盘算着他提出的穷人名单应该由世界上最需周济的人名来领头：佛拉斯基托·彭特·德尔加多。

“现在还不要忙，”奥勃杜丽娅加了一句，说话的口气，一方面表示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很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想让那只吹胀了的皮球再一次跳得更高。“请告诉我，在马德里东奔西跑，找穷人加以救济，会使我累得要命的，对吗？”

“那末，您的几部车子拿来干什么用呢？……我说这话的根据，是您已有很高的地位了。”

“您会陪伴我的。”

“当然不消说。”

“我会看见您骑着马在卡斯提亚大街上奔驰，是吗？”

“我一点也不否认。我从前是位合格的骑士。马术不坏……既然咱们谈到马车的事了，我劝您不要自备车子……可以同出租马车的人订个合同。他们一定服务得非常周到。您还可避免遭到多次跌破脑袋的事故。”

“您看怎样好？”奥勃杜丽娅说，她那一张嘴真好比脱缰的马，按捺不住了。“既然我需得去游历，该先到哪儿去呢？去德国还是去瑞士？”

“首先去巴黎……”

“我觉得已经游过巴黎了……这当然要去的……我已经在那儿了。我的意思是指现在我觉得已在那儿了，而且在回

来的时候，还要顺便到其它的国家去。”

“瑞士的湖泊真美。不要忘记爬上阿尔卑斯山，去看看……圣伯尔南多峰的狗^①，雄伟的冰山和大自然其它的美景奇观。”

“我要在那儿把我喜欢得要命的东西吃够：非常新鲜的奶油……彭特，请坦白地告诉我：您觉得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适当，玫瑰色的或天蓝色的？”

“我认为天上彩虹里面所有的颜色，样样对您都适当；说清楚点，并不是这样颜色或那样颜色增加或减少了您的美丽，而是您的美丽有足够的魅力，使您衣服的颜色更加鲜艳。”

“谢谢……您说得多巧妙呵！”

“我，如果您允许的话”，这位雕谢了的老风流说，心中已有飘飘然的登高晕眩之感，“我要把您的容貌和某一个人的容貌和脸型相比……是什么人吗？……就是法国的欧赫妮亚皇后，这位华贵、美丽和高雅的典型人物……”

“好家伙！佛拉斯基托！”

“我只是在说我感觉到的印象。那位最合理想的女人，从我在巴黎看见她的那一天起，我便再也不能忘怀，那一天她正同皇帝陛下从布瓦大道经过。自此以后，每当我独个儿在街上溜荡，或碰上我夜不能寐、睁眼做梦、关在房内鬼混几个无聊钟头的时候，我便看见了她，千百次地看见了她。好象现在我正看见她，经常看见她……这是一种印象，是一种……连我也不知道的东西。我这人崇拜理想，一生并不完全

^①圣伯尔南多峰 (el Monte San Bernando)，位于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上，高2,472公尺，山上有个修建于982年的修道院，院里的狗颇著名，能帮助修士寻找在雪封的山路上迷了途的旅客。——译者。

追求那齷齪的物质。我瞧不起它，我还知道如何摆脱这种肮脏的烂泥……”

“我懂，我懂……说下去。”

“我觉得，那个女人的形象活跃在我的心中……好象一个真实的东西……是一种活物……我没法加以形容……一种活物……难以想象的活物，但可以感觉到……”

“呵！不错……我懂得。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对她吗？”

“不是……对……对我也不知道的人。”

有一会儿，佛拉斯基托以为配得上奥勃杜丽娅的理想人物就是皇帝陛下。心中急于想把这个想法加以补充，便这样说道：

“我的女朋友，由于我认得，由于我认得欧赫妮亚·德·古斯曼皇后，我认为您同她是一个模样，也许还可以说您同她根本就是一个人。”

“我不相信会象到这种程度，佛拉斯基托。”她回答说，心中惶恐，但眼内放光。

“气色、脸型、侧面、正面、风度、身段、眼神、姿态、步伐……一切，一切都是一样。请相信我，绝不说谎。”

“可能有点相象……”奥勃杜丽娅说，满脸通红，直透发根。“但不完全相同；不会这样。”

“同两滴水一样毫无差别。”佛拉斯基托说，头向后倒在椅上。“如果说，您们在体质方面互相类似，那么，在精神方面、在上流人士的风度方面、在使一切人尊敬的某种高贵品德方面，您们两个人也是差不多的。总之，我对自己的

说法完全明白。您特别象她的，是您对白妮娜吩咐的时候，我真觉得看见了皇后陛下在向她的朝臣发布命令似的。”

“什么话呵！……这不可能，彭特，不可能的。”

这位姑娘发出了一阵剧烈的笑声，声音刺耳，久久不断，简直象发了羊癫疯病。佛拉斯基托也笑了，他在想象的世界中东拉西扯，突然跳起来用通俗的话说道：

“刚才您不是说过，您看见我骑在马上经过卡斯提亚大街吗？我相信您将来会看见我的！我以前是一位高明的骑手。年轻的时候，我有一匹带白花的小黑马，花纹象是画上去的一样。我骑着它，驾驭得非常熟巧，它同我在里内亚^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又到了龙达，我在那儿把它卖了，换买了一匹赫雷斯^②马。这匹马说来您一定要吃惊，就是后来艾尔巴公爵夫人^③买去的那一匹，她是法国皇后的姐姐，也漂亮得很……她们姊妹二人虽不相象，但她可同您一个样子。”

“那，那我知道……”奥勃杜丽娅说，还夸耀她知道她们的关系。“她们都是蒙底霍^④的女儿。”

“当然，她住在天使广场，在广场转角上的大宫殿里，那儿有许多珍奇的飞鸟……真是仙女之宫……有天晚上我去过……是我的同事巴科·伍士达利斯和马罗诺·普列托介绍

①里内亚 (La Línea) 西班牙加底斯州地中海边一个城市。——译者。

②赫雷斯 (Jerez) 西班牙加底斯州一个城市，以产葡萄酒著名，是否出产名马无从查考。——译者。

③艾尔巴公爵夫人 (La Duquesa de Alba)，这里是指巴卡·德·蒙底霍 (Pacca de Montijo)，系欧赫妮亚皇后的姐姐。——译者。

④蒙底霍，即西班牙的蒙底霍伯爵 (el Conde Montijo)，原名西普里亚诺 (Cipriano de Porto-Carrero)，1834年袭伯爵衔，生女二人，长名巴卡，幼即欧赫妮亚皇后。——译者。

去的……是的，我是个高明的骑士，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功夫，请相信我。”

“您还有最高尚的骑士风度……”

“呵！不很好。”

“为什么这样谦虚呢？我看见您是这样的，而且我从来料事如神。所有我预见的都是真事。”

“不错；可是……”

“请别反驳我，彭特，不要反驳，什么也不要反驳。”

“我恭敬地尊重您的论断，”佛拉斯基托恭顺地说。

“我对待一切和我交往的仕女们都是这样，这种女人是很多的，奥勃杜丽娅，很多……”

“正是这样。我从来没有遇见任何人在举止文雅上能同您比拟。坦白地说，您是高雅人的典型……是……”

“老天爷！”

说到这里，他们的梦话已经说到了顶点，白妮娜突然闯进，使他们一跤跌进了现实。这时候，白妮娜已做完了涮锅洗碗整理厨房饭厅的繁杂工作，走进来向他们告辞。佛拉斯基托觉得也到了去工作地点干活时刻，便向这位皇家贵妇恳请恩准失陪告退。她俯允了他的请求，还露出了苦恼的神色，对明天以前要在她这个皇宫里——这个只有几个朝臣侍从的阴影的皇宫里——所要遭到的孤寂，表示出了忧虑。在其他正常人的眼中，这几个朝臣也无非是几只咪咪叫着的猫子，在她的眼中，可不管是不是猫，反正都是一样。她在孤寂的时候，正可以很自由地欣赏她想象中的花房，观赏鲜艳的热带花卉，闻嗅它们迷人的香味。

佛拉斯基托·彭特走出门来，亲切地鞠躬告辞，面带忧

郁的微笑。白妮娜跟在他的后面，加快脚步，以便在门口或街上赶上他，想同他随便聊聊。

十九

“真的，堂佛拉斯基托，”当她在圣佩德罗烈士街赶上他的时候，用手肘碰他一下说道。“您对我没有信心，但应该信赖我。我诚然穷，比老鼠还要穷；为了供养女主人、小姐以及我自己，我所经历的辛苦真是天晓得……可是，在困穷之中，有一个人我最关心，而这位比任何人都穷的人便是您……请不要否认。”

“白妮娜大姐，我再说一句，您是一位天使。”

“是的……我不愿您是那么地无依无靠。为什么上帝要使您过那么屈辱的生活呢？真是耻辱；可还不很厉害，老天爷……大家都知道彭特先生是个有身价的人物；可是已经潦倒不堪，穷得来连风都刮不走，因为在您身上它根本就找不到下手的地方。那末好吧，我说话直截了当：今天应付了一切开销之后，我还多出一个比塞塔。拿去吧……”

“老天爷！白妮娜大姐！”佛拉斯基托说着，脸色最初变得惨白，随后转为通红。

“不要忸忸怩怩，您正好拿去支付昨晚欠白尔娜达的床铺费。”

“真是天使！老天爷！真是天使！”

“不要说天使不天使，把钱拿着！您不愿意吗？那您要错过机会的。您看见那位客店女老板虽用钱如水，但只赊帐让您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她便唠叨不休了。不要说我也缺

钱。确实我也没有第二个比塞塔！但明天一天的开销，我会尽力设法暗中加以安排的……拿去，请拿去！”

“白妮娜大姐，如果我接受了这个比塞塔，是的，女士，如果我接受了它，忘掉我是什么样的人，忘掉我尊严的身份等等，那我真是可怜和可耻到极点了。再说，当我知道您为了供养您的女主人而讨饭的时候，我怎会接受这一施舍呢？不能，不……我问心有愧……”

“别说问心有愧吧，这儿又没有外人。把钱拿去，说句真话，不然我要生气了。堂佛拉斯基托，别再装模做样，您比第一号穷人还要穷得可怜。难道是您欠白尔娜达的钱很多，需要更多的钱吗？这样一来，我可没法给您，因为我也没有……可是您又不是傻瓜，堂佛拉斯基托，也不要过份软弱恭顺了，如果这个狡滑的女人白尔娜达没有上四十岁的年纪，她会把你活生生一口吞下的。对象您这样出身高贵的顾客来说，不能因为欠下了三四晚的床铺费便拒绝您住宿……如果您这位好人佛拉斯基托有上一二十万家资，定会看到她百依百顺……把你欠她的四个里尔的帐款还清……在那简陋的床位上安静地躺下罢。”

佛拉斯基托似乎还没有被说服，也可能相信拿下这个比塞塔到底总要好些，但是，要实实在在地伸出手来接受施舍，心中仍有点抵触情绪。白妮娜加紧劝说，对他说道：

“既然您是个那么怕羞的孩子，既然您不敢对客店的女老板要求记帐，那末，我去对白尔娜达说一下，叫她不要同您争吵，不要找您的麻烦……好了，把我给您的东西拿住，不要使我寒心，堂佛拉斯基托先生。”

她不给他再争辩和拒绝的时间，抓住他的手，把钱放在

手内，用劲把他的手掌合拢，并放开脚步跑开了。佛拉斯基托没有做出要把钱还她的手势，也没有把钱仍掉。他站着不动，默默无声，望着白妮娜象一缕烟似地消逝在视线以外。他左手捏着那个比塞塔，右手掏出手巾，揩擦眼睛，伤心地痛哭起来。他患过很久的眼炎，一受刺激便要流眼泪，但现在也可以说是由于心中愉快、感叹和激动而失声哭泣的。

白妮娜到达皇家街仍然晚了一个钟头，因为她在回家以前又去芸香街卖了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赊帐卖的，她的钱已经用光了。两点钟后她才抵家，肯定这不是个不合时宜的时刻：以前她回来得更晚，她的女主人也并没有发过脾气。到底发不发脾气，还要取决于巴卡太太在她进门那一刻儿的心境。很不幸，今天下午正是这位可怜的龙达夫人神经激动和脾气最粗暴的时候。她的脾气会象火山一样地突然爆发，起因有时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是难以理解的身体机能上的奥秘。这一回，正当白妮娜还没有进门的那一刻儿，巴卡太太便恶狠狠地对她说：“你认为这种时刻才是回来的时候吗？我真该去同堂罗马尔多谈一谈，请他告诉我你到底是几点钟离开他的家……你一定会大扯其谎，说是到姑娘那儿去了，说是去为她准备饭菜……你以为我是傻瓜，会相信你那一套谎话吗？闭住你那张嘴……我不要求你加以解释，我既不需要，也不相信，你已经知道，你对我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真是个说谎女人，造谣专家！”

白妮娜深知她女主人的性格，知道在她盛怒之下加以反驳、解释、辩白和抗争都是最坏的办法。不管多么在理，巴卡太太都听不进去。对方的辩驳越是合情合理，她的脾气也更加发得厉害。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了，白妮娜本来没有

过失，而她只好自认有错，承认她女主人责备她的过失，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稍快地安静下来。

“你瞧我有道理吗？”女主人继续说着，只要她的心情变成了这个样子，她那令人难忍的怪脾气，就是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你默不作声……俗话说得好，不出声就是默认。我说的事立刻就会被证实的；我经常是什么事全都知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没有到奥勃杜丽娅的家里去，而且这也不顺路。你到哪儿闲荡去了，只有上帝知道。我可不担心，以后会调查出来的……让我独个儿留在这儿，饿死算了吧！……但愿我在某一天早上死去！……让我不再受商店老板来收零帐的气，那些都是由于你安排不当而没有付清的……因为，说句真话，我真不知道你把钱花在哪儿去了……回答吧，婆子……怎么辩驳都行，如果你对一切问题都以闭口不谈，我觉得我的话还讲得太少了。”

白妮娜心平气和地把以前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在堂罗马尔多家里的工作结束得太晚了，堂卡洛斯·德·特鲁希略留住她浪费了许多时间，后来又 to 卡贝萨街去……

“天晓得，天晓得你干了些什么，浪游鬼，天晓得你到过什么地方……瞧啦，让我来闻闻你有酒气没有。”

闻了一下她吐出的气以后，她厌恶而惊恐地大声喊叫起来：

“得了，得了！醉鬼！喝过烧酒的。”

“没有尝过，太太，应该相信我。”

巴卡太太坚持着，坚信她的猜疑在这个时刻已经变成了真实，她的顽固更坚定了她的信心。

“应该相信我，”白妮娜再重复一句。“我仅仅喝了佛

拉斯基托先生敬我的一小杯甜酒。”

“那位佛拉斯基托先生早就引起我的怀疑了，是个老风流，很狡猾，很下流。你们两人，一个怪样，你也是死不吭声……不要以为你会瞒过我，假正经……到了晚年，他还想来勾搭你，真是吊儿郎当！这是些什么事呵，老天爷！这种可恶的坏习气带来多大的纠纷呵！闭嘴！立刻会弄清楚的。不行；假如你否认，那也不能使我相信，因为我之所以要谈论什么事情，那是由于我知道……我长得有眼睛……”

她不让这位犯错误的女人有解释的机会，便撇开此事，谈到另外一件事上去了。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婆子？我的亲戚堂卡洛斯怎样接待你的？怎么样？还好吧？他没有发脾气吗？一点都不需要告诉我，因为你们说的话我全都知道，我就好象藏在帷幕后面似的……我没有弄错吗？他对你说，我遇到的困难是由于我不记帐的坏习惯引起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他这个看法打消。每个疯子都有他的心计；我亲戚的疯病就是把所有的事都用数字来加以安排……他靠数字发家致富，盗窃国库，欺骗顾客；到了晚年，他想靠数字来拯救他的灵魂，想用数字这味药来治服我们这些穷人，可是，数字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得救，对我们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说对了吗？他对你说的是这一套吗？”

“不错，太太。您真好象听见过了。”

“而且在借方贷方的唠叨半天之后，他便会把要施舍给我的那笔钱交给你……他真不知道，如果我接受了他的施舍，我的尊严岂能容许！我似乎正看见他勉勉强强地拉开抽屉，把那个装钞票的小包拿着，躲躲闪闪，还害怕被你瞧

见；我似乎看见他把小包摸了又摸，仔细地放下；又看见他把钥匙放在……于是，那个死猪突然取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我没有办法确定他要给我的数目，因为推测那个怪吝鬼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也不怕猜错，绝不会超过四十杜罗。”

一听这话，白妮娜脸色的变化真是难以形容。女主人注意地望着她，脸色也变苍白了，稍稍停了一会儿说道：

“真的：我的口气太大了。四十个杜罗，不会的；但是他这人虽然怪吝小气，也不会少于二十五个杜罗。再少我是不会收下的，妮娜，我不能够收下的。”

“太太，您真是在说梦话，”她回答说，心中早有主意。“堂卡洛斯先生什么也没有给我，等于一点也未给。他要从下月开始每月给您两个杜罗。”

“扯谎客，女骗子……你以为你那一套把戏能迷惑我吗？得哪，得哪，我才不会相信哩……我虽然算不了什么，可也不要让我生气……懂得了，妮娜，我懂得了。你自己问问你的良心。我可以完全不管，让上帝给你应得的报应。”

“怎么，太太？”

“这时候你尽管假装痴呆。不过，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可以立刻识破你的计，揭穿你的谎言么？得了，婆子，认错吧；不要企图在欺骗之外，还再加上点丑事。”

“怎么，太太？”

“倘若做了勾引人的坏事……坦白出来，我宽恕你……不想招供吗？那对你更坏，对你的良心更不好，因为我会从你的脸色上看出来的。你想知道吗？堂卡洛斯给我的那二十五个杜罗，你给了那位佛拉斯基托·彭特，让他去还债，到

饭馆去吃饭，买领带、生发油和新手杖……你瞧，你瞧，大坏蛋，我全都给猜着了，瞒哄我是没有用的。我比你还要知道得多。现在你要去保护这位过了时的风流鬼了。你爱他，胜于爱我；侍候他，不侍候我；同情他，不同情我；而我是那么爱你，让响雷把我轰得粉碎吧！”

女主人放声大哭了。白妮娜觉得女主人对她太不礼貌，象责备一个干了坏事的孩子一样责备她，本来想辩驳一下，但一见她哭得泪如泉涌，心便软下来了。她心中早就明白，眼泪一出，便是愤怒的收场，也可以说是脾气发作的缓和。已经哭过了，接着最好是放声大笑，使一场口角，化为愉快的嬉笑。

“可不是，我的太太，”她抱着她亲吻，并对她说道。

“您既然认为我这位新姑爷那么迷人和那么可爱，难道我就让他样样缺乏，一点东西也不给他吗？”

“不要想以嬉皮笑脸的玩笑来哄骗我，饶舌鬼！马屁客……”女主人对她说，她已被解除武装并被征服了。“老实告诉你，你干的事我一点也不计较，因为卡洛斯的钱我不应该接受……我宁愿死于饥饿，也不要他的钱玷污了我的手……把钱给他吧，不管给谁都成，狠心的女人，让我安静吧，让我死去，被你遗忘，被世界上所有的人遗忘。”

“咱们两人都不会立刻死的，因为我们还得作许多挣扎，”女仆对她说道，同时动手忙碌地为她准备吃的。

“让我看看你今天为我带些什么废物回来……把篮子给我看。可是，婆子：你给你的女主人带来这点点污秽的碎肉，难道心中不感到羞愧吗？另外没有了吗？还有点卷心菜。你那卷心菜真使我恶心，我肠胃胀痛，一连都吃了三天

了……在这个世界上，咱们到底还要受些什么苦呢？快把这些烂杂烩弄来我吃吧……没有带鸡蛋回来吗？你真是料得到，鸡蛋不新鲜我就不吃的。”

“给什么就请吃什么，别噜嗦了，老天爷给了吃的，您还要说这不行那不行，会触怒神灵和冒犯上帝的。”

“好，婆子，随你好了。咱们有啥吃啥，感谢上帝。可是你也得吃，一见你奔波劳累就使我痛心，只关心别人，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休息。坐在我旁边，告诉我今天干了些什么事。”

到了下午，两个女人在厨房的桌子上坐下吃饭。巴卡太太吃一口饭又深深地叹息一声，把起伏在她心中的看法谈了出来。

“告诉我，妮娜，在世界上一切不可理解的稀奇怪事之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法子，使我们能从穷困变为富有吗？难道就没有什么法子，使世界上怪吝鬼手里多余的金钱，全都转到咱们这些腰无分文的人手里吗？”

“您说的什么，太太？是不是说，在转瞬之间，能不能使我们由穷人变成富人，眼见我们的屋内被上帝创造的钱堆得满满的吗？”

“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如果真有奇迹，为什么不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才真是应该得到的人呢！”

“谁说不会出现奇迹？谁说咱们不会碰上这种事？”白妮娜回答说，心中突然涌出了一个特别突出和非常灵动的念头——用阿尔谟德纳教给她的祭神魔法，祷告神明，以便占有地球上的一切财富。

二十

那位非洲瞎子所谈的情况和想法，对她精神上的影响是那么地大，使她差一点把求地府大王驾临的奇妙方法都告诉她的女主人了。但是，她害怕张扬出去会使这个秘密失灵，便闭住了那张饶舌的嘴，只说了一夜之间财富临门的事是很可能发生的。当她在巴卡太太旁边躺下来的时候（因为她们同睡一屋），她想到阿尔谟德纳所说的话全不可靠，把它当真事看才是个大大的傻瓜。她想睡，但又睡不着；心中又想着那个念头，相信它有实现的可能，而且越把它抛开不想，那个鬼念头越一股劲地往脑袋里钻。

“试上一下有什么损失呢？”她盖好被子后自言自语地说着。“那可能是假的……万一又是真的呢？多少谎话很快变成了千真万确的真事啊！……那末我不妨试一试，就在明天上午，拿最先得到的钱去买一个瓦罐，一句话也不说。困难的是交涉买一样东西可一句话也不说……管他的，装一下哑巴……随后再找一根木棒，也不说话……只是摩洛哥瞎子还得把经文教我，我要记牢，一字不漏……”

她稍稍睡一下就醒了，深信隔壁门内有几只很大很大的篮子，装满了钻石、红宝石、珍珠和蓝宝石……在阴暗的屋内，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份财宝就在那边，一点也不用怀疑。她拿起火柴盒，准备点灯，想欣赏一下这笔财宝；可是巴卡太太睡觉是很容易被惊醒的，为了不惊动她，还是等明天早晨再查看吧……过了一会儿，她又讥笑自己的幻想，对自己说道：“我又不是傻瓜呀！……财宝临门还得要等一会

儿的……”天快亮了，她觉得有两只白狗从床下跳出来把她叫醒了；似乎听见门铃在响；她跳下床来，外衣也没穿上，跑去打开了门，相信敲门的是长髯绿袍大王的随从或卫士……可是一个人也沒有；门边一个活物也没有。

她准备出门了，弄好了女主人的早点，初步打扫了一下屋子。七点钟时，手提竹篮，走出门到了皇家街。由于手边一分钱也没有，也不知道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她便向圣塞巴斯蒂安教堂走去，沿途想着堂罗马尔多和他家里的人，因为这几个人她已谈过多次，并且不止一次对他们加以评论，加以描写，现在已经觉得成了真人真事了。“我真变成疯子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堂罗马尔多这个人本来是我捏造的，现在我突然想起他来，还觉得真有其人，还觉得可以靠他。除开叫化头儿以外就没有什么堂罗马尔多，我就是到叫化头儿那儿去的，经过‘班长’答应后，看能不能讨到一点东西。”这一天情况不坏；一进门来，普利多便告诉她，先有丧事要办，随后要在圣器室举行结婚典礼。新娘子是特任部长的侄女，新郎……是新闻界的人物。白妮娜站好她的岗位，最先得到的两分钱是一位太太给她的。同伴们要求她谈一谈堂卡洛斯叫她去干些什么，她的回答吞吞吐吐而且零碎不全。卡希安娜认为堂卡洛斯已经同白妮娜大姐谈定，要把他家的剩饭给她，而卡希安娜之所以很注意她，无疑是想她自己也能享用一份。

结果，办丧事的人没有分发什么大不了的東西，办喜事的诚然要施舍得多一点，但外面的乞丐都跑来了，经过一场抢夺和纷乱以后，有几个人抢到了五分钱，有的仍然两手空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子在太太先生们陪同下刚走出

来，大伙儿便象一窝蜂似的向他们跑去，挤皱了证婚人的大衣，甚至连他的礼帽都压扁了。这位先生费了好大的劲也躲不开这场灾难，没有法，只好扔了一把小铜币在院中。身体灵活的人乘机捞了几文；手脚笨点的仍只是枉费了心机。

“班长”和艾利塞奥努力设法维持秩序，当新婚夫妇和所有随从坐上车子以后，这群纷乱的穷人仍然聚在教堂附近，大声叫骂，拍胸顿足，刚被赶开，又象一群蚊子样的聚拢来了。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已经累得没有法子，最后他们的骂声是：“你得到的最多……，把我的也抢去了……，这儿真不讲公道……，全是些无赖……”俏皮鬼本来捞得最多，口里却骂个不停，想把大伙儿鼓动起来反对“班长”和艾利塞奥。后来，警察来干涉，说他们再不哑静，便要把他们“收容”起来，这一句话真象上帝的旨谕一样收到了效果。闯进来的人跑了，本教堂的人退回到巷道以内。整个一天的争夺，包括丧事和喜事在内，白妮娜捞到二十二分，阿尔谟德纳得到了十分。卡希安娜和艾利塞奥据说每人得了一个半比塞塔。

白妮娜和摩洛哥瞎子一块儿走了出来，大家埋怨运气不好；同平常一样，两个人走到前进广场，在铜像下面坐下，以便仔细考虑如何克服这一天的困难与紧迫。白妮娜真不知该求什么天神才好；用这一天讨得的善钱，实在没法下手安排，因为她必须用来偿付芸香街商店里的零帐，保住信用，才能再混几天。阿尔谟德纳对她说，他绝对没有法子帮助她了，顶多只能把上午讨的几个铜子给她，到了下午，他又去民警大队附近的艾尔巴公爵街乞讨，晚上再把讨到的钱给她。老婆子拒绝了他慷慨的善意，因为他也要生活，也要吃

饭，另外还拒绝了他请她喝咖啡，吃面包，并在十字街混到晚上。她坚决不同意他的邀请，并提出了祈求地府大王的事，她表示出来的信念和信心，很可以看出她对这事寄托着很大的期望。虚无飘渺和神秘莫测的东西能找到的市场，就在那些绝望的心灵找不到寄托之所的人们中间。

“就是现在，”可怜的女人说，“我打算去购买应用的东西。今天是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咱们便可试一试了。”

“买东西，不说话……”

“当然，一个字也不说。试上一下有什么损失呢？把另外一件事告诉我：一定要在半夜里准时干吗？”

瞎子回答要半夜干，为了祈神有效，他又把必需的规矩和条件重说了一遍，白妮娜尽量全部记在心里。

“知道了，”她最后说道，“你整天都在艾尔巴公爵街的小桥边。如果我忘了点什么东西，便跑来问你，你还该把经文教我，这件事我学起来真要费点功夫呢，特别困难的是不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来说，用的是你们的话，好家伙，为了不弄错，我还不知道该用什么法子。”

“假如弄错了，大王不来。”

面对这些困难，她心情沮丧了。告别了她的朋友，得赶快去弄点铜钱，来应付这一天要办的事情。除帐是不行了，她跑到圣米兰街的转角处讨乞，在桔园咖啡馆的门边，拦住了过往行人，倾诉她的苦楚：说她刚从医院出来，丈夫从修建房子的脚手架上跌下来了，已经三个礼拜没有吃东西……以及其它能打动人心的话等等。不幸的女人捞到了点钱，本来还可以多弄几文的，可是，一位可恶的警察来恐骇她，说她要是不赶快滚开，便要把她送到拉丁纳警察局的地下

室去。接着她买好了祈神的用具，真是件讨厌的事，什么都要用比手势来办理。在回家的路上，她心中想着：要在那儿施行这个讨厌的魔法而不让她主人知道，也是一件大大的难事。对这一点，她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诈称堂罗马尔多病得不轻，晚上要去照料他，便可以到阿尔谟德纳的家里去了……可是，有柏德娜在，也是有妨碍的：危险在于有了这么一个靠不住的人看见，会使祈神的事无法进行。另外还有一很大的不便：如果效果很好，那个女醉鬼会想占有大王所赐财宝的全部或一部分……当然罗，带来的财宝最好不是宝石，全部都是现金或成捆的银行钞票，用橡皮筋扎起来的钞票，同在兑换店里看到的钞票一个样子。因为……要到珠宝店里去交涉出卖这么多的珍珠、蓝宝石和金刚钻，那真是个不小的累赘……话说回来，大王带什么来应随他的便，这又不是略为救济或要点耳环之类的小事。

巴卡太太心情正坏，因为今天一大早便有一位店主来到家里，向她出言不逊，加以侮辱。可怜的太太一面哭着，一面乱扯头发，恳求她忠心的女友翻遍地球，为她寻找现正需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杜罗，使她不会再看那位店主的粗野面孔。白妮娜为了想出一个摆脱这场窘境的办法，真是把脑汁都绞尽了。

“婆子，做做好事吧，弄点钱，想点法子，”女主人对她说，泪如泉涌。“困难的时刻才见朋友。到了处境很危急的时候，除了厚起脸皮以外是没有其它办法的……你不会遇到象我这样的事，你的堂罗马尔多会帮助我们脱离困难吗？”

她的女仆没有回答，只忙于为女主人准备饭菜，心里盘

算着那些最微妙的问题，巴卡太太又把她的建议重说了一遍，白妮娜也假意认为她的建议有些道理。“堂罗马尔多……，是的，是的，我要去看……但我不能保证，太太，我不能保证。也许人家不信任……善举是一回事，借钱又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十个杜罗，我们是不能脱离困境的。那位粗鲁的店主卡宾诺谈些什么话呢？他明天会不会再来侮辱我们呢？……坏蛋，强盗……，真是个无耻的家伙！……那末，是的，是十个杜罗的事，我不知道堂罗马尔多会不会……对他，我还说不一定；但他的妹妹可厉害……十个杜罗呀！……我去看看，可是我如果回来稍晚一点可不要奇怪。这种事情……我真不知该怎样交涉……这要看他们的脸色；也许他们会说‘请回去’……我去，我去；我真心烦意乱……，我会回来得很晚……，但不会晚到有人来……”

“总之，不要空着双手回来。瞧吧，婆子，瞧吧，上帝会保佑你，把你的脑子磨炼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有你那样的才干，我会马上脱离困境的。我在这儿为你祷告天上所有的神灵，愿他们为你开通心窍，让我们两个脱离苦海吧。再见，婆子。”

白妮娜已经想出了一个计划，在她正确的判断中，只有这一着也许能收到点微微的效果。她向大午街走去，去找她的女友客店老板堂娜白尔娜达。

二十一

客店的女老板恰好不在。接待白妮娜的是店里的女掌柜和一位名叫普列托的男人。这个男人很受女老板的信任，负

责登记每天出租床位的帐目。除了等待以外没有其它办法了，因为这两个家伙要解决使她那么忧虑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大家谈着，谈着，谈客店的生意，这一年生意不好，每晚住客越来越少，欠帐的事常常发生。白妮娜偶然问起了佛拉斯基托·彭特，普列托说昨晚看见他被拒绝进门，因为已欠下七次床铺费，不再让他记帐了。

“可怜先生！”白妮娜说，“他一定睡在露天的……他那样的年纪……真是一件苦事……该把情况改善一下，他实在太老了。”

女掌柜说，她不知道堂佛拉斯基托在哪儿安身，听说在附近小午街“鼬鼠”开的那家客店里住宿。据可靠的消息，他现在正在病中。一听这话，白妮娜突然把她到这儿来的主要目的，一心要看那位无依无靠的佛拉斯基托到底成了什么样子给忘记了。赶紧到“鼬鼠”的客店去，时间还来得及，等堂娜白尔娜达回家的时候再来。说做就做。不多一会儿，这位忙碌的老婆子便到了那所明开客店暗设酒馆的地方。刚一进门，首先看见的，是那个卑鄙家伙卢基塔斯——奥勃杜丽娅的丈夫——正同几个放荡子弟与两三个褴褛女人在一张污浊的圆桌上打纸牌，桌上放了几杯加利涅纳甜酒和巴尔地略烧酒。在白妮娜进来的时候，他们刚把一局打完，还没有动手打第二局。那位巴卡太太的女婿把污脏的纸牌扔在桌上，其污脏的程度，与赌牌的人们那一双手不相上下。只见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用平常醉汉们那种听不清楚的话句和极正派的文雅态度，向他岳母的女仆敬酒一杯。老婆子拒绝了，说道：“不消，少爷，我已喝过了……谢谢……”

可是，这位少爷的脸色变得那么阴沉，其他的人随声附

和与劝她喝酒的态度又是那么坚决，使她心中害怕，只好把那只粘腻腻的酒杯里的东西喝了一半。她不想同这个粗鲁的人发生纠纷，因为他会大发脾气；而且，碰巧这个下流的卢基塔斯正遗弃了他的女人，如果因此同他发生争吵，那一定会白白浪费她的时间。她抛开了他，爽爽快快地去办她的事，向屋里喊道：“皮图莎在家吗？”

“在，有什么贵干？”一个憔悴的女人从狭窄的小门里钻出来说，小门被柜台后面的货架遮住了，架上满是瓶子和长颈玻璃瓶。如果说，这扇小门是通到海鳗窝里的一条裂缝，那么，这个女人便好比海鳗类中最瘦、最滑和发育最不正常的典型。她的脸非常瘦削，从侧面一看，简直可以说是用纸板糊成的，轻飘飘，好象一只风向标。颈上满是大疮疤，有只耳朵上耳环的针孔是那么地大，大得来可以把整个指头放进去。又黑又缺的牙齿，光秃秃的眉毛，沾满眼屎的睫毛，眼泪汪汪的眼睛，精明锐利的目光，这便是她面容的全貌。她的身段当然不用说了，最恰当的比喻，就是一把穿上衣服的扫帚，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根用破布包起来的拖把。她的手膀和手在比手势的时候又拍又打，好象在挥动什么鸡毛掸子，要把对方脸上的灰尘拂干净。说话的声调听起来象正在漱口似的。以上的情况虽然看来奇怪，但为了把这个人的形象交代清楚，我也要加以说明，她这一切讨厌的地方都只不过是外形上的特点，相反地，她的态度和蔼可亲，品德值人称道，总而言之，我可以肯定地说，皮图莎这个女人一点也不讨厌，而且根本谈不上讨厌。

“白妮娜大姐，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呢？”她说着一股劲儿地推着白妮娜的肩膀。“听说您在有钱的大户人家里

……那末，美味的剩菜剩饭是吃了不少……小帐酒钱也是不坏的了！……”

“大姐，不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现在我们的情况不好。”

“怎么？您情况不好？”

“越来越窘迫。有汤喝汤，没有便什么也不吃……您的‘鼯鼠’呢？他怎样了？”

“您问他干吗，白妮娜大姐？”

“大姐，我问他身体是否健康。”

“别提了。一想到这些，便使我痛苦。”

“得了吧……请告诉我另一件事……”

“请说。”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位名叫佛拉斯基托·彭特的先生收留在你店里了？他是不是还在这儿？因为人家说他昨晚病得很厉害。”

她的回答是叫白妮娜随她一块儿去看；两个女人手挽着手，溜进了货架和柜台中间当作门用的洞口。旁边安着一架很窄的梯子，两个人一前一后从梯子爬了上去。

“他是个正直的人，有人说他还是个大人物哩，”白妮娜加上一句，相信要在这儿碰见这位倒霉的绅士了。

“是出身高贵的人。瞧瞧看，他那些漂亮的头衔而今成了什么样子。”

她们经过了一个脏得发臭的小巷道，走到一间没有烧饭的厨房。灶和碗橱都已用来安置空瓶、烂箱、破椅和成堆的破旧东西。堂佛拉斯基托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条破褥上，穿着衬衫，面容惨白，一动也不动。两个女人一人一边在他身旁

跪下来，一个端着一杯加了水的甜酒，另一个轻轻地推他，并异口同声向他喊道：“醒来呵！……见鬼了吗？……不要装病了。不想再喝一点吗？”

白妮娜跪着，推着他，对他喊道：“敬爱的堂佛拉斯基托，怎么啦？睁开眼睛看看我吧，我是妮娜。”

关于老婆子想要知道的那件事情，这儿有一段插曲，是两个老丑婆在她来后不久告诉她的。这两个老丑婆外表难看，如果要在讨厌与丑陋方面来比较一下，那真是没有人能够胜过她们的。当佛拉斯基托被拒绝在白尔娜达的客店住宿以后，他便靠在爱尔兰小教堂的门口，打算在那儿过夜。她们在那儿碰见了，开始同他开玩笑，谈了点事情……据她们说，两个人所谈的事并没有冒犯他。说简单点：这位满身污垢的老头子忍不住了，举起棍子，追赶上来要打她们，但他自己却直挺挺倒在地上。她们放声大笑，以为他绊了一跤；一见他躺着不动，便又跑过来了。巡夜的人来了，把灯逼近他脸上一照，才看出来他已经昏过去了。这边一推，那边一推，这位好好先生可象死人一样。“鼯鼠”也被叫来了，一见他那副样儿，心中也不免一怔，并说这种情况叫做假死。由于他心肠很好，慈悲为怀，而且还学过一年兽医，便叫把他抬到他家里去，以便救他并用按摩和涂芥茉膏来使他恢复呼吸。

事情就这样办了，由这两个老婆和另一个同伴把他抬着，病人身体轻得好比一捆茅草。到了家里，经过推拿按摩，他恢复了知觉，对这一群人表示了亲切的谢意。皮图莎为他作了点肉汤，他喝得津津有味，嘴边时刻都挂着最最动听的感谢话……，态度显得很文雅，随后就舒适地躺在草褥

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没法把他安顿在房间里，因为整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空床，再说住在那间旧厨房里也很不错，是一间空气流通的屋子。

第二天早上情况更坏，当他站起来打算离开的那一刻儿，他又瘫倒了，整整一天都晕绝，非常吓人，躺着象死人似的，费了很多力才让他苏醒过来。由于他喊热发烧，所以只让他穿着衬衣，但他在那儿的衣服可没有人动过，也没有人偷过他衣袋里的任何东西。“鼯鼠”曾经说过，要是他晚上还不苏醒过来，他就要通知议会代表办公室，叫人把他送进平民医院。

白妮娜向皮图莎表示，象他这样一位高贵的大老爷，送平民医院是不适合的，又说她决心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去，真的……老婆子的心中涌现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根据她性格的最基本的德行，她决定要立刻把这个设想付诸实行。

“你愿意同我谈一两句话吗？”她对皮图莎说，并挽着她的手膀，把她从厨房里拉出来。到了走廊的尽头，两个人走进了那个唯一能够住人的房间：一间卧房，有一宽大的铁床，挑花的床单，歪斜不平的镜子，土耳其的仕女画，破旧的五斗橱，圣安东尼奥坐像，像前还有用碎布做的花朵和一盏小油灯。两人的对话急促而紧张：

“您有什么贵干？”

“小事情。借给我十个杜罗。”

“白妮娜大姐，您的神经正常吗？”

“完全正常，特丽莎兔子^①，同以前借给你几千里尔救你

^①特丽莎兔子是皮图莎的浑名。——译者。

不进监牢时一样正常……你不记得了吗？就是那年刮龙卷风的那一天；植物园的大树都连根拔起的那一天……你住在省长街，我住在奥古斯丁街，在那儿帮佣……”

“当然记得。我通知了您，我们家里买了……”

“你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

“我开始东奔西跑四处求援……”

“跑着，跑着，你快要发疯了……”

“由于你正在大户人家帮佣，我估计一下说道：‘只要您愿意，您就可能救我于难’。”

“你到了我家，恐惧万分……，结果是……你不曾免于犯罪，我也没有救你于难。”

“但恰恰是您救了我……我多感谢您呀！白妮娜！”

“又没有要利息……不久，你卖了仓库里的酒，恢复了平静，便还了我……”

“一个杜罗对一个杜罗来付还的。”

“正好：现在我又象你从前那样陷入了困境，我需要两百个里尔，你也会给我的。”

“几时？”

“立刻就要。”

“好家伙……，我的天呀！我可没有烤豆变钱的法术呀！”

“你没有吗？难道你的‘鼬鼠’也没有吗？”

“我们都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油水的了……您要这十个杜罗来干什么呢？”

“干与你无关的事。告诉我到底给还是不给。我会很快还你；如果你不给杜罗而给里尔，那倒没有什么不方便。”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一分半分钱都没有。我那个混账东西只会带来灾难。”

“我的天！怎么办？……”

“没办法，我又没有珍珠宝贝。如果有一点……”

“好好找一下，老板娘。”

“好的。有两个戒指。不是我的，是鲁马尔多^①一个朋友的，他交给他保存，鲁马尔多又把戒指交给我了。”

“那末……”

“如果您能保证只当一个礼拜就带来还我，但要郑重保证，老天爷！您就把东西拿去……人家会很快给您十个杜罗，因为其中一个镶有一只光彩夺目的钻石。”

闲话少说，两个人把门关严，不让别人在走廊上偷听，即使有人偷听，也只能听到五斗橱抽屉的开关声、白妮娜轻微的说话声和另一个女人漱口一样的沙哑声。

二十二

两个女人回到不省人事的佛拉斯基托的身边不久，“鼬鼠”也进来了，这是一个粗鲁的汉子，体格健壮，肤色面容有点象吉普赛人，头戴宽边的帽子，身束紧扎的腰带。他进门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叫把这个患暴病的人赶快送进平民医院。白妮娜表示反对，认为佛拉斯基托患的病症应该在家中调养，送进平民医院必死无疑，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她把他带到女主人巴卡太太的家中去。她女主人家境虽然不好，但仍然

^①鲁马尔多就是她丈夫的名字，译名叫“鼬鼠”。——译者。

有可能行一次善，让她的同乡佛拉斯基托先生住在她家，如果她没有记错，他们两人还是远房亲戚呢。这时，那个破落了的风流汉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向他的救命恩人表示感谢，吻她的手，叫她“天使”，叫她连我也听不懂的名字，并说很高兴看见她在他的身边。皮图莎用劲地挥一下手，接着又顿了一下脚，命令两个穷女人到门外去工作。“鼯鼠”也急急忙忙下楼去了，只剩下白妮娜同她的女友和可怜的彭特，两个女人帮他穿上礼服和大衣，好带他出门。

“这儿没有外人了，堂佛拉斯基托，”白妮娜说，“请告诉我们，您为什么不照我的吩咐办事？”

“什么事，夫人？”

“把那个比塞塔付给白尔娜达，付清欠她的住宿费……您是不是把钱花在您需要的事情上了？譬如拿去修胡子整容貌了？这样一来，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买发油，这可不曾……，我敢对您发誓，”佛拉斯基托回答，声音微弱，说出的这几句话，好象是用铁钩从嘴里钩出来似的。“我用来……，不是买的这个……我必须用来……最后也得告诉您……用来买一张相……片。”

他在大衣口袋里摸了又摸，从揉皱了的信函和纸张中，掏出了一样东西，摊开以后，现出了一张同普通名片一般大小的照片。

“这位夫人是谁？”皮图莎问，很快把相片拿过去看了又看。“这女人真漂亮呀！”

“我打算，”佛拉斯基托接着说，每说一个字都要换一口气。“打算给奥勃杜丽娅看看和她一个样子的……”

“这照片不是姑娘的，”白妮娜注意地看了一下说。

“脸上的轮廓有点象，但不是她本人。”

“不管您们说象或不象都没关系。我说完全相象……这个象那个，那个象这个。”

“这到底是谁？”

“欧赫妮亚皇后……您们没有见过她吗？只有劳伦特相馆才有，他们至少要一个比塞塔才肯卖……没有办法只好买下，好让奥勃杜丽娅看看和她一个样子的……”

“堂佛拉斯基托！我的老天爷！您竟以为我们还相信您去……花一个比塞塔买一张照片！……”

这位穷酸的绅士并没有被说服，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藏好，扣上大衣，并挣扎着要站起身来。要站起来，谈何容易，对他那一双特别虚弱、顶多只有鼓槌那样粗的腿来说，真是不可能办到的最麻烦的动作了。碰到这样的事，白妮娜经常是当机立断的，她走出门去，雇了车子，好先去办理另一件非常重要的紧急事。由于这件事本来就具体可行，她很快办好，口袋里装了十个杜罗，乘着以钟点计价的出租马车，回到大午街来了。一到门口，她碰上了女醉鬼柏德娜和她的女伴“两斤半”，两个女人从小酒店里走出来，口里大呼大叫。

“咱们已经知道您要把那个汉子带回去……”她们打趣她说。“那些喜欢男人的阔绰妇女干的事都是这个样子……得了，得了，这种事可麻烦……尽量当心点。”

“算了吧……！，这同您们有啥关系呢！我说……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总之，快点办您的事。”

“如果您对阿尔谟德纳也是这样，他会多高兴呵！”

“他怎么样了？”

“他整天下午都在等候太太。假如他知道您在找这位生病的先生，不知道他会成什么样子呢！……”

“他托我们给您带了个口信，叫我们碰见您时告诉您。”

“他说什么？”

“我记不大清楚了……呵！对了……叫您不要买瓦罐……”

“就是那种七孔瓦罐……他有一个，是从他老家带来的。”

“好。”

“怎么样？您要开锥子铺吗？如果不是，要这么多的洞孔来干什么呢？”

“饶舌鬼少说废话。好，再见。”

“咱们是粗人。您好奢华呵！听说您发了财了！”
“少说废话……最好帮助我把他搀下楼来，扶进车子。”

“好的，好的。一定效劳。”

她成了屋里屋外所有女人的笑料。把佛拉斯基托扶下楼来的事，真好比一场闹杂杂的戏剧，大伙儿向他唱着送葬的輓歌，向他和白妮娜说了无数句俏皮话。她本人毫不理会这群下流人物对她的羞辱，带着那位象一捆衣服似的安达卢西亚绅士，坐上车子，叫车夫策马开车，好好驾驭，向皇家街进发。

巴卡太太看见白妮娜和力夫抬进一个象死尸一样的人，放在屋内，那一副惶惶然的吃惊样儿，真是没法加以想象。可怜的女主人整个下午和黄昏时分都是在万分焦虑之中度过

的；他一见这件怪事，还以为是在梦中，不然就是自己神志昏乱了。敏感的女仆赶紧安慰她，对她说这不是一具尸首，难看的外表可能有些使人疑心，实际上是他患了严重的疾病，这就是出生在阿尔赫西拉斯的堂佛拉斯基托·彭特·德尔加多本人，是她在街上碰见的。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她也没有多加解释，她用来安抚巴卡太太的忧急心情的，是一个红运来临的消息——口袋里带着九个杜罗和一些零钱，足够应付最紧迫的困难，并可以得到几天喘息的机会。

“呵！你真把压在我心上的石头搬开了呀！”女主人欢呼起来，高举着双手。“上帝慈悲！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咱们已可以作一次善事了，收容这个不幸的人……你看见吗？上帝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保护了我们又叫我们保护别人。恩典和义务是注定了要双双临门的。”

“什么事情都应该……听天由命。”

“那末我们把这个怪人安置在哪儿呢？”巴卡太太把佛拉斯基托摸了一下说到。这个怪人还没有失去知觉，只是说不出话，不能动弹，靠在墙边，躺在光光秃秃的地上。

自从奥勃杜丽娅和安东尼托结婚以后，他们的床已被卖掉，这样一来便发生床位安置的困难了。白妮娜的解决办法是主张把她的床安在饭厅，就让这个可怜的人睡在里面。她自己把褥子铺在地板的席子上睡觉，再看看，再看看能不能从死神的魔爪中抢回这位可怜的老汉。

“可是，心爱的妮娜，你是否仔细考虑过加在我们头上的这个负担？……别人还说，你负担我都已感到困难了呢。你觉得咱们两个女人还能作谁的保护者吗？……你刚刚告诉我，是那位好心的堂罗马尔多，是他给……？”

“是的，太太，鲁马尔多^①……”老婆子回答说，心中惶惶，还没有把谎话编好。

“好心的，大慈大悲的先生呀！”

“是她……是‘特丽莎兔子’。”

“你说的什么，婆子？”

“我说的是……那末，您没听清我说的话吗？”

“你说的是……也许说的是猎人堂罗马尔多？”

“猎人吗？”

“因为你说过一个什么兔子。”

“他不打猎，但别人送给他……，我怎么知道……，有那么多的东西……鹧鸪，野兔……由于天色已晚……”

“对的，他对你说：‘白妮娜，看你明天把别人送给我的兔子如何烧法’……”

“到底是加调料红烧或和米做烩饭，他们还在争论；这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眼泪夺眶而出，他便问：‘白妮娜，怎么了？白妮娜，有什么事吗？……’最后，我终于从谈兔子上找到了对他陈述处境困难的机会……”

巴卡太太相信了，一心只想到如何安置佛拉斯基托，这个男人似乎没有注意刚才发生的事情。后来，当他被安顿睡下以后，才认出了这位华莱士的遗孀，并和她频频握手，表示感谢，在深深地叹了口气后对她说道：

“有其女必有其母……您真是蒙底霍的活相片。”

“这家伙说的什么？”

“他说的是咱们这些人都象……不知象谁……，都象法

^①皮图莎丈夫的名字与罗马尔多声音相近，容易混淆。——译者。

国皇后……总而言之，不要理他。”

“我是在天使广场的皇宫里吗？”佛拉斯基托一对朦胧的眼睛把这间简陋的卧房看了一下说。

“是的，先生……现在盖好被子；安静一下，好好睡觉。等一会儿咱们再给您吃好的肉汤和饭食。”

两个女人退出来了。白妮娜又走到街上，急于要去封住那些凶狠债主们的嘴巴，他们强横鲁莽的追逼，把两个女人都要压扁了。让自己痛快一下，把欠他们的几个杜罗放在他们象石头一样的脑袋前面。为了要多买些食品，她向芸香街走去，不久便提着装满食物的篮子回到家里，一想到至少在一两天内不再遭受讨饭的耻辱，真是信心满怀。她有条不紊地忙于做饭，女主人在旁边帮助她，也是面露笑容，心情舒畅。“你知道你出去的那刻儿我碰到了什么事吗？”她对白妮娜说。“那时刻我正躺在椅子上打盹，梦见两个身穿黑底衣、面容严肃的先生走进屋来了。那是堂佛朗西斯科·莫尔格乔和堂何塞·马利亚·波尔塞尔，都是我的同乡，他们来通知我，我丈夫的嫡亲舅父堂佩德罗·何塞·加西亚已经死了。”

“可怜的父亲，他竟死了！”妮娜一本正经地叫喊着。

“这位堂佩德罗·何塞是塞拉尼亚的富豪之一……”

“那么请告诉我：您对我说的到底是梦想还是真事？”

“别忙，婆子。堂佛朗西斯科和堂何塞·马利亚两位先生都来了，一位是医生，另一位是市政府的秘书……，他们来告诉我，我丈夫安东尼奥的嫡亲舅父加西亚指定他们作遗嘱的执行人……”

“那末……”

“这样一来……，事情是清楚的了……，由于他没有直系亲属，指定财产继承人……”

“是谁？”

“别性急，婆子……他留下财产的一半给我的子女奥勃杜丽娅和安东尼托，另一半给佛拉斯基托·彭特。你觉得怎样？”

“这位好心的先生真应该成圣人。”

“堂佛朗西斯科和堂何塞·马利亚找了我好几天，要通知我继承的事，他们这儿打听，那儿打听，最后才弄清楚了我这房子的门牌号数……，你说的是谁告诉他们的？正是神甫堂罗马尔多，他已被提名升任主教了。他还告诉他们，我已把彭特先生收留在家……他们笑着对我说：‘这样一来，夫人，我们除了来向您致意以外，还做到一箭双雕了’。”

“可是咱们还得注意：所有这一切，正象您说的那样，都是梦境。”

“当然，难道你没听见我说我正躺在椅子上打盹吗？……这两位来拜访我的先生死去已有三十年了，那时我刚刚嫁给安东尼奥……，想想看……，加西亚当时已很老了。我没有再得到过他的消息……不错的，这一切都是梦境；但却活生生的，好象现在他们还在我的眼前……我对你说的目的是逗你笑一笑……，不，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为梦……”

“梦，人家说梦也是上帝指使的，”妮娜表示了她的意见，“而且谁能知道是真是假？”

“当然……有谁曾经对你说过，在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后面、下面或上面，便没有死去的人们居住的另一世界？……又有谁曾经对你说过，死了又不是另一种方式的生活

呢？……”

“这一切都是下面一个世界的事，”陷入沉思中的白妮娜同意了她的看法。“我也做过作梦，因此这种事可能实现；比方说，住在那个世界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为我们带来了受尽困穷后的补偿。在地下有另外一个世界，问题是我们怎样与何时能同地下的活人说话。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在这儿所受的困苦，我们在梦中也能看见他们在那边所享受的幸福……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来加以说明……？我说世界上就没有公道，如果有公道的话，我们便会梦见一切使我们高兴的东西，梦见，举例来说，我们这儿也有了公道。”

巴卡太太的回答，是一连串发自心灵深处的叹息。白妮娜的心中，可又重新热烈而执着地想着那个祈神的奇迹。她虽然在厨房里不停地准备饭菜，但她长在心灵上的眼睛，却只在看七孔瓦罐、经文和穿好衣服的月桂木棒……，多混蛋的经文呵！这家伙真是难念呀！

二十三

第二天一切情况都好。堂佛拉斯基托的病每个钟点都见起色，神志已有一半清醒了。巴卡太太心中满意，家里的食品存量不少。可怜在白妮娜一见这一两天没有问题，也可以休息一下，也不去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惨怜怜地向人请求赈济。尽管如此，她仍然觉得应该把去神甫家帮佣的滑稽戏扮演下去，于是便手挽竹篮，同平常一样地走出门来，并打算不浪费上午的时间，去作一点有用处的事。出门时女主人对她说道：“我觉得应该送点礼物给我们的堂罗马尔多……用

来表示我们的谢意，表示我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请用我的名义为他送去两瓶名牌香槟酒，你今天为他做红烧兔肉，他便有酒佐餐了。”

“可是，您难道发疯了，太太？您知道两瓶香槟酒值多少钱吗？只要我们欠下来，三个月都还不清的。您经常是这个样子，只喜欢摆阔气，现在才落得这种地步。等咱们中了头彩再送他，因为今天我一定要去找一个人，请他把值三个比塞塔的一小条彩票分给我一个比塞塔。”

“好的，好的，再见。”

她说了这话便去同佛拉斯基托聊天，他也显得精神兴奋和喜欢说话了。这一男一女回忆起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安达卢西亚，想起了在那儿的宗族、人物和发生过的大事件。在他们东扯西拉之中，尽管堂娜佛朗西斯妹很想避免对她的同乡说隐情，但是仍然把她睡梦中的事透露出来了。“告诉我，彭特，堂佩德罗·何塞·加西亚怎样了？”经过在他心中的那一本模糊的乱帐里苦苦搜寻一番之后，佛拉斯基托才回答，说堂佩德罗在革命的那一年死去了。

“对了，对了；但我还觉得他正活着。您知道是谁继承了他的财产？”

“当然是他的儿子拉伐埃尔，这个人不愿结婚，并且要独身到老。很可能他会记起我们的，记起您的儿女和我，因为他没有更亲近的亲戚了。”

“呵！请一点也不要怀疑，他会记起我们的……”巴卡太太说着，在眼睛里和说话的语气中都流露出了极大的兴奋。“假如他记不起来，那简直是一头公猪……堂佛朗西斯科·莫尔格乔和堂何塞·波尔塞尔把这事告诉了我……”

“几时？”

“有……不知有多久了。他们确实早已一命归天，但我还觉得他们正在我的眼前……这两个人是加西亚的遗嘱执行人，靠得住吗？”

“是的，太太。我也同他们很有往来。他们同我家里的人都有交情，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我正看见他们穿着古式的黑色大礼服……”

“正是，正是。”

“打着蝴蝶领结，戴着那顶高筒礼帽，活象圣玛利亚教堂的高塔似的……”

这番对话，就这样空洞地摇摆于真实与想象之间；这时候，白妮娜正在街上来回奔跑，她那清楚的头脑，并没因还有三个半杜罗的财产就无忧无虑，而认为阿尔谟德纳那个乱七八糟的祈神办法，简直是在欺骗傻瓜。买买彩票的想法也许还更可靠些，因为有许多人说过，这并不是什么盲目的偶然事件，谁说天上没有一位天使或看不见的精灵，预先知道是谁买了这个号码，而把这个号码作为头奖摇出来呢？这样一来，稀奇怪事就会发生了：例如，首先合伙购买彩票，这个人出一个里尔，另一个出一个比塞塔，得了头彩再把这笔奖金在一大群穷人中来一个再分配。她心里有了这个念头，便开始考虑谁 would 让她凑一个适当的份子，因为她独个儿买上一小条，那冒的风险未免太大。就柏德娜和她的女友“两斤半”来说，她们是差不多在一切生财之道中都要去碰碰财运的，但她不想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最好同普利多协商一下这笔交易，他是她同一教区的乞丐朋友，听说他和奥勃杜丽娅的邻居驴奶商有过赌彩票的关系。为了要在他出去讨乞之前

在他家里找到他，她加快脚步向卡贝萨街走去，到了驴奶商的作坊门前停下来。驴奶商夫妇为人善良而谦恭，他把驯良的牲畜住的棚栏让了一间给普利多住。女奶商的姐姐在街上零卖小条彩票，她的叔父原来也在这儿干这一行生意，去年中了头奖，退休回了老家，买田置地。因此之故，赌彩票的癖好，在这间房子里沿续下来，成了一种不良的恶习。从这段经历以后，十五年来，驴奶商如果用他们消耗在彩票赌博中的钱来购置牲口，他们现有的驴子一定会增加三倍。

白妮娜运气好，一到便碰上全家都在，几头小驴驹，已经在早上牧放完毕，牵回来了。当它们正大嚼麸皮饲料的时候，几个有理性的动物，也在兴高采烈地估计着中彩的可能性，把他们的理性用在可能中奖的号码上，并认定明天开出的头奖一定是五〇〇五号，因为他们买的那一小条正是这个号码。普利多的肉眼虽然瞎了，但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心灵深处的眼光更加敏感，他使用这个强而有力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坚定地同意了驴奶商们的意见，并用预言家样的口气对他们说，明天开出的中奖号码一定是五〇〇五号，同天堂有神灵和地狱有魔鬼一样地千真万确。当然不用说了，白妮娜提出来的要求，对这个阴暗的家庭来说，真好比扔进了一颗炸弹，大伙儿最先心情激动，完完全全拒绝了她分股的请求，因为这等于把成堆的金钱白白送她。

女乞丐也生气了，对他们说，她不缺少三个比塞塔来另买一个小条，并把全部奖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由她一人独占，于是乎，这一次大胆的进攻真的产生了效果。最后大家同意，如果她另买一小条，大家也分摊一半，同时让她在这个具有魔力的五〇〇五号上分占两个里尔。这个号码肯定要中

奖的，同亲眼实见一样地稳妥可靠。白妮娜走出门去，不多一会儿便带回来四八四四号的彩票一小条。大家凑拢了，瞎子的耳朵嗡嗡作响，一群赌彩票的队伍真感到无比的困惑与混乱，似乎由于一种神秘巧技的作用，把运气从这个号码转移到另一个号码上去了。最后，这笔交易合伙的问题算是做到了大家满意：驴奶商扩大了合伙的股份，老婆子在自己买的那一小条上占六个里尔，在其它一小条上占两个。普利多嘀嘀咕咕地走出门去，心中很不高兴，向教堂的方向走了，他埋怨这位穷透顶的女教友抢走了他的运气。几个驴奶商无拘无束地谈着奥勃杜丽娅的坏话，说她不付面包钱而去买盆花，房主人就要把她赶出门去的。白妮娜走上楼去看她的姑娘，看见一位女仆在替她梳理头发，要把她的头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一天，她的公婆还派人为她送来了肉丸子和醋溜沙丁鱼；卢基塔斯早上六点钟才回到家里，这时还象条小狗似的睡在床上。姑娘打算出去散步，很想去看看花园、树木、来往车辆和上流人士。女仆叫她到离宫花园去，在那儿便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和世界各地的猛兽，另外还可看到天鹅，同颈项较长的家鹅有些相象。她听到佛拉斯基托病了，正住在巴卡太太的家里，便立刻露出了真诚的关切之情，并想去看他，但白妮娜把她这个想法打消了。最好让他休息两天，不让他象说梦话一样地与人交谈，这样会扰乱他的神志。奥勃杜丽娅同意了她这个小心的看法，在打发走了女仆以后，便照原定计划散步去了。白妮娜趁此机会匆匆向芸香街走去，要在那儿付清一点零星小帐。路上，她心里盘算着，认为应该把投资在彩票上过多的部分转让出去，因此决定去找摩洛哥瞎子，叫他也来赌上一个比塞塔。与祈求地府神灵的事比较

起来，赌彩票就要可靠多了……

想到这里，突然碰上了柏德娜和狄叶佳，两个人亲热地共同提着一篮廉价的普通杂货，走过来沿街售卖。她们正想告诉她点令人吃惊的事，无疑对她是有关系的：

“您不知道吗，‘老板娘’？阿尔谟德纳正在找您呢。”

“找我？我正想同他谈谈，看他愿不愿意替我……”

“替您想办法。也就是说……”

“他怎样了？”

他生气得很……完全疯了。今天早上他把我恨得要死，差不多象要杀我似的。最后，他搬家了。”

“他从圣卡希尔达客店搬出去。搬到桑树区去了。”

“他简直象个疯子，一只脚站在地上跳舞。”

两个粗鲁女人怪声怪调地大笑起来，白妮娜真不知要同她们说点什么话才好。她猜想这个非洲人可能已经有病，便要到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去找他。两个女人一听这话，赶紧说他没有出去讨乞，如果“老板娘”要去找他，可以到大亚尔干街去，不然就朝大石街的方向走，因为不久以前她们在那边看见过他。白妮娜赶紧在芸香街把事情办完，向她们指引的方向走去。到了小桥边转了几个圈子，又在大石街上上下下走了几遍，才看见摩洛哥人从铁匠铺里走出来了。她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手膀，于是……

“放开我，放开我，你……”瞎子说着，从头到脚浑身发抖，好象触了电似的。“坏的，你，女骗子，你……，杀了我，你。”

一见她的朋友神志混乱，可怜的女人大吃一惊，只见他

双唇痉挛，抽搐颤动，平常深思的面容也已变了模样，双手双腿只管哆嗦，声音也沙哑了。

“你怎么了，阿尔谟德纳？难道有什么蚊子叮了你吗？”

“你叮了我，蚊子坏坏的……我来……想谈话同你。坏女人你是。”

“你想去哪儿，咱们便到那儿去，汉子。你真象发了疯呵！”

从芸香街走下来，摩洛哥人熟悉这一带地区，便向煤气厂走去，听任他的女友挽着他的手膀。他们走过几条窄路，一直走到阿卡西亚斯公园路，这样枯燥无味只管赶路的怪事，使那个善良女人纳闷，真弄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动机。

“咱们就在这儿坐下罢，”到了沥青厂附近，白妮娜说道，“我有点儿累了。”

“这儿，不……，再下去一点……”

他们顺着两边都有护路堤的陡削山路急冲而下，如果不是白妮娜稳住脚步拉住他，并牢牢地抓住路旁的树子，两个人也许已经从斜坡上滚下去了。最后到了比公园路还要低的地方，路面坎坷不平，垒垒的乱石，好比火山上喷出的溶岩。走过一些顶多和他们头部一样高的房子以后，在他们前面脚下的地方，是一些穷人住房的屋顶。在这一段凹路的转角处，有一些简陋的茅屋，更远的地方，夹在养老院和锯子厂两座大楼中间的，是一带贫民窟区，没吃没穿的人家，象蚂蚁一样地聚居在这儿。

两个人坐下了。阿尔谟德纳只管喘气，擦着额上如雨的汗珠。白妮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留心着他的行动，因为她一个人在这么僻静的地方同盛怒之下的摩洛哥人在一起，心

中不免感到非常害怕。“瞧啦……，好家伙……，到底为了什么使我成了那样一个坏蛋和女骗子？为什么？”

“因为你骗我。我爱你，你却爱另外一个……，是的，是的……是漂亮的风流绅士……你爱他……他病在‘鼬鼠’家里……，你把他带回了你的家……，是爱人，你的……，爱人……他有钱，他是大少爷……”

“是谁对你说的这些废话，阿尔谟德纳？”善良的女人开怀地大笑起来。

“不要否认……气我，你；笑我，你……”

他说着，勃然大怒地站起来，在白妮娜还没有看出威胁着她的危险时，他用尽全力一棍打在她的身上。倒霉的女人幸亏灵动地把脑袋闪在一旁，可是肩胛骨却没有躲过。她想把棍子夺过来，但这个念头刚刚闪过，肩膀上又捱了一下，第三下打在腿上……最好的防御办法是逃开了。转瞬之间，老婆子跑到离瞎子十来步的地方。他极力想追上去，她可已经藏好，找好了安全的地方，这样一来，他只好象疯了一样地把棍子向天上和地下乱打一阵。在乱打的时候，一不当心跌了一跤，面孔朝下，躺在那儿象死了一样，嘴巴直啃泥土。这时候，他心目中的太太对他说道：“阿尔谟德纳，阿尔谟德纳小子，我来揍你，你看……，大笨蛋！大傻瓜！……”

二十四

他象发了羊癫疯似的手足抽搐并满地乱滚，自打耳光，乱扯头发，喉咙里用白妮娜听不懂的阿拉伯话大呼大叫。他照摩尔人的方式屈膝坐定之后，便象小孩子一样地号啕大哭，

继续捶头顶，用发抖的手指抓脸面。经过这一阵痛哭之后，毫无疑问，那流出来的眼泪，正好使他的狂怒得到了缓和。白妮娜走近了一点，看见他满脸珠泪，连胡子都湿透了。他眼睛里流出的那两股清泉，使积压在他心灵上的无边悲痛减轻了许多。

长久的沉默。阿尔谟德纳用小孩们捶打后的哀恳音调，亲切地喊着他的女友。

“妮娜……，安丽……，你在这儿吗？”

“是的，我的孩子，我在这儿，看见你哭得来好象圣彼得^①干坏事背叛基督时的那副怪模样。对你干的事感到后悔吗？”

“是的，是的……安丽……我打了你！……你很痛吗？”

“痛得攒心！”

“我不好……我要哭好多天，因为我打了你……安丽，饶恕我，你……”

“是的……，饶恕你了……但我没有信心。”

“拿住棍子，”他把棍子递过来对她说道。“过来……，抓住我。举起棍子狠狠打我，把我打死了才住手。”

“我不相信，不信。”

“拿起这把小刀，”非洲人加了一句，从他上衣里面的口袋内掏出了一把锋利的铁刀。“我打了你真该死……用刀把我杀了，送掉我的命。我莫德海不想活了……，该死，死。”

①圣彼得 (San Pedro)，耶稣十二使徒的第一个，在耶稣受难期中，他三次不认师父。后来他师父瞧他一眼，使他明白了错误，因此而终生号哭。见《圣经》，——译者。

白妮娜悄悄拿过了两件武器——木棍和刀子——才毫无恐惧地挨近了可怜的瞎子，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对他说道：

“你把我的骨头打断了一根，因为我觉得痛得厉害。现在让我来瞧瞧哪儿该去医治一下……不曾，骨头没有断；只是起了几个象脑袋那么大的疙瘩，今下午我买菊花来包敷伤处的钱该由你负担了。”

“我给你……，连性命也给……饶恕我……如果你不饶恕我，我要哭上好几个月的……我发了疯……我爱你……假如你不爱我，阿尔谟德纳要自杀。”

“别说了。你真象中了魔似的。真笑话，你现在居然同我谈起恋爱的事了！可是，你知不知道我是个老婆子呢？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能够瞧我一眼，你便会吓得掉过头去呢？”

“不老，你……爱你，我。”

“你爱柏德娜。”

“不……女醉鬼……，又丑，又坏……你是我爱的唯一女人……我不爱第二个。”

他极度的哀伤，持续不断，说话之中，间以深深的叹息和不断的啜泣，而措词用句之笨拙，更是达到了极点。阿尔谟德纳就这样地谈出了他的感受。真的，那么奇怪的语言，如果说白妮娜还能领会，领会的也不是谈话的意义和内容，而是摩洛哥人用最奇怪的狗叫、绝了望的呼喊、泣不成声的低语怨言所表示出来的强而有力的真理。他告诉她，自从桑代大王把那位绝世佳人指给他看，叫他追上去加以占有以后，他便跑遍了整个地球。他走的路越多，那个女人越往前赶，一点也没有办法追上。时间过去了，他觉得逃跑的女人是尼古娜莎，这个女人在他流浪生活中曾和他同住过三年。可

是，那不是她；他很快发觉那不是她。他的人儿在前面，一直在前面，围着头巾，不让人看清她的脸……但他看清了，他是用他心灵的眼睛看清楚她的面貌的……好了：有一天早上，艾利塞奥第一次把白妮娜引到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来了，当他认出了她的时候，他的心简直快乐得要跳出胸膛，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她，举世无双。”以后他越同她交谈，越更深信她正是他的心上人，不过还想再经过一些时间，更好地加以证实。最后完全弄清楚了，他还等着，等着，要找一个机会向她倾诉……因此，当人家告诉他白妮娜爱上了漂亮的风流鬼，并用车子把他接到家里去的时候，他是那么地悲伤，那么地愤怒，使他真不知道该杀死自己或该杀死她……他向另一个世界祈求的东西，到这时已经具体实现了一半，现在遭到了乱七八糟的打击，不如两个人在一个时候同归于尽还要好些。

白妮娜听完了这段表白，很感兴趣，满怀同情，其中的详情这儿不一一赘述了。她本是个头脑精明的女人，既不因为非洲人的热爱而轻率地感到骄傲，也并不对这个意图随便加以嘲笑，想到不幸的瞎子年事尚轻，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这种事的发生，本来也是出乎自然的。她采取了谨慎而合理的策略，只想赶快使她的朋友安静下来，把那个寻死寻活的打算从他脑子里打消。她给他解释关于“漂亮风流鬼”的事，对他进行说服，说她之所以把这个人领到女主人家里，完全是受了慈悲心的支使，其中绝不夹杂着爱情和男女关系在内。莫德海仍然没有相信，对这个问题，他最后提出了一些办法，可以用来证实她的爱情是否真诚与坚定，那就是：为了使他相信白妮娜刚才对他说的话，应该用事实来

证明，不能用言语，因为话句被风一吹就会随风消散。那末，怎么样用事实来表示，使他完全满意和完全信服呢？那倒非常简单：完全离开她的女主人、她的家和“漂亮风流鬼”，去同阿尔谟德纳住在一道，两个人一生一世绝不分开。

老婆子为了不再刺激他，没有断然表示拒绝，只是对他说明突然和女主人断决的种种困难，她会因为她的离开而死去的。可是，对这一切理由，摩洛哥人的反驳，是提出了正式结婚的要求，认为这才是高于一切的要紧事。“假如爱我，你，安丽，那就嫁给我，你。”

他在求婚的时候，发出了温存的叹息，装出了做作的腆腩，厚大的嘴唇向后拉着，一直拉到耳根，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嘴；白妮娜见了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可是她立刻忍住了，赶快用极审慎的话来同他争辩：

“孩子，我之所以这样叫你，是因为你可能真要做我的孩子……谢谢你的好意，但你应仔细考虑，我已经满过六十岁了。”

“管他满了或不满六十岁，满了一千岁，我也要爱你。”

“我是个老婆子了，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有用，安丽；我爱你……你漂亮；你，大姑娘。”

“真是傻话！”

“嫁给我，你同我到我的家乡去，到苏斯。我的爸爸叫苏尔，他有钱；我有几个哥哥，都有钱；我的妈妈里姆娜，有钱很很多……她喜欢你，叫你儿媳妇……去看看我的家乡：橄榄多多的，桔子多多的……我爸爸绵羊多多的……河边树木多多的；房子大大的……水车好好的，不冷又不热。”

尽管这幅幸福的图画在她心里引起了轻微的波动，白妮娜可并没有受到诱惑，她是一个最重实际的人，清楚地知道突然搬到那么遥远的国家去后的种种困难，在那儿碰见的全是生人，讲的是魔鬼的语言，和她格格不入的一定还有习俗、宗教和穿着，在那边一定是只穿一条游泳裤的……好家伙！她也要只穿一条游泳裤呀！好家伙！善良的莫德海竟想起这些东西了呀！她对他亲切地表示感谢，对他反复解释，象立刻结婚这么重大的事件，鲁莽行事会有好些不方便的地方。一下子跑到非州——所谓的比利牛斯山的发源地——也是同样了不起的重大事件。不行，不行；应该慢慢考虑一下，花点时间，免得闹笑话。根据她的看法，最切实可行的，是把结婚和婚后远行的这一大堆废话抛开不管，专心致力准备一切保证成功的必需用品，立刻把祈求桑代大王的事付诸实施。如果事情真象阿尔谟德纳保证的那样实现了，成筐的宝石由她掌握了，她便能很轻易地换成银行钞票，那末，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其它的事也就迎刃而解了。金钱这东西，是世界上许多困难毫不失误的剋星。总之：只要桑代大王在经过合乎规矩的祭典和祷告之后赐给了她所祈求的东西，她便承认一切他所要求的東西，立刻实践结婚的诺言，并随他走遍天涯海角。

一听这话，非洲人沉思起来，随后使用劲地捶打头顶，同那些陷入万般困惑和无比忧伤的人一个样子。

“原谅我，你……你忘掉了我对你说过的事。”

“怎样了？你现在觉得不大妥当了吗？难道是因为还缺少什么必需的东西，祈神的事便不灵验了吗？”

“你忘掉了我说的必需条件……不灵验，因为是个女

人，你。”

“胡说！”白妮娜忍不住满腔怒火叫骂起来。“你为什么不一开始便这样说呢？假如必需的第一条件是男人……真胡说！”

“原谅我……你忘掉了我对你说过的事。”

“你这个人的脑子真不好使。真是个傻瓜！可是，唉！怪只怪我错信，你那一套鬼话，相信了你那个鬼地方的宗教里戴着王冠的魔鬼们所编造的鬼话。不，我不相信了……真是穷困这东西蒙昏了我的眼睛……我不相信了，不信了。饶恕我，上帝呵！饶恕我以无比的诚心去向魔鬼求救的坏念头。饶恕我，最圣洁的圣母！”

“如果不灵验，那是因为你是个女人……”阿尔漠德纳不好意思地加以解释，“我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只要你一千，就可以得到金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不信，不要再来骗我。你真好比一头灵动的小鸟！……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了。”

“我对天发誓，真真切确……骗了你，天雷打死……拿钱，钱多多的！”

“几时？”

“随你。”

“好吧……尽管我不相信，快点告诉我。”

“我给你一张纸……”

“一张小纸条？”

“是的，放在你的舌头尖尖……”

“放在舌尖上？”

“就是……走进银行，把纸放在舌头尖尖，没有人能看

见你。可以拿所有的钱……没有人能看见你。”

“那可成偷盗了，阿尔谟德纳。”

“没有人能看见你，没有人能说一句话。”

“算了，算了……我可没有这个坏习惯。偷盗，不行。怎么会没有人能看见我？可是上帝能看见我的。”

二十五

多情的摩洛哥人并没有打消争取他“太太”一片芳心的企图（咱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她，那是由于他心灵上的眼睛完全是这样看待她的）。他认识到只有具体的手段才是最有效的法子，并认为在用道理来说服她以前，应该先征服她本能的贪欲和发财的热望，因此便突然想出了另一种魔法——这也是他们闪米特人^①的特性和他本人丰富想象力的自然产物。他告诉她，一切求得天神恩典的奥妙和方法只有他才知道，他只能向作为他恩爱妻子的人泄露；由于她正是这个人——他梦想着的女人，桑代大王许配给他的女人，他只能对她一个人泄露寻找地下宝藏的可靠办法。尽管白妮娜假装不相信他这一套闲话，但对阿尔谟德纳说的东西却一个字母也没有放过。他吹嘘事情作来非常简单，但要想收到魔法的效果，显然仍有具体的困难。无论是谁，如果想知道哪儿藏得有金钱，一定的，一定的，只须在地上挖开一个洞穴，在里面住上四十天，只穿贴身内衣，只吃没有盐的大麦面，专心诵读写在长长的树叶上的经书，并且仔细思考，思考书里的妙意精言……

^①闪米特人（Semita）指现在的阿拉伯人，犹太人等。——译者。

“这要我来干吗？”白妮娜不耐烦地说。“你说话真拖拖拉拉！这本书是用你们的方言写的吗？傻瓜！连西班牙文都把人难住了，我怎么还能诵读你那乱画乱涂的东西呢？”

“我读……你读。”

“可是，在这个地下的洞穴里，只好做做鼯鼠的家，我们两人能住下吗？”

“当然。”

“好罢。为了能够好好地把这本书看清，”他的“太太”懒洋洋地说，“你不是要戴上使瞎子能看书的眼镜了？”

“我记得清楚，”非洲人鼓起勇气说。

进行的方法，是在经过了四十天的苦行祈祷以后，最后就写一张小纸条，大小同一支香烟的纸头差不多，上面正确地写着他才知道的魔法咒语——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随后把小纸条抛在空中！这时刻，风把它吹得忽东忽西，她同他两个人虔诚地诵着许多祈祷文，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张飞扬的纸条。在它落下来的地方，挖掘，挖掘，就会找到地下的财宝，说不定是满满的一大坛金币。

白妮娜忍不住笑出声来，表示她心中不信；可是，这个寻找财宝的新魔法在她的心上仍旧留下了一些迹印，因为她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不相信在田野里会有金钱。可能在你们那个地方有这种事；但目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呀……这儿就是有，那也在院子里，畜栏里，在柴棚、仓库和贮藏室的地下，也许夹在墙壁里面……”

“我本人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爱我，如果你嫁给我，我会告诉你的。”

“那件事过些时候再商量吧，”白妮娜说，把头巾解下来又再系上，这是想离开和不耐烦的表示。

“别性急，安丽，别走，”瞎子抱怨着喃喃地说，并把她的裙子抓住。

“已经晚了，孩子，我需要回家去。”

“你同我永远在一块儿。”

“现在还办不到。忍耐点，孩子。”

一发觉她站起了身，他再度发怒了，向她猛扑过来，一把抓住她的膀子，他想留住她的热望，如果说是用声音来表示的，毋宁说是用的几声嚎叫。

“我爱你……如果你不来看我，那我就跳到河里淹死……”

“放手，老天爷，阿尔谟德纳，”他的“太太”用苦恼的声调说道，深信说服他的法子最好用恳切的央求。“我爱你，但我的工作呼唤我回去。”

“我要把‘漂亮风流鬼’杀死，”瞎子呼号着，紧握拳头，向老婆子身边走了几步，她吓昏了，闪在一旁。

“拿出理智来；要不，我便不爱你了……咱们走罢。如果你答应不发脾气并不打我，咱们就一块儿走。”

“打你，不，不……我爱你胜过一切。”

“既然不打，咱们走罢，”白妮娜说，亲切地挨近了他，挽着他的手膀。

善良的莫德海心中安定了，两个人再一次向坡上进发。路上，瞎子对他的“太太”说，他已离开了圣卡希尔达客店，以便同柏德娜断绝往来；由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赚几个铜子也不容易，他打算今天下午搬到桑树区去，在托莱多

桥^①附近，因为在这一区里有些客店每晚只要十分钱。白妮娜不赞成搬家的事，因为她听说那边的穷人住得很挤并很不舒服，没吃没穿的人们成堆地乱七八糟挤在破屋里。但他坚持要搬，面色悽苦而忧郁，说他想去受苦，去苦行忏悔，一连几天不断地哭着，哭着，直到阿东莱^②天神使他爱着的女人心肠软了才停止。两个人都叹息着，默默地走上了托莱多街。

白妮娜给了他一个杜罗作搬家的费用，阿尔谟德纳对之一点不感兴趣，说道：

“我不爱钱……金钱是脏东西……臭东西……我爱安丽……是女人我的。”

“好了，好了，拿出耐心来，”白妮娜对他说着，担心把一天最后的时光糟塌了。“我答应明天同你谈这件事。”

“你到桑树区来吗？”

“是的，我答应你。”

“我不回教堂去了……头头们真使我气愤了：卡希安娜、艾利塞奥……我讨厌这些人。我到托莱多桥去讨……”

“明天等我……听我的话，冷静些。”

“哭，哭，我。”

“既然我爱你，那末，这样哭泣又何苦来呢？……阿尔谟德纳？好了，不要让我心烦。”

“你去，到你的家，看望‘漂亮风流鬼’，你同他亲热的。”

①托莱多桥 (el Puente de Toledo)，在马德里托莱多门外，修建于1735年，是马德里市名胜之一，但大桥附近却是最悲惨的贫民窟区。——译者。

②阿东莱 (Adonai)，犹太教中的天神之一。——译者。

“我？亏你说得出口！是的，是的，我就是为了去看他！可是，你听信的是些什么话呀？我还会看中那样的怪东西吗？他年纪已非常老，是我女主人的亲戚，我把他领回家去就是为了让她的来照料他。”

“他奇形怪状！”

“真的奇形怪状！简直不能同你相比……好了，小宝宝：我很忙，再见，明天见。”

她趁摩洛哥人发呆的那一刻儿赶快跑开，让他倚在一家叫“陶罐商店”的墙上，对坚持要缠住她的可怜的瞎子来说，这也是唯一可以同他分开的办法。白妮娜从远处看了他一眼，只见他低着头，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倒在地上了，行人们看见他整个下午都在那儿，坐在地上，默默无言，伸出一双黑黑的手。

妮娜发觉家中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新闻，从来没有看见巴卡太太象这样高兴过，只见她不停口地夸奖她客人的高尚与文雅，在谈话中为她带来了阿尔赫西拉斯和龙达两个地方的追念。这位好太太真觉得又回到她的青春时代了，差不多忘记了现在的贫困；她慷慨的本性，曾经是她年轻时没有远见的性格和陷入悲惨境地的根源，而今又在作怪了：她建议白妮娜在为佛拉斯基托买两瓶赫列斯白葡萄酒，配上火鸡冷盘、糖炒蛋丝和野猪头肉。

“好的，太太，”女仆回答说。“所有这些咱们都去买来，接着咱们便去坐牢！省得店老板费心来抓我们。难道您又疯了不成？今晚上我要作点蛋花大蒜汤，只这一样。请相信这位君子会吃得津津有味的，他已习惯吃残汤剩饭的烂杂烩了。”

“好罢，婆子。随便你弄点什么。”

“咱们用大蒜头来代替野猪头。”

“我认为，只要你同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那怕自己苦一点，还是应该弄得体面一些。话说回来，你还有多少钱呢？”

“这与您没有关系。由我来管，我知道安排的。钱用完了，也不需要您去设法。”

“我知道，知道你要出去设法的。我是一点用也没有了。”

“您正有用哩；现在来帮我削洋芋皮。”

“听你便。呵！……我还忘记了，佛拉斯基托是喝茶的……由于他是那么的高尚，应该为他弄点好茶来。”

“要最好的。我为他跑一趟中国。”

“别开玩笑。到店里去，要一点名叫‘曼达林^①’的茶叶。顺便还带点乳酪来做饭后的点心。”

“好的，好的……只怪您没有钱。”

“你知道他一贯在大户人家里吃饭的。”

“一点不错：在下等的波托饭馆里，在圣母街……吃一个里尔的酱油烧菜饭，三十五分钱的面包和酒。”

“你今天顶嘴得厉害，竟一点也沉不住气了。可是我不论什么都同意，妮娜，你发号施令罢。”

“呵，假如我不发号施令，咱们的情况就够瞧了呀！人家早已把我们抓进圣白纳丁诺拘留所或甚至送去巴尔多堡^②

①曼达林 (mandarin)，本来指中国满清的官吏，这里指中国出产的茶叶牌名。——译者。

②巴尔多堡 (el Pardo)，在马德里西北八公里处，原来是一座著名古堡，后改为乞丐收容所。——译者。

了。”

就这样开着玩笑便混到了晚上，三个人吃了简便的晚餐，心情愉快，安于困穷，只要有面包，能塞饱肚子；这种不幸的困穷，总算受得了并可以忍耐的。当巴卡太太进寝室的时候，那位聊家族历史的人一定看出了她的好脾气已经有点转变。女主人在床上躺下，白妮娜睡在地上，因为她已把床让给了佛拉斯基托。这位萨巴塔的遗孀生性反复无常，她往往无缘无故在转瞬之间从温和善良变为疯狂愤怒，从言听计从变为多疑狡诈，从出言合理到荒唐乱骂。白妮娜对她女主人喜怒无常的脾气很清楚，她知道她是个三心二意的女人，也便不计较她这种讨厌的举动和突发的愤怒，而希望风色有所转变。事实上，风向是会一下子改变的，向好的方面转变；如果说，一会儿锦葵花变成了牛蒡草，那末再过一会儿又回复到最初的原状。

这一晚，上面提到的巴卡太太脾气转坏的原因，根据可靠的事实来推断，应该归罪于佛拉斯基托，因为他在下午的谈话中和晚餐时及晚餐后的那一刻儿对白妮娜表示了特别的偏爱，大大损伤了那位倒霉孀妇的自尊心。这位好好先生几乎只对白妮娜表示感激，对女主人只保持着有礼貌的谦恭；所有的笑容、最巧妙的词句都表现为他那象半死绵羊毫无生气的眼睛的媚气，而都是朝着白妮娜发的。并且，除了这些地方考虑不周以外，他还在吃那一顿菲薄的晚餐时，管她叫“天使”就不下一、二百次。

这时候，白妮娜已睡在地上，只听见裹在被窝里的巴卡太太说道：

“那末孩子，我想请你为佛拉斯基托弄点酒喝的事，谁

也不能打消我这个念头。他多爱你呀！假如你不是一个毫无风韵的奇丑老婆，我相信你还会挑动勾引他的……诚然你生性善良，心肠慈悲，会用对一切都关怀、温柔和恭顺的态度来骗取人家的好感……这也只能骗骗那些不了解你的人……但是，所有这一切伎俩，一点也不可能使一位富有经验的男人迷恋你的……假如你自信能迷惑人，而且因此而感到骄傲自满，我觉得那并不能使你的身价提高几分，可怜的妮娜。你仍然是你……不要害怕我会把堂佛拉斯基托的幻想戳破，把你的丑行告诉他，说你是个女揩油鬼，把你知我知的其它事情……”

白妮娜一声不响，用被子把口堵住，这种逆来顺受的稳重态度，使萨巴塔遗孀的满腔怒火更加炽旺，继续对她的女伴抱怨道：

“谁都没有我更明白你善良的性格，因为你是有优点的；但应该永远同你疏远，不让你能从低贱的地位爬上来，免得你得意忘形，免得你爬在你上司的头上。你记得因为你揩油过多，使我不得不两次把你赶出门去……你的脸皮真厚呀！我为什么说你脸皮厚？就是因为你那邪恶的丑行使我说你恬不知耻……好哪，我从来没有记帐，也不喜欢这一套，一见我的钱财从我的口袋流进了你的口袋……象水一样地不停地流！……怎么样？你一句话也不说吗？……你一句也不回答吗？你竟变成哑巴了吗？”

“是的，太太，我已变成哑巴了，”这是那位善良女人的唯一回答。“也许当太太疲倦了并闭住嘴巴的时候，我要开口对您说……话说回来，我是什么也不说的。”

二十六

“哈！哈……你想说什么就说好了，”巴卡太太继续说着。“你敢说几句话来顶撞我吗？我从来不懂得记借方和贷方的。怎么样？难道有谁告诉过你，当太太的人还是记帐簿的老板娘吗？我之所以不计算和不记帐，也不过是我慷慨大方的一种天性。我听任天下所有的人偷盗我，看着小偷儿的手伸进我的腰包，把我当傻瓜……我永远是这个样子。难道这还有罪吗？上帝会宽恕我的。上帝不会宽恕的，白妮娜，是虚伪的女人，是口是心非的行为，是某些人装模做样力图抬高自己身价的那种才能。我一直是把我的心挂在脸上，把我的真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现在是什么样子，以前是什么样子，哪些是缺点，哪些是优点，总是天生的本来面目……难道你一句要回答我的话都没有吗？……或是你一句辩白也没有想出来呢？”

“太太，我没说话是因为我要睡着了。”

“不，你没有睡着，那是谎话：你的良心不会让你睡着的。该承认我有道理，而且应该承认你便是那种装模做样力图掩饰和隐瞒丑行的女人……我不是说你那些行动是真正的丑行，没有那么厉害，不是的。对这种事和其它的一切事情我都是宽宏大量的。我要说你是软心肠……；但是，这是什么软心肠呵！咱们心肠都软。的确你可以说：‘不要叫我白妮娜，而叫我软心肠的女人好了……’但你也不要担心，你知道我不需要去对彭特先生说这些往事，使他瞧你不起，使他的幻想之花失掉陪衬的绿叶……多可笑呵！……在你的身

上，就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一张漂亮的面孔和一张白里透红的脸蛋儿，也看不到文雅的举止和象太太一样的教养，这样的事一点也谈不到，这些都是使男人们入迷的。他将会看到……怎么样？我没有说对才怪哩！假如你坦白，你这人就不坦白，永远也不坦白……听到我说的话吗？”

“是的，太太，听见的。”

“假如你为人坦白，你就会告诉我，彭特先生因为你的大蒜汤作得好而叫你‘天使’，瘦婆子……难道你以为这就足以使他一字不苟地叫一个女人做‘天使’吗？”

“可是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呢？……让这位彭特先生想用什么字眼来叫我，就让他叫好了。”

“也有道理，是的，是的……可能他对你是说的反话，因为这些久经世故的大老爷们，常常用的是反话，他们看来好象在夸奖我们，实际上是表面颂扬而存心嘲笑的，俗话把这叫做抓我们的头发……如果这个男人性情直爽，并怀着善意爱上了你……，这全可能，白妮娜……，奇怪的事有的是……，那你就应该真诚相见，向他承认你的缺点，不要让佛拉斯基托相信天上天使们的纯洁和你的纯洁可以相提并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便是个坏女人……要说真话，妮娜；对这种事情要说真话。这个男人相信你是一个值得保存的怪物，哈，哈……以为你在整个马德里市中，在帮佣的人群中作出了奇迹，因为这也许是奇迹，一个六十岁的处女……如果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假装只有五十五岁，因为隐瞒岁数在我们女人中是很流行的，我劝你不要拿道德的信条开玩笑；妮娜，这种事不可以作。瞧哪，孩子，我是多么地爱你，作为你的女主人和女朋友来说，我劝你明白地告诉他，对他说出你

的缺点和你做的丑事。如果过些时候他看穿了你现在隐瞒着的东西，那末，这位好好先生就不会再受你的欺骗了。不行，妮娜，不行；我的孩子，把一切都告诉他，虽然那会使你的脸烧得绯红，虽然会使你额头上的瘤子红得发胀，那也是应该的。把三十五年前那一段时期中你犯的严重过失向他坦白……，应该告诉他：‘堂佛拉斯基托先生，我曾爱上一个名叫罗梅罗的民警，弄得我两年多来神魂颠倒，到最后他拒绝同我结婚……’瞧哪，婆子，这并不是要把你羞得满面通红。归根到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女人爱男人罢了。因为女人降到世上就是为了这桩事：爱男人。你的运气不好，碰上一个使你痛苦的人。那是命运，孩子。问题在你爱他爱得发狂……我记得清清楚楚。你沉不住气了；你干的事一点也不正派。你巧妙地揩油，当自己连一件体面衣裳都没有的时候，而他的上等雪茄可一点不缺……我亲眼看见你忧急苦恼，眼光昏花，被折磨得没有一天安宁，而你却并不逃避这种折磨，偏要到他那儿去；我亲眼看见这一切事情，不需任何人告诉我，妮娜。我知道这段历史，自然也不完全知道，因为你老是对我瞒这瞒那……。我谈的事到底靠得住或靠不住，连我也不知道……人家告诉我，你们的恋爱有了……”

“那不是真的。”

“人家说你把孩子放到育婴堂去……”

“那不是真的，”白妮娜又重复了一句，声调坚定而响亮，并半抬起了身子。一听这话，巴卡太太突然一声也不响了，同晚间的大老鼠一样，听见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便再也不东啃西咬了。这一刻儿能听到的，只有女太太一两声深深的叹息，接着便是偷偷的咕噜和抱怨。另一个女人一声也

没有噜哝。不幸的太太咕噜的才能，已经很快碰到了障碍，便决定把谈风突然转变一下。愤怒与不快一下子便化成了温柔与爱抚。最清楚的心平气和的征兆已经毫不迟疑地表现出来了，那是对刚才一切说过的话感到非常后悔的表示，因为那些咕噜的话和无病呻吟的抱怨除了使人一想起就感到羞愧以外，是不会意味着其它的事情的。已到半夜了，由于白妮娜对她这些意见没有反响，巴卡太太开始叫喊起来：“妮娜！妮娜！你看我病得多厉害呀！这半夜我是怎么过去的呵！好象有人在我身旁用烧烫了的烙铁在烫我似的；又好象人家在狠狠地拔我的大腿骨头。我的脑袋也好象有人把脑髓抓了出来，而用点面包心和多刺的芹草塞在里面……为了不麻烦你，我不打算叫你为我煎一大杯菩提叶汁来为我擦背，也不想叫你给我拿一包阿司匹林和安眠药来……这是很麻烦的。你睡得象死人一样。好了，婆子，休息，养胖点……我不想麻烦你了。”

她的两片嘴唇还没有合拢，妮娜便离开了被窝，穿上裙衣，在那间简陋的厨房里煮了一大杯菩提叶汁，在病人吃药的前后，用菩提叶汁为她擦背，后来便躺在她的旁边，象哄小孩一样地哼着催眠曲，好让她沉沉入睡。女主人渴望把刚才她的胡说八道忘掉，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抚慰的词句来把先前恶毒观点抹掉，于是乎，当她的女伴哼着催眠曲的时候，她对她说：

“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我要埋怨上帝，视他为一般的人，对他说话，甚至骂他。他确实曾剥夺了我许多财产，但他也给了我你的陪伴和友情，这比金子、银子、金刚钻还要宝贵……现在我记起来了，要是堂佛朗西

斯科·莫尔格乔和堂何塞·马利亚·波尔塞尔负责处理遗产的使命来了，你觉得该怎样办呢？……”

“可是，太太，那不过是您梦想罢了……这两位先生已在地下沉默了一千年……”

“说得对：我是梦想过……可是，如果不是这两个人，其他的人也可以在咱们最倒霉的时候来唱这同样的调子的。”

“谁说不会？您不是梦见过空箱子吗？那就是一定要得到遗产的征兆了。”

“那末你呢？你梦见过什么？”

“我吗？昨天晚上，我梦见咱们碰见一头黑色公牛。”

“那个征兆是说，咱们会发现一笔埋藏起来的财宝……你瞧，有人对咱们说过，在这座老房子里，从前住了几个有钱的商人，难道在墙里或薄墙里不会有一罐装得满满的古金币吗？”

“我也听见人说过，上世纪这儿住的是几位很富裕的呢绒商，他们死的时候……却一个钱也没有。很可能他们把钱藏在夹墙里了。会找出很多东西的，很多东西。”

“我可以肯定在这屋里有钱……可是还要弄清这几个卑鄙的怪物到底把钱藏在什么地方。难道没有办法把事情弄清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白妮娜喃喃地说，她那兴致勃勃的思绪，又飞到了阿尔谟德纳提出的东方人的求神办法上去了。

“如果墙里没有，在厨房或杂物间的磁砖下，也许就是那几位先生埋藏金钱的地方，他们相信会在另一世界里享用的。”

“也可能……但最可能是在墙里，也许说不定在屋顶上，在屋顶的椽木之间……”

“我觉得你说得有理。上面下面同样可能。我肯定地告诉你，只要在走廊或厨房用力跺脚，整个这座大房子都震动起来，好象要倒塌似的，我便觉得听到了一点响声……好象金属响着的叮当之声……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

“感到的，太太。”

“如果没有，现在就可试一试。在卧室里走一下，用力跺脚，咱们便可听到……”白妮娜照她女主人的吩咐做了，信念和信心绝不比她稍低，而且事实上……听到了金属的铿锵声，如果没大批银子金子（肯定金子比银子多）埋藏在这个老工场里，是不可能有这种响声的。两个女人怀着这样的幻想睡着了，梦中继续听到“叮”……“叮”……

房子好比一个巨人的身躯，流着汗，从每个细小的毛孔里冒出了一个古金币或一个“生登”——值二十五个比塞塔的古金币。

二十七

第二天一大早，白妮娜手挽竹篮，向桑树区进发；她心中惦量着，相当忧虑，万一处理不当，没有稳住他的理智，善良的阿尔谟德纳激动的心情又要立刻变成疯狂。在托莱多门不远的地方，她碰见了俏皮鬼和那个带着大头男孩讨饭的穷女人。这位在教堂里一起讨乞的女朋友告诉她，她已搬到桥边住去了，因为中心区房租贵，讨的东西又少，没法安排生活。在桥边一间简陋的屋子住下来，只需要微不足道的一

点点钱；除了这一优点以外，每天早上从河边走上讨乞的岗位，晚上从岗位上走回来，正可以好好地吸吸新鲜空气。白妮娜向她打听摩洛哥瞎子的情况和住址，她说曾在小桥边看见过他，已过了桥讨乞去了，但究竟住在哪儿她仍不能说个一定。“好，再见，大姐，”俏皮鬼向她告别时说道。

“您今天不到岗位上去吗？我是……，因为收入虽然很少，到底总算是一种谋生之道。现在，每天下午，有人把那边一位银行先生的好饭菜为我送一盘来，这位先生住在教堂果园街大门的正对面。这样一来，我过的是领俸禄神甫般的生活了。当银行先生的女仆把一大盘饭菜为我送来的时候，‘班长’噙着嘴唇的那一张尖脸，使我看了心中真是痛快……总之：就凭这一盘饭再随便弄点进帐，咱们就可以活下去，白妮娜大姐，一个女人总可能在富贵人家想点办法的。再见，愿您一切顺利，并愿您的摩洛哥人身体健康……好了，保重。”

两人分手，各走一方。白妮娜走到桥头，朝着一条斜斜的大路走去，路的右边通向名叫桑树区的近郊区，这一区下面的尽头处就是苹果园了。到了一片象小广场的地方，西边紧接着是一幢平凡无奇的大楼，位于托莱多桥的南面。小广场的两边是高低不平的斜坡和沙石堆成的路堤，堤上长着野生的玫瑰、牛蒡草和杂乱低矮的野草。这一带景色如画，视野开阔，简直可以称得上使人心旷神怡，因为从这儿可以俯瞰河流远景一碧如茵，还可看到洗衣店和小店主们挂晒着的五颜六色的破衣。西面群山连绵，河对岸的远方，是圣依西德罗和圣胡斯托教堂的墓地，一个个圆顶的坟墓，加上郁郁苍苍的翠柏，呈现出一片壮观的景色……这一片美景虽然具

有装饰的特殊作用，在大自然的景物上加上了人工的画幕，但墓地本来具有的凄凉情调并不因此而消失。

女乞丐缓缓地向那片象小广场的平地走去，看见了两头驴了……怎么说是两头呢？八头，十头，或者更多，肩轭深深地陷在肉里。驴群的旁边有几群吉卜赛人正晒太阳，灿烂的阳光普照着这带地区，和融绚丽，为牲畜和人群平添了几分光彩。这一帮活跃的人全都在笑、在闹、在这儿那儿东奔西跑。姑娘们飞腾跳跃；小伙子跑着追赶；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们在翻着跟斗；只有那群牲畜，在这么烦嚣的喧闹之中，仍然保持着严肃而深思的姿态。在一些吉卜赛老婆中，有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黎黑，她们聚在一幢外表平常的长廊大楼的墙边一起聊天。两三个小姑娘在水坑边洗破衣，水坑一直延伸到小广场的中部，它是附近的泉水在煤碴垃圾堆里冲积成的。小姑娘中有的肤色暗褐，几乎同黑色差不多，使耳上的银饰更显得特别白亮闪烁；另外几个肤色棕黄，有如泥土，但全都身手矫健，姿态风雅，身段苗条，说话轻快。白妮娜在这群人里想找出几个熟悉的面孔，这儿一瞧，那儿一看，相信会有一个吉卜赛人是她某天去平民医院领回一位女友时看见过的。她不愿接近那群正在为一头驴子发生争执的人，他们热烈争辩的题目是如何医治那头驴子的疮伤。她等着，想等到一个有利的机会。机会很快找到了。有两个枯瘦的孩子正扭成一团狠狠厮打，一个小孩的裤腿从上到下裂成两半，露出了两条骨瘦如柴的黑腿；另一个头缠毛巾，身上只穿了一件大人的背心。有一位参加那场争论的吉卜赛人跑过来把两个孩子拆开，白妮娜也帮他的忙，便趁此机会同他交谈起来：

“告诉我，好朋友，您昨天或今天在这儿看见一个名叫阿尔谟德纳的摩洛哥瞎子吗？”

“是的，太太，看见过他……，还同他说过话，”吉卜赛人回答说，露出了两排标准的牙齿，又白，又整齐，一颗也不缺损，在两片暗紫色的肥大嘴唇中，非常引人注目。

“有人看见他在桥边……，还说昨晚他住在伍尔皮亚诺巷的客店里……还说……，说些什么我忘记了……远远避开他，好女人，据说这个畜生野蛮得很，打人踢人……”

两个流浪汉正在鞭打一头最大的公驴，好象在考验它的技能，并对它进行吉卜赛式的训练。白妮娜一见它飞起后蹄，快要踢在她身上，连忙一跳躲开。那个牙齿长得整齐漂亮的吉卜赛人对她挥手示意，她便向着他指引的那排房子走去了。

她离开了小广场，向着桥那边一条曲折的街道（一条大路）前进。左边是那一幢长廊大楼，如果走进去，便可看见里面是一个大蜂窝似的贫民窟，一个月的房租只要六个比塞塔。再过去是一家名叫巴尔德摩洛哥农庄的围墙以及农庄的附属建筑。右边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最古老的房子，内设畜栏，铁窗生锈，墙壁污浊，总的说来，不管在城里或乡下，都很难看到有比这更奇怪、更老朽和更破烂的房子。有些房子的门上，还赫赫然保存着一块漂亮的花磁砖，上面有圣依西德罗的象和房子建筑的日期，但那快要倒塌的屋顶，到处坑坑洼洼的，有人煞费苦心地用破烂的铁皮补填着。白妮娜走过去，看见有样东西从房子底层的铁窗栏露出了头，她想发问请教，一看却是一头白毛驴，耳朵大得很不相称，当她正要说话的那刻儿，两只驴耳朵已伸到门外来了。老婆子走进

了第一家象畜栏样的破房，石板地上，满是车辙，里面有门户大小不等的房间，也有可以住人的棚屋或木板小房，全用锈铜皮遮盖着。在仅有的一面略为干净的白墙上，画得有一只船，是用红赭石画的，那是一艘三桅帆船，从画法上看一定是小孩画的，烟筒还冒着成圈的黑烟。这儿有一个憔悴的女人在木槽内洗涤破衣；她不是吉卜赛人，是个农村妇女。根据她的解说，左边的一区住的是吉卜赛人和他们的驴驹，大家在一间屋内和平共处，人与牲口一块儿睡在光光的地上，有理性的动物只多了一个猪料桶来作枕头。右边也是驴子的棚栏，其污浊的程度并不亚于左边。每天晚上，许多赶马德里市的穷人睡在这里，只出十分钱便可得到可以活下去的一席之地。一听白妮娜谈完了阿尔漠德纳的外表特点，那个女人肯定说他确实在这儿睡过，但大清早便同其他的穷人走了，因为这种住地是不适于睡懒觉的。如果“太太”想给摩洛哥瞎子留个便条，只要他再来睡第二次，她便会把条子交给他。

白妮娜向憔悴女人道谢之后走了出来，沿街往前直走，并向左右两边仔细观察。他希望在这个或那个光秃秃的山上能看出摩洛哥人的脸面，他在那儿晒太阳，在那儿排遣悲怀。伍尔皮亚诺巷的房子走过了，能看到的，只有右边荒芜不毛和乱石垒垒的斜坡——废物、铁碴和沙土堆成的垃圾堆。离小广场百公尺远的地方，有一条Z字形的弯路，通向普尔加斯车站，从下面望去还可以认出站台，因为地上有煤炭的堆痕，有护路的铁栏，顶上还有冒着的黑烟和闹闹杂杂的东西。车站附近的东边，是一条排水的小沟，水色污黑，顺着在斜坡间开成的渠道流下去，当作排水管来保护路基，

流下去的水还先要浇灌菜园，然后才泻入河里。女乞丐在那儿停住脚步，用她锐敏的眼光，看看大水沟，只听得沟水叮咚，卷起滔滔浊浪倾泻而下；看看菜园，满种着莴苣栖菜，从左岸一直延伸到河边。她仍往前走，因为她知道那位非洲人喜欢孤寂的田野和恶劣的天气。晴空万里，耀眼的阳光，照得栖菜的绿尖和卷心菜的红叶更加鲜明。老婆子往前走着，几次停住脚步，探看那悦目赏心的菜园，再望望光秃秃的山岗，但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同晒太阳的摩洛哥瞎子的形象类似。她转身回到小广场，向河边走下去，看遍了那几处洗衣服的地方和靠在桥墩边上的破房子，仍然没有看见莫德海的面孔。她心情沮丧了，只好回到马德里的上半城去，打算第二天再来探访。

看来家里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但我要说，发生了的：发生了一件，一件完全可以称之为奇迹的事件——地府桑代大王的杰作。她进来不久，巴卡太太兴高采烈地对她说道：

“喂，婆子，你不知道吗……？我正盼望你回来，好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太太？”

“堂罗马尔多^①到这儿来过了。”

“堂罗马尔多！……我觉得您在做梦。”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难道这位先生到我家来，还会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吗？”

“不是；可是……”

“我确实想到……未必发生了什么事吗？”

^①西班牙人以圣罗马尔多的名字作教名的人很多，白妮娜说的一个是虚构的，这一个却是真的了。——译者。

“一点事也没有。”

“我还以为神甫先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你不大愉快的事情，他便跑来向我申诉呢。”

“没有这样的事。”

“你没有看见他从家里出来吗？他没有对你说要在这儿来吗？”

“哪有这样的事！神甫先生在现在这个时刻，还能对我说他上哪儿去和几时上街吗？”

“这种事本来很少见的……”

“那末，话说回来，他如果来了，对你说了些……”

“我既然没有看见他，他还有什么话对我说呢？……让我对你解释吧。十点钟的时候，绳索工人的大女儿塞勒东妮娅同往常一样下来陪伴我，她生性灵敏，比火药还要敏感。到了十点三刻，叮叮，有人叫门了。我对小姑娘说：‘开门吧，我的孩子，不管是谁，你都说我不在家。’自从我遭到店主无赖讨债的羞辱以后，只要你不在，我不喜欢接见任何人的……塞勒东妮娅打开了门……我在这儿听见了一个庄重的嗓音，同伟大人物一样，但没有办法听清楚……接着，小姑娘对我说，是一位神甫先生……”

“象什么样子？”

“高大，漂亮……不老，不少。”

“正是，”白妮娜肯定地说，一见与她的谎言暗合，心中感到惊异。“他没有留下名片吗？”

“没有，因为他忘了带公文包。”

“他问到我吗？”

“没有。只说他有最要紧的事想见我。”

“这样说来，他要再来的。”

“不会马上回来。他说今天下午要到瓜达拉哈拉去。你可曾听人谈起他这次旅行吗？”

“似乎听到过……，人家说他到火车站去，拿着手提箱，我可不知为了什么。”

“你知道了……，可以叫塞勒东妮娅来，让她好好对你谈一下。他说，没有见到我很觉抱歉……又说从瓜达拉哈拉回来后再来……可是，说来也令人奇怪，既然有关系重大的事必须同我商量，怎么又不告诉你……或许你已经知道了，故意不说，想使我吃惊吗？”

“不是，不是；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塞勒东妮娅把名字弄清楚了吗？”

“你问她好了……他反复地说：‘告诉你太太，到这儿来的是堂罗马尔多’。”

小姑娘证明了巴卡太太说的完全不错。她为人精灵，从神甫先生那儿听来的话一个字也没遗漏，还清楚地记得他的面貌、衣着、声调……白妮娜被这稀奇古怪的事弄得莫名其妙，不多一会儿，又把这事置于脑后了，因为她心中记挂着的还有更重要的事。佛拉斯基托的病有所好转了，她们同意扶他下床；可是，他在寝室和走廊刚走了两三步，这位风流鬼就发现他的右腿已经有点瘫痪了……但他仍然抱着希望，认为好的营养和适当的运动会使这条腿恢复活力与耐力的。她们不久就会准许他回去。他对两位太太的感激，特别是对白妮娜，将一生一世永志不忘……他的心里又有了新的活力与新的希望，非常乐观地预计会找到一份好的差事，以便能安心过活；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简单的家，而且……总

之，这个人活跃起来了，既然有了一种取之不尽的乐观药剂，他会很快恢复健康的。

妮娜对一切事都考虑得很周到，对她照料的人的任何需要，她也同样不会忘怀。这时候，她认为应该去通知圣安德烈斯街的几位女人，把他的情况告诉她们，因为这位办事员不来上班的事，一定使她们感到惊异了。

“不错，请替我带个口信去，”风流鬼说，对她这个有远见的新主意很表赞同。“请把您心中的意见告诉她们，她们肯定会让我好好休息的。”

白妮娜当晚便把这事办好了。第二天上午，趁天气凉爽，她又离家上路，向托莱多桥进发。

二十八

她碰见了一个身穿破衣的老汉，老汉平常总是抱着一个小女孩，在奥利瓦尔教堂乞讨，这时流着眼泪向她倾诉不幸的遭遇。这个孩子的母亲是他的女儿，两天以前，由于“苦难与劳累，由于找半片小面包历尽了千辛万苦”而死去了。另一个小孙女正在生病，住在邻居的家里。现在，他一个人的生活还没有办法维持，更没有抚养两个小孩的东西，到底该怎么办呢？上帝对他已放手不管，天上的任何圣者，也没有一个会给他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只想死，让人把他马上埋掉，马上埋掉，不把这个世界再看一眼。他留在人世的唯一希望，就是把这两个女孩加以安置，安置在任何一个收容男女小孩的收容所里。真是陷入了绝路呀！……他曾经碰上了一个善心的人，是一位教堂里的先生，答应把两个孩子安

置在育婴堂里；可是，正当这事要安排就绪的时候，又碰上了魔鬼把事情弄糟了……

“瞧哪，太太，您是不是碰巧还认识一位相貌堂堂的神甫先生，一位名叫堂罗马尔多的神甫先生？”

“好象认识，”女乞丐回答说，又一次陷入了惶惑与神经昏乱中。

“高大、漂亮、身穿细呢衣服、不老不少……”
您说他叫堂罗马尔多吗？”

“堂罗马尔多，是的，太太。”

“那是……，也许，是那位有个侄女名叫堂娜巴特萝丝先生吗？”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侄女是有的……而且模样漂亮。您看我的命苦不苦。昨天下午我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跑到他家里去，人家告诉我，他已离家到瓜达拉哈拉去了。”

“正是……”白妮娜说，心中更加惶惑，觉得真实与虚构在脑子里乱七八糟地交织在一起了。“但他不久就会回来的。”

“还不知道他几时回来哩。”

可怜的老汉告诉她，他真饿得要死了；三天以来，塞进他嘴里的，只有一块硬鳕鱼和几片面包皮。鳕鱼是一家商店给他的，他把几片面包皮放在泉水里泡软了吃的，因他一颗牙齿也没有了。自从圣何塞节那一天起，圣心教堂取消了布施汤饭，他便走上了绝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天堂不喜欢，地狱不收容。二月三日他已满了八十二岁，这天是圣布拉斯节，前一天是圣烛节，活在这儿既一无所有，

活下去又有何用呢？他年轻时，曾在皇宫干活十二年，以后的四十五年，在这些鬼公路上挖了成千上万吨的石头，一生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到没有活干的时候，只好应征去挖墓穴修公路，把大批黄土填上去，再压得实实在在。只要把两个小女孩安顿好了，他便要从早到晚躺着永远也不起来……白妮娜听了这一段那么不幸的经历以后，心中觉得老汉诚实，不能惑疑，便叫老汉领她到生病女孩那里去。不久，她被引到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在长廊大楼的下面一层，里面合住了六户乞丐和他们各人的子女，每月合付三个比塞塔的月租。住户中的大部分人每天都要到马德里去，讨几个铜子的善钱。白妮娜看见了一个身材矮小打着瞌睡的老婆子，好象喝醉了酒似的。另外还看见一个肚子鼓胀的女人，皮肤象被酒泡了涨得紧绷绷的，有点象装满水酒的皮囊，一张象害了丹毒的涨红脸，穿的是颜色各异的烂布破衣。害病的女孩躺在地上一张薄薄的褥子上，褥子上面铺了几块黄粗呢和几片破了的土毛毡。她象有六岁的样子，紫色的脸膛，捏紧了的拳头塞在口中。

“这孩子害的是饿痨病，”白妮娜说，摸了一下她的额头和手，一双差不多同大理石一样冰凉的手。

“可能正是这样，因为从昨天起我们便没有吃上什么热的东西。”

善良的老婆子不须再要什么慈悲心肠来打动她了，因为她的灵魂深处正是充满了这种感情的；又由于她生性敏捷，在考虑了一下实际情况后，便立刻跑到大楼转角处的食品店内，买好了作饭所需要的东西，另外还买了鸡蛋、木炭、鳕鱼……，她作事从来不会半途而废的。这几个不幸的人肚子

得到补救以后，其他的人又集拢来了，那是下面一层密如蜂窝的房子内的住户们，被一阵四处飘扬的菜饭香味勾引来的。也许是老天爷要报偿她的慈悲心肠的关系，在跑来参加盛宴的乞丐中，为她提供了一个用手走路的缺腿废人，就是他，最后才告诉了她关于失踪的阿尔谟德纳的确实消息。

那位摩洛哥人住宿在伍尔皮亚诺巷的客店里，白天坚持不断地做着祷告，弹着他从马德里带来的一把双弦吉他，静坐在一个偏僻的垃圾堆上，垃圾堆在普尔加斯车站下面，可以看到塞戈维亚桥。白妮娜缓缓地向那儿走去，因为作向导的那个人走得不快，他的臀部夹在脚后跟中间，用手支着身体，两手各拿一块粗大的木块，当作拐杖拄着前进。路上，这位只有上半截身子的人大胆地对她谈了一些关于摩洛哥人的穷困情况和他那么多的奇怪举动。他相信阿尔谟德纳在他家乡时是个冒牌祭司，几天以来都在做着伊斯兰四旬斋的忏悔功行，跺着脚向空中踢腿，只吃面包与喝清水，用唾液打湿手掌。“他和着那只声音粗糙的吉他歌唱的，一定是他家乡輓歌之类的东西，其声悲切，听了使人凄然欲泪。总之，太太，在那边，您可以看见他躺在草垫上，一动也不动，好象已经变成石头了。”

的确，白妮娜在那个满堆铁碴、碎砖和马粪的垃圾堆中，看出了瞎子一动也不动的形象。垃圾堆位于铁路和桑树区之间，四面一片荒凉，没有大树，没有灌木，寸草不长。缺腿的人继续往前领路，白妮娜手挽竹篮，从垃圾堆爬了上去，颇为吃力，因为堆成这座小坡的松软东西，是很容易崩塌下来的。在到达非洲人坐着的山顶之前，她便大声呼喊，表示她已来了，对他喊道：“呵！孩子，你选中这个地方来

晒太阳，真是妙极了呀！难道想把你晒得焦干，变成干皮好做大鼓吗？……喂……，阿尔谟德纳，来的是我，是我从这些松软的梯坎上爬上来了！……小宝宝，怎么了？……难道发痴了？难道睡着了？”

摩洛哥人一动也不动，仰起面孔对着太阳，好象要把那一片肉烤焦似的。老婆子向他扔了一块小石子，二下，三下，最后打中了。阿尔谟德纳抖了一下，动了；接着便双膝跪地，喊道：

“白……妮娜，你！白……妮娜。”

“是的，我的孩子。可怜的老婆子来到你身边了，她是到你住的这个荒野里来看你的。你怎么想出这个怪主意来了呀！我费了好多力气才找到你了。”

“白……妮娜。”瞎子又喊了一声，泪如泉涌，手足发颤，表露出了他象孩子一样天真的感情。“你，从天上来的。”

“不是，孩子，不是，”善良的女人回答说，终于走近了她，拍着他的肩膀。“我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从这一带乱石垒垒的鬼地方爬上来的。你这个主意真打得好呀，可怜的小摩洛哥！告诉我：你们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个问题，莫德海没有回答；两个人都没有作声。瞎子伸出颤抖的手摸到了她，好象要凭手的接触来把她看清似的。

“我来了，”女乞丐终于开了口。“因为我害怕你可能饿得要死。”

“我不吃……”

“你在修苦行吗？那也该找个比较好的地方……”

“这儿比较的好好的……，山坡美美的。”

“这也算山了！你把这山怎样叫法？”

“西奈山^①……我在西奈山……”

“我说你心不在焉。”

“你带着天使一齐来的，白妮娜……，你带着火^②来的。”

“没有，孩子，我没有带火来，也不需要，你在这儿已烤得够干了。你已被烤得比骨头架子还要干了。”

“好得很……，我喜欢干……烤得象干草……”

“我不管你，你就会变成干草的。但我不会把你丢下，现在来吃篮子里我为你带来的东西罢。”

“我不吃……，我是个骷髅。”

阿尔谟德纳没等她进一步的解释，伸出两手，在地上摸索。他在找他的吉他，白妮娜看见了，把吉他拾起来，把两根没有调音的琴弦拨弄着。

“给我，给我！”瞎子迫不及待地对她说，已经弹兴大发了。

他接过了六弦琴，抚拨弦上，发出了一阵悲切而粗哑的声音，各音之间一点也不和谐。接着，他放开了嗓子，用阿拉伯文唱出了一曲奇怪的调子，一声声干巴巴的歌声，与琴音互相应和。白妮娜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曲小调，因为，尽管那带着喉音的非常刺耳的歌词一点也听不清楚，尽管音乐的

①西奈山 (Sinai)，埃及一个多山的半岛，在苏伊士海峡与阿尔巴海峡之间。《圣经》上说，上帝就在这儿同寻找恩赐地的摩西 (Moïse) 说话，因此成了圣地之一。——译者。

②这里可能指的是普罗米修斯偷天火下凡拯救人类的事。——译者。

节拍与此地的风格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它总算是发自万般愁怀的小调一曲。瞎子不停地摇头晃脑，似乎想把他歌曲的词意送入天际，把内心的热情与热劲，抒发在几首哀歌之中。

“好了，孩子，好了，”老婆子等他唱完便对他说道。“我很喜欢你的歌曲……但是，难道你的肚子没有向你诉苦，说你这几支曲调并不能使它心悦诚服，而它更有兴趣的，却是那最可口的火腿片吗？”

“吃，你……，唱，我……我高兴吃的是‘你是我的’这样东西。”

“我在这儿你便饱了吗？话可说得真妙！”

“我爱你……”

“是的，孩子；可是，你该注意到，我是你的妈妈呵！我是来照管你的。”

“你漂亮。”

“还叫嚷我漂亮……，比圣依西德罗的年纪还要大，这么褴褛！这副面相！”

阿尔谟德纳万感交集，象在唱歌，也象在说话一样地对她说道：

“你好比那苏珊娜^①，彩带似棕榈，红唇艳如花……，一双眼睛，胜似静夜明星！”

“老圣母呀！我还从来没有留意我这么漂亮！”

“窈窕淑女，对你赞美……与天神交朋友，神态欣然，天使们弹吉他，把你颂赞。”

①苏珊娜（Suzana）一犹太女人，丈夫为一犹太富商，以美丽贞淑著名。

有两个老恶棍想诱骗她，被拒：捏造通奸罪加以控告，后真相大白，两恶棍被处死（见《圣经》）。——译者。

“老天爷！……假如你要我相信你这些事，那就请赏脸答应我一个要求：把我为你带来的东西吃下，肚子装满之后咱们再谈，因为你现在情况不正常。”

她一面说着，一面从竹篮里拿出了面包、煎蛋饼、火腿和一瓶酒。她把食品的名字一一念了出来，打算这样来打动他的食欲，最后还劝他说：

“如果你坚持不吃，我便生气了，从此不再来看你。再不要谈什么我的嘴唇艳如鲜花，我的眼睛好比天上星星……应该立刻照我的命令行事：回马德里去，同以前一样地住在你原来的房子里。”

“假如你嫁给我，行……不嫁，不行。”

“到底吃不吃？因为我并不是到这儿来向你说教浪费时间的，”白妮娜把嗓子的全部音量都喊出来了。“如果你坚持不吃东西，我现在马上就走。”

“吃，你……”

“两个都吃。我来看你，也要同你一道吃午饭。”

“嫁给我吗，你？”

“唉！你这人真固执呀！真同小孩子一样。我真的不能不给你两记耳光了……唉，小摩洛哥，吃点东西，营养身体，婚姻的事以后再商量。你以为我是来找一个被太阳晒干了了的丈夫，让他象一张羊皮纸一样吗？”

这样劝，那样劝，到底把他说服了，不幸的瞎子终于放弃了对食物的鄙弃。开始时吃点面包的边角，后来便如狼似虎地大吃大嚼。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主题，在一口一口吃东西的时候，说道：

“嫁给我……，回我的老家……只要你喜欢，可以照你

们的宗教仪式举行……如果你爱我的宗教，也可以照我们的宗教仪式举行……我信奉犹太教……教会的修女为你行洗礼取教名……用我的姓氏，叫约瑟夫·马丽安·阿尔谟德纳……”

“叫何塞·马丽亚·阿尔谟德纳。如果你是基督徒，就不会用你们那个鬼宗教的名字来称呼我了。”

“只有一个上帝，仅仅一个，只他一个，”瞎子高声喊着，一股劲地赞美神道。“他是心灵破碎的人们的救星……他拥有满天星辰，一切星辰都有名字。崇奉阿东莱大神的有动物、有四足的走兽，有长着翅膀的飞禽……阿利路亚①！……”

“汉子，对，我们现在该唱阿利路亚，免得吃的东西不消化影响健康。”

“阿东莱的声音飘扬在河水面上。阿东莱的声音美妙悦耳气魄雄壮。阿东莱的声音，使火焰熄灭，使沙漠震荡，使卡德尔沙漠尘土飞扬……阿东莱使洪水就范……使万物众生幸福吉祥……”

他就这样用十五世纪的西班牙语背诵着希伯来文的赞美诗，都是他儿时凭记忆保存下来的。白妮娜怀着佩服的心情听着，等他念完，才把他拉入现实世界，把他约束在普通生活中。两人就搬回圣卡希尔达客店比这更方便的事，争论了一会儿；但是，如她没庄重地应诺同这个黑人结婚，他似乎没有准备在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满足她的希望。他尽力解释，说他现在住的这个荒芜的乱石山和垃圾堆，对他的心灵多么具有吸引力。实际上，他既不知道如何解释，她也一点

①阿利路亚(aleluya)，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神”。——译者。

领会不了；可是，一个细心的旁观者很可能看出，他这种奇特的爱好，无非是祖传性格的再现，或者说是本能上留恋过去的反映，想在乱石垒垒的偏僻地方，找一个地形相似，足以追念故土生活的所在……难道这是愚蠢的行动吗？可能不是。

二十九

老婆子费尽了心机，要尽了花招，还是没有说服摩洛哥人立刻回到马德里的上半城区去。

“我真不知道，”她用一切有说服力的话对他说道，“我真不知道你在这山上苦修苦行怎样安排你的生活。由于你没有去讨乞，这儿不会有任何人带你带豆大的一点东西来，不会象我这样的，而且，如果我现在还有一点钱，但会很快会一文不剩的，我也只好厚起脸皮再去讨乞了。你难道要在这儿守候天赐的神食么？”

“天会赐神食的，”阿尔谟德纳怀着深深的信念说。

“你才信赖这种事……但告诉我另一件事，小宝宝，难道这里埋藏得有金钱吗？”

“有多多的，多多的。”

“那末，孩子，如果你想把钱弄出来，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可是，好家伙！我不信你说的那些鬼话了，也不相信从你们那个不信基督的地方带来的魔法了……不行，不行：此地没有能拯救穷人的办法。所谓发掘宝藏啦，为我们带来几车珍珠宝贝啦，我看来都不过是空谈而已。”

“假如你嫁给我，我会找出珍宝多多的。”

“好了，好了……那你就可开始工作，弄清楚什么地方有装满金钱的大土罐。我去把它取出来，如果真有金钱，再来谈结婚的话。”

她一面说着，一面把吃剩的东西装进篮子，准备离开。阿尔谟德纳反对她马上离开，但她坚持回去，用平常贯有的坚定口气对他说道：“我留在这儿，象皮革厂干燥间的羊皮一样曝晒在太阳光下，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告诉我，阿尔谟德纳，你真要把我留在这儿吗？那末，我的女主人又有谁来维持她那一张嘴呢？”

这句话提到了她太太的家，提醒了莫德海对“漂亮风流鬼”的回忆，他谈到这个题目就会非常激动，白妮娜赶紧告诉他点消息来使他安静。她说佛拉斯基托已经回到他自己贵族式的宫殿里去了，她同她的女主人堂娜佛朗西斯妹都不愿和这个老滑头往来，因为他给她们的酬劳很少，竟不辞而去，拖欠了她们的伙食费。非洲人象孩子一样天真地听信了这一谎言；他的女友发着誓答应他，在他继续做苦行忏悔期间，每天都要来看望他，于是，他才答应放她走了。白妮娜选了一条上坡的路走，宁愿上坡走到车站，因为这条路比较便捷，走起来也要容易些。

回到家里，她太太问她的第一句话，便是她知不知道堂罗马尔多几时从瓜达拉哈拉回来。她说，“先生几时回来，还没有确实可靠的消息。这一天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只是佛拉斯基托的病继续好转，奥勃杜丽娅的来访使得他格外高兴。她来闲聊了四个钟头，同她妈和他谈了些风流韵事，也谈了一些四十年来龙达发生的事情。应该注意，白妮娜的钱越来越少了，由于“姑娘”在这儿吃饭，只好在普通的饭菜

之外再加上点鳕鱼，还要弄点枣子和面团来做饭后的点心。几天以来的花费，加上在桑树区慈悲施舍的挥霍，扣还了几笔紧急的帐款，她从皮图莎那里借来的杜罗，正在每时每刻地减少着，到她第三次找点借口去郊区的托莱多桥时，只剩下一个杜罗和一点零钱了。

的确，在第三次的旅行中，走来迎接她的，是头一天自称名叫希尔费罗的老汉，同他一块儿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住在这幢破大楼里的穷苦居民，一字儿排开，好比一支战斗队伍。他带来了那个缺腿的汉子作译通，译得从容自如，他那天赋的口才，好象是造物者因他身体遭到了可怕的毁损而赐给他作为补偿似的。他以在场乞丐代表的名义走上前来说，太太应该对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普施恩典，因为大家都同样应该领受她大发善心而施舍的圣果。白妮娜真诚坦率地告诉他们，她没有圣果或任何东西可以分发，她本人之穷苦，与他们并无两样。这场表白所引起的反应，是完完全全地无人相信，可是，缺腿汉子所有的辩才都已在开初的言谈中使用完了，这下子可找不到其它的话来反驳她。于是乎，老汉希尔费罗发言了，说他们并不是从鸟窝里掉下来的小鸟，可以随便受人欺骗，如果就外表漂亮来说，太太确实不大象样，但她是一位用职业乞丐的破衣乔装起来的名门贵妇，到这儿来救济和补偿这些真正的穷人的。谈到乔装的事，一点也不用怀疑，因为他们若干年前就见识过她。呵！那一次，那位乔装的贵妇来的时候，就曾经对他们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加以救济。他同其他一些人还记得这位贵妇的面貌与姿态，大家可以确定前后是一个人，他们现在用眼睛看到并能用手摸到的，正是以前来的那个女人。

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赞同八十老汉希尔费罗所说的话，他又说应该对从前的贵妇表示尊崇，对现刻的太太更应敬重，尊重她的乔装，于是乎，所有的人都跪下来对她顶礼膜拜。白妮娜彬彬有礼地回答，说那位贵妇应该被当作老祖宗那样加以崇敬，但应请他们注意自己说过的话，³这一次可完全弄错了。一点不错，若干年前，确实有过这么一位出身高贵的太太，名叫堂娜吉叶明娜·帕切科，善良的心肠，高尚的人品，曾到贫苦人群里散发施舍物品，她虽穿着平庸，但仍不失体面，在稳重大方之中，流露出了她那个阶级的特征。那位最高贵的太太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她对入太好的缘故，当咱们这儿更需要她的时候，上帝却把她接到天上去了。即使她还活着，好家伙，那又怎么能和不幸的白妮娜混淆不清呢？那个贵妇同这个平民妇女——为人帮厨的女佣，相距何止千万里！如果说，那位出身于侯爵之家的太太是化了装的，衣服陈旧，满是补钉，鞋子破烂，使他们在老朽无用的女厨和出身侯门的贵妇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来，那末，在其它的特点上也不应该认错与弄不清的。举例来说，讲的话就不相同。据那些听过堂娜吉叶明娜说话的人说，她讲的话同天使讲的一样，那怎么还能和用庸俗的话来谈事情的人混淆起来呢？白妮娜生在瓜达拉哈拉的一个村子里，父亲是农民，她刚满二十岁便到马德里帮人来了。看书困难，写字更坏，很难写出她自己的名字：白妮娜·德·卡希娅。为了她这个名字，她村里有几位调皮的人还开玩笑说她是圣塔丽塔·德·卡希娅^①的后裔。总之，她不是女圣者，而是罪孽

^①圣塔丽塔·德·卡希娅 (Santa Rita de Casia)，根据本书前文对证，是一个额上长一烂疮被贬谪到人间赎罪的圣者。——译者。

深重的女人，和从前那位正在享受天堂幸福的堂娜吉叶明娜完全没有共同之点。她同他们一样穷苦，靠讨乞为生，讨来的善钱，还得妥善安排，才能维持她一家人的生活。她生来便为人慷慨，这一点是不错的；假如有了一点点钱，只要碰上了比她更加需钱的人时，那便会很快地全部用光……而且她心里还感到格外高兴。

那些被上帝慈悲的手抛开不管的穷人们，对这些话一点也不信，伸出了他们自己肮脏的手，用凄惨的声调请求白妮娜救济。衣服破烂的脏孩子们齐声呼叫，抓住这位生长在山区的不幸女人的裙子，向她讨面包，面包。老婆子面对这么多苦命的人，心中不忍，便跑到店里，买了十二个长面包，每个分成两块，在这个穷人队伍里加以分发。分发也困难万分，因为所有的人象发了疯似的一拥而上，每个人都想抢先分到自己的一份，有的还想混领双份。在这一片纷乱中，真可以说有些人已长出了两双手，还可以说有些手是从地下伸出来的。善良的女人被弄得喘不过气，只好又买了几磅面包，因为有两三个没有领到的老婆子呼天抢地，嘈杂凄惨的尖叫声，吵得这一带万分喧嚣。

她自以为已脱离这群纷乱的人群了，可这时有一个女人拉起沙哑的嗓子在叫她，女人的手里抱了一个脑袋非常胖肿的男孩。她立刻认出这就是前几天在托莱多路上碰见和俏皮鬼同路的那个女人。她恳求白妮娜到大楼上面一层的一间屋去，在那间屋里，她将要目睹一幅任何人也想象不到的悲惨画面。白妮娜答应上楼，因为在她心上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她自己的方便，而是慈悲的心肠。上楼梯时，那个女人对她详谈了家中不幸的情况。她没有结婚，但有两个私生子，都在六天之

内先后感染白喉而死去了。现在抱着的大头孩子不是她的，孩子的妈妈是个女醉鬼，也许简直可以称为老瘾客，是一位流浪瞎提琴师的女伴。她本人名叫巴希丽莎，父亲一直在河里捉鳝鱼维生，由于长年涉水，现已双腿瘫痪。她姐姐名叫塞莎丽娅，这时正敷着伤药，是被她男人打伤了的。这个男人卑鄙无赖，成天吹着口哨，到处扒窃，“整晚在小午街‘鼯鼠’的店子里赌博，太太知道这家赌场吗？”

“听说过，”白妮娜说，她对这些事没有什么大的兴趣。

“那个无耻的人不仅打伤了我的姐姐，还把我们的披巾和裙子当卖了。您一定认识他的，因为在马德里市中，就没有比他更无耻的人了。人家为他取了个怪名，叫做希·托塞以斯·托墨以斯……为了简便，我们叫他托墨以斯。”

“不认识他……我不同这种人打交道。”

两个人上了楼，在大楼上层一间最窄狭的屋内，白妮娜看到了这一家让人惊心动魄的悲惨景象。瘫痪了的老汉象发了疯似的，病痛的折磨，使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此时他正狂呼乱叫，咒骂上天。塞莎丽娅由于营养不良，体力消耗殆尽，这时也象一个白痴，一股劲在满脸鼻涕眼屎的小孩屁股上拍打，还翻着白眼，瞧着孩子哭喊与挣扎。在这一团纷乱之中，两个女人向白妮娜表示，她们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肚子饿，而是要付房租，房主人每个钟头都来追索欠下来的三周租金，如果不付就不让她们住下去。老婆子很同情地告诉她们，眼下她无法解除她们的困难，因为没有钱了，唯一能够送她们的，仅仅只有一个比塞塔，作一两天内生活的补助。她非常遗憾地向这群不幸的人告辞，两个女人虽然满口

称谢，但很可看出，她们因为没有得到期望得到的救济，心中仍怀着焦急不安的情绪。

她正在下楼，两个老婆子把她拦住，其中的一个对她讲了这一番话：“好家伙！还把您看成堂娜吉叶明娜了！……他们真是些傻瓜！比驴子还蠢！如果说，那一位是穿着凡人衣服的天使，这一位……很可以看出是一位平凡的臭婆子，还到这儿来施舍东西出出风头……太太！……真好象一位太太！……满口洋葱臭味，一双刷锅的手……现在来施舍点烤面包吧……”

善良的女人没有理睬，继续走路；但到了街上房子中间的一片空地时，却被无数的瞎子、跛子、瘫痪了的人纠缠住了，他们硬要向她要面包，不然就给钱由他们自己去买。她力图摆脱这一群讨厌的人，但他们追逐她，逼迫她，不放她走。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只好又用一个比塞塔买好面包，匆匆散发。最后，她加快脚步，终于脱离了这群讨厌的穷人，向垃圾堆跑去，希望在那儿会见善良的莫德海。他正在前一天那个地方焦急地等候她；两个人还没有挨近的时候，她便从篮子里取出了带来的食物，一块儿大吃起来。可是，今上午老天爷作的事，可与她的善良心愿和慈悲心肠不大相称了，因为他们吃了还不到十分钟，便看见垃圾堆下的路上，集中了一群吉卜赛恶棍，有几个是面容刁恶的残废者，还有两三个是衣衫破烂而面露凶相的老婆子。所有这群人一见老婆子和瞎子在坡上享受田园风光，便开始乱吵乱叫起来。说些什么呢？从山上听来是不容易领会的。只传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语……：那是个冒牌的女圣者；是个打着慈善招牌想多偷一点东西的小偷……，是教堂里偷烛舐油的老鼠。到

了后来，这群人手段更坏了，不久，一块石头，乒！从一只有力的手里扔了过来，白妮娜肩胛骨上挨了一下……；一会儿，乒！乒！两下，三下。两个人吓昏了，站起身来，把食物收进篮内，打算开始逃命。这位“太太”挽着她“先生”的手膀，对他说道：“走吧，他们要打死我们了。”

三十

他们从乱石垒垒的斜坡吃力地爬了上去，接二连三地跌倒了又站起来，两个人手挽着手，低着头，逃避疯狂扔来的石块。石块铺天盖地而来，毫不间断。白妮娜身上连挨了几下，还没有受到大的伤害；阿尔漠德纳运气不好，正当他转过头来责骂敌人的时刻，头上被一块鹅卵石击中，伤势严重。当他们气喘吁吁并痛苦万状地到达能够避开乱石袭击的地方时，摩洛哥人的伤口直淌鲜血，把黄营的面孔都染成红色了。奇怪的是这位头部受伤的人一声也不哼，而没有受伤的女人却仰面朝天大声喊叫，请雷公雷母打杀那群作恶的人。命运之神大发慈悲，引来了一个铁路道工，他住在出事地点附近，安详而善良，对两个受害者颇为同情，象个好心的基督徒那样地把他们接进了他那简陋的住房内，对他们不幸的遭遇深表同情。一会儿，他的女人也回来了，也是一个生性慈祥的女人。他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便是拿点清水给白妮娜，让她把她同伴的伤口洗净，另外还拿出了点药水和做绷带用的布片。摩洛哥人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这么几句：

“安丽，石头，没打着你？”

“没有，孩子：只有一块小石子打在我的后脑上，没有打出血来。”

“痛吗，你？”

“一点点……，没有关系。”

“这些魔鬼……，地狱里的坏妖精。”

“下流的无赖！那两个警察真糟糕，维持什么秩序！”

他们用最基本的治法为可怜的瞎子处理了伤口，止住了血，并用绷带把他的一只眼睛包扎起来；然后，扶他在地上躺下，因为他的头晕，已经站立不稳了。女乞丐又从篮子里取出了面包和吃了一半的猪肉，邀请他们慷慨的救命者共同享用；可是，主人不仅不接受，反而为他们拿出了沙丁鱼和中午饭吃剩的油煎饼。双方你请我邀，客套殷勤，最后还是以互相敬谢了结。可是，白妮娜到底利用了这一对老实人的善良禀性，趁机请他们让瞎子在家暂住，好让她去马德里为他准备住处。完全不需要考虑再回桑树区了，毫无疑问人家会对他不怀好意。也不可能把他引到马德里她的家中去，因为她只是那户人家的仆人，而且他……总之，这种事真不容易解释清楚……，如果扳道工夫把白妮娜和摩洛哥人的关系估计错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请注意，”一见他们夫妇迟疑不决并有些疑虑，老婆便说道，“除了这一个比塞塔和几个大铜子外，我没有更多的钱了。请拿去，让可怜的瞎子在这儿住到明天。他不会使您们操心，因为他为人善良而诚实。只须给他一条旧被子让他睡在屋角就行了。至于吃的，有啥就给啥。”

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为了向这一对他们眼中认为奇怪的伙伴提点忠告，扳道工说：“您

们应该作的事，是不要在街头和马路上流浪，那是既劳累而又不好的办法。您可以设法到收容所去安身，太太到老年妇女收容所，先生到盲人收容所，这样一来，只要您们还活着，穿衣吃饭全都有了保障。”阿尔谟德纳一句话也没回答，他爱自由，宁愿劳累受苦，不愿屈身在收容所里苟安偷闲。白妮娜不想多作解释，也不想指出这位好人的误会，毫无疑问，他以为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是为了便于流浪和盗窃的缘故。她仅仅说她不愿被人家安置在收容所里，原因是那儿的穷人已经很多，而且，没有大人物的介绍信和名片，也是没有法子找到空缺的。对这一点，扳道工的女人说，她进收容所的愿望是可以达到的，只要认得那位负责收容所事务的乐善好施的先生就行了；他是位神甫……名叫堂罗马尔多。

“堂罗马尔多！……呀！是的，我早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只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那位身材高大、仪容漂亮的神甫先生？他的姪女堂娜巴特萝丝是不是个斜视眼？”

说这话的时候，白妮娜的心中，又一次陷入了奇怪的困惑状态中，真实与虚构又令人吃惊地交识在一起了。

“他姪女是不是斜视眼我还不知道……”扳道工的女人接着说。“但我知道堂罗马尔多是瓜达拉哈拉人。”

“一点不错……而且现在已回他老家了……可以肯定人家建议升他作主教，这次一定是去拿任命状的。”

大家一致认为，这位神秘的堂罗马尔多如果不是去拿任命状，一定不会回老家的。让阿尔谟德纳在家住食二十四小时的事，也很快谈定了，白妮娜付出了她现有的一个比塞塔和几个铜子（留下三个小铜子在一边），对方两夫妇也答应

把瞎子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加以照顾。妮娜还需得同摩洛哥人争辩一下，因为他坚持和她同去，但最后终于说服了他，夸大了伤势的危险，说如果他不安静地休息一下，头部的伤口会要化脓的。“安丽，明天回来，你，”不幸的瞎子在分别时这样说着。“如果你抛弃了我，我就要死了。”老婆子郑重地答应回来陪伴他，心情郁郁地走了出来，心中忧念着这一天悲惨的情况，前景黑暗，预兆不祥，因为她已经没有余钱，来作出自慈悲心肠的那么多的慈善行动了。非凡的困境一定就要到来的，因为她必须立刻归还皮图莎的两个戒子，要找钱来供养她的太太，供养那位客人，救助阿尔谟德纳，等等……这么多的义务加在她的肩上了，真不知道如何一一加以应付。

凭赊帐买了点东西以后，她回到家里，发现佛拉斯基托情况很好，便建议巴卡太太让他回去，让他去干他的工作，好维持生计。太太也同意了。这时候，两个女人愁上加愁的，是奥勃杜丽娅的女仆带来的一个消息，说她病得很厉害，发高烧，说胡话，神志不清，令人可怜，白妮娜跑到那边去，在关照了她的公婆对姑娘加以照顾之后，又回来安慰她的妈妈。不幸的下午和更倒霉的晚上过去了，两个人忧念着摆在她们面前的种种困难和生活的煎熬。到了第二天早上，不幸的女人又走上了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岗位，面对这么多错综复杂的苦难，她已经没有其它的办法力求自保了。赊购的信用一天一天地下降，在芸香街或皇家街小店里欠下的债务，更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只好下午也出去讨乞，晚上也讨一会儿，找的借口是去为姑娘带一个口信。在晚上短暂的行动中，她用巴卡太太一张最古旧的黑头巾盖住脸面，走了出

去，就用这副装束再加上一架绿色眼镜来保护她的行径，一本正经地装出了瞎眼女人的模样，面带羞容，靠在新区街角的墙边，用低沉的音调，向一切过往的基督徒诉苦求助。她就这样地每天“工作”三次，讨得了一点点零钱；可是，这一切都不够她完成义务的需要，因为她的义务不少，阿尔谟德纳又在病中，还住在普尔加斯车站别人的家里。扳道工夫妇没有因为收留了可怜的摩洛哥人而收取费用，但总得为他送点饭去。奥勃杜丽娅的病也没有好，不能不为她送药送汤，因为她的公婆并没有履行诺言，更谈不到送她进医院的事了。这样一来，这位勇敢女人肩上的负担真是太重了，但她撑持着，背着那么多的十字架在高陡的小路上走着，那怕是爬不到山顶，总希望尽可能到达任何一段平地。如果说她已走到半路，总也感到所作所为问心无愧。

每天下午，她借口买东西在圣胡斯托教堂门边或大主教官附近讨乞，但心中总不能安宁勿忧，因为回家太晚会使女主人非常不安的。有一天讨乞回来，收获只有一个小铜子，一进门得到的消息，是巴卡太太在佛拉斯基托的陪送之下，已经出门看望奥勃杜丽娅去了。守门的人还告诉她，不久以前，有一位高大漂亮的神甫先生上楼到屋里来过，叫了半天门才走了，在门房留下了一个口信。

“呵！……那是堂罗马尔多……”

“他是这样说的，不错，太太。他已来过两次了，而且……”

“难道他又到瓜达拉哈拉去了？”

“昨天下午才由那儿回来。他要同巴卡太太谈谈，并且说尽可能再来一次。”

这位刚才提到的神甫，和她自己虚构的人物，不论在面容和名字方面都完全相象，真把白妮娜的脑袋弄迷糊了。她心中想着，也许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她幻想中的一个天真的谎言——在困难处境中一个虚构的捏造，竟变成有血肉有灵魂的真人了。“总之，让咱们瞧瞧所有这一切如何结局，”她慢慢上楼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给我们带点东西来，这位神甫先生倒是受欢迎的人呢。”她的心就这样地被那个想法纠缠着，她骗人的、虚构的、出生在阿尔卡里约地方的神甫，已经变成真实的人了。她记得有一天晚上，当她披着头巾戴上眼镜讨乞的时候，好象认出来那个给她两分钱的女太太，就是堂娜巴特萝丝本人——他的眼睛有点斜视的姪女。

巴卡太太和佛拉斯基托带回来了好消息，奥勃杜丽娅已在慢慢地恢复健康。“瞧哪，妮娜，”老寡妇对她说道，“不管怎样，你总该给奥勃杜丽娅带一瓶好酒去。试试看能不能在店里赊帐；如果不行，你去尽力设法弄点钱来，因为姑娘的毛病是衰弱无力。”对这个奢华的建议，白妮娜表示赞同，免得发生争吵，但却动手去准备晚饭了。直到上床的时候，她仍闭口无言，不象从前那样东拉西扯使主人开心，这使巴卡太太很不满意。没有办法了，那位英勇的女人，只好鼓起有气无力的劲头，怀着昏乱的心情，脑子里充满了阴沉沉的预感，开始象一个唠叨女人那样地胡扯起来，想用一些小曲小调和许多荒诞虚构的故事来使主人高兴，使主人酣然入梦。

三十一

摩洛哥瞎子伤口痊愈以后，在他女友的促使下，又开始

了讨乞生活，因为这时他已经不能靠晒太阳和弹吉他来过日子了。生活的开支已经增大，面对严酷的现实，只有在一切财宝应有尽有的茫茫人海中，去淘取几个小小的铜钱。阿尔谟德纳没法抗拒他“太太”有力的激发，他的忧郁病已渐渐地好转。几天前苦修苦行弄得他心神不安的神秘梦话，现在也不大说了。经过了长久的争辩之后，两个人同意把讨乞的岗位从圣塞巴斯蒂安转到圣安德烈斯教堂，因为阿尔谟德纳在这个教区里认识一位很仁厚的教士先生，他从前还受过他的保护。因此，两个人转移到那边去了。虽然在圣安德烈斯教堂里，也同人类社会中其它家族和集体一样，在生活中也自然而然地有性格不同和姓名各异的“班长”和艾利塞奥，但这儿的却没有先前那个教堂的专横傲慢。保护过摩洛哥人的神甫是一位很精明的青年，对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颇有研究，常常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谈话的目的，如果说是大发善心，毋宁说是在锻炼语言。有天早上，白妮娜看见年轻神甫从教堂里出来，同他一道的神甫身材高大，仪表漂亮，两个人一面说话，一面望着摩洛哥瞎子。谈的事一定与他有关，谈他的出身、他的谈吐、他那个邪恶的宗教。之后，两位神甫又把她望着，多丢脸呵！他们想些什么呢？谈她些什么呢？也许认为她是非洲人的伴侣，也许推想他是他的老婆，他的……

最后，那位高大漂亮的神甫向地下室走去了，另一个则利用时机顺使用阿拉伯语同阿尔谟德纳聊了一会儿。再后，他向白妮娜走过来，郑重之地对她说道：“堂娜白妮格娜，您最好不要过这种生活，象您那样的年纪，未免太痛苦了。形影不离地跟着摩洛哥人，对您来说也不是件好事。您

为什么不到济贫院里去呢？我已经向堂罗马尔多说过了，他答应照顾您……”

善良的女人惊诧非常，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为了应付几句，她向这位名叫马约拉尔先生的博学神甫表示感谢，还说她认得另外一位神甫就是仁厚的堂罗马尔多。

“我也向他说过，”马约拉尔接着说，“您是住在皇家街那位太太的女仆，他答应把您的情况了解一下后再介绍您去……”

另外没有再往下谈了，白妮娜心中的困惑与昏乱，真是已达到了极点，因为她刚才看见的那位高大漂亮的神甫，和她灵动的心目中所塑造的人物完全相同，和她在一系列的谎言中提到的和描绘的人一模一样。她真想跑到地下室去，如果能找到他就对他说道：“堂罗马尔多先生，我无中生有地把您‘创造’出来了，请您原谅。我认为，我干这事并不含什么恶意。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我的太太不至于发现我天天出来靠讨乞养活她。如果您现在‘变成了’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算是我的罪过，那末请上帝饶恕我，下次不敢再犯。难道您是另外一个堂罗马尔多吗？为了澄清我心中的疑团，劳驾请告诉我，您是不是有个斜视眼的姪女？是不是有一个名叫堂娜何塞芳的妹妹？是不是人家推荐您作当之无愧的主教？这一切是不是真事？请告诉我，您到底是我的堂罗马尔多或是另外一位？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儿出来的。也请告诉我，您有什么鬼话要对我的太太说，您要去向她申诉的，是不是因为我胆大妄为地把您‘创造’出来了？”

如果她碰见了她，一定会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可是没机会，这些话也就没有说出来。她怀着非常抑郁的心情回到家

里，心中仍然以为那位出生在阿尔卡里约的仁厚神甫是她创造的成品，以为梦中的一切，都有它本身的存在，以为种种谎言里面，也正包含着真实。象这样又过了两天，除了经济困难在迅速增长外，没有发生其它新鲜事。她整个上下午都在讨乞，得到的收获微不足道，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从娘胎里生下来的活人，会赊给她一个里尔的东西了；皮图莎威胁她，如果不在短期内把戒指归还，就要告到官府里去。她的精力衰退了，她伟大的灵魂凋残了；呼天天不应，求人人不济；来回奔跑，努力筹措，得到的钱，也不过是安东尼托的老婆胡丽安娜借给她暂用两天的一个杜罗……讨来的钱不够用，为数不多；到后来，连一点起码的饭食都供应不上，要想掩饰家中的穷困已经徒劳无益；穿着破鞋走路，要想不碰伤脚是不可能的了。省吃俭用甚至吝啬都没有用处：万般无奈，只有躺下来喊道：“到哪里算哪里，老天爷，随便您再耍什么花招！”

有天下午，一件意外的悲惨事故，使她的不幸达到了高潮。她离家去圣胡斯托教堂讨乞，阿尔漠德纳也在圣礼街干同样的事。一开张她便讨得了十分钱，真是意想不到的大红运，她还认为这是个好预兆呢。可是，她的想法是个多大的错误呵！居然信赖掌握霉运的鬼神为了引诱我们和伤害我们而抛来的诱饵！在这一次开张以后没多久，一位便衣巡警出现了，恶狠狠地把她一推，说道：“喂，好女人，往前走吧……快点，快点……”

“您说什么？……”

“闭嘴，往前走……”

“您带我上哪儿去？”

“叫您闭嘴，您心里比我还明白些……哈哈！到圣白纳丁诺拘留所去。”

“那末我作了什么坏事呢……先生？”

“就是您在讨乞！……难道您不知道昨天总督大人不准在这条街讨乞吗？”

“即使总督大人不准，我总不应该饿死，老天爷……请发发慈悲！……”

“闭嘴！喝醉了吗？我说快走！”

“请不要推我！……我不是罪犯……我有家，能找人担保……唉，我不能到您领我去的那个地方……”

她靠在墙上；但凶狠的警察狠狠一推把她从墙上推过来。两个人走近了警察局，那个便衣密探命令人把她送到圣白纳丁诺去，同行的还有其他一些在大街和附近小巷抓来的男女乞丐。白妮娜努力设法想打动卫兵的善心，恭恭敬敬地诉说她的万般苦楚。她哀求着，哭声凄厉；可是，眼泪和哀恳都没有用处。向前走，一直向前走，到摩洛哥瞎子讨乞的地方了，他刚一发觉她被人拘捕，便马上向卫兵跑来，恳请把他一块送去，把他也带进那个同样的地狱里，不要让他和她分开。那个不幸的女人，为了与这么可怕的厄运抗争，心灵上受的熬煎真是够大了……被带进流浪乞丐的拘留所里，还象押小偷和坏人进监牢一样呀！再也不能在平常那个钟点回家，在照料她的女主人——她的女朋友了！当她估计到今晚巴卡太太和佛拉斯基托没有吃的东西时，她痛苦得要发疯：如果她有同两个男人格斗的臂力！她一定会向两个警察发动进攻，把他们一齐打倒。她从心里老是惦念着她苦命女主人的忧急焦虑……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过去了……妮娜可仍没有

回来。基督呵！圣母呵！这一家人怎样过日子呀！碰见这样的事还不天塌地陷，那真是没有任何事能使天塌下来的了……离那间作过马棚的拘留所不远了，她再度想法用讲道理和说好话来软化卫兵的心肠。可是，他们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如果不执行，他们也要受到相当严厉的责罚的。阿尔谟德纳一声也不响，抓住白妮娜的裙子走着，好象对被拘捕和押往乞丐拘留所的事一点也不在乎。

如果说，可怜的女人在一面哀恳，一面痛哭，那末，老天爷的哭法，也并不比她稍逊一筹：阴郁郁，惨悽悽，同她完全一样。从她被拘捕的那一刻儿起，毛毛细雨便开始降落，后来越下越大，成了倾盆大雨，淋得她从头到脚浑身湿透。每个叫化子的衣服都淌着水；阿尔谟德纳那顶蘑菇形的草帽，就象特里东列斯喷泉的顶盖一样：马上就要被浸泡得发芽了。白妮娜又轻又薄的鞋子，经过几天的奔波，已经破烂不堪了，在她站的那个水坑泥潭中，简直象几片破布。大伙儿走到圣白纳丁诺的时候，老婆子觉得还不如打赤脚的好。

“安丽，”阿尔谟德纳走进市拘留所那个阴森的大门后对她说，“别哭，你……在这儿，好，我同你……别哭，你……高兴，我……有汤，有面包……”

在悲痛中，白妮娜不想同他说话，并真想拿起棍子给他两下。那个流浪的汉子，哪里能猜中不幸的女人自伤命苦的衷曲呢？除她本人以外，有谁能知道她的太太——她的女友，她的姐姐——是那么地无依无靠，忧心忡忡、不知道究竟要发生了什么变故呢？假如明天人家开恩把她释放出来，她该用什么理由、什么谎话来解释她的长时间离家和突然失踪呢？凭她那么丰富的想象力，能找出什么词句，能找出什

么虚构的借口呢？一点没有，一点没有：最好的办法是撇开一切谎言，戳穿讨乞的秘密，这肯定不是丢脸的事。但是，很可能巴卡太太并不相信，很可能多年以来维系她们友谊的锁链会要断裂。如果太太真的生气了，把她丢在一旁，妮娜就要痛苦至死，因为她没有巴卡太太便不能生活，她爱太太的长处，也差不多连她的缺点也爱起来了。最后，她被押进了一间又闷又臭的大厅，厅里已有五十来个老汉老婆。她把所有的事想过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只有听之任之，并自言自语地说道：“听凭上帝摆布，回家时，说真话；如果那时太太还活着，不相信我，让她不信；她气了，由她气；开销我，听凭她；要该死，我就死。”

三十二

巴卡太太在这凄惨的晚上心中的焦虑和狼狈景况，真是超过了笔者描写的能力以外，即使妮娜没有想到和提到这点，读者也是很容易体会到的。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女仆可没有回家，女主人心中的痛苦也越来越增大了。如果说，开始的时候，她念着她的女伴，是由于在物质生活上需要她，到后来，越想越担心，想到她会遭到什么意外了：举例来说，被车子撞了，突然死在街上。虽然有佛拉斯基托多方劝慰，但仍然一点效果也没有。这位过了时的老风流只好闭上嘴巴，只听见他的女同乡对他说道：“可能没出什么事，没事，亲爱的彭特！这些年来，她没有一天不回家的。”

要正规地吃顿晚饭也碰到极大的困难，如果没有绳索工人的几位小姑娘自愿接替失踪女仆的工作，吃饭的事简直就

没有着落。真的，巴卡太太完全倒了胃口，她的客人也正一样，程度也许还更厉害一些。但是，为了保持体力，不想吃也总得勉强吃点，两个人你劝我劝，喝了一杯蛋丝酒，吃了几小片面包。睡吗？那更是不用谈了。太太根据邻居时钟的响声，计算着晚上的钟点、平心静气地听着走廊两端的动静，注意着楼梯的响声。佛拉斯基托也不甘落后；他讨好女人的性格，逼着他在他的女友兼保护者醒着的时候不要睡觉，为了兼顾君子的风度和病后的疲惫，便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打起盹来。要干这种事情，还得采取一个挺直的姿势，把两只手臂叉在脑后权充枕头，睡的时候才好使脑瓜子直立不动，这使他第二天脖子失了枕。

天将破晓，巴卡太太疲倦至极，才在椅上小睡一刻。睡梦中呓语喃喃，因为神经过敏的抽搐，身体不时震动。后来猛然一跳惊醒了，觉得屋里来了强盗。天亮了，因为妮娜不在，屋内空荡荡的，她心中觉得比晚上还要凄切与孤独。佛拉斯基托把这事再三考虑过，照他的看法，最可靠的线索，要到白妮娜帮佣的那户人家去向她的主人打听。头天晚上，他的女同乡也把这事想过；但由于不知道堂罗马尔多住宅在格里达街的门牌号数，也就没有决定着手调查了。到了上午，门房自告奋勇，愿意去打听失踪女仆的下落，他们便派他去了。回来时，他说那条街的门房没有一处能提供线索。

家里贮藏的吃食，仅只有一点昨天吃剩的饭菜，并已经馊了，另外还有一点粗硬的面包片。亏得邻居们的好意，一见她家陷入这么困难的地步，大家一齐对这位名门孀妇赠送点食品：这个送点大蒜汤，那个送点油炸鳕鱼，另一位又送一个鸡蛋和半瓶酒。除了鼓起劲吃点东西以外也没有办法

了，因为吃是人的天性；尽管思想上通不过，碰到死神要来临的时候，仍然不得不活下去。这天过得真慢，佛拉斯基托同他的女同乡一样，两个人的注意力一点也没放松从楼梯传来的任何脚步声。可是，他们受了多少次的欺骗，到后来，疲惫了，绝望了，两个人默默无言，坐下来面面相觑，板起一张象苦猜谜语的人那样冷酷而严肃的面孔，一声不响地专心猜测命运之神的闷葫芦。如果天老爷大发慈悲，给他们长上了千里眼，使他们能看到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东西，那末，妮娜的住处和她不回家的原因，他们便都会知道了。

到了正午，门上传来了一阵猛烈的门铃声。龙达贵妇和阿尔赫西拉斯的风流鬼吓得象橡皮人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不，不是她，”巴卡太太懒洋洋地说。“妮娜叫门不是这个样子。”

当佛拉斯基托想出去的时候，她适时地用下面的话来阻止他：“请别出去，彭特，可能是那些讨厌的老板要来纠缠我一会儿的。让小姑娘出去开门。塞勒东妮娅！跑去开门，听好：如果是来告知妮娜消息的人，放他进来，如果是商店老板，就说我不在家里。”

小姑娘跑上前去，立刻飞快地回来说道：“太太，是堂罗马尔多。”

这句话所引起的紧张情绪，简直可以说是能吓死人的。佛拉斯基托象只陀螺一样踮起足尖转圈子，巴卡太太在椅子上站起坐下不下好几十次。说道：“请进来……现在咱们才知道……我的上帝！堂罗马尔多还在家里！……塞勒东妮娅，站在门边，站在门边……我要把黑裙子穿起来……我还没有梳头……我这副模样如何能见他呵！……给我，小姑娘……

我的黑裙子。”

风流鬼和小姑娘胡乱地把衣服给她穿上，由于慌张，把裙子为她穿反了。太太等得真不耐烦，骂他们，踢他们。最后穿得有点象样了，自己把头发梳了一下，战战兢兢地走到门边。神甫正站在那儿等候，望着破屋内几样仅有的装饰品——她家中人的几张相片。

“请原谅，堂罗马尔多先生，”萨巴塔的遗孀吻了神甫的手后说着，她激动得站立不稳，只好倒在椅子上坐下。“谢天谢地，我有了机会对您不断的救助表示感谢。”

“那是我的义务，太太……”神甫回答，心中惊异。“何况也没有什么值得感谢我的地方。”

“现在请告诉我，谢天谢地，”她接着说，心中害怕会听到什么坏消息，使她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请赶快告诉我。我可怜的妮娜到底怎样了？”

这个名字传进了好心神甫的耳朵内，就好象是这位太太丢失了一条小母狗似的。

“不见了……？”他若无其事地说。

“难道您不知道……？唉，唉！那一定遭到了不幸，您好心好意想瞒住我。”

不幸的太太滚出了串串酸泪，那位神甫莫名其妙，哑口无言。

“太太，我劝您不要悲伤……您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妮娜，我心爱的妮娜！”

“那末是您家中的人了。是您的亲人吗？请告诉我……”

“如果堂罗马尔多先生是为了不增加我的痛苦，才不把真相告诉我，我是万分感激的……但还是知道的好……难道您是想把消息一点一滴地慢慢告诉我，免得我多受刺激吗？……”

“我的太太，”神甫说着，显然是不耐烦了，渴望把事情弄清。“我到这儿来，与您哭的那个人没有关系，没有带来关于她的好消息或坏消息，我既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人，也不懂得您为什么把我错看成……”

“请原谅，堂罗马尔多先生。我以为白妮娜——我的女仆，我的女友，我最好的女伴——在您的家里遭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故，或者出来了，或者在街上，而且……”

“怎么？……没有疑问，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您一定弄错了，为了消除误会，我该把我的名字告诉您：罗马尔多·塞德隆。二十年来，我在龙达的圣马丽亚教堂担任首席神甫，受了其他几位遗嘱执行人的专门委托，来把我亲密的朋友拉伐埃尔·加西亚的最后愿望告诉您，他已经上天堂享福去了。”

如果地狱裂了，钻出来一群妖怪；如果天门开了，掉下来一队天使；那上面的和下面的加在一道，组成了一个既使人高兴而又使人可笑的大队伍，让巴卡太太看上一看，也不会使她象现在这样地骇怪与莫名其妙的。遗嘱呀！遗产呀！难道说，这位神甫说的话竟是真的，抑或是一个可笑而无情的讽刺呢？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个真人。抑或是巴卡太太病态失常的心目中出现的一个假象呢？她的舌头紧紧地粘在上牙床上，用吓昏了的眼睛望着堂罗马尔多。

“太太，那不是能使您害怕的事。相反的，我高兴地通

知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您的苦日子已到终结的时候了。没有疑问，上帝已经充分地考验了您忍苦受难和逆来顺受的美德，现在要加以报偿，把您从这多年来受尽千辛万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巴卡太太每只眼睛都掉下了一行泪珠，仍然一句话也说不出。那是什么样的感情呵！她是多么吃惊和高兴呵！竟把白妮娜的形象从她心中一古脑儿地勾消了呀！好象她不在家和她的失踪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了！

“我了解，”那位好心神甫继续说，挺直了身躯，走近了椅子，以使用手拍拍堂娜佛朗西斯妹的手膀。“我了解您的烦恼……突然从霉运转入好运，没有不感到剧烈的心情震荡的……如果没有反应，那才更糟糕了……既然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应该把注意力先集中在这上面，我的太太，咱们便来专谈这件事情，把另一件使您心情不安的事留到以后……您不需要为您的女仆或女友忧愁苦恼……她会回来的！”

这一句话，又引起巴卡太太的情绪波动。堂罗马尔多说“她会回来的”这句话时，巴卡太太听出了善意与乐观的口气，她相信这位好先生在处理了这个重大事件之后，便会把妮娜的事告诉她的，一定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太太的脑子一下便转到遗产上面来了，快得来犹如风向标，并且全神贯注，把其它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神甫一见她急于想知道消息，也便赶紧满足她的愿望。

“您得知道，可怜的拉伐埃尔是二月十一日起驾归天的……”

“我不知道，不知道，先生。上帝让他长眠了……，唉！”

“他是个圣者。他唯一的错误是憎恶结婚，瞧不起朋友们向他推荐的好配偶。晚年住在一个名叫‘华莱士山庄’的农庄里……”

“这个我知道。这份田产是我们祖父的。”

“对，是堂阿里杭德罗·华莱士的……好了，拉伐埃尔把他的毕生心血倾注在这份田产上，使他在五十五岁便进入了坟墓。那么壮健的人死得真可惜！差不多同我一样高大，太太，肌肉结实，气力也并不亚于我，胸脯挺起象头公牛，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

“唉！……”

“咱们一块儿去打野猪和梅花鹿的时候，他从来不感疲倦。他的自尊心比他的体质还要强些。不怕暴风雨，不怕饿，不怕渴……可是，您瞧，这位象橡树一样的巨人，却象芦苇一样地折断了。在他生病后不到几个月，人们就可以摸着他的皮肤数清他的骨头……，他憔悴了，越来越憔悴了……”

“唉！……”

“他对病痛安之若素，心平气和地迎接死亡，把死看成是上帝的宣判，而对这种判决不应持有抗拒，只是心情非常舒畅地加以承受。可怜的拉伐埃尔，简直是一个天使！……”

“唉！……”

“我没有住在龙达，因为我关心我的教民，逼得我定居在马德里的住宅中。可是，当我知道我最亲爱的朋友病势危急的时候，又把我纠缠在那边了……我陪了他一个月，并亲眼看见他……真痛心……死在我的怀中。”

“唉！……”

这些“唉，唉”的叹息声是从巴卡太太的心坎里发出来的，真好比几只小鸟，从四面敞开的鸟笼里那么轻易地逃出来了。她虽然对那笔可能得到的遗产念念不忘，但总算以高尚的坦率态度，参与了堂罗马尔多对慷慨的龙达老光棍的追念。

“最后，我的太太，他在立好遗嘱以后，就象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样地死去了……”

“唉！……”

“在遗嘱中，他留了三分之一的财产给他第二代的姪女克莱门西亚·索伯拉娜，您知道吗？她是瓜达莱西侯爵弟弟堂罗德里戈的女人。其它三分之二的财产，他指定用一部份来创办一个慈善事业，一部份来改善某些亲戚的处境，这些人是因为家业破败、生意失利或遭到其它的变故或挫折而穷困潦倒的。您同您的子女便包括在这种情况下内，很显然，还是最应该受到照顾的，而且……”

“唉！……老天爷到底还愿意我在死以前能亲见自己的屈辱困穷有个终结。千谢万谢主宰命运休戚的神！铁面无私的神！大慈大悲的神！圣人中的圣人呵！……”

不幸的堂娜佛朗西斯妹泪如泉涌，手划十字，跪在地上，那一副模样儿，把好心的神甫也吓着了，害怕这种精神状态会引起抽搐中风，赶紧走出门去，拍着手掌，想叫个人来，向她浇一杯凉水。

三十三

佛拉斯基托亲自捧着水杯跑来帮忙，巴卡太太刚一喝下

便恢复了正常。堂罗马尔多对潦倒不堪的绅士说道：

“假如我没有弄错，我真是三生有幸能和阿尔赫西拉斯人堂佛拉斯基托·彭特·德尔加多谈话……一别有多少年了。您是不是拉伐埃尔·安特里内斯的第三代表兄？他的死讯您知道吗？”

“死了？……唉！还不知道呵！”彭特很简单地回答。

“可怜的拉伐埃尔！当我56年还在龙达的时候，他父亲艾斯巴特罗刚刚死了，他还是个小孩子，只有这么高。此后，我们在马德里见过两三次……他常常到这儿来过秋天，也常到里亚尔去，他同伍斯塔里斯一家人都是朋友；为里奥斯·罗萨斯活动竞选，也为里奥斯·阿古尼亚一家人……呵！可怜的拉伐埃尔！高尚的朋友，诚实热情的人，高明的猎手！……咱们两人处处情投意合，不同的只有一件事：他是个地道的乡下人，酷爱田园生活，而我却讨厌乡村，讨厌树木。他一直是乡镇上的人，一个伟大的乡镇上的人……”

“请在这儿坐下，”堂罗马尔多对他说，同时用力把那张破旧的弹簧大椅一拍，一阵密密的灰尘从椅上飘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那位过了时的风流鬼知道他也有份拉伐埃尔表弟的遗产以后，也惊诧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把堂娜佛朗西斯妹没喝完的凉水全部喝下，以免倒地晕厥。现在来谈这位神甫先生的品貌，还不会是多余的事。神甫的人品和他那个名字“塞德隆”^①完全相符，因为在身材、壮健甚至肤色等方面，都可以用粗大的雪松相比拟；人和树之间，在性格方面也有相同和相似之处。雪松除了树干高大外，而且气派

^①塞德隆（Cedrón），大雪松，一种高达四十公尺的巨树。——译者。

美观高贵，木质松脆、光滑并有香味。堂罗马尔多也正是这个样子：高大、壮健、英武，同时人品出众，作风正派，猎技高超；在神甫群中交际广泛，性情温和；出言雄辩而有说服力，对弱者态度宽容、仁厚、慈悲；总之，他办事有系统，安排有条理，和他舒适的社会地位完全相当。穿的衣服干净整齐，并不虚夸浮华；上好的雪茄烟从不离口，吃的喝的完全能满足他高大身材和强壮肌肉的需要。一双大手和两只大脚和他肥胖的身躯搭配恰当。又粗又胖的面孔，还不缺少俊秀之气，因为轮廓匀称而且造形高明：他那俊秀的面孔，真好比名雕塑家米格尔·安赫^①的一幅杰作，为了陪衬他那高大的骨架，雕了一个美妙的大面孔，还配上了花环形的嘴巴。

谈到拉伐埃尔的继承人渴望知道的细节时，塞德隆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关于遗嘱的内容，巴卡太太和彭特全神贯注的那副神气，是一点也不难想象出来的。执行遗嘱的人除了塞德隆外，还有堂桑大略·马图拉纳和瓜达勒斯侯爵。对这时在场有关的两个人来说，拉伐埃尔对他们那一份的安排如下：他把在阿尔莫莱马的一笔田产遗赠给奥勃杜丽娅和安东尼托——他的堂姐夫安东尼奥·萨巴塔的女儿，但只有享受收益的权利。这笔田产的收益将由几位遗嘱执行人监管，分成二份，交给两位继承人安东尼托和奥勃杜丽娅，直到他们死时为止。对堂娜弗朗西斯妹和彭特，同其他的亲戚一样，每人赠送一笔终身养老金，金额的来源是有价证券的收益，这是立遗嘱人遗产的最主要部分。

^①米格尔·安赫（Miguel-Ange Buonarroti，1475—1564年），意大利著名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家与诗人。——译者。

在听这一席话的时候，佛拉斯基托一直在把他松落到脸上的鬓发掠到耳边，一刻儿也没有停过。堂娜佛朗西斯妹，真的，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是在梦中。她欣喜若狂，跑到走廊上高声喊道：“妮娜，妮娜，来看看呵！……咱们已经发财了！……我说，咱们不是穷人了！……”

有关女仆失踪的回忆，立刻涌上了心头，她回转身来，走到塞德隆的身边，泣不成声地说道：

“请原谅我，关于同我一起生活的侣伴失踪的事，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她会回来的……”神甫又重说了一句，佛拉斯基托象应声虫那样地附和着：

“她会回来的。”

“哪怕她已死了，”巴卡太太说，“我这一股高兴劲儿，也会使她复活的。”

“那个女人的事等将来再谈，”塞德隆说，“先把对您关系重大的事谈完。几位执行遗嘱的人，考虑到您和这位先生一样，都处在非常不妙的境地中，其中原因我现在不打算了解，也没有必要，大家决定……，为了这事和其他很多立遗嘱人授权处理的事，他们要处理的事是包罗万象的……，大家决定，在把有关遗嘱的一切加以安排的时候，例如清算实际债券收益的支付能力等等，等等……，大家决定，我说……”

巴卡太太和佛拉斯基托屏住呼吸，差不多快要窒息了。

“大家决定，说恰当点，已经决定或正在决定……，已经过了两个月了……，拨付每月五十个杜罗的金额，作您的临时拨款，或者说是预付款项，直到我们确定了养老金的

精确数字时止。您们听懂了吗？”

“是的，先生；是的，先生……，听懂了，完完全全听懂了，”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喊着。

“在您们两人收到这份吃喝的本钱以前，”神甫说，“我真费了极大的辛苦才弄清楚了您们的住址。我相信已把半个马德里打听遍了……最后……我的运气还不算坏，在这间房子内，我射了个一箭双雕——请原谅我使用这个打猎的术语——猎得了好多天来忙忙碌碌追求的东西。”

巴卡太太吻了他的右手，佛拉斯基托·彭特吻了他的左手。两人已泪流满颊。

“两个月的养老金您们已可得到手了，现在咱们约定完成手续的日子，好使您们两人很快收到……”

彭特觉得地面突然向上升起来了，两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也象一个坐在气球吊篮里的驾驶员，双手牢牢地把吊篮的边上抓住。

“我们听从您的命令，”堂娜弗朗西斯妹高声表示；心里可在对自己说：“没有这回事的；这是一场幻梦。”

一想到妮娜不能亲眼看见这么大的幸福，又把她这一会儿全神贯注的思想搅乱了。由于一种神秘的连带关系，彭特的心中也可能一定有所反应，说道：

“可怜的妮娜，真是天使，竟没有在这儿！……但我不应该瞎疑她会遭到不幸。对吗，堂罗马尔多先生？事情会……”

“我的良心在对我说，她平安无事，今天就会回来……”巴卡太太很乐观地说，她觉得万事万物都罩上了一层玫瑰色的云彩。“一定的……请原谅，我的先生：我这可怜的脑瓜

子真糊涂了……当人家说……当小姑娘通报是堂罗马尔多先生到我家来的时候，我相信，只消留心一下这个名字，就知道我的白妮娜帮佣的那个地方，就是您这位最高贵的神甫的家。我没有弄错吗？”

“我相信您弄错了。”

“当然，大慈大悲的善心往往是遮遮掩掩的，不愿露出真面目，以便避开人家的感激，避免把他的美德张扬出去……我们要考虑这一点的，堂罗马尔多先生，劳您的驾，不要再这样秘密地行您的伟大功德了罢。是不是由于您有这些美德的关系，人家才推荐您作主教呢？”

“推荐我……！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您是瓜达拉哈拉人，或者说您是这一州的人吗？”

“是的，太太。”

“您有一位名叫堂娜巴特萝丝的姪女吗？”

“没有，太太。”

“您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讲经吗？”

“不，太太：我在圣安德烈斯教堂讲经。”

“难道说，几天以前，人家送您一只野兔也不可靠了吗？……”

“可能……，哈……，哈……，但我记不得了……”

“不管怎样，堂罗马尔多先生，请您肯定地说，您到底认不认识我的白妮娜？”

“我相信……，好家伙，我不能肯定地说我不认得她，我的太太。猛然一想，我看见过她。”

“哦！我说对了……，塞德隆先生，您真使我高兴呀！”

“请安静。瞧瞧：这位白妮娜是个身穿黑衣的女人，年纪大约有六十岁，额头上有一个瘤子吗？……”

“正是她，正是她，堂罗马尔多先生：虽然她上了年纪，但品质良好，行动利索。”

“另外的特点：在讨饭，在这儿同一位名叫阿尔谟德纳的非洲瞎子一道。”

“耶稣呀！”巴卡太太吓得惊惶失措地叫喊起来。“那不是的，我的天！那不是的……我看出来您完全不认识她。”

说了这话，她瞪着两眼把佛拉斯基托望着，希望他也能否定这事。彭特也望着那位神甫，再看看这位太太，他不安的良心正在折磨着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道：“白妮娜是个天使，不管讨饭或不讨饭，这点我也不知道，但她是个天使，天理良心，说句真话。”

“胡说八道……我的白妮娜讨饭……在街上同瞎子一起！……”

“是摩尔人，从样子可以看出，”堂罗马尔多说。

“我应该指出，”彭特用老实的坦白口气说，“好多天以前，我从前进广场走过，看见她坐在铜像下面，同一个瞎眼叫化子一起，根据他的样子看，我觉得……是出生在摩洛哥的人。”

巴卡太太惊慌失措，满怀的兴奋立刻变成了忧愁，她觉得人家在这儿说的话，完全是她耳朵的错觉；同她说话的人是假的，从谈遗产而开始讲的话，也全都是一派胡言。她害怕醒过来了感到伤心，于是闭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的上帝！请把我心中可怕的疑团解开吧！把我这个想法

连根拔掉吧！……这到底是谎言，还是实在的事呢？我是拉伐埃尔的继承人，我有生活的来源了！……妮娜还在讨饭呀！妮娜竟同一个摩洛哥人在一起！”

“好吧，”她最后突然激动地说。“既然妮娜还活着，尽管她同摩尔人在一起，同所有住在摩尔人区的人在一起，我总能看见她的，让她回来，即使把那个非洲人装在篮子里提回来也好。”

堂罗马尔多笑了，并解释他是几时和怎样认识白妮娜的。他说他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阿尔谟德纳，这位朋友是他在圣安德烈斯教堂的助手，一位博学的神甫和有造诣的人文学家，很爱闲聊几句东方民族的语言。他看见有个女人同阿尔谟德纳在一起，据说她在一位孀居太太的家里帮佣，这位太太大致是安达卢西亚人，住在皇家街。“关于我提到的这些事，我不能把堂娜弗朗西斯妹·华莱士同那个我还不喜欢看见的女人联系在一起。今天，当我听见您为了女仆的失踪而感悲痛时，我心中想着，对自己说道：‘如果失踪的女人就是我心目中假想的那一个，那末，找到了次要的，就会碰上主要的；找到了摩洛哥人，就会碰见他的姘妇’。我说，那个女人叫什么……”

“白妮娜·卡希娅……，卡希娅，是的，先生，就是因为叫这个名字，人家才挖苦她，说她是圣塔丽塔的亲戚。”

塞德隆先生又说，收容老年男女的济贫院的几位创办人之所以看重他，并不是他有什么善行，而是出于对他的信任，他作了该院的院长兼总管；而且，由于入院申请书都须送他审核的关系，他只要走到街上，便要受到讨厌的乞丐们

的纠缠，入院的介绍信和名片不断地向他飞来。“可以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真是一个穷人窝，我们只好把国家变成一个没完没了的收容所，咱们所有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全都住在里面。再往下去，咱们这儿就会成欧洲最大的济贫院了……我记起这回事了，我的朋友马约拉尔，就是那位爱好东方文学的神甫，曾经对我说过，叫我把阿尔谟德纳的女伴收容在我们的济贫院中。”

“我恳求您，我的堂罗马尔多先生，”巴卡太太说着，头脑已完全昏乱了，“不要相信这些话，不要认为那些想象中的白妮娜会从我这儿跑出门去，要坚持找真正的白妮娜本人，我那个每天上午到您家来作临时工的妮娜，她在您那里受到过多次救助，我也受益不浅。这个才是真的，这个才是要靠塞德隆先生的帮助、靠您高尚的妹妹堂娜何塞芳和您姪女堂娜巴特萝丝的帮助来寻找的……您不承认认识她，想在您的德行和善举上做出点秘密的奇迹，但这不中用，不中用，先生。我清楚地知道您是位圣者，我也不愿戳穿您伟大善行的秘密，但我要说，我是完全清楚的。咱们去找妮娜吧，当我的女伴回到我的身边时，我们两人将同声高呼：圣人！圣人！圣人！”

这一篇废话使塞德隆先生完全可以断定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的头脑糊涂了；他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再加解释与争论，也不会使她的糊涂思想有所减轻，便把这事搁下不谈，向她告辞，答应第二天再来，以便检查身份证，办好正式收据，把继承人应该得到的金额交付与她。

告别的事，费的时间可还不少。因为巴卡太太和佛拉斯基托一样，从门口走到楼梯之间的这一段路上，把感谢的话

反复说了不下四十来次，在神甫手上亲吻的次数也正相同，而且还是有多无少。当高大的塞德隆的身影消失在楼梯下面时，这位龙达贵妇和阿尔赫西拉斯的风流人物单独留在屋内了，她说：“我心爱的佛拉斯基托，这一切是真的吗？”

“这事我可正要问您……我们不是在做梦吧？您觉得怎样？”

“我？……，我不知道……，我不能想……我缺乏智力，我没记性，我缺少理性，我缺少妮娜。”

“我也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不知道该如何判断。”

“难道咱们都变成痴子和疯子了？……”

“我说的是：为什么堂罗马尔多不承认他的姪女名叫巴特萝丝，不承认人家推荐他当主教，不承认有人送过他一只兔子呢？”

“送兔子的事他没否认……，对不起。他说的是记不清了。”

“真的……现在，如果我们刚才看见的堂罗马尔多竟是个想象的人物，是魔法或妖术创造出来的……，那末，他就要幻化，要变成烟，一切都成了幻景，一个阴影，一场空梦？”

“哎呀太太，祷告圣母！”

“如果他不回来了呢？”

“如果不回来！……如果不回来，不支付那个……，那个……！”

这话还没说完，好好先生佛拉斯基托惨白无神的脸上，显出了悲惨恐怖的神气，用手蒙住眼睛，怪叫一声，头脑发晕，倒在椅上了，情况同那个凄惨的晚上倒在大午街时差不多。

三十四

幸亏有巴卡太太的照料，有绳索工人几个女儿的帮助，彭特发作的病，不多久便复原了。到了傍晚，在他和龙达贵妇的谈话中，两个人一致认定堂罗马尔多·塞德隆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遗产也是不容置疑的真事，尽管如此，拖到第二天，两个人也被折磨得半死半活了。这时候，善心神甫的身影，第二次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位法律公证人，碰巧是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德·萨巴塔的老相识。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先检查身份证——这事本来就不费劲——两位拉伐埃尔的继承人，在他们养老金的帐上，收得了一大叠银行钞票，钞票的封装非常干净整洁，无疑是因为这个缘故，两个人心中还一点也不相信那是真的。获得金钱，在巴卡太太一生的悲惨时期中是件闻所未闻的事，当然在她心理上引起了非常奇特的效果：神志糊涂了，连时间观念都没有了，想不出一句话来表示她的感受，脑子里好象有几只苍蝇在嗡嗡乱叫，想要冲破一扇玻璃窗，打破它，从没有光线的黑暗中冲出去。她想关于妮娜的话，要说成千上万句的胡话。佛拉斯基托正和两位先生商量事情，在她的耳中，只好象是远方的吵闹，只听得出是一片杂乱的音节和喧嚣；她听懂了的似乎是失踪的女仆会出头露面，已经发现了她的踪迹，其他的便“一点也没……三个男人站着，公证人站在塞德隆的旁边，小个子，尖嘴脸，真好比一只站在一株大树旁的鸚鵡，准备顺着树干攀沿而上。

最后，两位和蔼的先生告辞走了，热情而有礼，并答应

以后再来。只剩下龙达女人和阿尔赫西拉斯男人了，在不长也不短的时间中，两个人所干的事，就是在家中的几间屋子里转来转去，毫无目的地一会儿走进厨房，一会儿走进饭厅，接着又立刻走了出来，只要两个人碰上了头，便交换几句神经失常的话。说句真话，巴卡太太因为她多年来患难与共的女伴和支持者没有分享这些幸福，确实是感到美中不足的。唉！如果妮娜这个时刻走进屋来，她的女主人一定要开个大玩笑来吓她一跳，最先愁眉苦脸地向她表示一点零钱也没有了，然后才指给她看这一大把钞票。她的脸将变成什么样子呵！一定会大张着嘴巴的！这一大堆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呵！真的，俗话说得好，上帝施恩，绝不十全。恶运临头是如此，交好运时也是这样，总会留个小尾巴，被人抓住，拉掉尾巴的皮才能逃掉。在苦难深重中，总会让人有个喘息的机会，到了否极泰来，又常常忘掉了点细微末节，而正是缺少了这个细微末节，会使全盘归于失败。

他们就这样地从饭厅走到厨房，从厨房又走到卧室，在某一次碰头的时候，彭特向他的女同乡建议，为了庆祝这次事件，两个人到餐厅去吃上一顿。他自愿请客作东，用这点微薄的敬意，来答谢她慷慨的收容。堂娜佛朗西斯妹回答，在没有做好适合她身份的体面衣服以前，她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她的朋友又对她说，到外面去吃饭，可以省去在家里烧饭的麻烦，而烧饭又得靠绳索工人几个小姑娘的帮助。对这一点，这位贵妇表示，在妮娜没有回来的时候，家中不再举火，所有一切需用的东西，都叫波丁饭店送来。一定的，她对丰盛美味食品的胃口已经抬头了……时候到了，上帝！强制素食已经多年，为胃口的复苏而高唱赞歌，也是理所当

然的。“喂，塞勒东妮娅，把你的新裙子穿上，到波丁饭店去。把我想吃的东西记在纸上，免得弄错了。”话一说完，马上就做。在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这位太太还会少点菜吗？她叫了两只烤鸡，四盘炸鱼和里脊肉，还有甜味火腿，炒鸡蛋丝，还有十二只肉馅饼……赶快拿来！

滋补身体的宴会虽然宣布了，那位贵妇仍然不能把佛拉斯基托的幻想和意愿约束住，从他把钱拿过手的那一刻儿起，他便觉得已被一种疯狂的愿望吞没了，想上街去，去跑，去飞，并自信翅膀已经长出来了。“我，太太，今天下午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出去……另外，我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我感到好象有点恶心头晕似的。我该去活动活动，您相信我需要……我急于要去同我的裁缝商量，虽然不必用目前最时兴的装束把我打扮起来，总也得预备点衣服的……要说缝这样料子或那样料子，现在还很困难，时间总嫌晚了。”

“是的，是的，去干您的要紧事；但不要跑得太累了，要当心，我也得当心，在这幸福中，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我来说，我已信服有秩序和有安排的种种好处了，并且打算坚决地记下一切帐目，一切开支。”

“收入也应该一样……我也要做同样的事，也就是说我已经做过了；可是那对我没有用处，请相信，我心爱的朋友，那对我没有用处。”

“有了可靠的收入，问题就在量入为出了，不要超出范围……老天爷，亲爱的彭特，不要再一次无理地讥笑我们结算帐目和……现在我才认识到堂卡洛斯有点道理。”

“我结算过多少帐目了，太太，连头上有多少头发都记清楚的，但我可要对您说，那对我没有用处，到头来仍然如

旧。”

“既然上帝已对我们施了恩典，我们便应该妥善安排：我冒昧地请求您，如果您去买东西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请为我买本帐簿，就是人家所说的流水日记帐。”

一本怎么够！不止一本，佛拉斯基托要兴高采烈地为她带上半打来。他答应了，冲到街上，贪婪地享受着空气，阳光，欣赏着人群和万物。他机械地走着，很快便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阿托恰林荫道上。接着便倒回来往上走，因为他不喜欢在林荫中散步，情愿逛逛商店。老实说，他对树木是没有好感的，无疑是因为他在悲观失望的时候一走近树木，便觉得它们伸出来的树枝是引诱他上吊的。他在街中穿来穿去，没有固定的目标，望望服装店的橱窗，陈列着漂亮的衣料；再看看百货店里的领带，还有衬衣店里的高贵衬衫。对酒店他也没有放过；他把所有的商店都饱看了一遍，在多年来困穷丢脸的生活中，这些商店他一见了就感到心中苦恼。

就这样愉快地闲荡着，混过了好几个钟点，也并不觉得疲倦。他感到体质强了，没有病了，甚至还壮健了。许多漂亮的或中意的女人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亲切地把她们望着，样子好象要去保护她们似的。一家场面漂亮的化妆品商店的橱窗引起了他的一个幸福的想法：白头发长出来了，样子颇不雅观，既没有梳理，又没有用染黑发油加以打扮，这家商店倒为他提供了补救这个大缺点的机会；如果要在哪儿发起一个生活复兴运动，那就应该从老脸还少而开始。因此，他在那儿把堂罗马尔多·塞德隆给他那扎大钞票的第一张兑换了，随后便参观了各色各样的商品，买了大批他认为最需要的东西，毫不讲价地把钱付了，捆成一大包，叫送到堂娜

佛朗西斯姊的家里去，买的东西完全是些香料和染色料。

从这儿出来，他心中盘算着，想立刻找到一家又体面又便宜的公寓住，比较方便，只要和他享受的养老金相适应就行，绝不会使开支超过的。至于白尔娜达那个客店，他是绝不再回去的了，因为他既不愿去付他欠下的七晚床铺费，也没有必要再去对她诉说苦情。就这样地东浪西荡，打着如意的算盘，直到肚子提醒他到時候了：一个人是不能靠幻想来生活的。问题来了：在哪儿吃饭？想上体面餐厅的打算很快被否定了。不把仪表打扮好是不可能在那种场所露面的。那末，照穷困时期的老章法，到波托小饭馆去行吗？呵！不行……每次去那儿都是把头发染了的。人家一见他突然变老，白发苍苍，那岂不使人奇怪……最后，他记起了以前吃杂烩菜时，还欠下老实的波托一点零钱，觉得应该到那儿去，应该以当场交帐来酬答饭馆老板的信任，尽管这件事一定会使他苍白的脸浮起红晕，也只消推口说害了一次重病就行了。他迈开脚步向圣母路进发，进了饭馆，感到有点难以为情，在走进里面那间屋子时，便假装擤鼻涕，取出手巾把脸蒙住。屋里面积不大，又窄又挤；顾客挤到这儿来的原因，是受了这儿的菜价廉物美的诱惑。饭馆本身并不宽大，但后面紧接着是一个宽大的走廊，也安了桌子，凳子靠墙排着，再过去还有一间狭小而低矮的搁楼，由两只楼梯通上去，搁楼上一边安了一张长桌，中间剩下的空地仅仅只够跑堂的走出走进。佛拉斯基托认为这儿最能避开食客们好奇的窥探眼光，每次到饭馆来，他总爱坐在这搁楼上，只要碰巧有了空缺，他便找个桌上的空位坐下。找座位也要碰机会的，因为这儿常常坐无虚席，顾客拥挤，有如筐子内的沙丁鱼。

这天下午，已是傍晚时分，他悄悄溜进了里面的阁楼，运气不错，里面只有三个客人，还有一张桌子完全空着。他在门边屋角的坐位上坐下，位置隐蔽，很难被人从外面大厅把他窥见……另外一个问题：叫什么菜呢？平常，钱不方便，逼得他只叫一个里尔的红烧肉或价钱相同的干鳕鱼，加上面包和酒，总共也只花四十分钱。两种菜选择其一，拿起面包，和着汤与一小杯酒，吃得连一点面包皮也不剩，这便是他丰富而美味的食品了。也有几天把菜换成了炖肉，偶尔一两次还换成了烩全鸡。海菜、肉丸子、田螺和其它的菜，他从来就没有尝过。

好了：这一晚，他先叫跑堂的小孩把所有的菜名一齐唱出，然后，他显出迟疑不决的样子，好象食欲不振的人没有碰上足以刺激胃口的东西似的，决定要了一份烩全鸡。“您牙齿疼吗，彭特先生？”小孩一见他不把蒙在脸上的手巾拿开，便这样问他。

“是的，孩子……疼得厉害。我不要长面包，要法国式的尖面包。”

在佛拉斯基托的对面，坐着两个人在吃红烧肉，一个大盘内盛了两个里尔的双份菜。对面再远一点的屋角上，有一个人正在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地打发一盘大蜗牛。那个人真是吃这种东西的机器，因为他每吃一只，都毫不变更地用上了嘴的、手的、甚至眼睛的动作。他拿起一只蜗牛，用小竹签一挑，放在嘴边，吮吸壳子里面的肉，而且还在吸的时候，向佛拉斯基托·彭特投来了一个恶狠狠的眼光。然后，扔去了空壳，拿起一只，又开始了同样的行动。每次行动时间均同，合节合拍，不管在挑或吃的时候，都是姿势一样，鬼脸

相同，眼神也是一个样子，拿起蜗牛来便显得高高兴兴，吸的时候，又凶狠狠地望着佛拉斯基托了。

时间过去了，那位猴子相瘦骨脸的人，继续把空壳加在一小堆空壳上，空的增加，满的减少，数目当然互相对应。他每换一只田螺，好象肚内有什么机器发动着的滑稽人一样，总是向坐在对面的彭特凶狠狠地望一眼，彭特开始担心了。

三十五

彭特·德尔加多很想请这个人把他恶眼相看的事加以解释。原因别无，一定是佛拉斯基托在人群中公开露面时，没有把脸蛋儿加以打扮。于是乎，这位好好君子对自己说道：

“我打扮或不打扮对别人有什么关系呢？我要把我的面相弄成什么样子，只能随我的意，没有义务要使先生们高兴的，对他们，我的面相永远是这个样子。对老太太和年轻女人，我自会使我受人重视，好好保持我的体面。”正当他打算也轻蔑地瞟他一眼，用来表示对他那讨厌目光的反抗，那个人已把最后一个蜗牛吃空，吃完，吸得干干净净了，他便放好空壳，付完了帐，把滑下来的无袖外套披在肩上，戴好帽子，站起身来，一直向着这位褪了色的君子走来，文质彬彬地对他说：“彭特先生，请原谅我对您提个问题。”

从那个人热诚的声调听起来，佛拉斯基托明白了他是个倒霉的人，是以这种看人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不倒霉的人的妒忌。

“请说……”

“对不起，彭特先生……我想知道，请别多心，安东尼奥·萨巴塔和他的姐姐继承了几百万遗产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家伙！上百万的事，我不相信……告诉您：我继承的一份，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享受的也是一样，只不过是一笔养老金，确实的数目连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也会告诉您几件可靠的消息。难道您是新闻记者吗？”

“不是，先生：我是个徽章绘制人。”

“呵！我还以为您是采访消息，好登在报上的那种人呢。”

“我也打听消息。因为刻徽章这行手艺真不值钱，也只好兼干点拉生意拿佣金的事……安东尼奥和我同行，我们互相竞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因此，当我知道他发财以后，我希望您能代我向他讲讲情，把他的生意让我来做。我死了老婆，有六个孩子。”

说这话的时候，他声调诚恳，俨然象个好人，瞪着眼望着对方的脸，真象凶手要行刺的那刻儿的神气。彭特正要回答，他又继续说道：“我知道您是他们府上的朋友，在堂娜奥勃杜丽娅面前说得起话……我的意思，堂娜奥勃杜丽娅和她的母亲大人都已发财了，那可能要修家谱制家徽的。我为她们设计，同西班牙的名门世家一样。您不会忘记我的，彭特先生……这是我的名片。我为她们设计家徽，画世系家谱，衔名用古体字，第一个字母用深红色，价钱公道，比最老练的绘制人还要便宜。您可以看看我家中的样品来鉴定我的手艺。”

“我还不能肯定她们是不是要修家谱，”佛拉斯基托

说，样子一本正经，说得含含糊糊。“这四家祖先都是著名的望族，换句话说，华莱士、萨巴塔、德尔加多和彭特四家人都是安达卢西亚最著名的望族。”

“彭特一家就修家谱画家徽的，图案是蓝底金字……”

“这是真的……但我不想修家谱，我继承的遗产也不够干这么多事……那两位女太太怎样，我可不知道……奥勃杜丽娅真配作公爵夫人，声音容貌都配得上，她还不戴皇后金冠呢。上天有眼，她真配做皇后。总之，我不作……不谈修家谱的事了，谈别的事吧。”

说到这里，吃蜗牛的人在佛拉斯基托身边坐下，那凶狠狠的目光，使周围的顾客都有些骇怕。

“您既然是个拉生意拿佣金的人，您能告诉我有好的公寓房子吗？……”

“肯定说今天就有两处……我的公文皮包里就抄得有‘公平公寓’和‘自由公寓’。请注意……两家都好：房间华丽，法国大菜，每餐五菜……，三十个里尔。”

“我想要比较便宜的……，十四到十六个里尔的。”

“也有……明天至少开六个名单给您，全都靠得住。”

这一段对话被安东尼奥·萨巴塔的突然出现打断了，只见他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喧嚷嚷嚷，高声和饭馆老板及几个顾客开着玩笑。他上楼走进里面一间屋子，把一只大皮包扔在桌上，帽子往后一推，在佛拉斯基托和吃蜗牛的人身边坐下。

“今天下午真痛快，先生们，今天下午真痛快！”他吃力地喊着，又对跑堂的小孩说道：“我什么也不吃。已吃过了……我母亲大人请我和我老婆各吃了一只烤鸡……另外还有香槟

酒……肉馅饼。”

“孩子，现在谁还同你比阔气呵！……”吃蜗牛的人说，口气温和，目光可怕。“你必须立刻给我说清楚，到底把生意让不让给我？”

“当我向我老婆提议不再干活的时候，她那样儿好凶呀！我以为她会咬我一口或挖出我的眼睛呢。不行：咱们仍然象以前的老样子，她打缝纫机，我拉生意，因为那笔遗产咱们还不知道会有……彭特，朋友，您知道阿尔莫莱马田庄吗？能给我们多少进账？”

“我不能说个确数，”佛拉斯基托回答。“我知道那是一笔上好的田产，有山林、牧场、耕地。此外，当野鸭飞过海峡的时候，喜欢在那一带停留，它便成了安达卢西亚最适于捕捉野鸭的地方。”

“咱们可到那儿去玩上几天……可是我那老婆，好天爷，她是不会让我去干这种鬼事的。现在忍耐些吧。波利杜拉，别同胡丽安娜开玩笑：我怕她比怕一只饿了的母老虎还厉害……告诉我，你今天做了点什么生意？……呵，我记起了：我母亲想买一个多支烛头的大吊灯……”

“一个多支烛头的大吊灯！”

“是的，汉子，也就是饭厅里用的吊灯。她问我知道有没有又漂亮又便宜的……”

“有的，有的，”波利杜拉回答。“在坎波马内斯街的拍卖行里可以找到。”

“另外……她还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想出卖适用而结实的丝绒地毯。”

“这个，在塞伦格广场的拍卖行里。我这儿还抄得有一

个广告，‘整套房间家俱，接洽时间一点到三点。直售顾主，店家免洽’。”

“还有我的姐姐，恕我打岔顺便一提，今下午贪嘴地吃了半只烤鸡，她要的是一辆有五个窗子的四轮大马车……”

“好家伙！”

“我已劝过奥勃杜丽娅，”佛拉斯基托严肃地说，“不要自备马车，向出租车子的租用好了。”

“当然……那笔息田产也许出不了这么多收益。五窗四轮大马车！真是要在母驴奶里挤珠玉了。”

波利杜拉放声大笑；一见这样开玩笑会使那位阿尔赫西拉斯绅士不感兴趣，又想立刻掉转话头。可是，无耻的安东尼奥·萨巴塔竟对彭特说道：“老实说，堂佛拉斯基托，我觉得您象现在这个样子还好些。”

“怎么？”

“不搽黑油。一张令人敬重的老绅士的好面相。请相信，涂上点颜色，一点也不能使您显得更年轻些；反而看来……一付棺材相。”

“亲爱的安东尼奥，”彭特回答，挤眉弄眼，想掩盖他心中的愤怒，也想做出开玩笑的样子。“我们老年人喜欢吓唬吓唬毛孩子，以便……叫他们别吵别闹让我们安静。现在的小娃娃什么都想知道，实际上一窍不通……”

气得发昏的老先生，真不知要说点什么才好。那副狼狈相更鼓舞了安东尼奥，他继续挖苦他：

“现在咱们都有现成的钱了，朋友，您首先应该做的事是取消您那付‘棺材’。”

“什么？”

“就是您每逢节日戴的那顶高筒礼帽，那个式样在黎野戈^①上绞刑台的那个时候就不时髦了。”

“您懂得什么叫时髦？时髦的样式是随时更新的，昔日时髦的东西，明天又时髦了。”

“衣服才是这样；可是就人来说，死了的人，终归是死了的。您剩下的只有一双脚，还能走走路。鸡眼老茧本来是长在脚上的，您却长在脑瓜子上了……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您考虑事情，就是用长在脑瓜子上的鸡眼老茧，死死板板的一点也不中用了。”

佛拉斯基托勃然大怒，气得真要把盘子、酒瓶、甚至连桌子在内都向他头上砸去，幸好波利杜拉想法冲淡了这些恶毒挖苦话将要引起的后果，他象和事佬一样地说道：“别说了，呆子，彭特先生没有老，比我们还要年轻些。”

“他不老，不老……只是费尔南多七世^②那个时代的……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您生气了，我便不说……彭特先生，如果您愿意听，我开这种玩笑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请别记在心里，大老板，咱们谈谈其它的事吧。”

“您开玩笑真的有点粗鲁，”佛拉斯基托严正地说，“只要您愿意，就对人不恭敬……但您是个小娃娃，而且……”

“算了！……喂，不谈了。我问您另外一件事，敬爱的彭特先生，您养老金的第一部分打算怎样支销？”

“用来做一件该做的善事。白妮娜一露面，我为她买两

①这里指的是黎野戈·努涅斯(Riego y Nunez, 1785—1823)那个时代，

他是一位将军与爱国者，1823年被费尔南多七世处以绞刑。——译者。

②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 1784—1833年)，西班牙国王，他在位期间，美洲属地大部独立。——译者。

双皮鞋，如果她真的回来了，还要给她买一身新衣服。”

“那就要买一套东方女人的衣服，那才合她的身份，因为她已在过摩尔人式的生活了。”

“您说的什么？您知道这位天使在哪儿吗？”

“这位天使在巴尔多堡，那个地方，是没有执照的要饭天使们的极乐世界。”

“您又开玩笑。”

“生活就是游戏，彭特先生！我早知道妮娜一直倚在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的门边，为了捞上几个铜子……生活逼得人好不厉害。可怜的妮娜就是这样！……可是在今天以前，我还不知道她同一位摩洛哥瞎子配成一对，她的霉运就是从这里来的。”

“您说的话靠得住吗？”

“我亲眼看见的。对妈妈，我一点也不愿告诉她，她会不高兴，可是……我什么都知道了。在一次警察的围捕中，妮娜和她那个男人被抓，两个人被送进了圣白纳丁诺拘留所，我看见他们在那儿挤成一堆，被押到巴尔多堡去的，妮娜还从那儿给我带了个便条，要我找保人去保释她……您瞧我今天上午作的事：租了一辆自行车，到巴尔多堡去……我还忘记了：如果我女人知道我骑自行车出去蹓跶游玩，那我们家里就会有一场风波的。你，波利杜拉，千万不要暗中陷害我：你知道胡丽安娜……好了，书归正传：我到了那边，看见她了。可怜的女人鞋也没穿，浑身褴褛，看了真使人痛心。那位摩洛哥人还大发醋劲；老天爷！当他听见我同她说话时，立刻怒气冲冲，想要打我……‘漂亮风流鬼，’他说，

‘我杀死你个漂亮风流鬼。’为了不惹是生非，我便没有打

他两记耳光。”

“我不相信白妮娜那么大的年纪还会……”佛拉斯基托难为情地说。

“到老来才学走路，难道您不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吗？”

“总之，”波利杜拉愤怒地瞪起眼睛望着安东尼奥，“应该保她出来。应该在内政部里为她找个保人。”

“是的，是的，咱们赶快行动，”彭特建议说。“现在的内政部长仍旧是阿尔卡尼塞斯吗？”

“好家伙，我的老天爷，您到底说的是谁？是塞克斯托公爵吗？您真以为咱们现在还是老奶奶的那个年头了。”

“如果您说的是非洲战争那个时候，彭特先生，也许是指稍后一点的年代，”吃田螺的人肯定地说，“我还记得……那时候自由联盟……政府的部长是堂何塞·波萨达·埃雷拉。和他一起治理伊比利亚半岛的有卡尔沃·阿森西奥，卡洛斯·鲁维奥和堂普拉西德斯……从那个时候起，以后便很少下雨……”

“管他的，别胡扯了，先生们，”佛拉斯基托插上一句，重新回到现实。“应该把妮娜弄出来……”

“应该把她弄出来。”

“拖着摩洛哥人一道。明天我就要去看一个议会里的朋友……但是，这事情别忘了：你，波利杜拉，记好不要坑害我……如果胡丽安娜知道我租了一辆自行车……我已谈妥定租半年了。”

“您还要到巴尔多堡去吗？”

“可能。您呢？骑车去行吗？”

“我不曾骑过车子。不管怎样，我也要骑马去。”

“哎哟，您不谈还看不出来呢。您骑英国马还是骑西班牙马？”

“还不一定……我只知道我骑术精通。您想瞧瞧吗？”

“好家伙，愿意……真值得赌个小东道：如果您没有跌破脑袋，由我付租马的费用。”

“如果您没有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也由我付租钱。”

“一言为定。你怎样，波利杜拉？”

“我？……，我坐圣佛朗西斯科号轿车——我身上这两条腿。”

“咱们三个人都到那儿去。您请吃蜗牛。”

“人家要吃啥我就请啥，”佛拉斯基托把话一说就站起身来。“如果咱们真的把妮娜和摩洛哥人保出来了，我再来一次大宴宾客。”

“他溜走了……”

三十六

巴卡太太虽然有子女作伴，但妮娜不在，心里总不安宁。子女们也跑来分享一下福气，享用遗产，花去了其中的一大半。由于心情愉快了，这位好心太太的头脑很轻易地飞到了九重天上，眼前出现了一片笑咪咪的远景；但是不久又跌到现实里来了，又感到侍候她的女伴不在时的空虚惆怅。奥勃杜丽娅飞来飞去的想象力，本来想带着她妈飞向理想的地方，但她妈似乎有些牵挂把头发勾着，这种想法也成了徒然。由于生性爱好，巴卡太太也听任她的女儿把她的脑子领去四处飞翔；但她很快又回到了原地，留下姑娘一个人，披

头散发，气喘吁吁地在云端里翻着跟斗，从这一重天飞到另一重天。姑娘对她妈建议大家住在一起，享受情况容许的幸福。她事实上已和卢基塔斯分居了，打算拨给他一笔生活费各自谋生；她们母女便可租一幢花园洋房，包定两三家戏院的固定包厢，在显赫人物里物色朋友……，“女儿，别跑得太远了，现在甚至还弄不清你们那片田产收益的一半到底是多大数目呢；就我对这片肥沃田产的记忆来说，估计也不至于象一粒茴香子那么大，但最好还是先弄清楚被单是什么尺寸，然后才把腿伸将出去。”

老孀妇讲这句话，是用妮娜切合实际的头脑来讲的，这位女仆好比天上闪烁的星星，在她女主人的心中再度出现了。没有多久，奥勃杜丽娅离开了她在卡贝萨街的家，同她母亲住在一道，说动了她母亲的心，要找一幢较好的、新式的、座落在热闹地区的公寓房子，盼望着她们在理想的公寓里安家落户的那一天早日来到。尽管巴卡太太对豪华生活的愿望，比起她的女儿要有节制些，这无疑是在痛苦经历的折磨下已经有所顾忌，但这时仍然忘乎所以地激动起来，认为听从她的劝告过份地挥霍一下，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她再三坚持要买一盏饭厅用的漂亮吊灯，等到她这个幻想得到满足的那一天，可怜的巴卡太太仍然得不到什么安宁。该死的波利杜拉为她经办这笔交易，为她物色了一件硕大无朋的废物，大得来连屋子都容纳不下，挂在饭厅中，玻璃罩子都一直拖下来碰到桌面了。要立刻找一家开间高大的房子才行，这间房子真是太不合适。那位吃田螺的人还为她弄来一些镶金大家具，还有几幅没有法子铺的漂亮地毯，只好捲褶起来放在地上，享受一下踏起来软绵绵的舒适。

奥勃杜丽娅不停地把她妈妈的钱挪用来物色好看的盆花，在附近圣十字市场的花店里购买，两天之内，便把屋子打扮成了悦人眼目的花花世界：几条肮脏污浊的走廊已变成了花圃，客厅也变成了笑咪咪的群芳园。为了预先体验一下公寓洋房的生活，她还弄了一些大型的装饰用花木，有棕榈、芬果、高大得象树子一样的羊齿类植物。堂娜佛朗西斯妹怀着愉快的心情，看着植物界对她那惨凄凄的住屋发动了突然的进攻，在眼前的一片美景中，也感到孩子们所特有的那种欢乐，似乎到了一生的晚年，又能在百花怒放的地方游玩了。“多美丽的花呵！”她漫步在这迷人的花园中慨叹起来，“屋子也欢欣愉快了，老天爷虽然没有让我们享受田园风光，但却让我们‘花了一点点钱’，就把田园风光带到家里来了！”

奥勃杜丽娅一天到晚都在照料她的花盆，浇了那么多的水，不多一会儿，从饭厅的门口走出来，都好象要洒水才能通过了。彭特对她的夸奖和吹捧，更鼓励了她继续买花，于是她的家便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植物园。当然，新生活刚开始的头两天，巴卡太太还埋怨好好先生佛拉斯基托，怪他每次出门总忘了把托他购买的帐簿带回来。这位过了时的老风流推说他的事情太多。一天下午，他买了各种大包小包走进门来，龙达贵妇看见其中有本帐簿，立刻把它拿起，心情快畅，觉得未来幸福的记载和安排，都从这本帐簿开始了。

“我马上就把一切帐目记在这本子上，波丁饭店送来的食物，大吊灯，几张地毯，各种零星物品……药物……，总之，一切都记上。现在，我的女儿，把您这些花草的开销详细地告诉我，让我逐笔记载，一片叶子都不要遗漏……要细心地

算出收支的总结……佛拉斯基托，应该算出收支的总结，对吗？”

她怀着女人的好奇心理，忍不住要检查一下彭特带来的几个包裹。“让我瞧瞧您到底带些什么东西回来。看我是不是能准您报销用去的钱。好了：一顶颜色鲜明的帽子……好，我觉得很不错。就审美情趣来说，真是没有人能胜过您。长统靴子……好家伙，多漂亮呀！真要漂亮的脚才配得上穿呢：多少女人都会喜欢……领带：两条，三条……瞧哪，奥勃杜丽娅，这条带黄点花纹的绿领带真漂亮。一条象束胸紧衣样的腰带。这适于用来防止腹部发胖……这个，是什么……呵！是刺马钉。可是彭特，您拿刺马钉来干什么用呵？”

“那……，那是为了他要骑马出门，”奥勃杜丽娅愉快地说。“您从这儿经过吗？唉！如果没有看见您那才糟糕呀！……真不该住在这个倒霉的内院里，连个临街的窗口都没有！”

“别吵，女人，咱们去请隔壁产科医生堂娜胡斯塔想法，请她在这位骑士经过街上时允许我们出去看看……唉！可怜的妮娜，要是她看见了您，会多高兴的呵！”

佛拉斯基托说，他对骑士生活的向往，突然在心头复活，已经约好几位上流社会的朋友，要到巴尔多堡去作一次愉快的郊游。骑马的只有他一个，其余的步行或骑自行车。他们几个人对体育活动的各种项目正聊得高兴的时候，胡丽安娜的来临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这个安东尼奥的老婆，自从遗产的消息公布以后，便常常同她的婆婆和小姑打交道。这个女人态度大方，讨人欢喜，很有点才干，皮肤白皙，头

发漆黑发亮，梳得巧妙雅观。外面罩了一件毡呢大披风，头上围了一条花纹不大调和的丝质头巾，脚穿上等皮鞋，裙边干净整洁，可见衣服浆洗得非常仔细。“难道这儿是离宫花园？或是奥苏纳林荫大道？”她见了这一大片树木和花草说道。“弄这么多花木来干什么？”

“是奥勃杜丽娅的鬼花样，”巴卡太太回答，已经觉得被她娴淑儿媳的品德、气魄和讥讽的谈风镇住了。“她这个反常的爱好，把家里变成了树林，花去了我一笔巨款。”

“巴卡太太，”她把她的婆婆拉到饭厅里悄悄说道，“您不要太懦弱了，让我来当家，我不会骗您的。只要把奥勃杜丽娅做的蠢事考虑一下，立刻可以看出您将会象以前一样地遭到不幸，因为只要缺乏管理，任何养老金都是不够花的。我要取缔这个树林和林中的猛兽……，我说这话是指您们引到家里来的那位没有打扮好的猩猩，应该立刻把他赶到街上去。”

“可怜的彭特明天就要搬到他的公寓里去了。”

“让我来当家作主，我会管理家务的……我不会要用簿子来记帐的把戏。一个脑子会盘算的人，什么帐都不需要记。我什么数目字都不会写，但请看我怎样来达到记帐的目的。听我的劝告：搬到租金便宜的地方去住，照养老金许可的条件生活，不要摆场面，不要显奢华。象我这样做，我现在仍然是从前那个样子，在没有弄清遗产的数目和调查好田产的收益以前，我绝不放下我的工作。如果您们不想受穷受苦，就应该叫您女儿把住公寓的想法从脑子里除去，找个女仆来烧饭，把每天叫波丁饭店送饭花钱的漏洞堵死。”

巴卡太太对这些意见表示赞同，全部同意，这么合理的

意见，她实在不敢反驳，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胡丽安娜只消把她的意见说出，便会迫使对方置于她的控制之下；长于辞令的女人没有想到她有这种统治的威力，那位婆婆也没有注意自己立刻屈从的被动举止。这是坚强的意志克制了一时的奇想，是理性胜过愚蠢的表现。

“我正等待妮娜回来，”巴卡太太胆怯怯地说，“我已请波丁饭店……”

“不要再想到妮娜，巴卡太太，哪怕碰见她了也不要理睬，我正对她表示疑惑。她很好，但已老朽无用，更重要的，她不能再为您干点事情了。另外，如果我们还不知道她离家到底是什么意图，谁会说她要回来的呢？她既然愿意破破烂烂地跑出门去，您也没有法子阻止她大白天去数街上的石板。”

为了不放过时机，胡丽安娜坚持要向她婆婆推荐一位已经找好了的总管女仆。那是她的表妹伊拉丽娅，年轻力壮，整洁而且善于持家……至于忠心耿耿那更不用说了……很快就可以看出，在一些女仆之间，伊拉丽娅的老成与另一些女人的偷盗有很大的区别。

“唉！……可是妮娜是很好的呵！”巴卡太太感叹着，在善于辞令的女人的魔掌中，她咕噜着为她的女朋友辩护。

“很好，是的，我们该帮助她……使她生活得好……，给她吃……但请相信我，巴卡太太，如果不用我的表妹，对您是没有好处的。为了不让您迟疑，就在今天天黑以前，我便叫她来上工。”

“好，孩子，让她来，让她来操持家务……我有个建议：家里有一只烤鸡要变味了。烤鸡吃了我不能消化。您愿

意带回去吗？”

“怎么不愿？拿来。”

“还有四块猪排。彭特在外面吃过饭了。”

“都拿来。”

“叫伊拉丽娅为你送来吗？”

“不，我亲自带走。瞧瞧我怎样处理。把东西全都装在一盘里，再用一张小桌布把盘子一包……，就这样；我把桌布的四个角抓住……”

“这块肉馅饼呢？……价钱贵得很。”

“我把它用报纸包起来，而且，哈哈，天色已不早了！所有这些水果，您还留来干什么？他很难得给我带苹果和桔子来……给我，我把它们放在手巾里。”

“那你要象一头驴子驮货物了。”

“没有关系……目前家里的情况相当糟糕！我明天再到这儿来，看看情况怎样，并告诉您该怎么办……但是，当心，咱们不要重蹈覆辙，再犯恶习。因为只要我一转身，您这位婆婆大人又要改变主意，又开始挥霍浪费和胡行乱为的……”

“不！不会，孩子……您真能干呀！”

“当然……我说了这么多话，并不是无中生有和爱管闲事。各吃各的饭，各管各的事。但我不愿您干傻事，不愿您过苦日子，也不愿您象现在这样被掌握在贪鄙者的魔爪中。”

“呵！你说的话真是一番大道理呀！您真有见识，您真能干，胡丽安娜！肯定你具有相当精明的才干，既然你用这种小心谨慎的方法制伏了我的安东尼奥，难道还有谁会不称赞你的才能呢？你已经把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变成好人了。”

“那是因为我不放下威风，因为我从结婚的第一天起便对他耳提面命地加以管制，因为我要使他立身处事端端正正：我害怕警察比害怕强盗还要厉害。”

“他可爱你呀！”

“当然，那是夫妻之爱，但我却要在家中统治男人……不管是小家庭、大家庭、甚至全世界，都是用这种方法来治理的，太太。”

——“你说得真有趣！”

“上帝在我身上放得有调料，特别在脑子里放得更多。您以后会知道的。呵，我要走了。家里还有要干的事。”

当她们婆媳俩谈话的时候，奥勃杜丽娅和彭特也在门口谈论这个女人，姑娘说她永远不会原谅她的弟弟，把象胡丽安娜这么平庸的女人讨到家里来了，只会谈东家长西家短的粗俗话。这种话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内容的。告别的时候，胡丽安娜同奥勃杜丽娅亲吻，同佛拉斯基托握手，并答应照市价为他熨烫衬衫，答应照最便宜的裁缝一样或更少的价钱为他把衣服烫好送来。另外，她还会裁剪男人衣服，如果他要试一下，托她做一套，可以肯定做来式样高雅，绝不亚于大马路上为他做衣服的男裁缝。安东尼奥的一切衣服都是由她做的，难道还有人说这孩子穿着难看吗？……瞧哪！她的舅父波里伐西奥曾叫她代做一件上衣，在生日那天第一次穿这件衣服出游（在维德里奥斯广场），那件衣服倍受称赞，连法官老爷都赶快请她缝制一件。彭特连连称谢，态度殷勤，脸上仍露出不信的神色，不相信女人的手艺会作好男人的服装。大家在门口同她告别，帮她把不同的大包、小包和纸捲挂在肩上，她高高兴兴地扛着走了。

三十七

奥勃杜丽娅不愿意在她那位对家务事干预过多，并有权威的嫂子面前甘拜下风，她也不愿意落在那个闯进来的下贱女人的后面。她对她的妈妈说，只有一个总管全部家务的女仆，不能把事情料理妥当，既然胡丽安娜强派了一个女厨，她也要安插一个女杂工……，就是这样，大家争论了一会儿，姑娘提出了种种理由来说明新杂工的必要。巴卡太太没法推辞，只好承认有此必要。是的，是的：没有女杂工，她们怎么能生活呢？为了担当这重要的工作，奥勃杜丽娅已经选定了一位在大户人家帮人并受过良好训练的姑娘，她这时正好没有事干，同棺材店的油漆工兼画工的一家人住在一起。她名叫达妮叶娜，模样俊俏，精通家务。后来，巴卡太太听信了这一番吹嘘，也便希望俊俏的女杂工立刻来到，好享受她殷勤的侍候。

伊拉丽娅晚上来了，一进门便向巴卡太太传达了胡丽安娜的口信，说恰当点，简直等于是一道训令。她的表姐说，太太不要再想购买东西，任何需用均应告诉她，她会把事情处理得比任何人都更好和更妥当。还有一条规定：请太太把养老金至少要存蓄一半，以便在“半岛商店”零星购买各种衣服用具；买的时候，最好付以后才到期的支票，这样一来，不消几个月，就能不停地购进许多急需的东西了。巴卡太太对胡丽安娜合理的忠告很是看重，认为很有远见，答应完全照办，更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几天里发生的新奇怪事，加上妮娜不在（为什么不可以提这事呢？），满屋花

香，已经弄得她昏头昏脑，对那几包象金子一样用手巾包起来的票据，一直没有想到要拿出来清点清点。可是，她要干的，不借，太太，她要干的……如果胡丽安娜愿意担负这么麻烦的工作，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新来的女仆说，她也能干她表姐同样的工作，并且不停手地准备晚饭，做得很好，很合巴卡太太与奥勃杜丽娅的口味。

第二天女杂工也到家里来了，母女俩觉得很需要她来侍候，这么久没有人侍候，也过来了，她们觉得真是奇迹。达妮叶娜第一天所得到的收获，是得到了主人们慷慨而公平的赞许，认为她同伊拉丽娅不相上下。她把一切事情弄得妥妥当当，熟巧而灵活，能猜中太太们的爱好和要求，并马上加以满足。多好的态度，多温柔殷勤，多顺从与讨人欢喜呀！两位年轻女人可以说是正在工作上互相竞赛与挑战，看谁能最先获得女主人们的钟爱。堂娜佛朗西斯妹得意洋洋，唯一使她感到不快意的，是房子窄狭，四个女人住在里面简直挤得转不过身。

不用说，胡丽安娜一见女杂工进来是看不顺眼的，完全无此必要；但她并不马上发作，一句话也没有讲，把赶她出去的念头隐忍在心中，等把刚刚开始的治疗权稍稍巩固一下再往下说。她对其它事情的意见和在执行中的具体安排，样样都做得适当妥贴，连奥勃杜丽娅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位有管理才能的女当家。另外，她还负起了寻找房子的任务，可是条件非常苛刻，既要宽大价廉，又要通风适用，在她跑遍整个马德里市以前，是很难作出决定的。当然，佛拉斯基托也愿意趁早溜走，搬到他的公寓宿舍去了（赫罗尼马大道三十七号），他心中颇为高兴。巴卡太太已经没屋子让他住

了，就让他住走廊也觉困难，因为那儿已塞满了热带植物和阿尔卑斯山的花草；除此而外，对一个以高尚出名而且相当稳重的先生来说，和四个女人单独住在一道，也是不大合适并有失体面的，何况其中三个还是漂亮的年轻姑娘。他对堂娜佛朗西斯妹的敬重仍然忠诚不变，每天早晚都来看她。有个礼拜六的下午，他来宣称第二天礼拜日要到巴尔多堡去作郊游，决定重新恢复他对马术的爱好。

四个女人走到邻居的阳台上观看骑士出游，心里是多么好奇与多么愉快呵！他骑着一匹高头骏马，非常风雅而严肃地走过去了，并且还勒住马头，鞠躬致敬，不时回过头来，做了数次鬼脸。奥勃杜丽娅挥着手巾，巴卡太太洋溢着热情的友谊，情不自禁地在楼上对他喊道：“一路平安，佛拉斯基托，要特别当心那匹牲口，不要把您抛到地上，使我们扫兴。”

老练的骑士把马刺连踢几下，便放开大步向托莱多街进发，经过塞戈维亚街和环城路，去圣维森特门去和他的朋友们会合。有四个兴致勃勃的青年和安东尼奥·萨巴塔一道，在这次愉快的旅行中组成了一支自行车队。在同彭特以及他的高头骏马分手的时候，他们向他欢呼致敬，也同他开着玩笑。大家向伊埃罗门进发，佛拉斯基托和安东尼奥在分手前把这次集体郊游的主要任务谈了一下，安东尼奥说，事情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最后仍取得了释放白妮娜和摩洛哥人的许可证。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分开了，一路上，骑肉马的骑士和骑铁马的骑士展开了竞赛，大家用快乐的欢呼和亲切的笑话互相激励。几位自行车骑士中，有一位是曾经得过竞赛奖的运动员，来来去去总走在大伙儿的前面，所有骑士的骑车速度，都超过了佛拉斯基托骑马的速度，他本人非常谨慎当

心，怕出乱子，路上一直保持不快不慢的中速。

一路无事。大家和清早徒步出发的波利杜拉等几位朋友会齐了，一块儿高高兴兴地吃了午饭，根据事前的约定，由佛拉斯基托和安东尼奥各付一半餐费。饭后大家立刻去访问乞丐收容所，把两个被拘留的人保释出来，叫白妮娜和阿尔漠德纳先动身，他们下午才回马德里。上帝似乎存心刁难，不愿他们在归途中象来时那样顺利了。有一个自行车骑士名叫“丹铅佩德罗”，名字奇怪，性格轻浮，午饭时喝了过量的酒，这时驾驶不灵，走进危险的山道时想一冲而过，终于在一次急驶中撞在树上，车子摔得粉碎，他伤了一手一足，只得躺下来了。不幸的事并没有停止，走过伊埃罗门，到了苗圃路附近，佛拉斯基托的骏马，无疑是因为一辆辆的自行车先后在它眼前冲过的关系，受了惊，加上驾驭它的人技术不高，便想从这位可笑而讨厌的骑士手中解放出来。这时有几辆为马德里富贵人家运金雀花和冬青树的双轮牛车正驶过去，这匹小马便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颠跳起来，最后终于把高雅的骑士抛上了云端。可怜的彭特，象一条半空半满的口袋一样地摔了下来，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直到他的朋友们赶过来，才把他从地上扶起。浑身上下无伤口，头部也没受伤，因为他还有知觉。当人家把他扶来站起的时候，他脸面胀红，有如火鸡，口里叫骂，责备牛车车夫，认为这次不幸事件应由车夫负责。那匹渴望自由的马，利用这个纷乱的机会，一直向马德里逃去，想上前阻挡的过路行人没有把它抓住，过了几分钟，安东尼奥和他的朋友们便看不到它的踪影了。

白妮娜和阿尔漠德纳正在苗圃路上慢慢走着，一见彭特

的马风驰电掣般地飞跑过去，两个人躲在一旁；她心里立即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她早就担心佛拉斯基托是不适于开这种玩笑的，他那个年龄也不容许他干这种虚夸自负的蠢事。但是她不想停下来把这事打听清楚，因为她想赶快回马德里，好让阿尔谟德纳得到休息，因为他正发高烧，身体已衰弱不堪了。他们大步流星地向前赶路，到了圣维森特门，已是傍晚时分，两个人坐下来稍稍休息，也想看看那个远征队的人把受伤者用担架抬过来。等了半个多钟头，仍然没有看见他们从这儿走过，只好继续向圣母路走去，巴望早点穿过塞戈维亚街走到皇家街。两个人的情况真是凄惨极了：白妮娜赤着双脚，黑色的衣服又脏又破；摩洛哥人衰老多了，脸色发青，苍白惨淡。从他们瘦削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已受尽了饥饿的煎熬，可以看出，在那个不象济贫院的监牢里强迫关禁的几天内所受的迫害和苦楚。

妮娜心中仍忘不了巴卡太太，仍然不断地东想西想，想的不外是她家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待她。有时候希望能受到热诚的接待；有时候又害怕巴卡太太会大发脾气，怪她曾经讨饭行乞，特别要怪她同一个摩洛哥人走在一起。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比不上另一件事更使她心中惶惶与头脑昏乱，那便是安东尼奥在离开巴尔多堡时简短而泛泛地对她提过，家中已发生了一些新的事件。巴卡太太、他、还有奥勃杜丽娅都发了财了。怎么回事？这偶然的事是堂罗马尔多在一昼夜间带来的……好个堂罗马尔多！他是她创造出来的，从虚构的黑洞中，竟爬出了真实的人，并做出了奇迹，带来了财宝，把梦想中的桑代大王的恩赐，变成了现实。好家伙！这是不可能的事。妮娜不相信，认为这一切全都是爱开玩笑的

安东尼奥说着玩的，她不会看见巴卡太太沉溺在富足的幸福之中，相反的，她会看见她同平常一样，淹没在债台高筑和穷困不堪的苦海中。

三十八

她提心吊胆地走到了皇家街，叫摩洛哥人靠在墙边等着她，而她走上楼去，看看以前她的家能否收留他们。阿尔谟德纳对她说道：“不要抛弃我，安丽。”

“难道你发疯了？到现在这个时刻，你在病中，两个人的情况是这么狼狈，我还能抛弃你吗？不要想这样的蠢事，等着我。站在那边街的对面，在葛芭街的入口处。”

“不骗我吧，你？立刻回来吗，你？”

“我去看看楼上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我的巴卡太太脾气好不好，马上就回来。”

妮娜一口气走上了楼，非常焦急地拉响了门铃。第一件怪事：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很年轻，模样标致，穿一条整洁的围裙。白妮娜以为是在作梦。没有疑问，一定是几个魔鬼把房子摄到空中，带着跑了，在原来这个地方，留下了与老房子有点相象而又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房子。女逃犯没有发问径自进去，这使没有把她立刻认出的达妮叶娜感到有点奇怪。怎么？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门边开始沿着整个走廊，全是一片由珍贵灌木组成的林荫道，这一片片花圃是从哪儿来的？白妮娜把眼睛擦了又擦，以为自己还在巴尔多堡拘留所那间又臭又闷的马棚里昏昏欲睡，不是，不是，这儿不是她的家，不可能是她的家。接着，又出现了

另一个不认得的女人的面孔，这更坚定了她的推断，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厨，衣着整洁，神色傲慢……再瞧瞧饭厅，饭厅的门开在走廊的尽头处，一瞧……老天爷呀！是什么奇迹，是什么事情哟……！是做梦吗？不是，不是，清清白白是用真实的肉眼瞧见的。在桌子上面，可是又没有挨着桌子，好象吊在空中似的，有“一堆”珍贵的宝石，五彩缤纷，有的是肉红色，有的是蓝色或绿色。基督呵！多珍贵的东西呀！难道是巴卡太太比她更要灵巧些，她已做完了向桑代大王的祈祷，向他祈求，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大量的金刚钻和蓝宝石吗？其实，这一切是因为胡丽安娜从出租店里弄来了一些刀叉，巴卡太太为了便于检查，才用蜡烛把饭厅的大吊灯点了起来，这一片玻璃的闪光，正是大吊灯发出来的。在她还没有把这事弄明白以前，胡丽安娜已在饭厅门口露面了，她阻住了可怜的老婆子的去路，面带笑容，粗暴地对她说道：

“喝！妮娜，你到这儿来了？又露面了？我们以为你到刚果去了呢……别过来，别进来；别动，你会弄脏我们今天下午才洗过的地板……你竟回来了！……婆子，赶快把你那双蹄子拿开，你会把地上的磁砖弄脏的……”

“太太在哪儿呢？”妮娜说，又望着那些金刚钻和翡翠，心中已升起那些东西到底是真还是假的疑团。

“太太在这儿……但我叫你不要进来，因为你会引起无穷的苦难。”

这时候，奥勃杜丽娅小姐从另一边出来了，象鸟儿一样地喊道：“妮娜，欢迎欢迎，但是在你进门以前，应该用安息香熏一熏，并在漂白缸里漂一漂……不，不要挨近我。在肮脏的穷人中过了这么多天了！……你瞧瞧，这儿的東西都

漂亮么？”

胡丽安娜微笑着向她走来，但是，透过她的笑脸，妮娜一定可以看出，这位巧言善辩的女人已在这儿取得了统治的大权，她心中说道：“这女人现在是发号施令的人了。她专制的威风很容易被看出来的。”面对用表面仁厚而内心傲慢的态度来接待她的女暴君，妮娜表示，在没有看见她的太太以前，她是不会走开的。

“婆子，进来，进来，”堂娜佛朗西斯妹·华莱士太太在饭厅的最里面喃喃地说，哽哽咽咽，泣不成声。

白妮娜站在门边，用坚定的口气回答她说：“我在这儿，太太，因为她们说我会弄脏地上的磁砖，我不愿意走过来；我说我不走过来……我遭到的不幸，也不想对您细说，免得使您心中烦恼……人家把我抓去了，我受够了饥饿……我受到了侮辱和不好的待遇……我念念不忘的只有太太，担心您是不是同样在挨饿，担心您是不是没有人照管。”

“不，不，妮娜：自从你走了以后，你看事情多凑巧呀！命运之神来到了我的家……真象奇迹，对吗？你还记得我们在孤寂痛苦的时候谈过的话吗？因为这个奇迹是千真万确的事，婆子，你就可以懂得，给我们造福的，正是你的堂罗马尔多，他真是好人，是个大天使，他非常谦虚，不愿承认他对你我所作的善事……拒绝承认他的功劳和德行……而且说他没有名叫堂娜巴特萝丝的姪女……也不承认人家推荐他当主教……但是毕竟是他，是他，因为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不能，不可能的事，是他做出了这样的奇迹。”

妮娜一个字也没有回答，靠在门边，泣不成声。

“改天我要很高兴地在这儿接待你，”堂娜佛朗西斯妹

肯定地说，胡丽安娜正站在她身旁的暗处，暗中指点她应该说的话。“可是家里容纳不了，我们这儿很不方便……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陪伴着我，给了我谁都无法给的欢乐……可是……你知道……明天我们要搬家了，要为你在新房子里找个空位……你说怎样？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婆子，不要抱怨：你该记得，你跑出去的那个作法是恶劣的，丢下我孤孤单单，一点面包也没有为我留在家里……好狠心的妮娜呀！老实说，你这样的行动就值得我对你稍稍严厉点……你真是想人人都说你的坏话了，把我经常教导你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竟跑到那一流人中去陪伴一个摩尔人……他是个什么样的禽兽，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使的什么魔法，使你把善良风俗都忘记了。告诉我，向我坦白一切事实：你把他抛弃了吗？”

“没有，太太。”

“把他带来了吗？”

“是的，太太。正在楼下等我。”

“这样说来，你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甚至还把这种东西给我带到家里来了！”

“我之所以把他带到家里来，是因为他正在生病，我不能把他抛在街上。”白妮娜用坚定的口气回答。

“我知道你生性善良，也常常是善良的心愿把你蒙蔽了，分不清荣辱。”

“这种事情根本就和荣辱无关，同一个穷人阿尔漠德纳在一起，我也并没有失掉面子。他爱我……我也把他当儿子看待。”

妮娜这一番内心的真诚表白，并没有打动巴卡太太的

心，只见她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把几把刀叉放在裙子里继续说道：

“真没有第二个人象你这样来处事了，而且还把你的过错掩饰得一点也没有似的；可是我爱你，妮娜，我承认你品德优良，我绝不会抛弃你。”

“谢谢，太太，非常感谢。”

“你将不会缺吃少穿的，在我睡的地方也少不了你的床位。你曾经侍候我，陪伴我，在我倒霉的时候养活了我。你生性善良，最善良；但不应妄用，孩子；不要对我说，你同一个非洲的摩尔人一块儿来到我家，因为这会使我认为你发了疯了。”

“我把他带到家里来了，一点不错，太太，就象我怀着慈悲心肠，把佛拉斯基托·彭特带到家里来一样……如果对另一个人我有慈悲之心，那末，为什么对这一个就不可以有呢？难道说，慈悲心肠只专对穿大礼服的绅士，对衣不蔽体的穷人，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的领会可不是这样，我并不分别对待……因此我把他带来了；假如您不答应他进来，同样的道理，您是不是也不答应我进来了？”

“对你经常是……我说，经常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家里没有空位……一共四个女人了，你瞧……你明天回来吗？把那个穷鬼安置在一家好的客店里……不是，我真在胡言乱语了！安置在贫民收容所里……你只消对堂罗马尔多说说就行了……就用我的名义对他说，是我介绍他的……请他把这事当作我的事来办……唉！真不知道我说的什么！……当你的事来办，完全当你的……总之，婆子，你瞧……可能会把你们安置在塞德隆先生的家里，房子一定非常之大……

你曾告诉我，他的家是一幢象修道院似的大厦……我，你是知道的，生来便不是个完善的人，没有与脏臭穷人友好往来的英雄气概和美德……不行，妮娜，不行：那是胃口和神经的问题……我会恶心以至于死，你很明白的。所以我说，你真是自讨苦吃！……我爱你，妮娜，但你早知道我的肠胃……一见饭菜里有点脏东西，我便把一切都呕出来了，而且还要病上三天……如果你要搬出去，把你的衣服拿去……胡丽安娜会把你需要东西给你……听见我对你说的话吗？为什么不说话呀？我，已经懂得了。你是假装顺从，来掩饰你满腔愤怒的……我一切都宽恕你；你知道我爱你，知道我待你很好……总之，你了解我的……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一点也没有，太太，我不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妮娜喃喃地说，深深地叹了两口气。“再见。”

“可，你走了也别生我的气，”巴卡太太以发抖的声调加了一句，远远地瞧着她在走廊上缓缓走着。

“不，太太……您知道我没有生气……”老婆子回头望她一眼，如果说是生了她的气，毋宁说是心中在可怜她。

“再见，再见。”

奥勃杜丽娅把她妈搀进饭厅，对她说道：“可怜的妮娜！……走了。瞧哪，我真想看看那位摩尔人，并同他说一句话……好个胡丽安娜，她什么事都要干涉！……”

巴卡太太缺乏人性的东疑西猜，把她的脑瓜子搅得乱七八糟；呆头呆脑的无主见，只继续把几套租来的刀叉翻看着。这时候，胡丽安娜把白妮娜领到大门口，用手在乞丐婆的背上轻轻推着，分手的时候，对她说了这样几句热情的话：“别苦恼，白妮娜大姐，您不会缺吃少穿的……上礼拜

我借给您的那个杜罗不要您还了，您还记得吗？”

“胡丽安娜太太，我当然记得。谢谢。”

“好了：另外再把这个杜罗拿去，作今晚上的开销……明天请到我的家里来，来拿您的衣服……”

“胡丽安娜太太，愿上帝保佑您。”

“对您来说，到济贫院比到任何地方都好，如果您愿意去而又羞于开口，我可亲自对堂罗马尔多说。我同巴卡太太两个人保荐你……因为我的婆婆对我已经完全信任，并且把她的钱交我经管……还有家事的铺派和购办一切需要的东西。应该感谢上帝，天赐洪福……”

“真是天赐洪福，胡丽安娜太太。”

“到我的家里去，我将把要做的事告诉您。”

“您要对我说的话，也许不需您说我已知道了。”

“瞧瞧吧……如果您不愿到我家去……”

“去的。”

“好了，白妮娜大姐，明天见。”

……“胡丽安娜太太，明天见。”

她匆匆地从破楼梯上走下来，希望赶快走到街上。她走到瞎子等她的那个地方，碰到了他。深深的苦痛压在心头，可怜的老婆子猛烈地、沉痛地放声大哭起来，她捏紧拳头，在额头上捶打，喊道：“忘恩负义的女人，忘恩负义的女人，忘恩负义的女人！”

“别哭，你，安丽，”瞎子亲切地对她说，也已泣不成声。“你的太太黑良心，你，天使。”

“多负义的行动呵，老天爷！……呵！人类！……，呵，苦难！……难道我做好事竟冒犯了神灵……”

“咱们走远些……，咱们走，安丽……我瞧不起你们这儿的坏人。”

“事久见人心；我的心也被看出来……人神共见，天上的上帝，地上的神灵，人神共见！”

三十九

把上面发生的事实经过谈了以后，她用战抖的手揩干眼泪，心中掂量着，应该就目前情况的要求，作出具体安排的决定。

“咱们走，咱们走，”阿尔谟德纳挽着她的手膀反复地说。

“上哪儿去？”妮娜焦虑地说。“呵！首先应到堂罗马尔多的家里去。”

“罗马尔多，假话，”瞎子表示了意见。

“是的，是的，那是我捏造的。为太太带来那么多财富的是另外一个，是一个假的堂罗马尔多……，是魔鬼造的……不对，不对，我那个才是假的……真弄不明白，真弄不明白。走吧，阿尔谟德纳，该想到你正病着，你应该有个温暖的地方度过这一晚。胡丽安娜现在我太太家里当家作主，操持一切……，刚才，她给了我一个杜罗。我领你到白尔娜达的客店去，一切等明天再说。”

“明天，咱们上耶路撒冷。”

“你说到哪儿去？到耶路撒冷？那是个什么地方？好家伙！你想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好象是要到地狱里去似的！”

“远远的，远远的……，你嫁给我，你同我，一个人。

咱们到马赛，路上讨饭……在马赛乘船……兵，兵……到海发港……到耶路撒冷！照你们宗教的仪式结婚……照我的宗教结婚……，随你的便……参拜陵墓；到我们的犹太教堂去向阿东莱大神祈祷……”

“算了吧，孩子，安静一点，你那昏脑袋里所想的東西，不要再来使我头晕了。首先应该做的，是使你身体恢复健康。”

“我身体健康……，现在已不发烧了……，心满意足。你同我永远一道走，多大的世界，多少条路，自由自在，漂洋过海，快乐得很……”

“很好很好，但现在该注意的，是你我两人肚子饿了，随便进一家饭馆吃晚饭吧。如果你愿意，就到这儿的下卡瓦饭馆……”

“随你上哪儿都成，我愿意……”

两个人吃得颇为满意，阿尔谟德纳不停地想着一起到耶路撒冷的快乐，行路坐船都讨饭，不慌不忙，无牵无挂。要花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但最后两个人总会活着到达巴勒斯坦，即使走陆路到君士坦丁堡都行。有不少的美丽国家可以游览呀！妮娜表示反对，说她骨头已硬，不能远道跋涉。非洲人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说服她，只好说：“西班牙这地方的人忘恩负义……跑远些，避开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

吃罢晚饭，他们到白尔娜达的客店里住宿，住的是楼下每床两个里尔的房间。阿尔谟德纳整晚心情烦躁，不能安睡，总是喊着到耶路撒冷去旅行的梦话。白妮娜为了使他安静，也只好表示准备去作一次远途的圣地朝拜。他心神不安，痛苦万分，好象床上满是刺人的荆棘，翻过来，翻过

去，口里直嚷皮肤发烧，痒得钻心。其实，引起他浑身发痒的原因，是拘留所里喷洒的杀虫药。也许是因为发烧的关系，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第二天清早，他的膀上和腿上都出现了红色的斑疹。可怜的汉子拚命地抓着，白妮娜把他领到街上，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身体的活动，能减轻他身体的痛苦。旧习惯仍未消失，他们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讨乞，后来到了圣卡洛斯街，白妮娜走上楼去看胡丽安娜，在那儿取回了她扎成一捆的衣服。胡丽安娜对她说，在她们筹划送她去济贫院的时候，她可以在任何一个便宜的客店里住下，同那个男人一道也行，不一道也可以，但为了保持的尊严，最好是抛开他，不干这种不体面的事。她又说，只要她把从巴尔多堡带来的满身秽气弄干净了，就立刻可以去看望巴卡太太，并会受到她殷勤的接待；但是，不要再想回到她的身边了，因为孩子们都表示反对，而且他们的妈妈已经有妥当的人侍候，一切供应正常无缺。善良的女人对这一席话全都默认了，并觉得这是非常高明的打算。

胡丽安娜为人并不算坏；统治欲强，这是事实，她很想表示一下她天赋的治家奇才，任何东西只要掉进了她的手里，要想三跳两蹦使她放手是不行的。但是她并不缺乏对人的同情心，对白妮娜便是这样。当时白妮娜告诉她，那位摩洛哥人正在街上等她，她便想去看看，好亲眼把他观察一下，可怜的非洲人的仪表给她的印象真坏，不管从她的姿态上、她的脸色上、她说话的口气上，都可以看出她这种不好的印象来。她说：“这家伙我早就认得，看见他在阿尔伐公爵街讨乞。还是一个极风流的人，很钟情呢。”“对吗？阿尔谟德纳先生，年轻姑娘们都喜欢您吗？”

“我的白妮娜喜欢我，安丽……”

“哈哈……，可怜的白妮娜，象他这样的人，连死苍蝇也不愿在他身上停留的呀！您对他还发生了慈悲之心，我真要说您是位女圣人。”

“他病得可怜，不能不显得难看些了。”

摩洛哥人因为膀上胸上痒得难忍，正用手在尽量抓搔，那位巧言善辩的女人挨近身去，想看看他从撩起的衣袖里露出来的手膀。“这个人害的病，”她恐怖地说，“麻疯……老天爷！是麻疯，白妮娜大姐！我看见另外一个人害过：一个穷人，也是摩洛哥人，老家在北非奥兰港，在这儿塞拉达门讨乞，离我继父的工场不远。那副情况真糟透了，任何基督徒都不敢接近他，也没有任何一个教堂办的贫民医院收留他……”

“痒，痒得很，”阿尔漠德纳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用指甲从肩头抓到手背，同用梳子梳头发的神气差不多。

胡丽安娜为了不使这一对不幸的人难过，强忍着厌恶的心情，对白妮娜说道：“这个人加在您身上的负担真够受了呀！当心染上恶疮。您行为善良，是的，太太；善良、温顺、没有架子……难道您比把奶油拿到火上去烤的人还要愚蠢？我真不知道您是什么用心。”

妮娜只用眼光表示了她对可怜的瞎子的同情，表示了她不抛弃他的决心，表示对一切天谴的苦难，她都要毅然决然加以承受。这时刻，安东尼奥·萨巴塔正从外面回来，一见他女人在这群人中，连忙走到她的身边，在听了她们谈的事情以后，便劝白妮娜把摩洛哥人带到圣胡安医院皮肤病科去检查一下。

“最好叫他回他的家乡去，”胡丽安娜说。

“很远，很远，”阿尔漠德纳说，“咱们去耶路撒冷。”

“那倒不坏，从马德里到耶路撒冷……好的，好的。谈另外一件事吧，我的好女人，不要打，听着。你那个任务我没有办法完成，因为……我告诉你不要动手打。”

“因为你打弹子去了，败家子……上楼去，上楼去，咱们去算算帐。”

“我不上楼去，因为我还要再去弄那个鬼车子。”

“你说的什么，败家子？”

“因为大车子少了四十个里尔不去，而你却关照我不能超过三十……”

“我只好亲自来料理了。男人们除了给人打麻烦外，一点用处也没有，对吗，妮娜？”

“是的。是什么事？太太要搬家吗？”

“正是，婆子；但要明天才能搬了，因为上帝配给我的是个蠢丈夫，上午八点钟就去车行叫车子，你看，到现在这个时刻才回来，说的是废话，一点事也没有做成。”

“我已跑够了。我九点钟便到妈妈家里，把合同拿去请她签字，你看看，我到底浪费时间没有？可是，你知道佛拉斯基托·彭特耽误了我多少时间吗？他给我们打了不少的麻烦。我同波利杜拉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他送回家里去了。老天爷！这个人真糟糕！自从昨天摔下马来以后，现在头脑已经昏乱了。”

不管那位阿尔赫西拉斯人的命运是好是坏，白妮娜和胡丽安娜都想知道，她们俩留心听着安东尼奥谈经过，说他在巴尔多堡路上摔下马来后果很严重。当他们看见他被马抛在

地上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可怜的绅士已在这个危急的当口里完蛋了。可是，扶他起来以后，佛拉斯基托又象复苏了一样，既能活动，又能说话；显然，最容易受伤的头部并没有受到伤害。他把脑袋摸了一下之后才对他们说：“没有事，先生们，没有事，请摸摸看，最轻微的碰伤都找不到。”最初，胳膊和腿子好象运气都好，肯定骨头没有跌断，但他刚刚开始走动，左腿突然一跛，便猛烈地撞倒在地上了。更奇怪的是他站起来以后，竟大吵大闹起来，语无伦次，面孔红得有如柿子，说话断断续续，模糊不清。有人用车子把他送回了家，并说绝对安静的休息可以使他恢复健康。在用菊花叶汁为他摩擦全身，扶他睡下后，人们才一齐离去……可是，据公寓女老板事后的说法，那个坏蛋不甘心一个人呆在家里，匆匆穿好衣服，跑到街上，在波托饭馆一直混到下午很晚。他在那儿同所有的人吵闹不休，说些不伦不类的傲慢话来向和平的顾客们找岔生非。这种情况和佛拉斯基托胆小怕事、有修养与宁静温和的性格完全相反，一定是因为猛跌一跤的关系，脑子受到了严重的震荡。他后半夜在哪儿过的谁也不知道，可能是在大午街和小午街吵闹喧哗。今天安东尼奥和波利杜拉刚到巴卡太太家中不久，佛拉斯基托便闹闹嚷嚷地进来了，满面通红，眼露凶光，几位女人吓得惊惶失措，只听见从他那只稍稍有点歪斜的嘴巴里，发出了非常难听的胡言乱语。大家把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上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拖出来，送到他家，叫公寓女老板尽量对他加以看管，并给他吃喝的东西。他发疯的举动已有过好几次了，有一次是他说摩洛哥人在街上公开宣称他佛拉斯基托向白妮娜求爱，为了保持荣誉，他必须去对这件闻所未闻的，无中生有的诽

谤要摩洛哥人解释清楚。他跑大午街已不下二十次，想找阿尔谟德纳先生，甚至还留下了名片；可是这个非洲人却溜走了，无影无踪了。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为了避开盛怒的彭特而回他的老家去了……可是他下决心找不着他绝不罢休，一定要强迫他象个君子那样正式认错，不管他躲藏在阿特拉斯山①的哪一个角落都不行。

“如果漂亮风流鬼来了，我要揍他多多的，”摩洛哥人放声大笑，大张着嘴，嘴角的弧线一直延伸到耳边。

“可怜的堂佛拉斯基托……，真不幸，上帝保佑！”妮娜双手在胸前叉成十字祝告说。“我害怕他今后都是这个样子，好不了……”

“真是怪物！”胡丽安娜说。“这个老妖精发疯与不发疯，同咱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懂得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他发疯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脸上抹那些药料引起的，那些东西有毒，要影响人的神志。喂，不要浪费时间。安东尼奥，回皇家街去，叫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我去看看车子在今天下午能不能弄妥。妮娜，上帝保佑你，当心不要受到传染……，懂得吗？呵！婆子，他会把你传染上的，不管你怎样爱清洁都不行。知道吗？你已开始尝到错误行动的后果了……，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巴卡太太告诉我，她允许你到那边去，愿意见见你，可怜的太太！我已同意了她的请求，现在本来就打算把你带去……，可是我又不敢，婆子，我已不敢了。因为这个病的缘故，你便不可能……我已决定叫你每天到你女主人家里去领取剩饭残汤……”

①阿特拉斯山 (Atlas)，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间的山脉。——

译者。

“难道不……？”

“是的，是的：你是有饭吃的……，不过……注意应该遵从的事：在我规定的那个时刻到达门口，我的表妹伊拉丽娅会把饭菜拿下来交给你……，她将尽量同你离得远些……你当然懂得……各人有各人小心谨慎的地方……绝不会一切人的肠胃都同你一个样子，妮娜，你难道穿着防毒衣，可以……”

“我懂得了……，胡丽安娜太太。再会吧。”

四十

白妮娜所经历的恶运苦楚已在心中消散了，这好比那起伏的波涛，在海边陡立的岩石上一撞，轰然一声，四散飞溅，化成了白茫茫水花片片，匿迹消声。她在最凄惨的日子里受尽了千辛万苦来供养的那一家人，而今把她拒于门外，这种非常明显的忘恩负义，虽然使她深深地感到惊惶失措，但不多久她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她问问良心，良心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好象正临高望远，蔑视人世间的虚荣浮华；她觉得，周围的人是多么的渺小可笑，更显出了她精神的坚强与伟大。在物质的战场上打了一次大败仗以后，她在精神上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感到了胜利的欢欣。可是，这种胜利的愉快并没有冲昏她的头脑，使她处事的本能为之稍减：和胡丽安娜刚一分手，她便开始再度考虑有关他们两人具体生活的安排。应该先找一个住的地方，再设法把阿尔漠德纳身上的湿疹或其它的毛病治好，在他的处境这么可怜的时候来抛弃他，她永远也不会干这样的事，那怕传染上了恶病也没

有关系。她搀着他到了圣卡希尔达客店，发现摩洛哥人与柏德娜合住的那间屋子仍然空着，便把这间房租了下来，女醉鬼和狄叶佳一块儿搬到圣米格尔区去了。他们在这间简陋的屋子安顿下来，还觉得相当舒适；老婆子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提水，提大量的水，好用肥皂把身上好好洗一下——这是她的旧习惯，在巴卡太太家里一直便是这样。洗了澡后，再穿上干净衣服，感到了浑身上下整洁清爽的舒服，也增加了良心上的宁静和无愧——的确，她的良心是圣洁无瑕与清爽舒适的。

接着，她动手处理家务，用很少的那一点钱买了东西，为阿尔漠德纳准备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她打算第二天带他去看病；对他一说，瞎子表示一切由她决定，他是百依百顺的。吃饭的时候，她设法逗他欢喜，说好听的话，想鼓起他的希望，并答应照他的愿望到耶路撒冷去，再往前走远一点都成，只要他健康恢复就可动身。在满身湿疹没有医好以前，不该谈旅行的话。两个人今后过着安静的生活，他留在家里，她每天独个儿出去讨乞，看能不能弄到点什么东西来维持生活，上帝总不会让人饿死的。瞎子对他好朋友的计划与安排非常满意，对她热情的言谈也觉高兴，情不自禁地又放开喉咙，把白妮娜在垃圾堆上听过的阿拉伯歌曲哼唱起来，只是因为那个吉他已在逃跑中丢失，这下子可没有办法用那粗俗的乐器来伴奏了。他请他的女友把安息香点燃，她高高兴兴地点燃了香，一片浓烟，使这间破烂屋子也有点生气与香味了。

第二天，两个人一块儿出来看病，因为挂号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一点，上半天他们便几条街上流动讨乞来消磨时

光，心里随时提防着便衣警察，以免再度落入捕捉叫化子的圈套，象狗一样地被带到拘留所，受到象狗一样的待遇。应该指出，巴卡太太忘恩负义的行动，并没有引起妮娜心中的憎恶与愤恨，正因为她对忘恩负义的人加以容忍的关系，她仍然想看一下她不幸的女主人，因为她内心爱她，她是她多年苦难中的侣伴。看看她呀！远远一瞧就算不错。她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到了菖苕街，想偷偷地在远处观望一下，看看这一家人是否正在搬家或已经搬了。她到得多凑巧呵！一辆马车停在门前，几个力伕用非常敏捷的动作把什物装进车内。白妮娜从她站的那个地方望过去，认出了那几件又旧又破的家具，真是耐不住想跑过去看一眼。那些家具等于是她自己的，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消往家具上一瞧，就可以看出她痛苦与欢乐的形象，同照镜子一样地清楚。她心里真想走过去，可怜的家具一定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也许还要和她同声一哭呢！使她感受最深的，是看见巴卡太太和奥勃杜丽娅从门口出来了，同行的是波利杜拉和胡丽安娜，样子象要一同到新房去，两位漂亮女仆留在老家，负责整理搬运零星物件，还要处理屋内的废旧垃圾。

妮娜心中惶惶，不知所措，赶紧藏在一户人家的门内，想看个究竟而不致被别人看见。堂娜佛朗西斯妹那副样儿多糟糕呀！穿的那一身新衣服，由于是在仓卒之间裁剪缝制的，做工非常粗劣，穿在可怜的太太身上，简直象是从别人那儿乞讨来的。她头上披了一件披风，奥勃杜丽娅戴一顶宽边大帽，上面乱七八糟插了些鸟羽毛。巴卡太太慢慢走着，低头望地，神色沮丧忧郁，好象正被几位警察押着前进似的。姑娘笑着，与波利杜拉谈着闲话。后面的胡丽安娜统率

一切，命令他们向她指定的方向赶快前进。唯一缺少的只有一根棍子，如果她拿上了棍子，他们这一群人，就很象圣诞前夕被赶去宰杀的一群火鸡了。如暴君的专制手法，在细微末节的行动上都表现出来了呀！巴卡太太真好比一条俯首听命的牲畜，不管人家赶去何方，上屠宰场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胡丽安娜就是她的放牧者，引导她并赶着她。一伙人在大较场里看不见了，转入了波托勒拉街……白妮娜向前追了几步，想再看看这群不幸的牲畜，到了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她才揩干了满面横流的泪珠。

“我可怜的太太！”她走到瞎子的身边对他说道。“我爱她如姐姐，因为我们一同受了许多苦难。她的心中只有我，我的心中也只有她。她宽恕了我的过失，我也原谅她的缺点……也许她正想着对不起妮娜而心中凄苦呢！她走路时一跛一跛的，可能是关节炎更厉害了，而且她那一副脸色，真象有四天没有吃过东西。我处处逗她欢喜，用好的假象，骗她开心，把我们的苦难藏了又藏，为了给她备办合她口味与习惯的食物，不惜使我的脸面蒙上羞耻……话说回来；别人说既往不究，算了算了。咱们走吧，阿尔漠德纳；咱们走开，但愿上帝保佑，使你的病赶快痊愈，好让咱们动身去耶路撒冷，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怕远行了。走吧，走吧，孩子，从地球的这边走到另外一边，既可利用机会换换空气，浏览新的事物，还可以把心中的疑团弄清，是不是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样子，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是一个样子；也就是说，是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忘恩负义的自私自利的男男女女，一些人对别人发号施令，强人顺从。我们作事应该问问良心，不要象某些狗那样为一根骨头打架，不要象某些孩子们那样为

了玩具而争吵，也不要象有些大人那样为要统治别人而互相倾轧。不要同人家争吵，要象小鸟一样，只吃上帝摆在面前的东西……咱们到医院去吧，不必发愁。”

“我不发愁，”阿尔漠德纳说，“我同你在一块儿，满意的……，你同上帝，一样的，啥事都知道，我爱你，好象美丽天使，一样的……如果你不愿嫁给我，就当我的妈妈，我作你的乖儿子。”

“好的，孩子；我觉得这样很好。”

“你好比沙漠里的棕榈，美丽，伟大；你好比苏珊娜……，好比百合花……告诉你，安丽，亲爱的。”

这一对不幸的侣伴向医院走去的时候，巴卡太太一行正在相反的方向，到达了奥列亚纳街她们的新居了。她们住的是一幢干净楼房的第三楼，刚刚裱糊和粉刷过，光线很好，空气流通，厨房清爽，就这些条件来说，租金是不贵的。巴卡太太走上了那个她觉得漫长的无止境的楼梯，已经喘不过气了。到了上面一看，心中也觉得非常满意；即使心中有所不满，也小心谨慎不敢显露，因为她已完全被剥夺了表示志趣和意见的权利。这位老寡妇的性格本来就软弱怯懦得无以复加；现在只能迁就胡丽安娜的主见和想法；只有在她把一点面包放在自己手内的时候，她才敢一小口一小口地放进嘴内。如果没有得到女霸王的允许，她是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的，那怕是生活上一点微不足道的琐事，女霸王都要对这位可怜的太太发布不少命令。她象孩子一样地对她怀着恐惧，在女霸王的铁掌中简直象一团柔软的面团，不过这也确实不是单纯的恐惧，因为其中还带着尊敬和赞美的成份。

把所有的木器、家具和摆设品安置在新屋以后，巴卡太

太坐下休息，想恢复这一天的疲劳；这时候，使她心里非常忧郁的那件事情，逼得她喊着女霸王说道：“在路上您对我谈的事还没有说清楚呢。妮娜说她的摩洛哥人怎样了？他看来还好吗？”

胡丽安娜对她手下的臣民作了解释，对妮娜既不中伤，也不冒犯，方式非常巧妙。

“您说……她不能来看我，担心会使我们染上恶病。你做得很对。如果不是有了你，天晓得我一定会看到我们被染上恶病……请您关照她来取吃剩的饭菜。但这还不够，我很想拨给她一笔款项，举例说，每天一个比塞塔，你说怎样？”

“我说，如果我们又开这种玩笑，巴卡太太，我们立刻又会去找当铺的。不行，不行；一个比塞塔到底是一个比塞塔……妮娜能有两个里尔也就够了。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您要另搞一套，那我便撒手不管了。”

“两个里尔，两个……，你说过了……，够了，是的。你知道，妮娜有了半个比塞塔会做出多少奇迹般的事吗？”

这时候，达妮叶娜非常惊惶地跑过来，说佛拉斯基托正在打门；奥勃杜丽娅从门上的了望孔看见了他，主张不要开门，想避免再受一次在皇家街就受过了的侮辱。可是，谁把新屋的门牌号数对他说了呢？一定是奸细波利杜拉，因此，胡丽安娜赌咒发誓要拉掉他一只耳朵。倒霉的事发生了：正当佛拉斯基托在疯狂敲门并说要打破门铃的时候，伊拉丽娅从街上走上楼来，刚刚用钥匙把门打开，要想阻止闯门的人冲进来是根本不可能了。他一冲进门来，站在吓昏了的几位女人面前，大礼帽一直压到耳边，挥动手杖，衣服满是破

洞，沾满了黄土烂泥。他的嘴巴歪斜，扭在一边，吃力地拖着右腿走路。

“老天爷，佛拉斯基托！”巴卡太太央求他说，“不要为难我们。您正病着，应该回去躺在床上。”

奥勃杜丽娅也高声喊道：“佛拉斯基托，一个象您那样高尚而有社会地位的人，竟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了！……理智点，清醒点。”

“太太小姐，”佛拉斯基托很费力地取下帽子说：“我是一位君子，我很看重同高尚仕女们交往时的礼貌；可是，因为这儿出了荒谬的事，我到这儿来请求加以解释。与我的名誉有关……”

“我们对您的名誉有什么关系，使您吓成这个样子了？”胡丽安娜叫喊起来。“喂！您就不是在女人面前规矩慎重的人。从前她们在您的眼中都是皇后，到现在……”

“到现在，”佛拉斯基托一听胡丽安娜的话口气很重，浑身哆嗦着，好象一根风中芦苇，说道。“到现在……我并不是不尊敬女人。奥勃杜丽娅是高贵的女人；堂娜弗朗西斯妹是另一个高贵的女人。可是这些高贵的女人们……都诽谤了我，刺伤了我的感情，说我向白妮娜求爱……说我向她表示不正当的爱情，使那位非洲先生对我失去了信任……”

“我们何曾说过象这样的傻话呵！”

“整个马德里都传遍了……不光彩的事就是从这儿的几间屋里传出来的。人们都用一个不道德的罪名来控告我：说我一双眼睛把一位天使盯着，她是一位长着美丽的雪白翅膀的天使，一位纯洁无瑕的天使。大家都知道我是敬重天使的，如果妮娜是个要死的凡人，我还可能不敬重她，因为我

是个男子……；我曾经追求过头发金黄与肤色黄褐的女人，有结了婚的、孀居的或未婚的，也有西班牙人或巴黎人，没有哪一个能抗拒我的追求，因为我一直英俊漂亮……但是我过去没有勾引过天使，将来也不会……巴卡太太，您是知道这事的；您也知道，奥勃杜丽娅……：妮娜不是这个尘世上的人……，妮娜是属于天上的天使……她穿着穷人的衣服，去讨饭来养活您们和我……，作这种事的女人我不勾引她，也不能勾引她，不能同她谈情说爱……我的英俊是人间的，她的圣洁是天上的；我相貌堂堂只是要死的肉体，而她的美丽是天上的神光……不，不，我不曾勾引她，她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告诉您。龙达的巴卡太太，您现在之所以不能行动，那是您那个负义忘恩的躯壳把您压住了……我，因为知道感恩，所以轻如羽毛，飞来飞去……，您看见了……您，因为忘恩负义，重如铅石，被压在地上……，您看见了……”

母女两人狼狈万分，大呼大叫请求邻居救命。可是，到底胡丽安娜比较大胆，会办事情，对佛拉斯基托毫无礼貌的胡言乱语，再也不能默默地容忍下去，只见她气势汹汹地向他走去，一把抓住他衣服的翻领，恶狠狠的眼光象要把他吞下去似的，对他说道：“如果您不立刻从这儿滚出去，奇形怪状的家伙，我就要把您从阳台上摔下去了。”

要是伊拉丽娅和达妮叶娜没有过来把这位阿尔赫西拉斯的可怜虫抓住，并三推两推把他推出门外，胡丽安娜一定会说得便做得到的。门房和几位邻居听见这儿吵吵嚷嚷，也都跑过来了，屋里四个女人一见聚集了一大堆人，便也走出门来，到楼梯边的平台上，对大家说明这个人已失掉理智，原

来本是世界上最有礼貌与最谦和的人，现已变成最讨厌与最无耻的坏蛋了。佛拉斯基托一跛一跛地走下楼来，到第二楼的阳台上，站住了，抬头望着上面，喊着：“忘恩负义的人，忘恩……恩……”还想把话说完，身体突然一歪，宣告他全身力气已经耗尽，从嘴里吐露出来的，只有一阵沙哑的喘哮，好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的喉咙扼住了。大伙儿看见他面容惨变，眼珠突出，嘴巴歪到了耳边……再举起双手，叹了一口气“唉”！，一下子便倒了下去。当他的身体倒下的时候，那一架不结实的楼梯从上到下都在震动。

四个女人把他抬到楼上的屋里，想帮一下他的忙，可是，那个不幸的人已经不需要人救命了。胡丽安娜看了他一眼，干巴巴地说道：“比我老祖父还要死得硬挺。”

尾 声

胡丽安娜在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管理上，真是人间最值得称赞的典型人物。这个女人没有受过基本教育，差不多既不能读书，也不会写字，但天赋了一种安排生活的稀有才干，对别人的行动最能统治管理。如果说，萨巴塔一家服服贴贴地落入了她的掌握之中，象一个家庭、一个孤岛或一个国家那样地被加以统治，那是因为她对这一家人的管理很有成效。从她抓住了统治权的那一个月起，她便采用了有力的手段，在堂娜佛朗西斯妹这个孤岛内建立了正规的秩序，使那儿的事务顺利进行，没有一个人起来捣乱，也没有人胆敢对她绝不变更的命令提出异议。真的，为要取得这种珍贵的效果，她用的手法是绝对专横的，是恐怖统治；她的性格，对那怕是胆怯怯的议论都不容许；她的法度是强横的意志，她的逻辑是棍棒交加。

巴卡太太母子二人的懦弱性格，并不是不适于这种管制的，在安东尼奥身上已经行之有效，试用过了。同样的统治又加在巴卡太太身上，可怜的老孀妇，在没有得到女暴君的准许以前，竟连祷告上帝都不敢了。她平常一贯喜欢唉声叹气，这时可以看出，她每要叹息一声，都要先看看儿媳的脸。

色，好象在对她说道：“如果我轻轻叹一口气，请不要生气见怪。”胡丽安娜不管事情再小，也要她的婆婆无条件服从。她命令她不要常常那样忧郁苦闷，如果这位女俘虏恭恭敬敬回答了三两句话，都要被认为没有好好执行命令。于是乎，这位萨巴塔先生的遗孀，虽然处在生活富裕与供应正常的境况中，但低着头颅，眼睛朝下，目光昏沉，眼巴巴看着地上席子的花纹，浑身无劲，一天比一天没精打彩，胃口衰退了，性格沉默与忧郁了，神智昏聩得一团漆黑。

巴卡太太在奥列亚纳街住了十五天之后，女暴君认为，使她的权力效率更高和使她的管理更加完善的办法，是整个一大家人住在一起：俨然似将军之于部属，事事必须躬亲。接着，她把家搬过来了，带来了她菲薄的嫁妆和两个孩子，女主人为了预先腾出空位，拿开了成山成海的盆花和瓶花，达妮叶娜也被赶了出去，事实上她除了是个累赘之外，已经没有更多的用处了。她本人除了当内阁总理以外，还很快兼上了她婆婆和姑子的杂工兼梳头女的职位。这样一来，整个一家人都住在一起了。

可是，正如在这个讨厌的世界里没有十全十美的幸福那样，搬家那天佛拉斯基托·彭特·德尔加多的惨遭横死，标志了萨巴塔一家家运的逆转：搬家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胡丽安娜便开始感觉到她的健康情况发生了很古怪的变化。她平常爱用“体健如牛”来夸耀她壮健的体格，这下子也胡说她遭到了和她非常稳重的天性完全相反的变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神经上的麻烦，是歇斯底里忧郁病的出现——对这些病，胡丽安娜从前曾多次加以讥笑，认为是娇生惯养的女儿家故意做作的娇态和无中生有的神经反常，照她的说

法，也不过是在用“灌迷汤”的办法来整治丈夫而已。

胡丽安娜的病开始时是严重的失眠：早上起来，一夜没有合眼；失眠几天以后胃口开始减退了，到后来除了睡不着以外，天天晚上还随时突然惊起并非常害怕，白天抑郁惨淡，头昏脑胀，愁眉苦脸。这对家里其他的人更加不利了，她害了这点讨厌的小毛病后，不仅没有使女暴君的专横统治有所减轻，反而变本加利。安东尼奥建议陪她出去散步，在散步时，她却骂了他成千上万句的鬼话。她常发脾气，说话刻薄而粗野，简直使人难以忍受。

到了最后，她歇斯底里的疯病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极端担心她的孩子身体不健康。其实，孩子们非常健壮，一点没有值得惑疑的地方。仅仅由于周围的人对他们处处担心的关系，都想用过份的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来加以照料，反而使孩子感到苦恼，使他们啼啼哭哭。晚上，她从床上猛冲过来，深信孩子们正躺卧在血泊中，已被看不见的凶手割去了脑袋。他们只要咳嗽一声，那就是有人扼住了他们的脖子；吃饭时胃口不好，又是被什么人喂了毒药。

有天早上她突然冲出门去，身披斗篷，头系围巾，到南半城区去找白妮娜，应该去同她谈一下才行。费了好几个钟点的光，谢天谢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因为她已不住在圣卡希尔达客店，而住在天涯海角——住在托莱多区，在大桥的左边。她四处打听，在令人迷途的农家户里转来转去之后才找到她。老婆子和摩洛哥人住在一间小屋里，说恰当点就是一间小茅屋，座落在可以俯瞰南半城区的高地上。阿尔漠德纳醒醒的皮肤病已大部好了，只是脸上仍然看得到一层讨厌的斑痕。他没有出门，只有老婆子每天一大早到圣安德列

斯教堂讨钱维生。胡丽安娜一看见她便感到非常惊诧，只见她脸色红润健康，而且态度愉快，精神恬静，从从容容地安于现有的境况。

“我是来同您吵嘴的，妮娜大姐，”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说着，面向茅屋，靠近白妮娜正在洗衣的木盆边，但仍与坐在屋内的阿尔漠德纳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真的要同您吵嘴，大姐，因为您不去拿我们家里的剩饭，而且从来不到那边去，使我们连您的影子都见不到。”

“我得告诉您，胡丽安娜太太，”妮娜回答。“可能您也相信我不是瞧不上眼，不是，太太，不是瞧不上眼。原因是我没有必要。我在另一户人家拿饭，拿来的足够我们吃了；既然你们那儿也有，请您最好把它送给另外一个穷人，从良心上说，这同给了我也是一样……您知道吗？您知道是谁给我饭吃吗？您看事情多奇怪呀！我应该感谢堂罗马尔多·塞德隆的一片善心……，我是在圣安德列斯教堂认识他的，他在那儿主持弥撒……是的，太太，是堂罗马尔多，真是一位圣者，您是知道的……经过好久的思虑以后，现在我弄清楚了，他不是我创造的那个堂罗马尔多，是另外一个，但同我那一个象两滴水一样地不差分毫。捏造出来的东西，不久变成了真实，真实的东西在没有弄清以前，也许长久地被认为是撒弥天大谎……现在我明白了。”

巧言善辩的女人说，她很高兴听到她刚才谈到的事情，既然堂罗马尔多照顾了她，巴卡太太和她就把剩饭给其他的穷人。但是，她还有点事要告诉她：“我还欠您一笔帐，白妮娜，我侍奉得很好的婆婆曾建议每天拨给您两个里尔……由于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碰见您，我也无法对您实践

她的诺言；但是我心里不安，这每天的两个里尔使我良心不安，现在我为您带来了十五个比塞塔，是整整一个月加起来的数目，妮娜大姐。”

“那末我便收下了，是的，太太”，妮娜说着，很高兴；“因为这个数目……这十五个比塞塔好象从天空上掉下来的，因为我还欠皮图莎一笔债，她住在大午街，我们已经谈妥！把我凑起来的钱给她，每个杜罗加上一个比塞塔的利息。有了这笔钱，我已经够付她一半还多一点了。但愿每天都有几个比塞塔的横财就好了，胡丽安娜太太。要知道我真感谢您，但愿上帝保佑，保佑您，保佑您的丈夫和孩子们身体健康。”

这个出身于马德里小市民家庭的女人，用激动的、雄辩的和有点夸大的词句，宣称她的身体并不健康，说她正害着几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不过，她自己还能拿出耐心加以忍受，并不为她本身担心。使她心中焦虑，使她生活上最感痛苦的，是觉得她的孩子病了。这既不是臆断的猜测，也不是凭空的恐惧；毫无疑问，巴基托和安东尼托患上病了……，一定要死，无法挽救。

白妮娜努力设法要她把这些看法从脑子里除掉，但另一个女人并不同意，接着便匆匆向她告别，回马德里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老婆子和摩洛哥人一见她来非常吃惊，只见她神情激动，浑身颤抖，闪着泪花。双方的对话不多，但内容丰富，并包含着微妙的心理活动。

“你怎么了，胡丽安娜？”妮娜问她，这是第一次用亲切的“你”称呼她。

“难道还有其它的事吗？孩子们一定会死的！”

“唉！老天爷！多令人伤心呵！难道他们病了吗？”

“是的……，我说，没有病。不过我担心他们要死的这个想法把我烦死了……唉，我心爱的妮娜，我实在没有法子把这个想法消除！我只有痛哭，痛哭，您看得出的……”

“我看出了，是的。如果这是一个想法，那就该把它从脑子里打消。”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妮娜大姐，因为从昨天晚上起，我脑中又起了另外一种想法；那便是您，只有您，才能医好我的病。”

“怎么医法？”

“请告诉我，我不该相信我的孩子们都会死去……，请命令我不要相信这种事。”

“我？”……

“如果您肯定地说出来了，我会相信的，会消除我这个讨厌的想法……因为……，我坦白地说：我作了孽，我是坏蛋……”

“那末，孩子，医你的病就太容易了。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们不会死，你的孩子们不仅无病，而且健壮。”

“您看见了吗？您使我心里快乐了，就是您说的话已得到了应验……妮娜，妮娜，您真是一位女圣者。”

“我不是女圣者。不过你的孩子不坏，他们不应该害任何疾病……别哭了……，现在回家去吧，记好从今以后不要再作孽。”

马德里

一八九七年三、四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慈悲心肠

作者=（西）加尔多斯著 刘煜译

页数= 2 8 5

S S 号= 1 0 6 5 3 4 9 1

出版日期= 1 9 8 3 年 1 1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